



布老虎传记文库·巨人百传丛书

政治家卷

# 林肯

李思贵编著



Lincoln

辽海出版社

## 引 言

19世纪俄国著名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有句名言：“一个人的活动，如果不是被高尚的思想所鼓舞，那它是无益的，渺小的。”

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09—1865)的毕生活动，正是在解放黑奴，使美国成为永远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一“高尚的思想”的鼓舞下，最终不仅正确地处理了当时严重的国内种族矛盾，捍卫了联邦的统一，更重要的是使美国人民深深记住了民主主义的真谛，并为整个人类留下了一笔“爱好自由”的遗产，这位“美国之父”成了地道的“人类之友”。他生平的活动也就理所当然地不仅有益，而且是伟大的了。

1809年2月12日，在美国肯塔基州开拓地的一间简陋的小木屋里，一个伟大的生命呱呱坠地，他就是52年后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一个与其祖父同名的男婴。

小林肯的祖父亚伯拉罕·林肯原系北美弗吉尼亚州罗金汉县的民兵上尉，后举家搬迁到肯塔基州，膝下两女三子。

小林肯的父亲托马斯·林肯排行第三，成年后常住肯塔基州的华盛顿县，“给人当雇工，做木匠，在州属民兵队服役，一度担任过坎伯兰县的警察”。小林肯9岁丧母，后在贤慧、勤俭的继母的爱抚下成长。多年之后，“亚伯”仍念念不忘她的至真至圣的“母爱”，并高度评价她“对他的无声感染力”。

林肯总统自幼勤奋好学、单是为了写好字，他就作了不懈的顽强努力。家里“没有钱买纸笔，他就用木炭四处涂画，在沙地和积雪上练、勤练苦练，最终练就了一手好字。”

为生计所迫，林肯一家人都得从事非常艰苦的劳动。这种劳苦经历和生活磨炼，铸就了这位伟人的钢筋铁骨，培养了他那超人的勇气、毅力和自信，更赋予了他驾驭自身命运的魄力和体谅民瘼的爱心。他膂力过人，谦虚谨慎，辩才无碍，幽默风趣。他刻苦自学英语文法、数学、丈量和法律等知识，并最终取得律师资格。他善于演说，思路清晰，简洁有力，引人入胜，有“卓越的演说家”之誉。

从1831年起，22岁的林肯开始离家独立，先后定居在伊利诺伊州的梅肯县和散加芒县的纽萨勒姆村，当过店员、邮递员、测量员。1837年4月，林肯迁往州府斯普林菲尔德市。从1834年至1842年，他曾连任四届伊利诺伊州议会议员。1847年至1849年，林肯出任国会众议员。

林肯对奴隶制一贯深恶痛绝，但其观点却是“先进而不激进”，他坚决反对奴隶制向北方扩展。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1858年，林肯发表了“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的著名演说，在全美风靡一时，声誉由是鹊起。

1860年11月6日，林肯当选为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年3月就职，一个月后，南北战争爆发。在四年内战期间，林肯作为联邦最高军事统帅。有效地控制了战局的发展。1863年1月1日，总统颁布《解放黑奴宣言》，使战争的群众基础大为增强，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同年11月19日，林肯在宾夕法尼亚州葛提斯堡国家公墓落成典礼上发表了著名

的演说，提出了“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纲领，成为尔后美国的立国之本。

1864年11月8日，林肯再次当选为总统。翌年3月4日，他面对战局的胜利曙光和浩繁的重建工作，在宣誓连任总统的就职演说中强调指出：“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都持宽容态度；坚持正义……包扎国家的伤口，关怀肩负战争重担的人和他们的孤儿寡母，努力实现并维护我们相互之间和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持久的和平。”

不幸的是，正当林肯着手推行他那宽大为怀的重建政策时，一名刺客的罪恶枪弹却夺走了他的生命，埋葬了他的伟大理想。连马克思也不无惋惜地称这位“达到了伟大境界而仍然保持其优良品质的罕有人物”，一直到“在他成为殉难者倒下之后，全世界才发现他是一位英雄”。

编著者

1998年6月

## 总 序

郭锷权

一个对人类充满美好遐想和机遇的 21 世纪正悄无声息地向我们走来。21 世纪是竞争的世纪，是高科技知识爆炸的世纪。竞争的关键是人才，人才的关键是素质。素质从哪里来？有人说，3（语文、数学、英语）+X=素质。素质=传记人物的 EQ 情怀。这话有一定的道理。

翻阅《巨人百传丛书》书稿，不难发现多数巨人的伟业始于风华正茂、才思敏捷的青少年时期，我们的丛书记录着以下巨人们创造的令人赞叹的辉煌业绩：美国飞行之父、16 岁的莱特兄弟已是多种专利的小发明家；诺贝尔 24 岁首次取得气体计量仪发明专利；爱迪生 29 岁发明电灯；居里夫人 31 岁发现钷、钋、镭三元素；达尔文 22 岁开始环球旅行并伏案构思巨著《物种起源》；克林顿 46 岁出任美国总统；比尔·盖茨 28 岁成为全球电脑大王，并评为 1998 年度世界首富；普希金 24 岁开始创作传世之作《叶甫盖尼·奥涅金》……读着巨人们的一本本使人激动不已的奋斗史，他们追求卓越的精神和把握机遇的能力，使人肃然起敬，这一切对今天的青少年朋友无疑具有启迪、教育和诱惑力。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撰了这套丛书。获悉《巨人百传丛书》即将付梓，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和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先后寄来了热情洋溢的信，对丛书出版寄予殷切的期盼和高度评价。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钰琳先生说：“我们高兴地向广大青少年朋友推荐《巨人百传丛书》。在世纪之交，能有这样的精品丛书陪伴你，是智慧上的愉悦。”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赵庆刚先生说：“每一位具有世界影响的伟大人物，都蕴藏着一部感人至深的故事。”

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康岫岩先生说：“高山仰止。巨人是人类的精英。世纪伟人南开中学最杰出的校友周恩来以及毕业于南开中学的四十多位院士校友和各界杰出校友们的业绩，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复旦大学附属中学校长曹天任先生说：“仔细阅读这套丛书，犹如看到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感受他们的理想、信念、胸怀、情操，这将帮助你学习做人，学习做学问，学习做事业……”

有必要说明的是，《巨人百传丛书》的读者对象为初、高中学生和部分大专学生，因而在传主和传主内容的选择上有针对性的考虑，如果有挂一漏万或不足之处，敬请学界原谅。

1998 年 6 月于盛京

林肯

## 第一章 移民之家

### 1 祖孙同名

1809年2月12日的星期天凌晨，在美国肯塔基州哈丁县的霍詹维尔附近的一幢小木屋里，一位助产婆正忙着为呻吟中的产妇南希·汉克斯接生婴儿。小木屋的四周，是杂草蔓生、空旷凄清的荒野。在那位年轻母亲的一阵阵哀嚎声中，一个男婴终于顺利地来到了人间。他就是52年后成为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的亚伯拉罕·林肯。

1776年，当英属美洲13个殖民地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宣言》时，在北美弗吉尼亚州的罗金汉县居住着一位民兵上尉，他的名字叫亚伯拉罕·林肯。他，就是林肯总统的祖父。他的父亲叫约翰·林肯，在这片原属印第安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处女地上，拥有一个面积为210英亩的农场。父亲去世后，亚伯拉罕·林肯便继承了这份遗产，与来此定居的欧洲移民一道披荆斩棘，将这片荒原开发成青山绿坡。

亚伯拉罕·林肯一家七口人：妻子巴舍巴·郝林，两个女儿玛丽和南希，三个儿子莫迪凯、乔塞亚和托马斯。全家人和衷共济，辛勤劳作，生活倒也过得可以。

亚伯拉罕·林肯有个叫但尼尔·布恩的好友，喜爱去肯塔基州旅游。肯塔基州与弗吉尼亚州毗邻，那里沃野待发，树木成片，飞禽走兽，所在皆是。每次布恩从肯塔基州回来，总要向好友大谈特谈那里的自然风光和流油的黑土地。那里地价低廉，每一英亩仅合40美分。这对以务农为业的亚伯拉罕·林肯说来，不啻是个极大的诱惑。

为了另辟伊甸乐园，圆好淘金梦，亚伯拉罕·林肯于1782年毅然变卖弗吉尼亚州霍詹维尔的父传农场，举家往肯塔基州搬迁。他们沿着早期美国人西移的主要通道——荒僻小径，穿过坎伯兰山口，往北再往西，直达肯塔基州的格林河畔，开始在新的土地上定居，同时申请购买了两千多英亩的土地。

儿女们纷纷长大，慢慢分居异爨。亚伯拉罕·林肯的第三个儿子托马斯·林肯常住肯塔基州的华盛顿县，给人当雇工，做木匠，在州属民兵队服役，一度担任过坎伯兰县的警察。

1803年，托马斯·林肯在肯塔基州哈丁县的米尔河畔购置了一块面积238英亩的地产。在辛勤耕作的同时，他还做了点小买卖，往返哈丁县和新奥尔良贩运货物。

1806年6月12日，托马斯·林肯28岁时，与华盛顿县22岁的南希·汉克斯结婚。婚后，托马斯·林肯以作木匠活为生。翌年，他们生下了第一个孩子，取名为萨拉。

1808年5月，托马斯·林肯夫妇带着女儿萨拉从哈丁县的米尔河畔搬到霍詹维尔附近的诺林河南汉口。他们在那里的森林区采伐了一批圆木，盖起了一栋只有一间房屋和一扇木窗的小木屋，地面是夯实的泥土，烟囱用粘土砌就。托马斯·林肯既干农活，又做木工，勉强糊口。

1809年2月12日，南希·汉克斯正是在这栋小木屋里生下了未来第十六任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一个和他的祖父同名的婴儿。

## 2 移民之家的艰辛

若说亚伯拉罕·林肯一家是跟随着美国边界向西扩延的典型移民家庭，是一点也不过分的。1637年，这个家庭的祖先塞缪尔·林肯最初从大西洋彼岸的英国来到北美洲东部的马萨诸塞州定居；到美国革命时，林肯一家又搬迁到了弗吉尼亚州；1782年，他们踏着荒僻小径又进入了美国中部的肯塔基州；以后辗转迁徙，在该州哈丁县的霍詹维尔附近定居，1809年生下了亚伯拉罕·林肯；1830年，小林肯刚满21岁时，他们又再次转徙到了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伊州的梅肯县。

在此之前的1811年春，那时小林肯年仅2岁，父亲在霍詹维尔东北10英里处的诺布河畔买下了一块230英亩的土地栖身。那里的土壤肥沃，移民也较多。托马斯·林肯新盖的小木屋附近有一条著名的坎伯兰小道，沟通路易斯维尔和纳什维尔两大城市。小道上通行着满载移民的带篷大车，还有沿途叫卖的小贩、徒步跋涉的大群奴隶、高踞马背的监工或奴隶贩子，以及端坐豪华马车去路易斯维尔开会的州议员或国会议员。

小林肯就是在诺布河农场逐渐长大成人的。他在那里学会了走路和说话，稍大一点，又学会了做日常零活，诸如劈柴、提水、送信、除灰、锄草等。劳动时，小小的嫩手经常磨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水泡。早年的艰苦农活，铸就了他那刚毅顽强、不畏困难的铁人性格。而诺布河畔这个在群山深谷环抱中的农场和那简陋的小木屋，也就成了亚伯拉罕·林肯记忆中的第一个家庭。在成年以前，他几乎没有享受过任何文明社会的生活。

19世纪在北美边疆区居住着成千上万个像林肯一家似的拓荒者。他们长年累月与荒芜的大自然和穷困的生活作不懈的斗争。他们到处漂泊，四海为家，随遇而安，冬天不忍饥挨饿、不受冻遇寒就算是万幸的了。林肯家族就是这种典型的拓荒群氓。从塞缪尔·林肯到约翰·林肯，一直到亚伯拉罕·林肯，甚至托马斯·林肯，这世代的林肯家族都是在胼手胝足中艰苦闯荡过来的。传到萨拉和小林肯这一代，情况开始有了点好转，因为他们毕竟有个比较安定的生活，甚至还可以读一点书了。

在诺布河农场定居期间（1811—1816），每当家里无须干活时，小林肯便同大他两岁的姐姐萨拉步行去四英里外的一个简陋校舍上学。在那里他们学习26个英文字母和10个阿拉伯数字。校舍其实是仅有一间泥土地面、独门出入的圆木盖的小房。头一个教师是天主教徒，第二个教师曾当过小酒店的老板。小林肯姐弟俩跟他们学习写字，并从而养成爱练字的习惯。书法对小林肯具有特殊的魅力，没有钱买纸笔，他就用木炭四处涂画，在沙地和积雪上练，勤练苦练，最终练就了一手好字。

正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托马斯·林肯又要举家西移了。这就是他在霍詹维尔原诺林河农场和当地诺布河农场的产权问题上所打的两场官司。当时，美国的奴隶制正长盛不衰，哈丁县的一个农场主在1816年就拥有58名黑人奴隶。

美洲的黑人奴隶制最早要追溯到1619年，那年头一批非洲黑人被贩卖到南部的弗吉尼亚州当奴隶。1775年至1783年的独立战争之后，美国人民虽然推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但却没有实现消灭奴隶制的这一民主

革命进程。这样，在美国就同时存在着两种社会经济制度，即北部的资本主义自由雇佣劳动制和南部的种植场黑人奴隶制。

正如亚伯拉罕·林肯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父亲托马斯·林肯之所以决定举家西迁到印第安纳州，“部分是因为奴隶制问题，主要是因地契上的纠纷”。

1816年12月，托马斯·林肯带着南希、萨拉和年方8岁的小林肯，牵着四匹马和一些最必需的家什，离开肯塔基州北上，渡过俄亥俄河，进入当时的印第安纳州佩里（后改名为斯宾塞县）。他们在丘陵起伏、林木丛生的原始荒野中长途跋涉，披荆斩棘，辟路前行。四周是一望无际的高大乔木、连绵不断的灌木丛和攀援直上的粗壮藤蔓，薄雾笼罩着荒凉的大地，阴冷的湿气从地下喷吐而出，寒冬季节更是砭人肌骨。林肯日后回忆道：“那里尽是大片荒野，熊群走兽出没林区，豹子吼声震撼夜空，充满了恐怖。”那里的移民寥若晨星，每隔二三英里才能碰上一家农户。

托马斯·林肯一家四口人就这样历尽艰辛，来到距俄亥俄河约16英里的鸽子河畔。他们在一处较为开阔的高地上，匆忙中搭起了一座半敞窝棚。敞开的那一边，燃烧着一堆篝火，昼夜不熄。

那年寒冬，托马斯·林肯在到达斯宾塞县之后的几周内，依靠邻居和8岁的小林肯的帮助，终于盖起了一栋20英尺长、18英尺宽的三面单坡顶的带阁楼小木屋，冬天只有一只炉子御寒。此外，他又购置了160公顷的林地。从此，托马斯·林肯一家又有了新居，他们和其他众多的移民一样，开垦着长期沉睡的处女地，开拓着中西部的新垦区。

头一年的创业是异常艰苦的，恰如亚伯拉罕·林肯后来所写的，“日子过得极其艰辛。”他们要种上庄稼，就必须砍倒林木，清除杂草，然后在少得可怜的几英亩土地上挖掘满是草根的荒地。他们吃的多是从林子里捕猎的鹿、熊、野鹅、野鸭和野火鸡等野味。春去秋来，姐弟俩常光着脚板去采摘榛果等野果回家食用，父亲则用草烟熏走树上的野蜂然后割蜜吃，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住处附近缺水，托马斯·林肯辛辛苦苦打出的几口水井，全都干涸了。这时姐弟俩又不得不到一英里外的地方去打泉水应急。晚上，小林肯一家则用木柴、松明子和野猪油照明，生活的艰苦程度可想而知。

也就在1816年冬，与林肯一家蜂拥而来印第安纳州的，还有许许多多的移民。他们或者坐着大车穿过东部山脉的隘口，或者乘坐平底船、驳船和汽艇沿着俄亥俄河向西部涌来，争相购买每英亩才两美元的国有土地。在通往西部的大小道路和移民踩出的小径上，到处是遗弃的破车轮胎、辐条和轮圈，还有生锈的铁锅和饿殍骷髅，以及冻毙、病死的人兽枯骨。大批移民潮遇上传染疾病或连续阴雨、风暴、大风雪而倒毙道旁的比比皆是。不过，像林肯一家凭着顽强的意志和不屈的毅力到达鸽子河畔并最终盖房筑舍的幸运儿，毕竟也有不少。1816年，印第安纳已作为一个独立州加入了美国联邦。

早在1781年，美国在独立后制定并实施了第一部名为《邦联条例》的宪法。条例规定，美国是一邦联制国家，由13个独立州组成。当时中央政府的权力有限，邦联会议的主席只能通过各州行政当局去行使权力。178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新的宪法，将邦联制改为联邦制，大大加



强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不过，各州在内政方面仍享有很大权力，可以维持其特殊制度不变。1789年联邦政府正式成立，乔治·华盛顿当选为美国联邦政府的第一任总统，成为“依靠自己的品德和时运而崛起的伟人”。

178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宪法还规定，俄亥俄河西北各垦殖区的居民只要达到6万人，就可以取得独立州的资格而参加联邦，与原有13个州享有同等权利。正是因为印第安纳州已具备了加入联邦的条件，这时幼小的亚伯拉罕·林肯便开始在脑海中寻思：“联邦？联邦究竟是个什么东西？”

### 3 书籍点拨了小林肯的慧心

1818年10月5日，林肯34岁的母亲南希·汉克斯因患“毒奶症”被死神夺走了生命。她安详地躺在屋角的木床上，溘然长逝。随之而来的是丧母失妻的悲恸和艰苦的创业生涯：11岁的姐姐萨拉本能地主持家务，承担起了一个主妇的全部劳作；9岁的小林肯也不得不披星戴月，跟随爸爸开垦更多的荒地，种上庄稼，把农场扎扎实实地经营好。好在这时林肯家里添了一位孤儿丹尼斯·汉克斯。他是小林肯的表哥，父母双亡后投奔到林肯家。这样，两颗破碎的心常常碰撞在一起，稍慰生活的枯寂，缓解了劳作的苦累。

一个失去朝夕厮守、相依为命的爱妻的鳏夫，其日子是很不好过的。这时的托马斯·林肯灵机一动，忆起了老家肯塔基州哈丁县的寡妇萨拉·布什·约翰斯顿。假如这位温文尔雅的劳动妇女没有改嫁，岂不是自己续弦的好对象吗？想到这里，托马斯·林肯那颗躁动的心怎么也安静不下来。

南希去世一个月后，托马斯·林肯决定暂时离家远行，去肯塔基州试试自己的运气。他急不可耐地穿越丛林，渡过俄亥俄河，直奔哈丁县的寡妇家。

天无绝人之路，命运之神终于垂顾了不幸的托马斯·林肯：萨拉·布什·约翰斯顿以其和蔼可亲接纳了这位远道而来的求偶者，双方相见恨晚。1818年12月2日，托马斯·林肯与这位高大壮硕、面色红润的寡妇结成了百年之好，日子过得和和美美。

一天早上，林肯姐弟俩正在地里劳动，忽听远远传来一阵急骤的马蹄声。他们抬眼望去，但见大道上有一辆驷马套车正飞驰而来。当车驶近，他们看到头一个跳下来的竟是日夜盼望中的爸爸时，不由惊喜交集。随后跳下的是一位陌生的少妇，以及尾随的三个少男少女。这时，姐弟俩又不禁暗暗纳闷：“他们都十分面生，从何而来？来我们家干啥？还带来这么些家什呢！”

父亲很快察出了这点，便赶忙作了介绍：“孩子们，她是你们的新妈妈，快过来行见面礼吧！”小林肯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位和气亲切、谈吐不俗的继母和她跟前夫生下的三个子女，他们是13岁的萨拉·伊丽莎白、10岁的马蒂尔达和9岁的约翰·约翰斯顿。他们一齐动手，从车上卸下一大堆家具：一床羽毛褥垫、几个枕头、一张核桃木黑柜、一张桌子、几把椅子、一口大衣箱，以及锅、壶、刀、叉、汤匙等炊具和餐

具。

萨拉·布什·约翰斯顿和她那三个孩子的到来，给这个破碎的家庭带来了缺月重圆的乐趣，注入了另一全新的生机。继母不仅给了小林肯以温厚母爱，更重要的是鼓舞了他那争强好胜和自力更生的进取心。

1820年，小林肯11岁时，父亲和继母又给了他上学的机会。不过，那时的鸽子河畔地处荒僻，校舍和师资条件都很差。学校开学只能是在冬季农事休闲时期，偶尔有本身文化素质就很差的教师来到鸽子河，也只能给孩子们教一些读、写、算之类的基础知识；待老师一走，学校也跟着关门大吉。多年之后，亚伯拉罕·林肯回忆道：“这一时期，我全部上学的时间加在一起还不到一年哩。”

尽管少年时代的林肯在学校的时间还不足一年，但他却养成了勤奋好学的习惯。他酷爱读书，几乎见书就读，孜孜不倦地刻苦学习。由于家境贫困，委实买不起书。家里除有一本《圣经》外，别无其他的书籍。有时他不得不步行好多里路去向人家借书看。据林肯后来的回忆，在借来阅读的书中，有一本是帕森·威姆斯撰写的《华盛顿传》，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他从读书中汲取的最大精神财富，乃是领悟到一个人事业的成功，全靠有锲而不舍、始终不懈的追求和脚踏实地、艰苦卓绝的奋斗。

领悟到读书的要旨和个人的乐趣后，亚伯拉罕·林肯把能找到的书几乎都读了个够。多年之后，丹尼斯·汉克斯在回忆自己表弟刻苦攻读的情景时，不胜感慨地说道：“亚伯从12岁起，总爱怀里揣着书本，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带一本书出工的。他耕地前一定要带着书和玉米饼子，晌午时分便坐在树底下边读书边吃干粮。晚上收工回家，他又把椅子往烟囱边一放，背靠着墙壁埋头读起书来。”在那阴沉艰辛的岁月，正是书籍点亮了他心头的火炬，让它熊熊燃烧，成为不懈进击的一盏明灯。

同龄人对小林肯如此热衷于读书，沉醉于涂写都大惑不解，大多数农村少男甚至认为亚伯的个性“古怪”：他不仅埋头看书，用木炭在铁锹上涂涂写写，而且在念过《肯塔基教师》这本书后，还提出疑问：“谁最有权利进行控诉？是印第安人还是黑人？”随后便在玉米地里大发议论，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没了。

随着岁月的流逝，亚伯长得魁梧了。到17岁那年，他的身高已接近6英尺4英寸，身强力壮，是个挺棒的小伙子了。这时，他担负着户外的主要劳动，包括砍烧灌木、斫伐大树、开荒造田、劈栅栏条、剥玉米皮、宰杀牲畜、帮邻居盖房子、收割庄稼等等。有时，他还外出打短工，每天挣25分钱，解决个人的衣食住宿费用。林肯还当过水果店的伙计、农场雇工、俄亥俄河上的摆渡工，以及其他各种体力重活。他还是当地著名的摔跤能手，还善于模仿某些地方怪物的滑稽举止，逗得旁观者一阵哈哈大笑。

在繁忙紧张之余，小亚伯总忘不了通过多种渠道猎取知识来不断充实自己。后来他常怀着自豪的心情宣称，他的学问都是“顺手捡来的”。他经常为家里写信，邻居家的信也全由他一手包揽。他认为，通过勤写勤练，能有效地提高写作水平，锻炼逻辑思维能力。他在写信时会不停地大声提问：“你在信里都想写些什么？你准备怎样表达？你确实认为

这样表达最好，还是另有更好的表达方法？”他爱听各种民歌小调，常把歌词中富有乡土气息和寓意深邃的部分全都默记下来。

亚伯曾经徒步 30 英里，去法院听律师们唇枪舌剑的辩论。他欣赏律师们那口若悬河、绘声绘色的辩护和配合得体、雄浑有力的手势。他听着听着，便情不自禁地模仿起来，有时还学得惟妙惟肖，令人忍俊不禁。当时的福音传教士也常云游鸽子河垦区，亚伯便兴致勃勃地赶到布道现场，聆听教士们那扣人心弦、摄人精魂的说教，观察他们舒卷自如的手臂，回来后就模仿着学将起来，并自以为是人生的最大乐趣。

就家庭成员而言，一生中给予亚伯拉罕·林肯影响最深的，莫过于他的继母萨拉·布什·林肯了。这位精于理家的好主妇不仅做得一手好针线活，而且劳动认真、踏实、屋内室外被她拾掇得井井有条。全家人的生活虽然过得十分清苦，但她仍然乐观自然，甘之如饴。她还善于体贴人、关心人、屈身守分、休戚与共。每当亚伯烦恼时，她常常伸出母爱之手去抚慰他，鼓励他。继母对他的无声感染力让亚伯永生难忘。

#### 4 离家独闯天涯

随着年岁的增长，亚伯拉罕·林肯已经不满足于“修理地球”的生计，而热衷于走向更大的社会群体，同形形色色的人士交往了。

詹姆斯·泰勒是个经营渡船行业的船主，住在安德森河口。他经营的渡船往来于俄亥俄河两岸，承运过往旅客和各类货物。18 岁的亚伯拉罕·林肯当过他的农场雇工，还协助他摆渡。俄亥俄河素有“美国文明的大动脉”之称。河面流淌着美国的青春活力：满载农产品的成批平底船、来自工业区的大小货船、载运家小什物的走舸，以及各种汽艇、船舶、方舟都在这里交汇，川流不息，一泻千里。亚伯看着看着，不由神思飞扬。他也模仿着造了一艘渡船，专门把旅客从码头直接运送到停泊于河心的汽艇上，从中首次体味到了自立、创业的甘苦。

詹姆斯·金特里是个大农场主兼业主。他拥有鸽子河垦区的一些最大的农场，还控管着俄亥俄河畔的一处码头。他对 19 岁的林肯进行了多方了解后，确信他是个精明能干、诚实可靠的小伙子，便开始雇佣他当货船水手。金特里先要亚伯建造一条平底船，准备装一船农产品沿“群河之父”的密西西比河运到新奥尔良出售。为了慎重起见，金特里特意增派自己的儿子艾伦辅佐他。他们把货物装上船，便在这宽阔迂回的大河中顺流而下，朝新奥尔良急驶而去。

到达新奥尔良后，亚伯目睹这么巨大的国际港口城市，面对熙熙攘攘的各色人种，不由大为惊讶。他和少老板艾伦将货物脱手后，为了卸去累赘，把平底船也卖掉了。他们在这个四万人口的大都市闲逛了好几天。这里既有小巧玲珑的古雅楼房和耗资巨万的高耸大厦，又有拥挤不堪的贫民土窟和杂乱无章的简陋小屋；城里既有宽阔平坦的马路和货积如山的码头，又有狭窄污秽的小巷和垃圾遍地的街道。在种植场主、公务人员、外国客商、海员水手和码头工人之中，偶尔也能瞥见一些自由黑人，但更多的却是身带锁链的黑人奴隶。他们成群结队地被押着匆匆走过街道，发送到一些拥有千亩土地的棉花种植场。街头店肆林立，酒店和赌场也星罗棋布，堪称是一座大杂烩的都市。

千里航行之后，林肯又回到詹姆斯·金特里农场。1829年一年，他帮金特里先生坐店子，生活倒也过得顺畅。

1830年，林肯已长到21岁了。父亲又决定西迁，将全家搬往亡妻南希的堂弟约翰·汉克斯落脚的伊利诺伊州梅肯县，理由是为了寻找那“老是回避他的好运气”。

那年的3月1日清晨，托马斯·林肯收拾好简单行装启程了。两辆牛驾大车和一辆驷马套车载着这一个漂泊不定、老在寻找机遇的大家庭，晓行夜宿，向西部缓慢驶去。有时，他们要涉过溪流，甚至有时要破冰前进，牲口不断打滑，一路备尝艰辛。

经过200英里的长途跋涉，林肯一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并找到约翰·汉克斯。约翰领着姐夫一家人去梅肯县迪凯特西南10英里处的散加芒河北岸。那是约翰为他们预先选定的新农场，夹在草原和森林之间，附近又有河水流过，真是理想不过的小天地。他们利用约翰早就伐好的圆木，动手盖起了一栋住房、一间牲口棚和一间熏肉房，还有厨房等一应附属设施。又在房屋四周围上栅栏，种上玉米，再就是开垦了15英亩土地，这样，新居算是初具规模了。

紧接着，亚伯拉罕·林肯又伙同约翰·汉克斯帮助两户邻居劈好了三千多根栅栏木条，又帮助约翰·汉克斯的弟弟查尔斯开垦了30英亩的荒地。

1830年夏，有次亚伯去迪凯特有事，见一家商店门前有两位州议员候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他怀着好奇心走上前去，提出了疏浚散加芒河道以利舟楫航行的主张。历史学家认为，这是林肯在伊利诺伊州发表的首次政治性演说，是他从繁重而单调的农活中走出来，迈向美利坚政治大舞台的初次尝试。早先，他虽说也曾独对着森森林木、排排树桩和簇簇玉米发表过数不清的演说，但这一次却不同，他面对的却是密密匝匝的人群、扰扰视听和甜甜笑貌，气氛和效果也迥然有异啊，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喜悦。

这年的秋季，林肯一家有不少人罹患疟疾，卧病在床，辗转呻吟。年底，散加芒河畔又出现了一场特大的暴风雪，白雪皑皑，摧毁了庄稼和饲料。在连续几周的零下十几度严寒中，牲畜纷纷倒毙，不少人饿死冻死，遗尸处处。春天又姗姗来迟，多数人家遭灾蒙难，一筹莫展。

大地解冻，道路可行之后，林肯一家又转徙到柯尔斯县，离迪凯特百里开外。

这时，已到法定成年的亚伯拉罕·林肯决计离开家庭，不再跟全家人东搬西迁了。

## 第二章 节在闯荡中不断成长

### 1 从纽萨勒姆村起步

1831年2月，亚伯拉罕·林肯终于离开了父亲和继母，只身独闯天涯。

这年春，他同堂舅约翰·汉克斯第二次前往新奥尔良。也正是这一次，他的心里种下了对奴隶制的仇恨。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有个商人名叫丹顿·奥法特，他跟约翰·汉克斯签订了一份合同：汉克斯将经由水路运送一批货物去新奥尔良出售，顺便带上22岁的亚伯拉罕·林肯和他的同龄异母兄弟约翰·约翰斯顿一道前往。

合同签订后，他们仨便忙着购货、装船，沿散加芒河顺流而下，朝新奥尔良进发。

二度登上新奥尔良的码头，眼前的景物与三年前首次光临时所见似乎相差无几。这个浑身焕发出青春活力的拓荒青年，面对大都市的花花世界好像无动于衷，惟一使朴实壮汉惊心动魄的，是那扑入眼帘的众多奴隶贩子的广告，其中的一则写道：“愿出高价购买各种黑人，并即付现金；也可以代客销售，收取佣金。备有专存黑人的圈栏和囚笼。”卖方广告注明：“出售10至18岁小妞数名，24岁的青年妇女一名，25岁的能干女人一名，外带三个壮实小孩。”买方广告则几乎千篇一律：“购买18至25岁身体结实的黑人25名，男女均可，肯出高价，现金。”

约翰·汉克斯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道：“当时我们看见黑人都被铁链锁住，挨皮鞭抽打，备受折磨，于心不忍，林肯更是坐立不安。他激动得一言不发，内心极其痛苦，脸色也十分难看，目光呆滞，仿佛在思索什么。我敢说，正是这次航行才形成了他对奴隶制的看法。实际情况也的确是如此，因为我常听他说，1831年5月所看到的一切刺痛了他的心。”

约莫一个月后，林肯和约翰斯顿乘轮船北返。按照合同规定，林肯将从圣路易斯循陆路徒步去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小的边区村庄纽萨勒姆。商人丹顿·奥法特将在那里开设商店和磨房，聘请林肯当店员，月薪15美元，包吃包住。

1831年7月下旬，林肯来到了这个边区村。村子不大，只有25户人家，居民100来人，开设了几个小铺子，几名工匠，附近还设有一名法官和两个警察。“纽萨勒姆”村前的牌子上标明NEW，因为它是1829年10月由约翰·卡姆伦开始创建才两年的新村。林肯初来乍到，就在卡姆伦家吃住，因而对新村的创业史了如指掌。

不久，奥法特也来到了纽萨勒姆村。他用10美元买进了一块土地，又和林肯一起动手在这块土地上盖起了一栋圆木小房。小房的前厅开店，房后住人。奥法特的货物运到后，林肯便将它们在货架上一一码好或堆置屋子的一角。

林肯忠于职守，对顾客也诚信无欺，受到村民的普遍赞扬。

---

英语中的 new，是“新”的含义。

一次，有名妇女买布多付了几美分。为了退还几分钱，林肯硬是跑了足足六英里路，才赶上了那位女顾客，对方感动不已。又一次，林肯发现自己给另一名女顾客少称了四盎司茶叶，为此他也跑了好几英里路去给她补上。

在当店员和业余时间里，林肯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顾客，他们分别代表着各阶层人民的心理和需求。这是他进入社会的开始——接触各种类型人物，探索并研究他们的内心活动。

1831年8月1日，林肯平生第一次参加投票，选举国会议员。他当时的观点异常鲜明：拥护辉格党人，反对现任国会议员约瑟夫·邓肯，就因为邓肯是属于美国第七任民主党总统安德鲁·杰克逊（1829—1837）一派的。

这一天投票日，林肯简直如过节一般，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投票箱附近，跟投票人愉快聊天，广交朋友，讲述故事。他以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纽萨勒姆村四周的几乎所有人的姓名和他们的音容笑貌。

林肯对与自己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大有惺惺相惜之感。有个医生叫约翰·艾伦，跟林肯几乎同时来到纽萨勒姆村落户。他为人谦和，医术精良，跟人辩论时丝毫不隐瞒自己对奴隶制的憎恨，是个典型的北方佬。林肯对他就很感兴趣，俩人常常谈得很投合。

对于为非作歹的恶棍和横行乡里的坏蛋，林肯也敢于跟他们斗。他凭着自己魁梧的身躯，长期垦荒炼出的膂力和嫉恶如仇的本性，常常轻而易举地制服当地的凶顽，威震一方。

依靠朋友们的帮助，林肯日有所进，学有所长。1831年末到1832年初，他在治安法官鲍林·格林的辅导下，开始钻研起法律学，还学会了草拟简单的文件。在不到半年期间，他们就结成了莫逆之交，彼此心存爱慕：格林敬佩林肯为人诚实和侠义心肠；林肯则尊敬格林的学识渊博和乐于助人。

1832年3月9日，林肯撰写了第一篇竞选伊利诺伊州议员的公告，由斯普林菲尔德镇的《散加芒报》印成传单散发。在竞选公告中，他亮出了自己的政治观点，这就是疏浚散加芒河道以利通航，用船舶运输替代昂贵的铁路建设；加强宗教道德教化事业，兴办教育，扩大出版。公告道出了他的“远大抱负”，就是力争“成为一个值得同胞们尊敬的人”。他直言不讳地公开声明，他把个人竞选州议员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县内无党派的选民身上”，原因是他没有参加过任何政党，加上“出身于并一直生活在最卑微的社会底层”，“没有财势兼有的亲朋的支持”。

这篇文告虽然用词朴拙，语调怯弱，却是一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呕心沥血之作，表现出林肯真正投身政坛所迈出的大胆一步。

1832年4月，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边界上空战云密布，一场以美国移民为一方，土著居民——印第安人为另一方的种族灭绝战正在积极酝酿中。根据一纸签约，原先被强行集中到密西西比河以西特定地区的红种人又在饮马密河陈兵边界。4月6日，印第安人索克和福克斯部落的军事首脑已率领着368名面涂油彩、头插鹰翎的战士和450匹战马，以及近

---

辉格党始建于1834年，主要代表美国北部和西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随着南北斗争的深化，大多数反对奴隶制发展的辉格党人加入了1854年组建的共和党，少数则参加了民主党。

千名妇幼跨过密西西比河，浩浩荡荡地杀进伊利诺伊州。这位 67 岁的“黑鹰”军头断然宣称，他的子民近百年来一直是在罗克河沿岸渔猎种植，后来白人耍阴谋，用烈性酒灌醉了他们，才错误签约，被迫退居河西地区的。如今他们卷土重来，要重建家园，声明条约作废，宣称“土地不能出售”。

黑鹰军神出鬼没，诡计多端，到处设陷阱，打埋伏，麻雀战和阵地战交相配合，重创了白人部队。但是，土箭刀矛毕竟抵御不了火枪大炮，乌合之众到底敌不过训练有素的步骑兵团，黑鹰军最终还是被打败了，连黑鹰本人也当了俘虏，被押解到了华盛顿，成为阶下囚。这位红种人领袖黑鹰对白人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说道：“我拿起战斧，为的是替我的子民报仇，他们再也忍受不了你们的迫害。……我不多说了，你全然明白。”

黑鹰之战爆发时，丹顿·奥法特的店铺生意猛然滑坡，几乎濒临倒闭状态。不多久，奥法特便悄然出走，扔下小店，离开了纽萨勒姆。这时的林肯，生活陷入了窘境，于是借来一匹马，跑了九英里路，来到里奇南河，参加了当地组织的一支自卫队，被全体士兵公推为连长。他们开拔到比尔兹敦营区，划归驻扎在当地的 1600 名军团的一个小支部。

在连队上，林肯从不仗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因而赢得了全连士兵的拥戴。他还能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对一个放下武器的印第安人，他是绝不容许加害的。一天，一个年迈的印第安人手持白人将军颁发的安全通行证徐徐走进营地。有的士兵一拥而前，想把他杀死，林肯挺身而出，硬是制止了这一不人道的冲动。

一个月之后，自卫队遵命解散。林肯却获准充当了正式列兵。只是在三个月的服役期间他一直没有参加过战斗。不过，他倒是尝够了志愿兵的种种苦处：在泥泞中行军，雨中露宿在冰冷的地上，经常挨饿，用鲜血喂饱蚊子等等。

退伍之后，林肯又回到了纽萨勒姆。六个月之后，一名军官在斯普林菲尔德找到了他，补发了他参军几个月的 95 美元薪饷。

早在参加自卫队之前，23 岁的林肯就有意参加伊利诺伊州议会竞选。由于服兵役，他没能进行任何竞选活动。等到 1832 年 8 月 6 日他退伍回到纽萨勒姆时，离投票日还只剩下 18 天了。林肯不顾选举投票日期的迫近，仍然满怀信心地在散加芒县四处奔走呼号，寻求选民的广泛支持。在继当年春发表的长篇竞选公告之后，又提出了更加响亮的政治见解：“设立国家银行，支持内地交通建设计划，赞成征收高额保护关税。”林肯在下农村进行竞选活动的同时，常常跟农民一道劳动，帮助割麦、堆草。最后他去斯普林菲尔德县政府大楼前发表了一次演说，作为他这次参加州议会竞选的尾声。

1832 年 8 月 24 日，州议会选举揭晓，林肯落选了。他在 13 名竞选人中排行第八，但在他所属的纽萨勒姆选区，他赢得了 300 张选票中的 277 票，支持率为 92.3%。

这次竞选州议员失败，本在他意料之中。不过，他却觉得经历一次竞选锻炼毕竟意义重大。后来林肯曾就其 8 月落选后的境况写道：“当时我经济困难，又找不到工作，无处投奔，只想跟一些愿慷慨解囊的好友们待在一起。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好：想学铁匠，又想研究法学，可总

觉得自己受教育不多，成功的可能性恐怕不大。”

由于政治上暂时不得志，林肯就想跟人合伙在纽萨勒姆开家小店。恰好这时商人罗恩·赫恩登跟威廉·贝里合伙开了一间商店，林肯便把赫恩登的股份买了下来，写了张借条权当现金，这样，贝里和林肯便购进了一批杂货。由于经营乏术，小店几个月后就倒闭了。事实证明，他经商的能耐远不如他讲故事的本领强。贝里心灰意懒，林肯成天则沉溺于书本和陶醉于幻想中。他从此欠下了一屁股的债，用了整整 17 年的时间才算还清。不过，这一时期也不是毫无所获，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拍卖市场上总算买到了第一本属于他的法学书——英国法学家威廉·尔莱克斯通（1723—1780）写的《大英法律述评》，他便津津有味地读将起来，以求另辟蹊径，有所进取。

1833 年 3 月，贝里领到了一张新执照，又伙同林肯开起了一家零售酒店。林肯对小本经营本就不感兴趣，如今要用烈性酒去兜揽生意，戕害别人身体，就更使他于心不安了。不久，林肯便把自己的那一股份全部转让给了贝里。

1833 年 5 月 7 日，林肯被委任为纽萨勒姆村的邮递员，他的年薪为 50 美元，从邮务所的收入中提成。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了 1836 年。

每周一次的收发邮件工作并不很累，更重要的是，在分发报纸之前，林肯可以先睹为快，这样，他就读到了许多此前难以问津的内容，还增强了从读报中观察政治动向和钻研问题的习惯，知识由是日积月累。有份《国会环球报》，登载了美国国会议员们的大篇演说全文。他读着读着，不由大开了眼界。

那时候，要找个零活干是极不容易的。为了谋生，林肯对任何重活累活一概来者不拒。他做过拓荒伐木人，劈过栅栏木条，给磨坊打过短工，在农场干过活，在商店当过帮手。工作之余，他就孜孜不倦地攻读了一些大部头著作，如沃尔内的《帝国的覆灭》，吉本的《罗马帝国的衰亡史》、潘恩的哲学名著《理性时代》等。

这期间的惟一烦心事是债台高筑，他欠下了许多人的债务，尤其是老搭档威廉·贝里于 1835 年 1 月猝死，身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而且俩人的债务全都落到了林肯一人身上，金额多达 1100 美元。这的确使他痛苦不堪，焦虑难安。

1833 年秋，林肯应散加芒县测量员之邀，同意当他的测量助手。这是个技术性高、责任心强的工作，不容有丝毫的差池、马虎。为了称职，林肯特意买了指南针和测规，研读了一些测量学专著，工作中虚心讨教，兢兢业业，全力以赴，一丝不苟，工作成效较为显著，总算有了可以糊口的工作了。

林肯自然不满足于既有成就，他要求的是测量工作能精益求精。对于一个从未受过正规教育的他来说，要啃下大部头测量学专著，绝不是一件轻松事儿。这时他那顽强刚毅和无坚不摧的性格帮了大忙。他在研读吉布森的《测量的理论与实践》和斐林特的《论几何、三角和矩形测量》两本书时，几乎达到了废寝忘食的入迷程度，硬是不畏艰难、夜以继日地苦读冥思，在纽萨勒姆学校教师格雷厄姆的帮助下，经过六个星期的刻苦钻研，林肯终于读通了这两部专著，掌握了书中的要旨。因而他也就以其测量工作中的准确无误和认真细致而誉满全村了。不少人还



登门求请，帮助解决有关地界纠纷。

技术上的长进，邻里间的信任，更使得林肯在工作中自强不息，殚心竭智。一次，他在设计彼得斯堡的一条街道时，竟然打起了一个大弯，违反了街道笔直的原理。众人大惑不解，纷纷质问林肯，林肯无奈，只得作了一番解释。原来，把街道打直，就势必把寡妇杰迈玛·埃尔摩尔家的房子划进街心，从而一举拆毁、而她拖儿带女，只有一个小小的农场。

乐于助人，也是林肯的生活习性。一个寒冬的早晨，有个年轻人用两块破布裹着一双光脚板，在雪地上劈一大堆木料。林肯不由诧异，待问明对方叫亚勃·特伦德，劈柴是为了赚点钱买双鞋子时，他要这个年轻人去他的店里暖脚，自己却留了下来。一袋烟工夫，林肯回到店里，把斧子还给特伦德，说木柴已经劈好，他可以去领钱买鞋了。

## 2 伊利诺伊州的年轻众议员

1834年，又到了美国中期选举的时候。散加芒县民主党领导人、治安法官鲍林·格林向好友林肯表示，他和他的民主党同事将全力支持林肯竞选州议员。在当年4月19日的《散加芒报》上，就赫然刊登着州议员候选人之一林肯的名字。这一年，作为美国民主党的反对党的辉格党成立。林肯不仅参加了辉格党，而且成了当地辉格党中一位公认的少壮派。他还得到斯普林菲尔德的律师、县辉格党领导人约翰·托德·斯图尔特的支持。所以说，林肯这次参加州议会选举，与两年前的孤军奋战已大不相同。他获得了两党领导人的支持，再加上测量土地和投递邮件两份工作，林肯已成为当地妇孺皆知的名人。

1834年8月4日，第九届州议会会议的投票选举揭晓：在13名散加芒县候选人中，林肯名列第二，25岁的林肯当选为年轻的州议员。当选以后，林肯借了200美元，购置了一套新服装，准备出席州府会议时穿戴。此外，他继续主管纽萨勒姆村邮务所，间或干点测量工作。

为了跻身仕途，林肯加强了与一些政界朋友的交往，特别是密切了与当地辉格党领导人斯图尔特的关系。

早在“黑鹰战争”时期，斯图尔特曾任自卫队的少校营长，林肯则当过该营下辖的连长，俩人早就有交往。斯图尔特为人精明，语言不多却出语不凡。他当过两年州议员，又是一名现职律师，对林肯的影响很大。林肯一直从他那里借阅法学书刊苦读钻研。

当年11月末，林肯和其他州议员一同去伊利诺伊州首府万德利安参加州议会工作。他跟斯图尔特同住一室。由于斯图尔特的地位不一般，他们那间住房便成了辉格党人活动的中心。林肯也就有机会结识到了不少的政治头面人物。他们大多年纪轻轻，后来都青云直上，成了州长或国会议员之类的政治领袖。

12月1日，州议会正式开幕。在54名州众议员中，大多数是农场主，其次是律师，商人、机械工人和其他自由职业者寥寥可数。

在近两个半月的州议会期间，林肯公开出面提出了几项法案动议，诸如缩小治安法官权限、出售国有土地的金额分成、兴办州银行，开凿伊利诺伊河与密执安湖的通联运河等。此外，林肯还进行了一些幕后活动，帮助其他议员们草拟议案。这些议案中有的付诸了表决，有的则被束之高阁。而一般说来，林肯在唱名表决时总是同斯图尔特和处于少数的辉格党议员协调一致的。

在本届州议会期间，林肯给人的印象是：“瘦骨磷峋，皱纹满面，不修边幅几近粗鲁的程度。”可是他却另有某种“深得人心的气质和魅力”。

1835年2月14日，第九届州议会闭幕。林肯冒着严寒，坐马车走了两天，才从万德利安返回了纽萨勒姆村。

通过这次州议会活动，林肯不仅得到了有生以来的最高薪金和优厚待遇，而且尝到了置身立法与政治漩涡中的乐趣。他那原属朦胧的从政

---

约翰·托德·斯图尔特（1807—1885），林肯第一个律师业务的合伙人、曾任伊利诺伊州议会议员，国会众议员。

愿望从此变得明确坚定了。

1835年12月7日，伊利诺伊州议会特别会议举行了开幕仪式。在尔后的六周的会议期间，议会讨论了139项提案，其中的半数提案获得通过，包括开凿伊利诺伊—密执安运河。不过，这条运河一直未能动工，尽管人们对沟通伊利诺伊州中部至大西洋的航道寄予了很大的期望。

1836年1月18日，州议会特别会议落下了帷幕。林肯也就返回了纽萨勒姆村。由于出席这次特别会议，林肯领到了262美元的津贴。

回到家乡后，林肯又重新操起了旧业：测量土地，学习法律，参加政治活动。这时纽萨勒姆邮务所已迁往彼得斯堡，林肯也就不再投递邮件了。

1836年6月13日，林肯再次宣布将参加新一届伊利诺伊州议会议员的竞选。8月1日投票结果表明，在散加芒县17名州议员候选人中林肯得票最多，再次当选为州议员。

此后不久，林肯在伊利诺伊州最高法院两名法官的主持下接受了律师业务考试。同年9月9日，林肯取得了在伊利诺伊州所有法院里开展律师业务的许可证。此后，林肯与约翰·托·斯图尔特合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10月5日，他曾代表斯图尔特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一个法院里担任一宗案件的主辩律师。

这年的10月至11月，林肯又做了三次土地测量工作。此后他便不再搞测量了。

1836年12月5日，伊利诺伊州第十届州议会开幕。邓肯州长致开幕词，他敦促州议会“对运河和全部铁路建筑工程”予以财政上的支持。据此，新议员斯蒂文·阿·道格拉斯代表内陆交通建设委员会提出了一个募款1000万美元的提案。林肯这时已是辉格党的议会领袖兼议会财政委员会主席，他对本项提案表示支持。最后州议会以61票对2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这1000万美元的筹款法案。经过林肯及其散加芒县同事的多方游说，州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还以多数票通过了把伊利诺伊州首府从万德利安迁往斯普林菲尔德的决议。斯普林菲尔德的市民们为此狂欢，载歌载舞，欢庆州议会迁移州府法案的通过。但实施这一法案，却是1839年的事。

在本届州议会中，州众议院收到了邓肯州长关于奴隶制争端的通知，促请众议员们倍加注意这一动荡的形势。于是州议会以77票对5票的绝对多数通过了关于国内奴隶制问题的决议案。即：“极不赞成组织废奴协会”；“按照联邦宪法、各蓄奴州对奴隶的所有权是不容侵犯的……未经它们的同意，不能剥夺它们的这种权利。”

在这次投反对票的五名议员中，就有亚伯拉罕·林肯。不仅如此，在1837年3月6日州议会休会前三天，林肯还与另一位名叫丹·斯通的议员联名提出了一份书面抗议，就他们与该决议案的分歧提出了抗议理由，认为“奴隶制度是建立在非正义的错误政策之上的，但传播废奴主张只会加重而不会减少奴隶制度的罪恶”。

州议会休会之后，林肯又返回了纽萨勒姆村。

### 3 斯普林菲尔德的名律师

1837年4月15日，林肯背着简单行囊，离开了纽萨勒姆村，来到了初具城市规模、拥有1400名居民的斯普林菲尔德市。

林肯在一家百货店前勒马观看，发现单人被褥只要17美元一床，价廉物美，很想买下备用。无奈囊空如洗，他请求店主乔舒亚·斯庇德将货赊售，待将来有钱时再如数归还。斯庇德后来不胜感慨地说道，林肯问话时的“可怜兮兮的声调使我油然而生起了恻隐之心，我从来都没有见过如此忧伤的面容。”斯庇德感动之余，建议林肯就住在他家，跟他合睡商店楼上的一张床。恭敬不如从命，林肯便把那副简而又简的行囊拎了上楼。从此便同斯庇德抵足而眠，抵掌而谈，莫逆于心，长相为友。这是他在定居斯普林菲尔德时结交的第一位好友。

住的问题解决之后，接着又有人邀请林肯上门免费用餐。那个人就是散加芒县巡回法庭的文书威廉·巴特勒，他们俩也一见如故，结成莫逆。林肯与好友斯图尔特新开设的联合律师事务所恰好和巡回法庭的审判室同在一幢楼里。这栋两层楼房坐落在斯普林菲尔德市的霍夫曼路，审判室设在楼下，楼上是“斯—林”联合律师事务所。

联合律师事务所因处于草创阶段，资金匮乏，一切设施从简。那时斯图尔特正忙于竞选国会议员，事务所的工作大多由林肯全权处理。在负责办理诉讼案件的间隙，林肯仍然保持与选民们的广泛接触，争取他们在政治上的支持。

办事踏实，不务虚名，是林肯的最大特色，也是他广泛交友的成功所在。这正合了“土帮土成墙，穷帮穷成王”的古谚。而两袖清风，克己奉公，则是林肯事业有成，在政治上逐步崛起，成为出类拔萃人物的先决条件。

一天，斯普林菲尔德来了个稽查员，奉财政部之命来核查林肯任纽萨勒姆邮递员时经办的一笔几美元零几分的账目。林肯接待了这位稽查员，不慌不忙地拿出一个纸袋，把里面收藏的钱币数了数，与来查的稽查员的款数分文不差。那位稽查员把钱收下，写了张收据，便欣然返回去了。

志同道合是林肯交友的基础。他到斯普林菲尔德后除了结交商人斯庇德和文书巴特勒之外，还与欧文·拉夫贾伊成为患难中的一对好友。拉夫贾伊的胞兄伊莱贾·帕里什·拉夫贾伊是废奴主义者中的温和派，亦即主张用非暴力手段去废除奴隶制度。就是这样一个非暴力主义者，只因为阻止暴徒破坏他的印刷机而遭到枪杀。欧文·拉夫贾伊跪在他哥哥的墓前发誓。决不背弃哥哥为之洒尽鲜血的事业。后来他跟林肯结识，并成为林肯终生不渝的“最忠实的朋友”。

1838年，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的青年学会发表了一篇题为《永葆美国政治制度之青春》的演说，阐述了一些极其重要的思想精髓，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未来、人身自由和个人义务的热爱。他向年轻一代听众指出：“不管什么时候，听任一小撮歹徒滋事生非，听任他们烧毁教堂，抢劫仓库，破坏印刷机，枪杀编辑，随心所欲地吊死或烧死他们所讨厌的人，听任他们逍遥法外，那我就可以断言，这个政府必定短命。”他呼吁大家行动起来，保卫革命先驱者用生命所赢得的权利，不让这一权利受到

侵犯。这是林肯 29 岁时所持政治观点的浅情直露，演说的内容是精辟的，扣人心弦，言近旨远。

1838 年夏，林肯再次参加州议员的竞选。8 月 6 日投票结果表明，林肯在 17 名候选人中名列榜首。同年 12 月，州议会在万德利安开会时，辉格党人提名林肯为州众议院议长候选人，结果落败，林肯仍然担任州议会中的辉格党领袖。

1839 年 3 月 4 日，州议会休会，林肯从万德利安返回斯普林菲尔德，重操他的律师旧业。

这年，根据林肯的倡议，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了全州辉格党首届代表大会。林肯在会上被选为州的辉格党中央委员会委员。

1839 年 12 月，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俄亥俄州前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威廉·亨利·哈里逊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林肯对哈里逊深表赞赏。原因是哈里逊代表了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密执安州等西北部人民的利益，更主要的是哈里逊曾挺身而出，投票反对过蓄奴州的密苏里州加入联邦，结果失去了他在国会中的席位。

1840 年的竞选运动进行得十分激烈。以民主党在职总统马丁·范·布伦为一方和辉格党总统候选人威廉·亨利·哈里逊为另一方的两派展开了猛烈的角逐。1837 年美国的第一次经济大萧条，使范·布伦的声望一落千丈。辉格党人攻击民主党执政太长，造成美国经济恐慌、市面萧条，要求快快下台。大选揭晓，威廉·亨利·哈里逊以 234 票对马丁·范·布伦的 60 票的绝对优势轻取白宫宝座，成为美国第九任总统。可惜好景不长，这位 68 岁的哈里逊只当了 1 个月的总统，就因病去世。时为 1841 年 4 月 4 日。

1843 年，林肯力图使辉格党能提名他为国会议员，后来这一努力没有成功。

1844 年，林肯选定一位比他小 9 岁的威廉·赫恩登作为新开业的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赫恩登是一个激进的废奴主义者，他向往光明，对自由和正义充满着无比的热情，深受普通百姓的喜爱。他以洁身自好、上进心强而赢得了林肯的信任。林肯对奴隶制观点一直十分鲜明，也总觉得激进的废奴主义者煽动立即解放黑奴的主张弊多利少，无助于奴隶制度的尽快废除。一次，林肯曾问到赫恩登：“是什么东西促使你认为必须根除奴隶制呢？”赫恩登爽然答道：“我是从内心深处觉得必须这样做的。”

1846 年，林肯获得辉格党的提名并当选为美国国会众议员，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我要到国会去”的夙愿，成为国会伊利诺伊州议员中唯一的辉格党人。

在那次国会众议员的竞选中，辉格党的朋友们为林肯筹集了 200 美元的竞选费。整个竞选期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林肯只花了 75 美分，尚余 199.25 美元，他悉数还给了朋友们。竞选结果表明，林肯获得 6340 票，他的民主党对手彼得·卡特赖特赢得 4829 票，另一名废奴主义者的候选人沃尔科特只得了 249 票。

林肯在国会的任期要在 1847 年 12 月才开始。在这之前，他还得经

---

威廉·赫恩登，林肯的密友，1844 年起在斯普林菲尔德与林肯合办律师事务所。1855 年起任该市市长。

营他那“林肯—赫恩登”联合律师事务所，还得在他那第八巡回审判区即第八司法区东奔西走，审理案件。第八司法区从斯普林菲尔德起，一直延伸到印第安纳州的边界，面积 1.92 万平方英里。他时而骑马，时而乘轻便马车，时而徒步行走，奔波在辽阔的大草原上，跋涉于坎坷的泥泞路中。有时走上几个小时还不见人烟，遇到春雪融解或寒风刺骨，旅途艰苦不堪；遇上阴雨连绵或大雨倾盆，他不得不就近避雨；遇上第二天开庭，他又不得不穿着湿漉漉的衣服继续赶路。就这样，林肯和这个区的最基层人士和各种拓荒者都有过广泛的接触，足迹遍及该区下辖的 15 个县。

“林一赫”律师事务所收费不高，仅据 1845 年至 1847 年间的收入登记簿所载，一般收费标准从 3 美元至 100 美元不等，多数为 10 美元，有时也收抵押品，如杂货或农产品等。

由于不断改进律师业务，林肯的声誉日隆。第八巡回法庭法官大卫·戴维斯与他共事多年，大卫说的一段话精确地概括了林肯办案的才能。法官说道：

“他对每桩案件中的一切论据都能把握得很好，站得住脚，还能用十分简洁的语言予以表达。他的思路很有条理，谈问题直截了当，从不节外生枝，离开本题。他最不喜欢的是陈词滥调和空泛理论。他用词幽默，趣味盎然，任何最单调乏味的案子经他一辩护，总能恰到好处地援引一些趣事，吸引整个法庭和审判员的注意。

“他善于运用比喻手法，在法庭上剖析事理。他为人诚实，因此，假如他承接的案件是假案，那他在法庭上便难以胜诉。有些名律师往往凭借巧舌如簧的诡辩术去矫情饰伪，林肯从来都不做这号事。他先要确信所办的案子正确合法，在这样的前提下，他才能发挥他的智能。只有当他对某一案子有了这类信心，那就不管案情大小，他准能稳操胜券。

“他对一切不公正的、压迫人的事都极度憎恶。许多干了坏事的人，面对他在法庭上的怒斥会惊慌不安，无地自容。他的个人生活自奉甚俭，要求不高，容易满足。值得赞扬的是，即便打赢了官司，他决不向当事人索取过多酬金，收入只限于他应得的那一份，甚至不超过当事人所能承担的合理金额。他从事业务的那个区的人都不十分富有，所以他挣得的酬金总是微乎其微的。”

林肯到 38 岁时才进入国会。在任国会众议员期间（1847—1849），他每年的收入在 1200 ~ 1500 美元之间，和州长的年俸 1200 美元或巡回法庭法官的年薪 750 美元相比，是较为优厚的。这时的林肯，才还清了他个人多年来欠下的最后一批债务。

林肯在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一方面反对美国第十一任总统詹姆斯·诺克斯·波尔克（1845—1849）发动的墨西哥战争，认为因扩张疆土而采取的政治步骤和行动所带来的，与其说是光荣，不如说是耻辱；可是另一方面他却又投票赞成给这次战争行动拨款的议案，大肆颂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并取得胜利的官兵们。这一举动看似矛盾，实际是辩证

---

19 世纪 40 年代的美国充满了向外扩张的气氛，人流不断向西部涌去。他们都确信美国应占有东西两岸之间的整个大陆。波尔克总统实现了这一信念，并不借与墨西哥开战。美墨之战始于 1846 年，1848 年结束。

的统一。因为在墨西哥战争中，素有“机灵的大老粗”之称的扎卡里·泰勒少将曾在 1847 年 2 月的布埃纳维斯塔战役中，以 5000 名士兵英勇地击退了墨西哥总统圣大·阿纳亲自统帅的 2 万名士卒的进攻，创下了以少胜多的辉煌战例。因此，泰勒在全国的声望卓著。1848 年 6 月，林肯出席在费城召开的辉格党全国代表大会，投票赞成提名墨西哥战争中的英雄扎卡里·泰勒为总统候选人。最后，泰勒以 163 选举团票对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路易斯·卡斯的 127 票，获得了入主白宫的权利（1849—1850）。但是林肯自己则由于对该战争直言不讳地进行指责，失去了伊利诺伊州选民的支持。此后，辉格党领袖们也就决定不再提名他为国会议员的候选人了。

林肯的父亲托马斯·林肯于 1851 年 1 月 17 日逝世，享年 73 岁。他那惟一的儿子亚伯拉罕·林肯因律师事务繁忙，没有去参加父亲的葬礼。

#### 4 慧眼识珠的玛丽·托德

早在 1839 年，30 岁的林肯结识了一位叫玛丽·托德的姑娘。她当时芳龄 20，是肯塔基州列克星敦人，祖父辈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父亲罗伯特·史密斯·托德在 1812 年战争中当过上尉，后任国会众议院秘书、州参议员、列克星敦的肯塔基银行行长。他的发妻早逝，续弦后，继母与小女玛丽·托德关系不好。后者便离家，来到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投奔姐姐伊丽莎白家寄住。

伊丽莎白·托德·爱德华兹的丈夫是散加芒县九个辉格党议员之一，与林肯过从甚密，叫尼尼安·沃·爱德华兹，有一派贵族风度，风流倜傥，年龄与林肯相仿。尼尼安·沃·爱德华兹的父亲曾任伊利诺伊州的州长，有一栋两层楼的砖瓦房。

自从林肯结识了玛丽小姐，便被姑娘的风采和妩媚所吸引。这位泼辣而又有才华的少女在“上流女校”受过教育，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她体态丰盈，容光焕发，性情活泼，善于交际。

1840 年，在林肯和玛丽·托德认识一年之后，双方订了婚。这时，她的姐夫和胞姐都双双反对，认为她和林肯出身不同，不是门当户对的佳偶，还指责妹妹屈身下嫁，是自暴自弃的表现。玛丽·托德听了大不以为然，她理直气壮地说，林肯很有前途，是她所接触到的人中“最中意的对象”。尼尼安·沃·爱德华兹夫妇了解妹妹的倔强性格，也只好作罢。

1842 年 11 月 4 日晚，在爱德华兹那宽大的住宅里，33 岁的新郎和 23 岁的新娘举行了婚礼，从此结为情深意笃的伉俪。

新婚夫妇的家最初选定在斯普林菲尔德那简朴的“环球旅馆”里，每周食宿费 4 美元。1843 年 8 月 1 日，他们的头一个儿子就在这里诞生，取名为罗伯特·托德·林肯，后来在美国第二十任总统詹姆斯·亚伯拉姆·加菲尔德（1881 年）和第二十一任总统切斯特·艾伦·阿瑟（1881—1885）执政期间先后担任国防部长。林肯夫妇后来还陆续生下了次子爱德华·贝克·林肯、三子威廉·华莱士和用祖父名字托马斯命名的第四个儿子，都分别于 1850 年、1862 年和 1869 年夭折。长子罗伯特是唯一幸存下来的宠儿。

新婚夫妇在“环球旅馆”只住了一年多，便搬进了一幢用 1500 美元买下的木结构两层楼房。新住宅距离斯普林菲尔德市中心只有几条街。

婚后，社会地位连续上升，林肯已开始注意修饰自己了。他经常穿礼服，洁白的衬衫领口上打着黑绸蝴蝶领结，鬓角蓄到齐耳的 3/4 处。但是，人们还是认为他的外表欠佳：头发蓬松，裤脚下垂到踝骨上方，背心皱皱巴巴的。

在家时，林肯常常自己动手劈柴，生炉子，挤牛奶，刷马毛。他个头高大，在跟人谈话时，常常俯首垂耳，身朝前倾，给人以亲切、谦和感，在无拘无束中达到了思想的交流和情感的沟通。

1847 年 10 月，林肯在启程前往华盛顿特区就任国会众议员时，曾把斯普林菲尔德的私人住宅似每年 90 美元租了出去，只保留“阁楼上靠北

---

此指 1812—1814 年美军击败企图在美国恢复殖民统治的入侵英军，史称美国的“第二次独立战争”。



的一间房子”储藏家具。

10月25日，林肯带着妻子、4岁的罗伯特和快2岁的爱德华乘坐马车去圣路易斯，随后又坐了一周的轮船和火车到达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玛丽·托德志得意满地当上了国会众议员的丈夫给列克星敦的亲友们一一作了介绍。他们在那里住了三周。林肯还在大舅子利瓦伊·托德的陪同下，参观了使用奴隶劳动的“奥尔德姆与托德”公司的轧棉厂，利瓦伊是该厂的副厂长。

在列克星敦停留期间，林肯听说了伊莱扎的拍卖经过。通过这个女奴被拍卖，以及亲眼目睹成群的黑奴被锁上铁链押往南方的棉花种植场的情景，林肯已开始感触到反对奴隶制的运动正在肯塔基州蓬勃发展的现实。

伊莱扎是一位年轻貌美的少女，仅有极少一点的非洲人血统，但仍然被视为女奴。在举行拍卖的大厅里，一方是从新奥尔良赶来的法国佬，另一方是当地教会的一位青年牧师，名叫卡尔文·弗尔班克，一个反对奴隶制的活动分子。当拍卖人在将售价从200美元轮番哄抬到了1585美元时，法国佬财力不支退让了，弗尔班克赢得了这场拍卖。这时，伊莱扎竟然高兴得晕倒在地。在此之前，俩人不断抬价，直到弗尔班克不情愿地喊出“1450美元”，这时法国人面露无奈之色，满头大汗的拍卖人便把上衣从伊莱扎的肩头一把扯下，露出了雪白的颈脖和高耸的乳房，一边高呼：“机会难得呀！”这时人群中爆发出一阵骚动和忿忿怨声，法国人这才喃喃道出：“1580美元。”这时，拍卖人举起木槌，嚷叫“一——二——三”。伊莱扎满脸痛苦而又怜悯地掉过头去，愣神儿瞪着弗尔班克，弗尔班克立即喊出“1585美元”。拍卖人说道：“我就要敲定了，你还出得起更高的价钱吗？”法国人沮丧地摇了摇头，于是拍卖人便一槌定音了。

现金交讫，拍卖人好奇地问弗尔班克：“先生，你出这么便宜的价钱就买到了她，你打算把她怎么样？”弗尔班克厉声说：“把她解放得了！”大多数观众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欢呼声。

林肯一家乘坐马车和火车又走了一周，于1847年12月2日到达华盛顿。他们先是住在布朗旅馆，不久又移居一家公寓。在这块公寓遗址上后来盖起了新的国会图书馆。

19世纪40年代的华盛顿拥有四万人口，其中自由黑人8000名，黑人奴隶2000名。这里有富丽堂皇的私邸和金碧辉煌的楼房，也有囚禁黑奴的牢笼和“活像马厩”的监狱；这里有图书馆、博物馆、喷泉、花园、教堂、庄严大厅和政府机关，也有为数众多的酒吧、妓院和赌场；这里既可听到美国各地的方言和俚语，也可看到一幢幢尚未竣工的建筑物和整齐划一的宽阔街道；这里既有衣冠楚楚的官僚巨贾，也有衣衫褴褛的黑人奴隶。总之，初来乍到的林肯一家所耳闻目睹的，尽是五颜六色、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首都风光。正在建筑中的圆顶国会大厦，用鹅卵石铺砌的宾夕法尼亚大道，那宽阔、平坦而又笔直的大道从国会大厦一直延伸到了白宫。这一切，都象征着亚伯拉罕·林肯踏上政坛的华梯业已赫然架好，只待攀登上去了。

林肯在众议院大厅里宣誓就职后，正式成为国会中伊利诺伊州的众议员，任期从1847年至1849年。

林肯虽然出身寒门，但也有其鲜为人知的罗曼史。

据说 1834 年，当林肯 25 岁时，他曾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名叫安·拉特利奇的姑娘。少女的父亲在纽萨勒姆开设酒馆，她蓝眸金发，俏丽端庄。1835 年，拉特利奇不幸逝世，林肯几乎悲痛欲绝。他的朋友们还担心这位痴情郎会想不通自杀呢！许多熟悉林肯的人都说，在安·拉特利奇姑娘去世 30 年之后，林肯谈起她时还情意缱绻，无限惋惜。有人甚至肯定当年林肯曾经说过这么一席话：

“我深深地爱她。她是个容貌端庄的姑娘，一定会成为贤慧体贴的好妻子。虽说她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但却淳朴明慧。我真心实意地爱她，直到如今还经常想念着她。”

安·拉特利奇死后一年，林肯可能出于填补感情上真空的需要，竟然允诺跟一个素未谋面的老处女玛丽·欧文结婚。玛丽·欧文的家庭很有钱，哥哥在纽萨勒姆，跟林肯是朋友。后来林肯跟她晤面时，不由大吃一惊。他事后回忆道：

“从前我只听说她特别肥胖。这次见面才知道，假如她嫁与福斯塔夫，那才是天生的一对呢。从前只听说她外号叫‘老处女’，相信这个浑名的头一个字至少是确实无误的。可如今一见到她，我简直错觉到我见到的是我的老妈了。倒不是因为她的皱纹纵横（她面部的皮下脂肪太厚，显不出皱纹来），而是因为她的满口牙齿也掉光了，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我不由想起，从她摇篮时起，不经过三四十个年头，绝不至于这般模样！总之，我无法喜欢她。可我又咋办呢？我亲口对她的妹妹说过：‘不管好与歹，我总是要娶她的’。我一向说话算数，否则我会觉得有愧于心，不好见人。尤其是对方坚持履约，我就更不好食言了。在这件事上，看来对方也是这样的。我既然把事情看透，那世上除我而外，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肯娶她为妻。因此我敢肯定，她一家人是决心要维持婚约，决不会改悔的。”

在尔后的一年半期间，林肯极力劝说欧文小姐，要她相信勉强成亲，以后不会有好日子过的，更遑论幸福了。

1838 年，欧文最后下定了决心，废除婚约，林肯当时高兴得都快要发狂了。

---

此指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家、诗人莎士比亚笔下的《亨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女郎》中的一名武夫，以身体肥胖和爱好吹嘘而著称。

## 5 亮出自己的观点

1849年，林肯失去公职，从华盛顿又回到家乡斯普林菲尔德，将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律师事务上。他恪守着他早年赠给好友斯皮德的一句箴言：工作是伤感时的良药。

在1849年至1854年的6年中，林肯在第八巡回审判区四处奔波，在各县分别滞留两天至两周不等。有几年，他从9月至11月以及下一年的3月至6月都不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里，而是外出办案，并通过办案不断增进与广大民众的联系，了解他们的劳动、生活、家庭和娱乐。不少朋友都劝说林肯参加州议会或国会的竞选，他都彬彬有礼、斩钉截铁地说了声“不”字。

其实，随着墨西哥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国内日益激化的奴隶制争端，以及在动荡岁月中不断向前发展的美国现实，林肯内心世界的活动也如大海波涛，汹涌澎湃，奔腾不息。

在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林肯对凡是谴责波尔克总统发动墨西哥战争的每一项议案都投了赞成票，对提供给战地官兵的支援和拨款议案也都投票赞成。家乡人民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这样做。甚至连他那律师事务所的搭档威廉·赫恩登也很不理解。林肯不得不给赫恩登作解释。他说道，如果允许波尔克总统随心所欲地发动墨西哥战争，就等于允许他掌握君主般的权力。他给赫恩登的信中解释说：“每当总统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而实际上去侵略邻国时，如果允许他为所欲为，那就等于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有必要击退侵略，就允许他随心所欲地发动战争了。”

在林肯看来，墨西哥是用革命手段推翻西班牙殖民统治之后的一个主权国家，他认为：“这样的人民中的任何一部分，只要有能力革命，就可以革命，使他们所居住的全部领土成为自己的国土。”所以说，林肯在1848年1月12日众议院所发表的声明是与此一脉相承的，他当时曾经大声疾呼：“总统发动对墨西哥的战争是没有必要的和违反宪法的。”

理由很简单：不仅侵略一个主权国家“违反宪法”，而且美国政府为这场战争已开支了2700万美元，付出了2.7万条生命的惨重代价。因而，随着墨西哥的战败出现的问题便是：“我们将迫使墨西哥拿什么来赔偿？既然墨西哥没有钱，那 we 将从墨西哥取走多少土地？还是夺取整个墨西哥呢？”

在这里，不难看出林肯的观点，因为他洞察到了民主党总统发动墨西哥战争背后的政治动因是：攫取更多的领土，使南方种植场主能在这些领土上扩展棉花种植业和奴隶劳动，推行棉花种植场主的政策和奴隶制。

林肯对推行奴隶制是深恶痛绝的，他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劳动是我们人类的共同负担，而有些人却竭力要把他们分内的负担转嫁到别人肩上，这就是造成人类那连续不断的灾祸的根源。”

---

1848年，美国战胜了墨西哥，夺取了格兰德河以北的全部墨西哥领土，其面积超过德法两国版图之和。

林肯在阅读一本哲学论著时，就有关逻辑学写下了他那著名的心得：“不管甲怎样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就是以肤色为论据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就得当心点。因为照此逻辑，你就将成为你所碰到的头一个皮肤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言下之意不全是指的肤色吧？那你就是指白人智力优越，有权去奴役黑人啰？你可又得当心了。因为照此逻辑，你就将成为你所碰到的头一个智力比你更优越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想猎取你个人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就好了，别人也想猎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因此，林肯对拍卖奴隶更是厉声诅咒。当年，曾在“林肯一贝里”小店中做过伙计的年轻人比尔·格林，也是林肯的好朋友，他们曾合睡过同一张床铺。他回忆林肯时说道：“在他驾驶平底船去了一趟新奥尔良后，只要有人提起黑人的事，他就变得表情十分严肃，随后便会给你描述在新奥尔良见到奴隶主拍卖黑人的情景，以及奴隶主们怎样拍卖一户黑人之家。他们把丈夫卖给种植场主，把妻子卖给另一个种植场主，孩子们则分别被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他觉得可怕极了。我一看他的脸色变得苍白无血。一谈起这宗拍卖，他就恶心，像要呕吐似的，一个劲儿地厉声诅咒，深恶痛绝。我听他说过，他宁可一辈子照管锯木房，也不愿去拍卖奴隶；他宁可一个人独自经营整个农场，也不去买黑人孩子，把他们从妈妈身边抢夺过来。除了谈起那次拍卖黑奴的事，我还从未听过他诅咒骂人哩！”

1850年，林肯身处斯普林菲尔德，却十分关注首都一年来所出现的政治动乱和险恶局势。为此，他大量阅读《国会环球报》和其他报刊读物。

亨利·克莱（1777—1852），是美国辉格党创始人之一，曾任国会议员、国务卿，一贯鼓吹南北调和妥协，被林肯誉为“我理想中最完美的政治家”。克莱在1850年1月提出了一项“综合法案”，又称“大妥协案”，稍经修改即于1850年9月由美国国会以一系列单个法案的形式通过。法案规定：准许加利福尼亚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让新墨西哥和犹他两地成为准州，即成为美国联邦政府统治下的具有有限自治权力、但尚未取得州一级资格的属地，有关奴隶制是否禁止由这两个准州自行决定；得克萨斯如放弃对新墨西哥边界领土的要求，并将它的其他边界也固定下来，则拨款予以补偿；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买卖应予取缔，但鉴于哥伦比亚特区的土地是由马里兰州划归联邦政府的，所以只要马里兰州坚持，特区的奴隶制就应继续保留。此外，还通过了新的逃亡奴隶法，即奴隶主有权到北方各州追捕逃亡奴隶，认领奴隶的所有权问题不由陪审团裁定，而由一名经过授权的联邦官员判决，如判决有利于黑人，该官员可得5美元报酬，如判决有利于奴隶主，则可收取10美元报酬。凡协助黑人外逃的人都要处以罚款和监禁。

根据亨利·克莱的解释，南北双方只有通过妥协，互相迁就让步，联邦才能得救。但是历史证明，1850年美国通过的“大妥协案”并没有消除两种社会制度的矛盾。四年之后，南北斗争终于在堪萨斯准州发展成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当时堪萨斯准州正式组成，一些骑马的武装分子

从蓄奴的密苏里州越境冲进堪萨斯准州，与来自新英格兰的废奴主义者相互战斗，以争夺对堪萨斯准州的政治控制权。当时美国的第十四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不许联邦进行干预，于是堪萨斯准州通过居民投票成了蓄奴州，政治冲突逐渐演变成“流血的堪萨斯”的内部冲突，成为美国内战的序幕。

1850年3月7日，辉格党领袖之一，曾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和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是北方资产阶级妥协派的代表之一，反对奴隶制扩展，但不主张废除奴隶制，他在这一天曾发表一篇长达三小时的演说，对“大妥协案”表示了全面支持，认为“大妥协案”是能保住联邦的惟一协定。他在结束演说时强调：“绝不会有和平脱离联邦这种事发生！”“脱离联邦！和平脱离！先生啊，你我的眼睛都注定看不见这种奇迹的。肢解这样一个庞然大国会不引发动乱？！海底崩裂会不激起巨澜海啸？！谁会蠢到那步田地……竟指望看到这等事！”

林肯当时虽然远在伊利诺伊州，但他对韦伯斯特先生的演讲是颇为赞许，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在国会就亨利·克莱提出的“大妥协案”进行最激烈的争论时，南方领导人威吓说，他们要将驻扎在有争议的新墨西哥领土上的联邦军队赶走。这种威胁性挑战激怒了扎卡里·泰勒总统。他对南方辉格党人图姆斯和斯蒂文斯进行了反击，用军人特有的直率态度宣称：“如果你们这些先生们执意反叛联邦，我将毫不犹豫地像在墨西哥绞死间谍和逃兵那样绞死你们……我将亲自领兵，杀死任何有叛国行为的人。”泰勒对“大妥协案”嗤之以鼻，如果他不在7月9日病逝，总统就很有可能否决这个法案，所以丹尼尔·韦伯斯特深信，泰勒的死阻止了1850年内战的爆发。

参议员道格拉斯对那种立即脱离联邦的露骨威胁进行了反击，他鼓吹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共和国。道格拉斯与五天之后继任的辉格党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1850—1853）交往密切。菲尔莫尔为“大妥协案”尽了最大的努力。该案在其中的某几项议案稍经修改后，以超过反对票的绝对多数获得通过而成为法律。这样，1月至8月在华盛顿激烈展开并波及全国的政治大辩论至此终于告一段落。“大妥协案”通过时，华盛顿的礼炮轰鸣，群众举行大游行，欢庆该案的通过。因为脱离联邦和随之可能发生的国内战争业已被制止，人们可以高枕无忧、安心睡觉了。两年之后，林肯谈到这次新的和平时曾经说过：“国家安然渡过了种种险境，它现在是自由、繁荣、强大的。”

1852年6月，亨利·克莱去世。斯普林菲尔德的店家纷纷关门志哀，在教堂举行追悼仪式后，参加追悼的人群列队前往州众议院大厅。林肯在大厅里发表了著名演说，概述了克莱多次保住了联邦统一、免遭内战之灾的动人事迹。他引用克莱在美国移植协会上的讲话时说道：“把非洲的儿女归还非洲，这是合乎道德的想法，因为他们的祖先是被人用欺骗的暴力手段残酷地从非洲抢夺来的。当他们在异国生活了一段时期之

---

美国移植协会创设于1816年12月28日，发起人为华盛顿特区长老会牧师罗伯特·劳利。协会成立的目的是为使自由黑人重新移居非洲。该协会的活动最终导致利比里亚共和国的建立。

后，他们将把宗教、文化、法律和自由等丰硕成果带回到故乡去。”

可是，那是个不切实际的想法。因为当时美国南部有 320.4 万名奴隶，按税册估价这些奴隶约值十五亿多美元。问题是怎样用钱把他们当作财产买来，又怎样把他们“移植”到非洲去呢？在这里，林肯也和亨利·克莱一样，把希望寄托在把奴隶当作财产买来，再把他们移植到非洲去。他们俩人在这方面都不谋而合，都责怪那些欢迎联邦分离的激进废奴主义者，也同声谴责那些把奴隶制奉为天经地义并为保留这种制度而准备脱离联邦的南方奴隶主们。

在 19 世纪中叶，美国在关于奴隶制问题上存在着多种观点的激烈交锋，有愤怒的自由土地党人，有辉格党和民主党内激进的奴隶制反对者和奴隶制拥护者，有废奴主义者，即主张立即解放黑人奴隶的人。当时反对奴隶制的人不一定全是废奴主义者。其中自由土地党人反对奴隶制扩展到美国新获得的西部领土，但并不要求废除南方的奴隶制。在废奴运动内部对如何废除奴隶制这一问题也存在着激烈的分歧和复杂的斗争。废奴运动中的温和派主张“说服”奴隶主们自动释放奴隶或采用合法手段废除奴隶制，反对“被压迫者以暴力去恢复他们的权利”。民主党内也存在着所谓“烧仓派”的废奴主义者。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烧仓派”，是因为据说他们有意识地对抗奴隶制而危害到联邦的统一，犹如农民为消灭老鼠而有意识地烧毁谷仓一样。

在 1848 年 12 月的第十三届国会期间，林肯对在哥伦比亚特区立即无条件地禁止奴隶制的全面彻底的废奴措施均投票反对，从中就不难窥见他的废奴观点。

林肯建议采取两项措施，即不准带进新的黑奴到哥伦比亚特区定居，只允许从蓄奴州来的政府官员带来暂住的“必须黑奴”；另从 1850 年 1 月 1 日起，凡奴隶生下的所有孩子都将成为自由人，都应由其母亲所在的奴隶主给予“合理的抚养和教育”，但他们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前要为此奴隶主服“合理劳役”。这样，通过该特区内现有奴隶的不可避免的自然死亡，就可预测到奴隶制将在哥伦比亚特区最终消亡的时间表。他还提议由总统、国务卿和财政部长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确定奴隶主“可能愿意予以解放”的奴隶的价值；即便如此，国会还是不能把它的意志强加到特区头上。为此，必须进行一次选举公决，让所有的“自由男性白人”去决定他们是否欢迎这种解放黑奴的办法。此外，林肯还为他的建议作了个附加条款，即“授权并要求”华盛顿当局“逮捕所有逃到该特区的外逃奴隶”，并把他们送还奴隶主。林肯还说，他的提案曾征求过哥伦比亚特区 15 位重要市民的意见，“他握有充分根据说，这 15 个人都异口同声地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提案”。而当几个议员向他大声追问：“这些人都是谁？把他们的名字说出来”时，林肯却又默不作声。在以后的多年中，他还因此惹下了不少的麻烦。

至此，林肯在 1847 年至 1849 年任职国会众议员和尔后 1849 年至 1854 年重操律师旧业期间所持的奴隶制观点已是昭然若揭了。有人却就此解释说，林肯“已开始等待那必将发生、但尚难预测的事件的到来”。

---

自由土地党于 1848 年在纽约州的布法罗成立，是美国共和党的前身之一。其主要成员是农民。

## 6 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势力的领袖

到 1852 年，林肯已就任辉格党的忠诚领袖 20 年，他跟利诺伊州所有积极的辉格党地方头领几乎都握过手。

林肯觉察到了国内人口的激增和政治气候的剧变。他亲眼目睹了美国边界向西远远推进。他还亲眼目睹了圣路易斯的人口在 20 年间从 5000 人猛增至 7.4 万人，斯普林菲尔德的人口也从 700 人增加到 6000 人。仅从 1850 年至 1860 年这 10 年期间，美国全国人口由 2300 万增加到 3100 万。短短 10 年内，从海外来的移民高达 260 万人，其中有一年就来了 40 万人。东部的人口增长了 21%，南部增长了 28%，西北部增长了 77%。

造成美国人口急剧增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主要有二：一是 1848 年欧洲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遍及欧洲几乎所有的国家。革命的目的是消灭封建制度、消除异族压迫、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但后来这场革命却被反动派镇压下去，于是开始了疯狂而残酷的白色恐怖时期。欧洲各国参加革命的人民群众纷纷移居美国，以保平安。二是 1848 年 1 月在加利福尼亚的科罗马发现了大金矿，从全美和全球来的人流纷纷涌去“淘金”。传说有 10 个人在一周之内用原始手筛即从金沙中筛出价值 100 万美元的黄金。另有 1.2 万名移民于一周之内分乘火车蜂拥而去美国第二大城市芝加哥。单是爱尔兰移民，三年之内就给故乡的亲属寄去了近 1500 万美元。而加利福尼亚从 1848 年的 1.5 万人猛增到 1857 年的 50 万人。“淘金热”使美国人口出现爆炸性的增长局面。

以前曾是野兔和地鼠出没的草原上，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小镇。随后小镇又扩展成为城市，城市又发展成为大都会。一个充满青春活力、在动荡中飞速发展的美国正在向着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挺进。

说“飞速发展”，是指美国展现出空前规模的工业革命前景：横贯美国东部、中西部和南部的 1.5 万千米公里的铁路已于 19 世纪 50 年代修筑成功，并即将启用铁制远洋货轮和使用动力传动的工厂。在沿海地区和密西西比河之间已行驶着火车，把西部的猪肉和粮食运到东部的城镇食用或工厂加工，甚至运到驶往欧洲的轮船上；回程列车则运回缝纫机、搅乳器、剪刀、锯子、钢制工具等工业产品，新的农用机械（收割机、播种机、脱粒机等）纷纷涌现。芝加哥的一家农业机械制造厂于 1854 年产销 1558 台农业机器，1855 年产销 3000 台，几乎翻了一番。这样，一个农民就可用收割机收割 160 英亩土地上的农作物。农场主们纷纷采购谷物条播机、玉米播种机、运货马车和有弹簧坐位的轻便马车等，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运输能力也突飞猛进。与农业机器同时问世的，还有蒸汽发动机、煤气照明系统、霍氏圆筒式滚压机、加硫橡胶、麻醉法和摄影术等等。

上面所说的“动荡”，主要是指政局上的动荡不定。这种动荡不定主要起因是日益激化的奴隶制争端。

1854 年奴隶安东尼·伯恩斯的案件震撼了整个美国。当时一些戏剧性的奴隶逃亡事件在全美已司空见惯，层出不穷。但为了抓捕这个从弗吉尼亚州的一家种植场逃出，潜藏在一艘开往波士顿的货船上的奴隶，联邦政府却动用了大批军警，耗资四万多美元，还被激怒的群众杀了一个警察局副局长，这倒是空前未有、闻所未闻的大案奇案。当这个不幸

的黑人最后被抓住，并在重兵骑警的押送下，载上驶向弗吉尼亚的一艘轮船上时，波士顿全城的店铺一律关门，所有门窗统统挂上了黑纱，街道两旁排满了哀悼的人群。

正是在这样一些爆炸性事件和日益激化的奴隶制争端中，斯蒂文·阿尔诺德·道格拉斯成为北方民主党引人注目的主要领袖之一。他出生于1813年，一贯野心勃勃，曾任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长达15年之久（1847—1861），主张向奴隶主妥协。民主党内一批少壮派想捧他做1852年的总统候选人。

1854年初，道格拉斯在国会提出了著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使之获得通过并成为法律。该法案旨在把密苏里河以西和北纬37°线以北地区组成堪萨斯准州和内布拉斯加准州。根据该法案，各准州政府可决定在其辖区范围内允许或禁止蓄奴。这一政策被称为“人民主权论”。通过该法案就等于彻底废除《密苏里妥协案》，北部反法案派在道格拉斯提出法案的第二天（1854年1月24日）发表了《致独立民主派的呼吁书》。他们称该法案为奴隶主的阴谋，而且违反《密苏里妥协案》和《1850年妥协案》，因为这两个拟议中的准州均位于北纬36°30'以北。

林肯认为，由于《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在国会的通过，实际上也就废除了《密苏里妥协案》，这必然会使奴隶制蔓延到北方诸州。他指责道格拉斯提出这一法案是为了要笼络南方各州的选民来推举他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

林肯45岁前在全国范围内并无多大的声望，而此前由于他对波尔克总统发动的墨西哥战争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指责，又削弱了自己在伊利诺伊州的影响。道格拉斯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给林肯造就了一个有利的时机，使他得以一鸣惊人，脱颖而出。

1854年秋，道格拉斯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的州交易会上发表演说，竭力向伊利诺伊州的选民作解释，似乎他提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动机只是为了使“民众有权”来决定各州自己的奴隶制问题，从而加强民主政治。林肯被推选与他辩论；他发表了一篇演说，把该法案驳斥得体无完肤。这样，林肯于一夜之间便成了该州反《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势力的领袖。道格拉斯几天之后又在皮尔利亚为自己的法案辩护。林肯紧紧咬住他，再度和他展开辩论。从此，道格拉斯再也不敢在伊利诺伊州兜售他的这一方案，默默地认输了。

1854年，林肯再次当选为州议员。但此后不久，他为了争当国会参议员的候选人，便辞去了州议员的公职。当时国会参议员不是直接由选民选出，而是由州议会选举产生。为了争取议会中废奴主义者的支持，林肯作出保证：要尽力使西部各州杜绝奴隶制度。但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着国会，使辉格党和废奴主义者无法联合起来把林肯选进参议院。

这时，以反对奴隶制为宗旨的新的共和党已应运而生。早在1854年2月28日，反对道格拉斯提案的50名志士在威斯康星州彭一校舍内举行集会，强烈要求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组织，并定名为共和党。7月6日，密歇根州也有一批人出面组建一个共和党机构。他们的政纲十分鲜明：废

---

《密苏里妥协案》是解决南北地区性分歧的美国第一个妥协案亨利·克莱于1820年斡旋商定。



除《逃奴追缉法》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并在哥伦比亚特区废除奴隶制。7月13日，在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都举行了集会，成立了拥护共和党的政治团体。

林肯拥护共和党这一新党的原则，并协助该党在伊利诺伊州发展组织。

因此可以说，道格拉斯所提出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不仅直接促成了其对立的政治组织——共和党的诞生，即由辉格党（自由党）等政治势力组成的新党的成立，而且导致了民主党内部的分裂和多种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在伊利诺伊州，几个老资格的民主党领袖公开亮出了他们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旗帜。道格拉斯旅行到伊利诺伊州时，透过车窗看到了人们正在焚烧写有他名字的模拟像。此外，新英格兰州有3050名牧师在一份广为散发的致国会参议院的备忘录上签名：“我们在全能的上帝面前起誓，严重抗议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西北部也有500名牧师提出了抗议。在俄亥俄州，有些妇女送给道格拉斯30枚银币，引用《圣经》中犹大以30枚银币出卖耶稣的故事来抨击道格拉斯在奴隶制问题上的贩卖行径。9月1日，道格拉斯在芝加哥北市场大厅前发表演说时，也遭到台下8000名听众的大喝倒彩和愤怒指斥，最后在一片嘲骂声和嗤笑声中灰溜溜地逃走。

在带头轰道格拉斯的人群中，有些是一无所知党人（即秘密的美国星条旗团的成员）。该组织成员主要为“土生美国人”和反天主教者，他们在回答有关该团体的问题时总是说“我一无所知”，所以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被称为“一无所知党”或“土生美国人党”。每个党员在加入该党时，要宣誓决不选举一个外国人或天主教徒担任任何公职。他们的口号是：“美国人必须统治美国”和“共和国没有罗马教皇的位置”。

正由于一无所知党人公开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和奴隶制，所以他们便把很多民主党人和一部分辉格党人也吸引到了自己一边。

年底之前，一无所知党人攫取为华盛顿和费城两市的市长一职，使美国人大为惊讶。他们同自由土地党人和前辉格党人合作，在马萨诸塞州选举中以63%的选票选出了一位一无所知党的州长和一个州议会。同样，他们在纽约州也咄咄逼人，差点儿把他们的大选胜利也带到了纽约州。

林肯对一无所知党的重大进展和选举胜利没有公开表态，但据说当一无所知党人访问他时，他却说道，那些身缠腰布、手持利斧的红种人才是土生土长的地道美国人。“我们把他们赶出了家园，可现在又将矛头指向另一些人，这些人只是不如我们或我们先辈那样有幸先来这儿罢了”。他还说到有人问一个爱尔兰人为什么不生长在美国时，那人答道：“说真的，我很想生在美国，但我的母亲不干。”

1854年10月2日，是斯普林菲尔德州的集市日。这天夜晚，数千名群众在切诺里大厦门前集会，聆听道格拉斯发表演说。人群中既有拥护道格拉斯派，也有反对他的人。道格拉斯大声嚷嚷：“我们阵营中的一小撮叛徒想把我们的有着光荣历史和传统的伊利诺伊州变成一个崇拜黑人、让黑人与白人平起平坐的社会，我可以告诉你们，他们是不可能得逞的。”翌日下午，道格拉斯在州议会演讲了三个小时，他说，难

道《密苏里妥协案》实际上不是已被 1850 年的综合法案取消了吗？难道实质问题不是该由人民来治理，该由准州的选民来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吗？如果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人民能够管理自己，他们也能管理为数不多的卑贱黑人。听众很赞赏这些话，叫喊道：“就该这么办！”“狠揍他们！”

当时林肯也在场，他安慰一个年轻的女废奴主义者说：“别发愁，小姐，明天我们将把这位法官的画皮扒下来示众。”

第二天下午，林肯对同一批人也发表了演说，强调指出奴隶制是一种“极不公平”的制度，“它最初的传入都是毫无法律依据的”。他又说道：“当南方人告诉我们，他们对奴隶制的起源比起我们来并不负更多责任时，我承认说的是实话。如果人们说奴隶制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且很难用任何令人满意的办法去摆脱它，我能够理解并赞同这一说法。我确实不能责怪他们没有去做那些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该如何去做的事……下一步怎么办？解放他们，使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和我们平等？我自己的感情也不允许这样做。即使我的感情允许这样做，我们很清楚，广大白人群众的感情也是不允许的。”

在这里，尽管林肯本人也说不出蓄奴州应该怎么办才好，至少有一点他是明确的，那就是不能让奴隶制扩展到北方来。他觉得现在应该做的事便是：“恢复《密苏里妥协案》为了联邦的完整。”

12 天之后，林肯在皮奥利亚对几千名群众又作了大体相同的演说，并写成文章发表。这就是著名的“皮奥利亚演说”。演说内容广为传播，流布国内。

1854 年 10 月 5 日，一批激进的废奴主义者在斯普林菲尔德集合，筹备创建伊利诺伊共和党。当时自称是废奴主义者的赫恩登参加了那次会议。会后他急忙找到林肯说道：“快点回家去……坐车到乡下去避一避风头。”林肯便请他给那些激进分子捎个口信，就说他去塔泽韦尔县是为了处理律师事务，随后赶着他那辆单驾马车走了。赫恩登后来写道：“从策略方面考虑，那时要他采取像我们那样进步的立场是不行的。另一方面，要他拒绝为废奴主义者演说也同样是危险的。”后来，当新成立的共和党州的中央委员会提名林肯为委员时，他以未经同意为由谢绝了这一荣誉，并拒绝参加他们的会议。

这时，林肯曾写信给斯皮德说：“我认为我是一个辉格党人，但别人却说辉格党人已不存在了，于是乎我便成了个废奴主义者了……我现在所做的只不过是反对奴隶制的扩展罢了。我不是一个一无所知党人，这是肯定无疑的。我怎么可以是呢？一个憎恶黑人受压迫的人，怎么会去赞同白人中的败类的意见呢？在我看来，我们退化的速度是相当快的。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从宣布‘一切人生来平等’而开始建国的。我们现在其实将它读成为‘一切人生来平等，惟独黑人例外’，当一无所知党人掌权时，它还会变成‘一切人生来平等，惟独黑人和外国人、天主教徒例外’。假如真的到达那步田地，我宁肯移居某个并不自夸为热爱自由的国家去，例如去俄国得了。那里的专制政权可以赤裸裸地公然肆虐，而不必掺进卑劣的伪善成分。”

林肯在另一封给斯皮德的信中写道：“你说你宁愿看到联邦解体，也不愿放弃你对奴隶的合法权利，尤其是不愿在与此毫无切身利益关系

的人的主使下放弃它。我不知道有谁主使过你放弃这一权利，可以十分肯定地说，我从来都没有要你这样做。这个问题全由你个人定夺。我承认，根据宪法规定你对你的奴隶拥有合法的权利；我同时也承认，我应该承担宪法规定的有关义务。但我要坦率地说，我极不愿意看到那些可怜的人被追捕，被捉住，被抓回去，再过那终日横遭鞭打、被迫做无偿苦役的悲惨生活。不过，我还是要一直紧闭嘴巴，保持缄默的。”

林肯要斯皮德回忆他们在俄亥俄河一艘汽船上看到的十几个奴隶被铁链拴在一起的情景。他说道：“那个惨景不断折磨着我。如果你认为这个不断折磨着我的问题与我毫不相干，那就太不公平了。你倒是应当充分认识到，为了保持对宪法和联邦的忠诚，广大的北方人民作出了极大的努力来克制他们的感情。”林肯接着又摆出了确凿的事实予以论证：“奴隶繁殖者和奴隶贩子只是你们当中的一个人数极少的邪恶集团，但他们却一手炮制出了你们所有人的政治方针，他们是你们的全权主子，一如你们是黑人的主子一样。”

当林肯发出这封写给斯皮德的信时，知道信中流露的感情比他在伊利诺伊州公开演讲时所敢于流露的感情更为真切。

1856年，伊利诺伊州和其他州的政治活动家在布卢明顿汉弗莱廉价商店楼上的梅哲斯大厅举行代表大会，成立各州共和党组织和筹建全国性的共和党。出席大会的代表们成分异常复杂，除了支持《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民主党人外，还有因反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退出民主党的人、辉格党人、自由土地党人、一无所知党人和废奴主义者。此外，在布卢明顿的代表中，只有约1/4的代表是经过正规选举的，其余都是自封的。但是，大会却开得很成功，他们通过的政纲谴责了民主党的政策，宣称国会有权制止奴隶制的扩散，而且应该行使这种权力。

几个代表发言后，有些人请林肯讲话，还要他“到讲台上讲”。林肯于是发表了一篇激情洋溢的演说。

他首先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困难重重的时刻。除非民众的意见能十分强烈地反映出来，除非改变我们现有的方针，否则，鲜血将会因《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而流淌，同胞之间将会互相残杀！”他接着指出：“我们决不能承诺我们所不能答应的事，免得我们被迫去做我们所不该做的事……在较为冷静的时刻，我们的清醒判断不容许我们去做的事，决不能让一时的冲动和激愤支配着我们去做。”

尽管代表们的政治信仰各不相同，但他们全都同意“在堪萨斯必须禁止奴隶制”；认为“《内布拉斯加法案》是滥用权力，其后果必然会使奴隶制扩展到全国”，“我们必然会看到这个侈谈自由的国家蜕变成一个名副其实的奴隶制国家。”

林肯的演讲扣人心弦，台下的听众都听得很入神，以至笔从手中滑落才察觉。不少人甚至把座位挪得离讲演者更近一点。这时林肯继续说道：“我曾在一本法律书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奴隶虽是一个人，但在法律上他却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件物。’现在有人企图破坏自由的保障，假如他们得逞，把一切自由黑人都变成了物，那时你便可设想，他们把穷苦白人变成物的日子难道会很远吗？”

接着，林肯从历史角度，说明被美国革命时期的人民视为神圣的自

由与平等，如今已变成常常遭人嘲笑的字眼。有人还正在奴隶制的旗号下结伙犯起滔天罪行，而作为个人，他们本来是不敢这样胆大妄为的。他历数奴隶主们怎样用暴力、阴谋、恫吓和欺骗等手段来使他们的势力逐渐强大起来：1821年成功地控制了密苏里州，1824年几乎又垄断了伊利诺伊州。他列举了当时的暴力事件，大声疾呼：“可是卑鄙的谎言永远也不可能变成上帝的旨意。”是不是该用暴力来对付暴力呢？他觉得“这样的时刻还没有到来，而要是我们忠于自己的信念，那这样的时刻也许就永远不会到来。选票比子弹的威力更大。对这一点可不要弄颠倒了。”林肯接下去又说，不管将来发生什么事，“我们都要对南方分裂主义者说，我们绝不退出联邦，你们也休想办到。”林肯的这种斩钉截铁的话真个是掷地有声，言重九鼎，令众人深受鼓舞。因为他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他振奋了共和党事业拥护者们的情绪，统一了他们的政治信念。大厅里掌声如雷，大家纵情欢呼，挥舞手帕，向空中投掷帽子，甚至顿足响应。这次演讲被称为“失传的演说”。

这时的林肯，在威廉·赫恩登和其他人的心目中，霎时变得更高大了。

这一时期的亚伯拉罕·林肯除投身于激烈的奴隶制争端的漩涡之中外，还办了几件出色的诉讼案件。

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个自由黑人妇女，名叫波林。她有个儿子在轮船上工作，当随船去新奥尔良时，因没有带上表明是自由黑人的证件而被关进监狱。轮船把他扔下不管一走了事。不久，报上刊登了一则广告，说为了偿付关押费准备把他拍卖云云。波林急了，便找到“林肯—赫恩登”律师事务所，要他们出面处理这宗案子。林肯和赫恩登双双拜访了州长马特森，后者表示无能为力。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便联络一部分人开展募捐活动，筹足了偿付关押费的金额，这才把她的孩子带回到了她身边。

在麦克莱恩县的巡回法庭上，林肯曾代表伊利诺伊州中央铁路公司向最高法院上诉。这场官司打赢后，该公司节省了几百万美元，特抽出5000美元作为支付给林肯的诉讼费。

斯普林菲尔德的一家煤气厂也曾聘请林肯处理该厂的两块地皮产权纠纷案，结果也胜诉，煤气厂为此付给了他500美元的诉讼费。

1857年秋，林肯接受了一宗伪证凶杀案，被害人为梅美克。一个来自彼得斯堡的油漆匠查尔斯·艾伦在验尸陪审团面前，硬说他在1857年8月29日晚上10点至11点之间亲眼目睹汉纳·阿姆斯特朗的儿子威廉在月光下用一流星锤击中与他相斗殴的梅美克头部，作案后将流星锤扔掉，被他捡了起来。凶器和人证俱在，威廉一时有口难辩，把个汉纳大婶急得要死。

在比尔兹敦审讯时，另一证人纳尔逊·沃特金斯作证说，发生斗殴的第二天，他曾携带一个流星锤去参加野外布道会，后来嫌锤子太重，是个累赘，便把它扔了。林肯当场验证了艾伦拾到的那个流星锤恰恰是沃特金斯丢弃的那一个。凶器之说于是不攻自破。

接着，林肯又查到一份家庭历书，证实作案之日午夜前3分钟（即晚间11点57分），月亮已经落下，夜里一片漆黑，哪能看得清谋杀现场呢？

这时，林肯已判定艾伦所作的纯是别有用心的伪证，而阿姆斯特朗一家都是诚实的老百姓，靠劳动谋生，不可能搞凶杀。根据林肯的有力辩护，威廉终于以查无实证而得似无罪释放。

## 7 先进但不激进

1856年6月，第一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费城开幕，大会推举加利福尼亚自由州的国会参议员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伊利诺伊州代表团曾提出林肯为副总统候选人，但后来当上副总统候选人的却是新泽西州前国会参议员威廉·刘易斯·戴顿律师。在副总统提名的第一轮投票中，戴顿得259票，林肯得110票。林肯没有参加这次代表大会。当他得知自己的名字列入国家最高副职的候选人名单时，不胜惊讶。他大声说道：“不，这不可能是我。这一定是马萨诸塞州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老林肯！”林肯在这里指的是那个担任马萨诸塞州州长的利维·林肯。

与此同时，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也在辛辛那提开幕。大会一致通过了《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同时以138票对120票否决了铺设一条太平洋铁路的提案。在提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时，出现了詹姆斯·布坎南和斯蒂文·道格拉斯俩人颇为接近的选票局面。直到第十七轮投票时，大会才最后通过了布坎南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此前的布坎南一直出任驻英公使，不在国内，没有插手《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纠纷，被认为是“保险”的候选人。他和他的政纲都是面向过去的。

与之相反的是，共和党的政纲则是面向未来的。这个新生的党具有朝气蓬勃的活力，开始了崭新的事业：它不允许奴隶制扩展；要让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选定一条切实可行的居中线路铺设通太平洋的铁道。”

在随后开展的竞选活动中，林肯在伊利诺伊州各地作了五十多次演讲。此间他曾根据以布坎南为首的民主党和以弗里蒙特为首的共和党之间争论的实质问题进行了答辩，他说道：“归根结底，问题就在于：到底允不允许奴隶制扩展到目前在法律上还是合众国自由区的各个准州。布坎南说允许，而弗里蒙特则说不允许。这是他们之间的明显分歧，也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

1856年2月，一无所知党在费城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正式宣布，只有“在本国出生的公民”才能出任公职，在外国出生的公民只有在“连续居住21年”后才有选举权。在这次政治色彩浓厚的代表大会上，这个“土生美国人党”赞同《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采取了亲奴隶制的立场。这样，反对奴隶制的一派因而退出了大会，该党出现了分裂。大会推举远在欧洲的米拉德·菲尔莫尔为总统候选人。菲尔莫尔回国后接受了这个提名。他曾当过辉格党副总统，在扎卡里·泰勒总统去世后，继任辉格党总统。

1856年7月23日，林肯去加利纳州继续进行竞选活动，为共和党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争取选票。在演讲中，他越来越突出奴隶制争议，但不涉及将来可以出现的暴力问题。林肯针对菲尔莫尔在奥尔巴尼的一次演说中肆意攻击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一旦当选后会导致联邦解体时质问道：“谁是分裂主义者？是你们还是我们？我们是多数，我们决不挖空

---

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1813—1890），联邦将领，共和党激进派。曾任加利福尼亚州国会参议员、西部军区少将司令、西弗吉尼亚山地军区司令。

心思去解散联邦。要是有人准备这么干，那一定是你们这些叫嚣并诬蔑我们是分裂主义者的人。不过，联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解体的。我们连想都没有想过要解散它。假如你们硬要这么干，我们决不能让你们得逞。我们有钱有武器，陆、海军队和国库也都在我们手里，受我们指挥和支配，你们是万万办不到的。多数派拥有纪律严明的陆、海军队和殷实的国库，少数派却没有武器，没有纪律，没有组织。要是多数派政府在遭到少数派攻击不能自保，那这种政府就未免过于软弱无用了。一切有关解散联邦的论调统统是欺人之谈，是十足的蠢话。我们不会解散联邦，你们也休想办到。”

林肯这一次讲演全文刊登在加利纳和斯普林菲尔德的报纸上《安博伊时报》在描述林肯在迪克森时的特定形象后，赞扬他说：“作为一位精明的观察家和难以驳倒的说理者，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的。他对别人的人品和动机从不攻击，而是采用说理斗争。”

大选结果揭晓，布坎南赢得 174 张选举团票，弗里蒙特得到 114 票，菲尔莫尔只得到 8 票。这样一来，詹姆斯·布坎南就出任美国第十五任总统。这次选举结果显示出国内各派裂痕之深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65 岁的布坎南总算达到了毕生为之奋斗的目标。他在就职演说中，表明自己不介入党派纷争，并表示将不再参加 1860 年的下届总统竞选。这一表态只能使他失去作为民主党领袖的地位，而使斯蒂文·道格拉斯变成了该党的领袖。

布坎南的就职演说提到惨痛的堪萨斯争端，他要求全国人民把这个问题看成是司法问题而交由最高法院去裁决。他说：“凡是最高法院的决定，无论是什么样的决定，我和所有善良的公民们一样都愿意愉快地遵从。”

1857 年 3 月 6 日，在国会大厦北翼底层的联邦最高法院审判室里，全场鸦雀无声，人们正全神贯注地倾听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布鲁克·坦尼代表该院宣布对德雷特·司各脱案件的判决。坦尼是马里兰州人，在杰克逊总统任期内当过总检察长和财政部长，以后担任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长达 28 年（1836—1864）。他是南方奴隶主的代理人，联邦最高法院实际上也就是变成了南方奴隶主的工具。

德雷特·司各脱是一名奴隶，他的主人曾把他带进《密苏里妥协案》中规定的奴隶制是非法的地区（美国北部各州早已禁止奴隶制），于是他上诉要求得到自由。密苏里州最高法院判决他仍应做奴隶，因为他曾自愿回到一个蓄奴州去。该案子呈送于联邦最高法院仲裁，而联邦最高法院的 9 名法官中，有 4 名不同意密苏里州法院的判决，另外 5 名则是来自蓄奴州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书宣称：“国会无权在各准州中禁止奴隶制；《密苏里妥协案》违反了宪法；一个奴隶就是一份财产，如果一个奴隶主把他的财产带到了一个以美国宪法为最高法律的地区，那他的财产是不能被剥夺的；黑人奴隶或其祖先是奴隶的自由黑人，均不得成为美国公民。宪法中的‘公民’一词原意不包括黑人。一个多世纪以来，黑人一直被视为是劣等种族，无论是在社会上或是在政治事务中，

---

罗杰·布鲁克·坦尼（1777—1864），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南方奴隶主的代理人。1857 年以宣判德雷特·司各脱案而轰动全美。

他们都不配同白种人打交道。黑种人低劣到了不配享有白人非得尊重他们的权利，使他们成为奴隶是正当的、合法的，对他们是有好处的。凡是有利可图时，黑人均可被当成一件普通商品和货物进入交易市场处理。”坦尼在宣读判决书时，引用了《独立宣言》中“一切人生来平等”的话，但他却说什么：“上述笼统的字句似乎概括了整个人类……但显然不容置疑的是，这句话的原意并不包括被当作奴隶役使的非洲人种在内。”

这个判决书实际上就是使奴隶制在全国合法化，从而遭到美国广大人民的激烈反对。此外，首席法官罗杰·坦尼早就向新总统布坎南透露：最高法院在德雷特·司各脱一案中已经做出了有利于奴隶制的决定，因为法院认为国会无权禁止各地的奴隶制，所以法院也就废除了1820年的《密苏里妥协案》。当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公布时，北方人民更是义愤填膺，指责布坎南耍两面手法，事先设好圈套诱使全国人民早早就接受了这个只有利于扩展奴隶制的决策。

在此后若干年里，林肯针对坦尼对《独立宣言》所作的歪曲，反复阐述该《宣言》的真实含义。他说道：“如果那些起草并通过宪法的先辈相信奴隶制是件好事的话，那他们为什么在宪法中还要写上‘在1808年禁止奴隶交易’这一条款呢？”按照1787年的美国宪法规定：在1808年以前，即宪法通过时起的20年内，国会不得禁止奴隶入境。1807年3月2日国会通过法律禁止从非洲或其他国家向美国输入奴隶，并规定该项法律从1808年1月1日起生效。但实际上这一法律常常遭到破坏，私贩奴隶的事件有增无减。林肯在这里也仅是据理驳斥坦尼罢了。

1857年6月，道格拉斯也在斯普林菲尔德为最高法院的判决书进行了辩护。他说道：“谁反对最高司法机关的最终判决，谁就是企图给我们政府的整个共和制度施加致命性的打击。”他还煞有介事地断言，《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在宣称一切人生来平等时，指的只是白种人，没有指非洲人。他们说的是美洲大陆上的英国移民，同生在英国并住在英国本土的英国居民是平等的”。

针对道格拉斯的谬论，林肯也予以严厉驳斥。他指出当初组成联邦的13个州中有5个州的自由黑人曾经是选民。林肯还就道格拉斯所津津乐道的，什么“一切人生来平等”是仅指“美洲大陆上的英国移民”，他尖锐地嘲笑说，要是这样，那就不仅黑人，而且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和世界上其他白种人都将被划归这位法官所谓的劣等人之列了”。不过，林肯也承认，《独立宣言》的签署者并没有打算宣布“一切人在各方面都是平等的”，而只是在“某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如生命、自由、追求幸福”等方面是平等的。林肯还就道格拉斯所说的“一想到白种人和黑种人的血液搅合在一起，我就会不寒而栗”的话抨击说：“1850年美国有405 523个混血儿，几乎全都是黑人奴隶和白人主子生的孩子，只有极少数是白人和自由黑人的后代。1850年自由州有56 649个混血儿，但他们大都不是出生在那里的，而是来自蓄奴州，生在蓄奴州。同一年，蓄奴州有348 874个混血儿，都是当地土生土长的。”林肯之所以援引这些统计数字，目的是严正指出最高法院工作的失误，指出正是由于他们在司各脱一案中判决错误，降低了黑人的地位，才造成混血儿数量的增加。假如尊重黑人享有人的尊严，被视为与白人同等的权利和地位，



那么未经黑人姑娘同意，谁敢色胆包天，去蹂躏糟踏人家。假如是这样，黑白俩人的血液就不至于混合，即使偶有自愿混合的事例发生，那也是少数或是微不足道的少数。可是道格拉斯法官却反其道而行之，竟以判决黑人为奴隶而大感惬意哩！

但是，布坎南总统和道格拉斯法官一唱一和的蜜月时期很快就结束了。堪萨斯准州选举所引发的暴力事件为他们两者对罗杰·坦尼的同声支持画上了句号。

1855年11月5日至1856年12月1日，堪萨斯准州发生了暴力流血事件，大约有200人惨遭杀害，受枪伤和刀伤的人就更多了。惨案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854年至1855年北方的许多自由州先后成立了支援堪萨斯移民协会。这个协会于1856年7月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支援堪萨斯全国委员会。协会创建的宗旨是协助自由农民移居堪萨斯，同时为他们提供粮食和武器，以抵抗南方种植场主用武力向堪萨斯扩展奴隶制。堪萨斯居民中的自由农民（即那些反对奴隶制的垦殖者）占绝大多数，他们拥有支援移民协会捐赠的大量基金，又有各种武器，所以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也就坚决有力，而州议会也是强烈反对奴隶制的。但由于蓄奴党人在选民登记时弄虚作假，使得只有几十个居民的县里竟投下了几千张选票。选举时他们用暴力进行威胁，前去参加投票的选民听到带着刀枪的打手叫嚷：“割断他的喉头！”“把他的心挖出来”，因此，数以千计的反对奴隶制的选民如果拒绝在特定的选区参加投票，不仅受威胁，而且投的票不算数。最后蓄奴党在联邦军队的保护下，在利康普顿召开了制宪会议，并“选出了”制宪会议的代表，起草了拥护奴隶制的利康普顿宪法，送交华盛顿国会批准。

当华盛顿国会讨论利康普顿宪法时，吵吵嚷嚷、拖拖拉拉地竟进行了好几个月。这时布坎南派去了好几个州长去该地维持秩序，结果全然白搭。国会也派了个调查委员会到了堪萨斯，他们听取了上百个证人提供的证词，写了一份长达1206页的报告，列举了该州在选举中的种种弊端，争吵、枪杀和焚烧房屋等事件，至于选民名册被盗、选举官员横遭撵逐、大量非法选票充斥投票箱等等典型事例，更是触目惊心，连篇累牍。

到1857年12月，骚乱和暴行总算平息了下去，但利康普顿宪法却导致了华盛顿民主党的大分裂。原因是当时交付表决的不是整个宪法，而是要求该州公众对采取“有奴隶制”的宪法或“无奴隶制”的宪法表态。自由土地派拒绝参加投票，布坎南总统却仍然支持这样的公决，认为《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只负有处理奴隶制问题的任务，而没有处理整个宪法问题的任务，这就激起道格拉斯的反对。他既不同意总统的武断说法，又反对在1857年12月在堪萨斯通过的保存奴隶制度的宪法，认为那样的选举只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在刺刀保护下的路易·拿破仑式选择机会，即投赞成票的受到保护，投反对票的则横遭镇压；赞成这种选举的人可以投票，反对它的人则被拒之门外，不让投票。

---

利康普顿是堪萨斯州蓄奴派规定的首府，蓄奴派于1857年9月至11月间在这里制定了一部少数派的州宪法，保护奴隶主对现有奴隶的所有权。

意见分歧终于演变成为实际上的决裂。3个月之后，布坎南总统把道格拉斯安插进来的官员一一撵走。道格拉斯毫不屈服，他联合国会中拥护他的民主党人和一些共和党人进行掣肘，使布坎南在堪萨斯推行奴隶制的一切努力归于失败。当布坎南企图嘲弄“人民主权”时，道格拉斯便与之针锋相对地斗争，甚至不惜破坏党的内部团结一致。由于美国人民坚持反奴隶制的活动日益高涨，以及民主党内部的分裂，终于导致了1861年堪萨斯作为自由州加入了联邦。道格拉斯也最终从主张向奴隶主妥协发展到1861年6月去世前支持林肯政府，主张镇压南方叛乱。但在此前的1858年，这位在奴隶制道路上历经曲折的民主党领袖曾同林肯进行过7次大辩论，真所谓不打不相识。

## 8 西部最佳的政治演说家

1858年6月16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代表大会在斯普林菲尔德举行。许多共和党人都说道：“我们了解道格拉斯，我们同他斗了好多年。现在我们打算在这次竞选中打败他。”大会一致通过一项决议：“亚伯拉罕·林肯是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为国会参议院选出的第一位也是惟一的一位参议员竞选人，他将接替斯蒂文·阿尔诺德·道格拉斯的参议员席位。”

当天晚上，林肯来到州众议院大厅里，全场顿时欢声雷动。他彬彬有礼地当众宣读了一篇经过精心修改的讲演稿，也是他毕生经过神妙洗炼，以小容大，以微纳宏的成功讲演稿。这篇作为他接受提名时发表的演说一度震撼了全国，他说道：

“假如我们能首先了解我们的处境和趋势，那么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我们该做些什么，以及应该怎样去做。自从开始执行一项目标明确和诺言具体的政策以来，迄今已是第五个年头了。这项政策旨在结束因奴隶制问题而引起的动荡不安，但在贯彻这次政策的过程中，动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愈演愈烈。在我看来，不到危机迫近和过去之后，动荡是不会终止的。‘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我相信这个政府不会永远保持这种半奴隶、半自由的状态。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也不希望这个家庭崩溃。我只希望这种分崩离析的局面不再延续下去。要么全面实施奴隶制，要么全面自由化，非此即彼。或者让那些反对奴隶制的人制止这种制度继续蔓延下去，并使广大民众坚信奴隶制终将消亡下去；或者让那些鼓吹奴隶制的人全面得势，使奴隶制在全国确立合法地位，不管新州旧州，也不分地域南北”。

在这里，林肯较之共和党的保守派表现出了更鲜明的观点和更坚定的立场，使得那些支持他的朋友们大为不安。头一天晚上，林肯曾把这篇讲演稿念给党内的一些领导人听，得到的反应是纷纷劝他不要去发表它，免得引火烧身。他们还担心林肯的这篇演说是一条套在脖子上的绞索，弄不好会使他的政治生命从此了结。林肯听到这些忐忑不安的话时，讪然而笑：“假如我必须勾销我的整个生命，假如还准许从我那残存的遗骸中保留一丁点儿纪念物，那我就保存这篇演说稿留作纪念，让它原封不动地流传后世。”

斯普林菲尔德有一位法庭官员，他曾经好奇地向林肯发问：对一个力争胜利的政界人士来说，哪种特殊才能才是最可宝贵的？林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提出某种能产生出结果的事业，并为之奋斗不息。”

国内的多家报纸都全文刊登了林肯的演说中最摄人心魄，响震遐迩的一句话——“一个分崩离析的家庭维系不了多久。”

以这篇演说稿为契机，著名的林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拉开了帷幕。尽管道格拉斯明知不可小觑这位深孚众望的政治新秀，但为了竞选国会参议员的需要，也只好硬着头皮，接受挑战了。在华盛顿，道格拉斯曾对一批共和党人说道：“你们推选出了一个非常能干而又厚道的人。”他还对国会秘书、《费城报》编辑约翰·福尼说道：“林肯是他那党内的强硬人士，也是西部最佳的政治演说家，这次竞选将会够我忙的了。”他又说：“在斯普林菲尔德那些该死的辉格党恶棍中，亚伯拉罕·林肯

是最能干、最诚实的人。”

1858年6月，道格拉斯开始去西部进行竞选活动。7月9日，他在乐队的簇拥下，乘坐火车抵达芝加哥市。当天晚上，道格拉斯出现在特雷蒙特大厦临街一侧的阳台上，面对大街上万头攒动的人流和五颜六色的焰火，发表了为时一个半钟头的演说。

林肯这天也夹杂在人群中听他演讲，只听得阳台上的人信口开河：“林肯先生明目张胆地鼓吹地区间的战争，即北方反对南方、自由州反对蓄奴州的战争。这将是一场毁灭性战争，会无情地蔓延下去，直到不是这一方便是那一方便被征服，直到所有的州都成为自由州或蓄奴州为止。”

第二天晚上，林肯站在同一个阳台上，面对人数略少的听众侃侃而谈。当时也是焰火齐放，乐声震天。林肯说道：“我并不讳言我想进入国会参议院，我不愿作这种伪善的假象。我倒是要明白无误地奉告诸位，在这场重大的争端中，不管是道格拉斯法官还是我本人，今后是否会被人议论，这对你们，对全国人民来说都是无关重要的。”

此后，林肯即向道格拉斯提出挑战，要求双方开展辩论。道格拉斯只得接受这一公开的挑战，同意展开论战。于是他们便在全州7个不同地区的城市讲台上对垒，就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较量。全州民众都密切注视着这几场政治大辩论，全国人民也都竖起双耳耐心倾听着。

1858年8月21日，在奥塔瓦的公共广场上麇集着1.2万名听众，他们头顶烈日，或坐或站，倾听着林肯与道格拉斯的首轮辩论。辩论整整进行了3个小时，自始至终秩序井然。

8月27日，在伊利诺伊州的西北边陲举行了第二轮辩论。1.5万名听众分乘火车、轮船、汽车和马车从各地蜂拥而来，足足倾听了3个小时，有些人甚至是前一天晚上从芝加哥赶来的。当时乌云密布，寒气袭人，大地弥漫着薄雾，空中飘洒着细雨。听众或站或坐，饶有兴致地关注着这场就德雷特·司各脱案、堪萨斯事件、利康普顿宪法、准州议会和奴隶制扩展等问题开展的唇枪舌战。

9月15日，林肯和道格拉斯又风尘仆仆地南下300英里来到琼斯博罗，举行了第三场大辩论，听众约1400人。琼斯博罗位于两个蓄奴州肯塔基和密苏里之间，从这两州载来了好几节车厢的旅客。有不少报刊评论了他们俩人的辩论情况。其中《芝加哥时报》写道：“群众对道格拉斯热情高涨，他们心怀一个目标，就是要把他再次选入参议院，他在国会为他自己和他的州已赢得了很高的声誉。”《路易斯维尔报》则描述了林肯的演讲，说“林肯的演说深刻辛辣，扣人心弦，有些人誉之为好战型的言论，希望大伙儿别忘了去细嚼玩味”。

第四轮辩论是三天之后在伊利诺伊州的北部城市查尔斯顿举行的，听众约有1.2万人。

10月7日，在诺克斯县的盖尔斯堡聚集着两万多人，倾听林肯和道格拉斯的第五轮大辩论。当时寒风凛冽，空气潮湿阴冷，侵入骨髓。人们紧扣衣襟，瑟瑟缩缩地在露天，耐心倾听了3个小时。观众中更多的是农民，他们脸色红润，饱经风霜，耐得住严寒与酷暑，对台上的两位辩士心仪已久，都想听个究竟。

10月13日，第六轮大辩论在密西西比河畔的昆西举行，从伊利诺伊

州、衣阿华州、密苏里州等地赶来的听众约 1.2 万人，又聆听论战双方的演说足足 3 个小时。

10 月 15 日，第七轮大辩论在密西西比河下游的奥尔顿举行，听众约 6000 人。自由州伊利诺伊与蓄奴州密苏里正好在这里隔河相望。

这七场大辩论吸引了伊利诺伊州的广大群众，也牵动着全国千百万人的神经。林肯和道格拉斯就奴隶制所作的精彩发言像强大的磁石，吸引着各大小报刊和媒体的注意。他们的演讲稿集录成一本厚厚的教科书，一部记载着美国盛衰荣辱的年鉴，一份记录着美国人的美梦与希冀的手册。

道格拉斯在昆西的演讲使美国某些手握重权的人士中产生了共鸣，因为他道出了他们的心声。道格拉斯在那几场的辩论中说道：“让各州自管自，不去干涉它的邻居！……假如我们都能坚守这一原则，那林肯先生将会发现我们共和党可以兼容并蓄，永远分为自由与蓄奴两类州而长盛不衰……坚守这条伟大原则，我们便可像现在一样继续前进，使财富日增，人丁兴旺，力量强大，让一切能使国家壮大的东西繁荣昌盛，直到举世对我们赞颂称美，在我们面前战栗不安，直到我们把这一整个大陆都变成一个似海洋为界的共和国为止。”

道格拉斯对扩张美国领土津津乐道，他在另一次讲演中说道：“我们的利益和命运都要求我们向北、向南或向海洋中的岛屿迅速扩张我们的领土，我大力支持这样做。当我们获得新领土时，将让人民按照其愿望，自行决定是否采用奴隶制和其他问题。”为了表白自己不是残酷无情的铁面人，道格拉斯又煞有介事地宣称：“人道主义要求你们，基督教命令你们把一切特权、豁免权和利益给予每一个劣等人和每一个处于从属地位的人，把这些权利赋予他们是符合社会安全利益的。”

在历次辩论中，林肯都高扬反奴隶制旗帜，并左右开弓，严厉抨击那些奴隶制卫道士们的奇谈怪论。他理直气壮地质问道：“你们一方面说奴隶制是错误的，另一方面你们又喋喋不休地争论说，这里不是反奴隶制的合适地方。你们说一定不能在自由州里反对，因为那里并不存在奴隶制；在奴隶州中反对也使不得，因为它就存在于那里；在政界反对也不行，因为会引发争论；在布道坛反对也不恰当，因为它并非宗教问题。那么究竟在哪里可以反对它呢？那就不存在合适的地方去反对了。”

林肯还针对最高法院“不能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去禁止在新得领地上把奴隶当作财产”的判决嘲讽道：“道格拉斯和与之合作的最高法院已经背离了他的‘人民主权’论”，而道格拉斯的论据更是浅薄得可笑，活像“用饿死的鸽影熬成的汤水那样淡然寡味。”

林肯引用一份最高法院的判决作为例证，说明“人们千方百计地不断制造舆论，要让黑人在联邦的各州中成为白人的财产，而且除财产之外不再是别的什么。”他理直气壮地质问道，联邦宪法在涉及奴隶制问题时，为什么要用“隐晦曲折的语言”，而不是直截了当地明白写出来呢？为什么竟然省略了“黑人”和“奴隶制”这样的字眼呢？难道这不是经常引发争论的重大问题吗？奴隶制这个问题影响到每个人的思想，而且在从政治、宗教、文学一直到道德等社会的各个领域都造成了人们的分裂。“当道格拉斯法官和我的可怜舌头不再鼓动时，这个问题还将在我国继续存在下去。它是两大原则之间的永恒斗争，一个是人类的普

遍权利，另一个是帝王的神圣权利，这和‘你流汗受苦，我坐享其成’的说法同属异端邪说。不管它是出自一个一心想骑在本国人民头上并攫取他们劳动果实的帝王之口，还是出自为奴役另一种族的丑行而辩解的某一种族之口，都同样是残暴的原则。”

林肯在弗里波特进行第二场辩论时，曾向道格拉斯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有一个是这样的：“联邦某一准州的人民在州宪法产生之前，可否不顾合众国任何一位公民的意愿，用任何一个合法手段去把奴隶制排除出该一地区呢？”道格拉斯的回答等于是说“可以。”道格拉斯的这个答复可捅了马蜂窝了，不仅在南方引发了一场反对他的风暴，而且也使他失去了许多北方的民主党朋友，他们决心要同南方保持联系。

林肯愤怒地指责道格拉斯歪曲了他的话，把他反对奴隶制的观点硬说成是主张种族平等，并斥之为文字游戏，是一种拙劣的诡辩。在查尔斯顿的第四场辩论中，林肯指着一个人说：“我说你今天在这里，你却用昨天在那里来证明我说谎。我说你脱了帽子，你却把帽子重新戴上用以证明我说谎。这就是道格拉斯论证的全部力量所在。”

道格拉斯干脆把林肯说成是彻头彻尾的废奴主义者，林肯也毫不示弱，在自我辩护之余，斥责道格拉斯起草《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目的是要重新挑起关于奴隶问题的辩论，陷国家于万劫不复的分裂状态中去。

这些辩论事关重大，引起了全国的重视。伊利诺伊州的议员有的支持林肯，有的支持道格拉斯，他们分别借此来捞取各自竞选的政治资本。

10月30日，共和党在斯普林菲尔德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林肯将在这次会上作最后一场演讲。约1万人蜂拥到州政府大厦的广场上，形成汹涌的人浪，向讲台前直泻而去。

林肯开始了他那热情洋溢的演说，他说道：“我站在这里，四周都是朋友们，其中有些是政界好友，但我深信，他们都是我的私人好友。在这最后一场演说中，我可以讲几句有关我个人的话吗？在这次竞选运动中，我担任了一个吃力的角色，在某些方面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角色。”他把脸转向南方继续说道：“我一直承认南方人民有要求追回逃奴的合法权利，我也一贯反对国会有权干预各州的现存制度……”

林肯在讲话的末尾，又补充说道：“人家总说我有野心。上帝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曾诚心诚意地祈祷，但愿野心的大门不向我开启才好。我承认我对政治荣誉并非无动于衷。但在今天，如果《密苏里妥协案》的限制能得到恢复，如果在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前提下，因为必要，整个奴隶制问题在它存在的地方能重新恢复到‘宽容’的旧基础上，那我在原则上会欣然同意道格拉斯法官永不离任，我也永不出任。”

这是一篇剖白心迹的演说，对南北两方人民都有着重大意义；这也是一声清醒的呼吁，有助于缓解千钧一发的紧张关系。

11月2日，选举日来临。虽然林肯比道格拉斯多得了4085张选票，但因为选区划分不公平，各选区参议员名额的分配也不合理，结果州议会中当选的民主党人数还是占了优势，所以到1859年1月5日，州议会还是决定道格拉斯为国会参议员：道格拉斯赢得54票，林肯只得到46

票。

林肯这时写信给自己的挚友说道：“很快便会发生另一次爆炸。”道格拉斯玩弄欺骗手法，既支持又破坏奴隶势力，最终得到了人们的支持。林肯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任何巧妙的办法能使这一骗局维持长久。”他又说：“虽然我现在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了，而且将被遗忘掉，但我确信，在我本人消失之后很久，我说过的那些话还将对公民的自由事业产生影响。”

---

在 1913 年之前，美国国会参议员不是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而是由各州州议会选出的。尽管林肯得到多数选民的支持，终因伊利诺伊州议会中新当选的道格拉斯派占多数而落选。

### 第三章 节履行总统职责

#### 1 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

1860年2月27日，著名律师戴维·达德利·菲尔德陪同一位身材瘦高的人走上纽约市库珀学会的讲台。这位瘦高个儿身穿一袭过长的满是皱襞的新黑呢服，踱着从容的步子，走到一大片黑鸦鸦的观众面前。他，就是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亚伯拉罕·林肯，是应邀来这里作演说的。这时整个会场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全场听众约1500人，大都付了25美分的入场费，门票收入共367美元。《纽约论坛报》指出：“自从丹尼尔·韦伯斯特全盛时期以来”，如此众多的“知识界和德高望重人士”参加了聚会，这是纽约市从来没有过的。

林肯站在讲台上，左手搁在上衣的翻领上，甜甜地微笑着，等待台下掌声平息。他开始讲演，说得缓慢，毫不吸引人，有些共和党人甚至都在捏着一把汗哩。但随着讲演人逐渐深入主题，情况发生了变化。听众觉得林肯对当前奴隶制的争端有独到见解，对激起公愤的原因也剖析得细致入微，深入浅出，娓娓道来，引人入胜。他引用道格拉斯的话说道：“当我们的先辈缔造合众国政府时，他们对奴隶制问题的了解跟我们现在一样清楚，甚至比我们现在还清楚得多。”这些“先辈”包括那些制定第一部宪法的39位名士和制定宪法修正案的76位国会议员。随后林肯又引用已有历史定论的一些会议的表决情况、重要引语和相关文件来证明这些“先辈”们当年限制奴隶制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与新建的共和党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他由此质问道，有哪个“先辈”曾经说过联邦政府无权控制本国的奴隶制呢？“我敢说，谁也举不出有哪个‘先辈’一生中曾说过这样的话。”林肯接着说道：“在宪法里找不到‘奴隶’和‘奴隶制’这样的字眼，甚至找不到‘财产’这个词。”他们都把奴隶称为“人”。主人也尊重奴隶的合法权益，力求“从宪法中排除以人作财产的观念”。

林肯驳斥了把共和党说成是“地方性”小政党的诬蔑，说那只是南方竭力要使奴隶制不断扩展的产物。他明确宣布，共和党人既不是激进的，也不是革命的，而是继承了那些制定宪法的“先辈们”优秀传统的人。不过，“我并不是说我们非得盲目遵照我们先辈的所作所为，不敢越雷池一步。那样就会排斥现代经验的成果，就会固步自封，拒绝一切进步和改良了”。有些人甚至扬言，说他们“不能容忍选举一名共和党人做总统”，好像共和党人当了总统，就会毁灭联邦似的。“到那时你们会把毁灭联邦的滔天罪行硬栽在我们的头上！这实在是无耻之极。好比拦路打劫的强盗用手枪对准我的脑门，恶狠狠地说道：‘站住，留下买路钱！不然我就宰了你，你还逃不脱杀人的罪名！’”

这时，听众屏息静气，全场寂然无声，人们为林肯的高超讲演技巧深深吸引住。大家在他面前围成一堵密实的厚墙，黑鸦鸦的一大片。接着演讲人继续阐述那造成南北隔阂分裂的症结所在，分析它的历史渊

---

丹尼尔·韦伯斯特（1782—1852），辉格党领袖之一，北方资产阶级妥协派的代表人物。曾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和国务卿。反对奴隶制扩张，但不主张废除奴隶制。



源。他说道：“他们（指南方奴隶主们——作者）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我们却认为它是错误的。这就是一切争论的根本症结。既然他们认为奴隶制正确无误，也就不能责怪他们提出承认奴隶制的要求了。而既然我们认为它完全错误，我们就不能对他们让步，我们就不能放弃自己的观点去投票赞成他们。”林肯进一步指出，想在正确与错误之间寻求折中，无异于“找个不死不活的人那样徒劳无益”。林肯最后号召：“让我们坚信正义就是力量。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勇挑重担，坚持正义、百折不挠。”

会场顿时一派沸腾，人们尽情欢呼，手舞足蹈，手帕和帽子在空中飞舞，叫声和掌声震撼如雷。听众纷纷拥上前去，争相与林肯握手。有的记者立即写出报道，惊呼“林肯在纽约的首次公开演说就造成了如此的轰动效应，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的。”

第二天一早，林肯便看到4份报纸上刊登了他的演说全文，有的出版部门还将他的演讲稿印成了小册子，广为散发。

在同一周内，约瑟夫·梅迪尔为《芝加哥新闻论坛报》写了一篇社论，指出林肯当选总统的呼声远远超过了西华德。西华德听了大为震怒，指责梅迪尔“宁肯选定‘草芥政客’”（这是西华德对林肯的蔑称——作者）为总统候选人，“而使他大失所望”。他郑重其事地指出：“在林肯还不过是伊利诺伊州的一名乡村律师之前，他早就是共和党的主要决策人了。”

西华德是何许人也？他对林肯的“一鸣惊人”何以如此耿耿于怀，大动肝火呢？

原来，使林肯在纽约库柏学会上出头露面并出尽风头，乃是共和党内部分派斗争表演的一出闹剧，是长期反对西华德和威德的一派人的杰作。

早在1858年冬，越来越多的人已开始议论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的可能性。可是到了1859年春，当人们问起这事时，林肯仍然坚持说他“不适合当总统”。事实上，他从1858年10月起就在俄亥俄州开始了旅行演讲，同年12月又来到了堪萨斯州。

杰西·费尔是一位共和党人，也是一个经营土地买卖和修筑铁路的富商，一贯反对奴隶制。有一次，他对林肯说道：“你的演说在东部广泛地印行，那里的人都在谈论你。我有一个坚定不移的看法，假如你在奴隶制问题上那深得人心的经历和不懈的努力能全面介绍给人民知道的话，那你即使不一定就获胜，也能成为一个难以对付的总统候选人。”

林肯耐心地听完费尔的话后，心平气和地答道：“费尔，现在我们有像西华德、蔡斯这样一些深谙共和党原则的人，为什么还要谈论我去做总统候选人呢？他们都是尽人皆知的名人，而我则是除伊利诺伊州之

---

威廉·亨利·西华德（1801—1872），50年代中期之前的辉格党左翼领袖，1855年加入共和党，曾任纽约州州长、纽约州国会参议员。在林肯和后来约翰逊执政时任国务卿，主张向奴隶主妥协。

瑟洛·威德（1797—1882），1830年创办辉格党党报《奥尔巴尼晚报》，先后担任纽约州辉格党和共和党的领导人、1860年西华德的竞选经理人，林肯执政期间，又成为林肯的拥护者。

萨蒙·波特兰·蔡斯（1808—1873），废奴主义者，先后参加过民主党、自由党、自由土地党，最后是共和党人。曾任俄亥俄州州长，林肯政府中的财政部长和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

外名不见经传的小卒。”

费尔虽然也承认西华德和蔡斯对共和党的贡献比林肯大，是闻名遐迩的大人物，但他们的功劳太大，阅历过深，又都发表过一些非常激进的言论，不管这些言论多么正确，一旦受到共和党的提名，成功的可能性不会很大，对他们个人反而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费尔振振有词地说道：“为了确保1860年大选的胜利，共和党需要一个平民出身的人物。这个人要有公认才能，愿献身于反对奴隶制扩展的事业，个人历史上无懈可击，又没有锋芒毕露的激进思想。你出身寒微，只要我们能把这些事实充分地让人民知道，光凭这一些，你就有获胜的把握。”费尔接着又鼓动说：“我要组织一篇缜密流畅的报刊文章，广泛介绍你的为人和经历，让它广泛流传，帮助培植拥护你的感情。我了解你的社会生活概况，也能提供一些你谦逊不谈的材料，但我对你个人的历史毕竟了解得不多，诸如你何时何地出生，你父母姓什名谁，你出身如何，早年都做过什么事，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等等。我要你给我提供这些情况，你愿意吗？”

林肯在仔细听完费尔的话后，漫不经心地答道：“费尔，我承认你的许多话很有道理，我也承认我有当总统的个人抱负。对于你的赞许和你对这件事所表现出来的兴趣，我并非无动于衷。不过嘛，成为美国总统那样的好运决不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此外，我早年的经历也没有什么会使你或任何他人感兴趣的内容。”

其实，从林肯一道格拉斯大辩论之后，林肯已经名声大噪。要求林肯出任总统的呼声，在美国舆论界、企业界和知识界中也此起彼伏，不绝于耳。杰西·费尔的劝喻性努力只不过是时代激流中涌现的一朵小小浪花而已。有的报刊问道：“为什么不选亚伯拉罕·林肯做美国总统？”有的地方干脆要求“作为共和党在西部的头号人物的林肯站出来讲话。”甚至连为西华德助选的瑟洛·威德也打电报到伊利诺伊州，敦促该州有关人士“立即把亚伯拉罕·林肯的材料送到《奥尔巴尼晚报》来”。共和党的另一家报社《芝加哥民主主义者报》的编辑约翰·温德沃斯也告诉林肯，“需要有人出面帮助他竞选”。林肯对这些热情呼吁和赞助都喜在心头，笑吟吟地答道：“时势造总统啊！”常常表现为少说多听的林肯，在风暴的中心依稀看到了历史在形成。岁月的流逝，丝毫改变不了他那“条件的改善是平等社会的正常情景”的信念。在他那眉宇间经常漾起一种高尚的冒险精神，那种冒险精神确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求实的发明家和勇敢的探险者向往未知领域并毕生求索、奋斗不息所必备的宝贵气质。

挂在林肯嘴上的政治语言是“民主”二字，他对民主有独到的见解。他说道：“因为我不愿当奴隶，所以我也不愿做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思想，而与此不同的想法都是非民主的。”

林肯极力反对奴隶制向新领土的扩张，认为那是极端危险的。他形象地打了个比喻：“假如为幼儿刚铺好一张床，就有人建议将一窝小蛇同他放在一起，对这一建议我们该如何处理，我想没有人会提出疑问的。”

1858年，林肯在布卢明顿作了一篇题为《发现与发明》的演说，讲到人类最初是怎样发明衣服、语言、字母和印刷术，讲到了过去的统治

者和法律是怎样把读书和占有书籍视为大逆不道。他不胜感慨地说道：“此时此地，我们很难想象以前的思想奴役是何等严酷，也很难想象砸碎这一枷锁、培植起自由思想的习惯又需要多长的时间！”

林肯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你能蒙蔽某些人于整个时期，也能蒙蔽一切人于某一时期，但你却不能蒙蔽一切人于整个时期。”

随着渐渐成为共和党举足轻重的人，随着作为一名演说家和思想家的声名远播，林肯为人处世已变得稳中求妥，思想先进但不激进。在1859年去伊利诺伊、印第安纳、俄亥俄、威斯康星、衣阿华、堪萨斯等地旅行演说途中，广泛了解了各种政治潜流和公众情绪，会晤了一些将参加次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这一切都绝非偶然的一时兴致，而是有其处心积虑的长远政治追求的。

在1859年的全年演说中，林肯绝口不提他第二年可能当总统候选人的事。每当一些好心的朋友谈起要推荐林肯当总统这一话题时，他总是力图回避，顾左右而言他，说他不合适，或者像头一年答复杰西·费尔那样，表示共和党能选出比他更好更恰当更伟大的人物。但在紧要关头，林肯却又当仁不让，肩负起道义的重任。在俄亥俄州的演说中，他用简明扼要的语言和无懈可击的逻辑，穿插一些庄严圣诗，把道格拉斯、布坎南和首席法官坦尼维护奴隶制、主张与奴隶主妥协的种种陈词滥调批驳得体无完肤。他在谈到奴隶制的可能蔓延时，忧心忡忡，语调沉痛，竟使不少听众也大受感染，蓦然感到面前恍似屹立着一位伟人：他有沸腾的热血，有冷静的头脑，有为自由而崇高的事业献身的理想。斯人将会成为一位精明干练的总统，一位既有长远的战略眼光，又有阶段性策略，灵活的务实斗士。

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有机地统一在林肯的身上。1859年2月，他发现俄亥俄州共和党政纲中有“废除万恶的逃奴法”一项，立即写信给当时的州长蔡斯，指出这一提法不妥，曾在伊利诺伊州“给我党造成了损害”，一旦在下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必将引起大会和全党的“爆炸”。

1859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法案，规定凡属外国出生而加入美籍的公民，须在入籍两年后才能担任公职和享有选举权。这时，《伊利诺伊州通报》主编西奥多·卡尼西乌斯写信征求林肯对这一法案的看法。林肯回信表示：“只要我有反对的权利，我就将坚决抵制在伊利诺伊州和其他地方实施这一法案。”他认为自己竭力为黑人谋求利益而落得个“声名狼藉”，假如再去赞成“剥夺那些生于异国、说外语的白人的生存权利的话”，他就将成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出尔反尔的小人了。”卡尼西乌斯发表了他的回信，其他报纸也广为转载。

林肯对上述问题的明确表态，也是出于某种政治性考虑。因为1860年美国人口普查表明，居住在全美的外国人共计130万，其中的德国移民有70万人。他们主要分布在北方各州，还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不少德国人曾经参加过1830年和1848年的德国革命，因受迫害而流亡到美国的。林肯的一位德国朋友古斯塔夫·凯尔纳就是一名通缉犯，经法

---

林肯这句名言的另一译法是：“你可以一时欺骗一切人，你也可以永远欺骗一些人，但不可能永远欺骗一切人。”这句话跟中国的古谚“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后世”有异曲同工之妙。

国辗转逃到圣路易斯，后来当上伊利诺伊州的最高法院法官和副州长。林肯当时与这些美籍德人公开站在一起，为他们起草了一项决议，并使它在 1856 年共和党伊利诺伊州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该决议宣称：“我们的移民归化法的原则是公正的，对它作任何修改，以延长我们获得公民权的时间，我们都是反对的。”后来，一位德国编辑又把这项决议带到了在费城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大会也大致采纳了它。

1859 年 9 月，林肯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发表讲话，指出威胁联邦的惟一因素是奴隶制的不断扩展。在哥伦布市讲话的第二天，林肯又在辛辛那提宣称：

“我们必须防止奴隶制的扩展，我们必须防止非洲奴隶贸易的死灰复燃，同时阻止国会颁布准州奴隶法”。

欣顿·罗恩·黑尔珀是一位出身于蓄奴家庭的作家，他写了一本《迫在眉睫的南方危机》，用无可辩驳的大量数据证明自由劳动制度的北方越来越富裕，而坚持奴隶制度的南方则越来越贫困。作者还在书中指出，1850 年整个蓄奴州共有 618.4477 万人，其中只有 34.7525 万人是奴隶主，约占全部人口的 5.61%。作者进一步揭示：“一般说来，穷苦白人比黑人的境况更惨，更不受人重视。虽说黑人的惨景已远非笔墨所能形容，但大量穷苦白人的遭遇却还远远不如黑人。”南方奴隶主对黑尔珀的写实作品视同洪水猛兽，把它列为禁书，林肯则爱不释手，从中获得了不少教益。

美国第八次人口普查表明，1860 年全美奴隶人数已从 1850 年的 320.4 万人猛增到 395.35 万人，剧增 74.95 万人。

奴隶人数的不断增加和贫困白人的每况愈下，是造成 1859 年 10 月 17 日约翰·布朗起义的直接原因。

对约翰·布朗的武装起义和被判绞刑，各方反应不一。

菲利普斯沉痛地说道：“这一时刻给我们的教训就是要造反。”其他废奴主义者也纷纷赞扬这个“为穷人战斗”的义士。

爱默生、梭洛和雨果甚至把约翰·布朗誉为基督，把他同一切伟大的殉道者视为一体。

参议员道格拉斯则呼吁通过一项制裁阴谋活动的法案，并把约翰·布朗的自发起义硬说成是共和党政客及其“革命学说”蛊惑人心的结果。

就连共和党国会参议员威廉·亨利·西华德这时也宣称他反对布朗式的阴谋和暴力，他赞成理智、选举和基督精神。但是，尽管西华德作这种表态，他却不能在人们的印象中抹去激进的痕迹。政治观察评论说，西华德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威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杰西·费尔和戴维·戴维斯法官按照既定计划为即将到来的 5 月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出林肯

---

约翰·布朗（1800—1859），出生于贫困的白人家庭，废奴运动的领袖之一。1859 年布朗起义是美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白黑人种的联合斗争。布朗起义是通过夺取哈帕斯渡口的政府军械库，然后进入山区打游击，以引发各蓄奴州的奴隶起义。

温德尔·菲利普斯（1811—1884），律师，废奴主义者，后来成为革命派的领袖之一，1871 年参加了第一国际。

爱默生（1803—1883），美国诗人，散文作家，废奴主义者。

梭洛（1817—1862），美国作家，废奴主义者。

作为 1860 年总统候选人而积极工作着。

林肯在堪萨斯州埃尔伍德大西旅馆餐厅里也谈到了约翰·布朗被处以绞刑的问题，埃尔伍德的《自由新闻》作了这方面的报道。林肯说道：“他相信布朗的袭击是错误的，理由有二：首先，它是违法的；其次，和这类的一切袭击一样，它必然无助于消灭任何重大罪恶……甚至怀斯州长也指出约翰·布朗表现出了莫大的勇气和罕见的无私。但无论南北双方都没有人会赞许暴力或犯罪行为。”

利文沃恩《时报》也报道说：“林肯同情布朗对奴隶制的仇恨，但他着重谴责了布朗的暴动尝试。他至今尚未发现有哪个共和党人赞同这一暴动。”

1859 年 12 月 20 日，林肯给杰西·费尔送去了他所索要的自传。费尔再委托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位朋友稍加润色，根据这份自传材料撰写了一篇特写，发表在《切斯特县时报》上，以示“全力”支持林肯当总统。这篇文章后来又在多家报纸上转载。

1859 年 12 月，俄亥俄州的共和党高级领导人给林肯写了一封信，要求将 1858 年林肯与道格拉斯的辩论“编印成书”。林肯于 12 月 19 日函复表示感谢，并“希望完全照送去的原稿重印，不加任何评语”。1860 年 1 月，《芝加哥新闻论坛报》首先披露了这条消息，即俄亥俄州共和党人准备出版《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作为竞选运动的文件。接着《斯普林菲尔德报》又将该集略加剪裁后发表出来，林肯被称为“西北部共和党大军的首领”，并赞扬他的名字“已成为一种强大力量的代名词”，其他报纸也随声附和。这是林肯即将出版的第一本书，他为此深感自豪。

此后不久，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福莱特—福斯特公司将此书出版面世，书的扉页上赫然印着：“在 1858 年的著名竞选运动中尊敬的亚伯拉罕·林肯和尊敬的斯蒂文·阿尔诺德·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的政治辩论。”全书记述的是有关奴隶制的激烈辩论和联邦面临解体的严重危险。道格拉斯鼓吹的是要建立一个以海洋为界的自由白人共和国，被他称为“劣等种族”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则在这个共和国里不得享有公民权。林肯则强调要捍卫“一切人生来平等”的这一崇高原则，发出了他坚决反对奴隶制扩展的庄严呐喊。俩人的政治观点泾渭分明，在辩论集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1860 年 5 月中旬之前，《林肯—道格拉斯辩论集》第 4 版即将面世，而林肯在库珀学会上的演说词也多次再版，被印成一美分一本的小册子在全国广为出售。美国人民逐步熟悉了这位朴实、高大的平民政治家，对他的印象是：在简陋小木屋中出生的乡巴佬，当过平底船的船工，劈过栅栏木条，做过商店伙计，最后才当上农村的邮递员和不打眼的律师助手。但经过不懈的努力和顽强的拼搏，这个人却崭露头角。他的言语和思想在全美几乎家喻户晓，甚至一鸣惊人，成为 19 世纪中叶美国的传奇式人物。人们似乎恍然悟彻：“啊，真是的，想想看，为啥不选林肯呀？这个人越看越中意嘛！”

---

这里是指约翰·布朗于 1859 年 10 月 17 日凌晨袭击弗吉尼亚和马里兰两州交界处的一个名叫哈帕斯渡口小石镇上一座政府军械库和一个兵工厂。

## 2 劈栅栏木条的总统候选人

1860年，是美国四年一度的总统大选年。在南北分裂在即、国事纷争不已中，各政党又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竞选活动。它们首先推出各自党内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然后党际之间进行角逐，争夺入主白宫的权位。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竞选角逐乃是一场殊死的搏斗，夹带有浓烈的戏剧性。

1860年5月9日，在巴尔的摩成立了新的宪法联邦党。这个新党的成员来自两个方面：南方的一些前辉格党人和一无所知党的残余分子。如前所述，一无所知党是1843年成立的民族沙文主义政党，后来同辉格党一样在50年代因两种社会制度的尖锐斗争而陷于分崩离析。

宪法联邦党诞生后，在其简短的政纲中呼吁维护宪法和联邦，标榜“爱国主义”的口号，主张实施法律，回避奴隶制问题。宪法联邦党在成立大会上，提名前辉格党众议员、国会参议员、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为总统候选人，推出哈佛大学校长、前国务卿爱德华·埃弗雷特为副总统候选人。

宪法联邦党由于是个新党，缺乏扎实的群众根底，加上他们的政纲又过于简单，因此在1860年的大选中不能构成对其他政党的重大威胁。

1860年4月下旬，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市召开了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支持道格拉斯的代表们虽然占有多数，却还形不成2/3的票数，所以这位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的起草人却得不到提名。这时的民主党已分裂成南、北两派，两派将在6月份分别召开各自的代表大会，推举各派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道格拉斯在弗里波特大辩论中对林肯所作的答复和他同布坎南政府的决裂，使他在南方的信誉扫地，失去了他们的全部支持。有的民主派指责道格拉斯说：“你提出的政治主张，使我们南方人破产。我们的财产受到侵犯，我们的利益将有丧失的危险。假如你的计划一旦得逞，必将引起公愤，造成深重的罪孽。”大会由于严重分歧而开不下去，于是决定休会。

1860年6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在巴尔的摩重新召开。经过十分激烈的辩论后，大会提名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斯蒂文·阿·道格拉斯为该党总统候选人，推举佐治亚州的联邦主义者赫谢尔·约翰逊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时，11个蓄奴州的代表拂袖离去，退出了民主党。他们提出肯塔基州的约翰·卡·布雷肯里奇为总统候选人，俄勒冈州的约瑟夫·莱恩为副总统候选人。这样，民主党内部分裂，南、北两方各选出了自己的总统与副总统候选人。民主党的分崩离析，为共和党在11月大选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在年轻强大的共和党内，觊觎总统宝座的也大有人在。其中的佼佼者当推威廉·亨利·西华德。他不仅曾任纽约州州长4年，又任纽约州国会参议员12年，有长期从政的丰富经验，而且有好友瑟洛·威德担任竞选经理，所谓“背靠大树好乘凉”。威德是《奥尔巴尼晚报》的发行人，同众多的庞大特殊利益集团交往频繁。威德公开宣称，为了把西华德捧上台，他将不吝惜巨资助选。

西华德在就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曾制定了一项法律：审判逃奴采用

陪审团制，并由州政府支付奴隶被告辩护人的一切费用。1858年10月，西华德在谈及奴隶制的争端时，曾严词驳斥了有关诬蔑，声称那并非“狂热的宣传鼓动者煽风点火的结果”，而是“一场顽强、对立的势力相互之间不可制止的冲突，它意味着美国迟早要么成为一个纯粹奴隶制的国家，要么成为一个纯粹自由劳动的国家。”

除竞选劲敌西华德外，共和党内的总统候选人中还有俄亥俄州的萨蒙·波特兰·蔡斯和密苏里州的爱德华·贝茨法官。蔡斯是一位反奴隶制的激进派，曾担任州长两次，又当过一届国会参议员。贝茨则属于温和派的老牌辉格党人，有利于缓和南北分歧，防止南北分离。他当过辉格党国会众议员，还赢得了密苏里州代表的支持，在其他州也有为数不多的一些追随者。

林肯是在共和党内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潜在对手。他在公众面前，一直有意掩饰自己作为一名候选人所具有的力量和声望。但在私下，他却暗暗使劲，志在必得。

1859年一年里，林肯曾旅行4000英里，为共和党作了23次竞选演说。他在美国大地上留下的足迹遍及边远的堪萨斯州在内的整个中西部，还有纽约市和新英格兰各地，所到之处和范围之广超过了共和党的任何一位总统候选人。大多数美国人都听过他的演说或看过他的《林肯一道格拉斯辩论集》和《库珀学会演说》小册子。

作为一个在苦水中泡大的政治家，林肯最反对“靠金钱进入竞选场”。一次，堪萨斯的林肯竞选事务负责人马克·德拉海向林肯索要竞选经费，遭到了林肯的拒绝。他说道：“请听我说一句，我不能靠金钱进入竞选场，因为这从根本上说来是错误的，这是第一；第二，我没有钱，也弄不到钱。我认为，靠金钱办事总是不带劲的，当然喽，在政治竞选中为某些目的花一点钱本属正当，也是在所难免的。”

1860年5月9日至10日两天，共和党伊利诺伊州代表大会在该州的迪凯特召开。林肯的堂舅约翰·汉克斯扛着两根扎有旗子和飘带的栅栏木条走进会场。旗子上写道：

“亚伯拉罕·林肯，劈栅栏木条的1860年总统候选人：这是1830年汉克斯和亚伯·林肯合劈的3000根栅栏木条中的两根。林肯的父亲是梅肯县的第一位拓荒者。”

这下轰动了整个会场，人们叫喊着：“林肯，林肯，说话呀！”林肯从容起立，向大伙儿致谢。这时，欢呼声四起：“为诚实的亚伯，为我们的下届总统欢呼！”“看看你干的活吧！”林肯走上前仔细观察，然后说道：“这可能是我劈的木栅栏条。可是朋友们，我要说的是，我还劈过许多更好看的木条呢！”

从此，林肯就有了两个外号：“劈栅栏木条者！”“劈栅栏木条的候选人！”

林肯后来才知道，设计这个戏剧性场面的人并不是堂舅，而是当地律师理查德·奥格尔斯比的得意杰作，是他通过林肯的堂舅去再现“诚实的亚伯”早年的质朴和艰辛的。这样的总统候选人总是信任人民，

---

爱德华·贝茨（1793—1869），原为辉格党人，曾任密苏里州检察长、州参议员和国会众议员，属共和党温和派，后出任林肯政府的总检察长。

与广大人民心心相印，息息相通的。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预定于 1860 年 5 月 16 日在芝加哥市召开。芝加哥已成为当时美国勇敢进取和突飞猛进的发展象征，成为 19 世纪中叶美国五大城市之一。1850 年该市人口为 2.9 万，1855 年增至 8 万，1860 年达到 10.9 万。这就标志着美国西北部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已经形成了一支独立的强大的政治力量。西北部各州的居民大都是自耕农，外国移民中有不少是德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家。他们不像华尔街的绅士们和波士顿的教徒们那样容易被气势汹汹的南方奴隶主吓住，而是敢于同他们斗争。

1860 年 5 月 16 日这一天，火车载着 4 万名乘客和 500 名代表来到这座千里草原的货物集散地和交通枢纽站参加预定的大会。为大会兴建的“伟格卫姆”大厦是一幢木结构建筑物，可容纳一万人。大厦内外装饰一新，气派非凡。

为营造竞选气氛，林肯的朋友们着实卖了点劲儿。“林肯竞选总部”就设在“特雷芒特”大厦的三楼。这家芝加哥最高级旅馆的整个三层楼是由戴维·戴维斯包下的，包金 300 美元。林肯总部设有竞选班子办公室。这个班子里有宣传鼓动员、游说人、辩护士、谋士和啦啦队等。

在林肯总部的接待室里，还为每个代表和重要来宾准备好了雪茄烟、葡萄酒、白兰地和威士忌等名烟佳酿，共花费 321 美元。这笔钱是由林肯的另两位好友哈奇和拉蒙自掏腰包的。这俩人还把代表们请来总部进行私下密谈，有时则对大批代表讲话，敦促他们投林肯一票。

印制大会入场券的印刷厂，拉蒙也专程去过，为的是伪造入场券，好让支持林肯的群众第二天能够混入会场，占据整个大厅，使西华德的啦啦队无插足之地。因为从纽约州来了整整 1000 人的啦啦队，专门为西华德呐喊助威。包括著名的重量级拳击冠军托姆·海尔在内的一帮人也赶来了。瑟洛·威德还把西华德竞选总部设在里士满大厦，也在全力以赴地为争夺总统候选人而顽强拼搏。所以在“伟格卫姆”大厦四周，人群熙熙攘攘，拥挤不堪。外面的人比大厦里面的人多得多，都在为本州的候选人助选。身穿鲜艳时装的游行队伍在铜管队的伴奏下，在大街上堂而皇之地行进，一面高呼口号，为候选人助威。1000 多家酒吧顾客满座，人们都在尽情寻乐，喧嚣不已。

从外地涌向芝加哥的 4 万名客人中，有一大半人在一刻不停地为亚伯拉罕·林肯高声喊叫，“拥护老亚伯，拥护劈栅栏木条的候选人”的呐喊声此起彼伏，终日不停。他们有的是激于道义，有的是给名酒醉红了眼，都在为林肯助选，为林肯这一派的人鼓气。

5 月 17 日下午，大会在一片欢呼声中通过了共和党的政治纲领。紧接着，支持西华德的代表就想一鼓作气，要求就候选人立即投票，因为他们坚信自己的候选人能在当天下午得到提名的。但由于当时的票数记

---

戴维·戴维斯（1815—1886），林肯的挚友，曾任伊利诺伊州第八巡回法庭法官，1860 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为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立下了汗马功劳。1862 年被林肯任命为联邦最高法院法官。

奥扎斯·哈奇，林肯的密友，伊利诺伊州政府秘书。

沃德·希尔·拉蒙（1828—1893），他是林肯总部的竞选经理人，后随林肯赴华盛顿。拉蒙于 1861 至 1865 年任哥伦比亚特区的警察局长。



录纸还没有准备好，大会主席乔治·阿什蒙提出休会的动议，并得到大多数代表的口头表决赞成。于是，大会得以暂时休会。

林肯的支持者于是抓紧这一决战关头，在当时进行了通宵达旦的紧张活动，达成了一些重要的秘密交易。其中之一是林肯的朋友曾给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代表团领袖们许愿：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将可以进入内阁，当时林肯已回到斯普林菲尔德。行前他曾对他的竞选经理人交代过：“我没有授权你去搞政治交易，我将来也不承认这种交易。”但封官许愿的事还是出台了。后来，从当选到就职这段期间，林肯任命的内阁成员中，就有宾夕法尼亚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的领导人，实现了他的竞选经理人当初所许下的政治诺言。尽管许多人提醒林肯说：这些人作为政治家还不够格，还不足以辅佐他去解决政府所面临的问题，但他还是那样做了。

在大会的最后一天，西华德和林肯双方助选人的斗争已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原来，早在代表大会处理例行公事的头两天（即5月16日和17日）里，西华德的支持者们因得到芝加哥竞选经理人的许可而得以自由出入会场。林肯的支持者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于是便出现了伪造入场券的事，于是便招募了100名大嗓门的男女，让他们全都挤进了会场，把所有的座位和能立足的地方全都占满为止。这样，从纽约州来的几百名为西华德助威的人都无法挤进去，只能被迫在会场外徘徊，急得直跺脚。

不仅如此，林肯的支持者们还专门雇了两位“特大嗓门”：一个是芝加哥的艾姆斯医生，据说在风平浪静的时日，他的喊声可以从密执安湖的一边清晰地传到对岸；另一个是从奥塔瓦请来的大喉咙，他能发出洪钟般的大吼。坐在主席台上的伯顿·库克会前曾给这两个“特大嗓门”约定：只要他一掏出手帕，这两个大喉咙便带头起哄，其他1000人即随声附和，一齐响应，跟着两位领头人吼叫不停，给整个会场制造一边倒的轰动效应。

5月18日，大会举行了提名和投票。提名发言者一律用简单句式表达。当贾德代表发言：“我代表伊利诺伊州代表团，要求提名本州的亚伯拉罕·林肯为美国总统候选人”时，主席台上的库克掏出了他的手帕。这时，那些专门请来和挑来呐喊助威的人登时声嘶力竭地喊叫起来，恍如山崩地裂。林肯的好友、第八巡回法庭律师伦纳德·斯威特后来写道：

“5000人从座位上一蹦而起，其中有不少是妇女，发狂的吼声一如全城晚祷巨钟发出的震耳轰鸣。即便上千汽笛鸣放，数百铜锣齐响，也大概会被这种震耳欲聋的声浪所淹没。”

投票结果揭晓：第一轮投票的情况是，支持纽约州参议员威廉·亨利·西华德为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占了优势，共得173.5票，林肯获得102票，票数在他们以下的还有其他几位候选人；第二轮投票的情况是，林肯的票数一跃而为181票，西华德则为184.5票；直到第三轮投票时，林肯才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465张选票中，林肯独占231.5票，而西华德则降到180票。

---

按照规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必须获得过半数票即233票才能赢得提名。如果候选人都达不到半数票，就必须一轮、二轮、三轮地投下去，直到某个候选人获得过半数票为止。

至此，林肯距离当选总统候选人尚差 1.5 票，这时俄亥俄州的卡特要把本州的 4 票改投给林肯，其他代表也宣布改投林肯的票。当检票员计票时，济济一堂的万人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大厅时只不时传出铅笔写字的唰唰声和拍发电报的嘀嗒声。来自全美的 900 名记者都在捏紧手中的笔，准备随时记下主席团宣布的点票结果。

主席正式宣布计票结果：465 张选票中，有 364 票是投给获票最多的候选人——伊利诺伊州的亚伯拉罕·林肯。当主席最后讲到林肯“被选为你们的美国总统候选人”时，各州代表团团长随即起立，鼓掌表示赞成这一提名。此时此刻，喧嚣声、叫喊声早已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拥抱、接吻、啜泣、欢笑，大厦内外一片欢腾。乐队高奏凯歌，钟声不断，汽笛齐鸣，炮声隆隆，汇成为一支支高亢的交响乐曲，在空中经久回荡。

前民主党人、缅因州国会参议员汉尼巴·哈姆林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三天期间，林肯都待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里。5 月 18 日这天，林肯从家里步行到办公室，碰上《斯普林菲尔德报》的编辑贝克，得知芝加哥第一轮投票的信息。他们一起去了电报局，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消息。他们随后去了《斯普林菲尔德报》办公室，林肯没精打采地靠在圈椅上，第一轮投票结果可能使他感到了沮丧和不安。但当听说第二轮投票中他的票数剧增时，他不由神情一振，马上站起身来。而当电报告知他的提名已经获得一致通过时，他知道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已肩负起了历史的重任。100 响欢乐的礼炮轰隆声在他耳中变成了一曲庄严的旋律。他浏览了如雪片般飞来的各方贺电，同欢呼的人群一一握手，衷心感谢他们的支持和信任。然后，他款步返回家中，同妻子玛丽·托德共享这一美好的时光。

林肯在家里接待了通报委员会，后者正式通知他已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他作了愉快的肯定回答，并在阅读整个党的政纲后，写信表示接受提名，愿与全党通力合作。

至此，这个被挑选出来高擎共和党大旗的人，这时反而显得畏首畏尾，羞羞怯怯的。他想要这一名位，但又不想要它。他清楚地预见到了未来的峥嵘岁月。虽然他有些犹豫，却最终成了一匹给套上了马鞍的“黑马”。他只有硬着头皮，鼓起劲儿，负重前行了。

预选的尘埃刚刚落定，紧接着在全国范围内又大张旗鼓地进行着大选活动。

阔边呢帽俱乐部的年轻人身着制服，高举火炬游行，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营造有利的竞选气氛。

原先党内的竞选对手西华德也走遍了北部各州进行游说，动员广大的选民投林肯一票。当他途经斯普林菲尔德时，林肯专程赶往车站向他表示了亲切的敬意。

成批成群的演说家纷纷发表演说，为共和党夺取竞选胜利而大造舆

---

汉尼巴·哈姆林（1809—1891），林肯第一任期内的副总统，奴隶制反对者，曾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缅因州州长。1856 年以前是民主党人，1856 年加入共和党。1864 年以后仍任国会参议员。

共和党曾为 1860 年总统竞选活动专门成立了一个青年组织“阔边呢帽俱乐部”，成员们经常高举火炬游行，他们身着制服，头戴阔边呢帽，显示出了蓬勃的朝气和严明的纪律。

论。他们通过辩论，列举数据，追述历史，作出承诺，来广泛激发群众的竞选热情。

在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惟独林肯保持着缄默。他只写了几封信，同到他家走访的人士一一握手。8月8日，有5万人分乘各种交通工具来到斯普林菲尔德，要求林肯对他们发表演说。这位新近被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人向人们亲切致意，表示：“即使我化为灰烬，也要为党的事业而进行斗争。”他最后还补上一句：“请原谅我不再多说了！”

《芝加哥论坛报》编辑约翰·洛克·斯克里普林同林肯作了一次长谈，请他写了一篇约2500字的自传。这位编辑后来据此撰写了一本32页的小册子，标题是《亚伯拉罕·林肯其人》。小册子的印刷极为精美，每本5美分，共发行100万册。这本小书向全美读者系统地介绍了林肯的家庭、亲属、作风、仪表、信仰和政见等。在介绍他所受的教育时，小册子写道：“他从来都没有上过大学或专科学校，实际上在他开业当律师之前，他连大学和专科学校的门槛都没有跨进去过。直到23岁之后，他才开始学习英语语法；出任一届国会议员后，他才学了几本欧几里得的几何书。到了40岁，他就整天陷入大量繁重的律师业务中去了。”他从“劈栅栏条、拉大锯、挥长斧和各种各样的农活中”懂得了劳动的艰苦。他还擅长各种体育运动，“在摔跤、跑步、跳跃、投掷等项目中领先于同龄人”。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在读了这本传记体小册子后，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对这么一位同时代的传奇人物油然而生敬意，倍感亲切。

整个1860年夏天，林肯目睹强大年轻的共和党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看到全国几百个竞选演说家、几百家报纸都把他推崇备至，称他是“亚伯”、“老亚伯”、“劈栅栏木条的候选人”、“边疆林区人”、“诚实的亚伯”和“人民的公仆”，以及“足智多谋、能言善辩的当代伟人”等等。当然，也有一些报纸大唱反调，蔑称林肯是“一个三流乡村律师”，说他按“胡西人的低劣方式”过活，他“连语法都一窍不通”；喜欢讲“粗话”；还说什么林肯的老祖宗是“一头非洲的大猩猩”。在这里，贬褒充斥，爱憎分明。林肯更意识到了自己未来道路的艰辛。

全国的大选日日益迫近，而民主党内的北方总统候选人道格拉斯是惟一能与林肯争雄的人物，南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是现职副总统约翰·卡布尔·布雷肯里奇，对林肯不能构成多大的威胁。

道格拉斯为了争夺总统席位，进行了顽强的不知疲倦的竞选活动，去全国各地发表竞选演说，忙得不亦乐乎。他实在累得不行，便躺上片刻，再投入战斗。8月底，他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对7000名听众公开表示，他除了寄希望于要求维护联邦完整的人的选票外，不再奢求任何人的选票了。道格拉斯在北方的一些地方鼓吹“把南方的分裂主义和北方

---

欧几里得（约前330—前275），古希腊数学家，著有《几何原本》13卷，是世界上最早的数学专著。

胡西人，是印第安纳人的俗称。林肯青年时代是在该州度过的。此中隐含贬义，诬蔑林肯是“愚昧无知的乡巴佬”。

约翰·卡布尔·布雷肯里奇（1821—1875），民主党人，曾任肯塔基州国会众议员和布坎南总统任内的副总统，1860年被南部民主党人推举为总统候选人。内战爆发后任叛军指挥官。1865年任同盟政府的陆军部长。

的废奴主义统统埋葬在同一坟墓里”，还说太平洋铁路决不可能实现，“除非你们在国会大厅永远不谈奴隶制问题，而把它交由各州和各准州的人民自行决定”。

鉴于民主党内部的分裂，林肯似乎充满信心，知道自己定能获胜，所以他在竞选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住在斯普林菲尔德家里。他经常收到各地选民寄来的信，信中向他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诸如当选后，他对奴隶制将会采取什么措施？会不会加以干涉？等等。林肯对这些问题都不作正面回答，只说道：“那些不愿意去看一看或关注一下我公开说过话的人，就是再重复一遍，他们也是不会去看，不会去关注的。”林肯还给路易斯维尔的一个亲道格拉斯的编辑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不论南、北哪一方，我都有坏人要对付，这些人急于要得到某种新资料，用以制造一些颠倒黑白、混淆视听的新谎言。他们还想吓唬我，以为我胆小怕事。”

11月6日，全国举行了大选。当晚传来的最初消息是，在散加芒县林肯获得3556票，道格拉斯得到了3598票；在斯普林菲尔德市林肯获得1395票，道格拉斯得到1326票。

林肯从九点钟起，就一直待在斯普林菲尔德的电报局里听候各地传来的消息。这时，一位信使挥舞着手中的电报，向他宣告共和党夺得了纽约州选票的大喜讯。至此，林肯才卸下了心头的千斤重担，轻松地嘘了一口长气——当选已成定局了。林肯徒步回家，对兴高采烈的妻子说道：“玛丽，我们当选了。”这时大街上的欢声震天响，州议会大楼周围尽是载歌载舞的人流。人们尽情欢呼，把嗓子都喊哑了。

全国选举结果揭晓，林肯所得票数虽说远远达不到压倒多数的比例，但已超过了其他几位候选人。选票统计情况如下：

	普选票数	选举团票数
林肯	1865593	180
道格拉斯	1382713	12
布雷肯里奇	848356	72
贝尔	592906	39

林肯在17个自由州获得多数票，布雷肯里奇在11个蓄奴州取得了胜利，贝尔赢得了3个蓄奴州。在选举团里，道格拉斯仅得到新泽西州的3票和密苏里州的9票。此外，有15个州的选举人没有投林肯的票，他还没有得到南方10个州中的一张选民票。观察家指出，林肯当选为美国总统是美国开国以来最带有地方性色彩的一次。

---

美国总统候选人所得选民票数，不一定与他在选举团中所得票数成正比；只要获得过半数的选举人票，即使没有获得过半数的选民票，也可以当选。

### 3 受任于危难之际

亚伯拉罕·林肯从当选到就职共计 4 个来月时间（1860 年 11 月 6 日—1861 年 3 月 4 日）。在这一期间的前后，美国正经历着一场分崩离析的内战痛苦的煎熬，对立的南北双方都在为脱离和维护联邦作孤注一掷的摊牌。

1860 年冬，整个美国都在议论肯塔基州国会参议员约翰·克里滕登一手炮制的妥协案，参议院收到的赞同妥协案的请愿书堆积如山。该妥协案规定：通过宪法修正案确定密苏里州南部边界线以北至太平洋的整个地区永为自由区，而该线以南的地区将永为蓄奴区；国会将永不废除奴隶制度，也不得干涉蓄奴州或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度；联邦政府将对那些因暴徒或北方法院所采取的行动而造成奴隶财产损失的奴隶主给予赔偿。克里滕登将负责与各脱离州展开谈判，希望它们能留在联邦内。

克里滕登的妥协案表面看似能拯救大厦于将倾，实际是在为摧毁大厦而施加最后一点作用力罢了。因为这一妥协案在风靡一时后，便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位肯塔基州老头子的家庭也正处于风雨飘摇中：他的两个强壮的儿子中，托姆拥护联邦和宪法，乔治则支持分离活动和南方同盟，老人正在为家庭的分裂而忧心如焚，直抹眼泪呢！

其实，林肯的当选成了一根导火线，各种政治力量都在重新组合，各种政治人物都在着意表演。

州权论者如扬西、雷特等人把脱离联邦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他们发出了疯狂的挑衅：“邪恶的共和党人林肯和疯狂残暴的共和党徒就要把不可制止的冲突强加到我们头上了。”不仅如此，雷特随即着手活动，他的追随者不顾南方各州的劝告——待布坎南总统卸任时再采取分离活动，而是带头策动南卡罗来纳州脱离联邦，然后怂恿南方各州独立，从而建立一个以非洲奴隶制度为立国基础的同盟，恢复从 1808 年起被美国宪法禁止的非洲奴隶贸易。雷特着手组建民兵和民团，草拟了脱离法令，并于 1860 年 12 月 20 日在查尔斯顿的圣安德鲁大厦召开了秘密脱离会议，在会上通过了脱离联邦法令，制定了新的国旗。会后全州欢庆：鸣炮、游行、敲钟、点火炬。随后，紧靠南端的 6 个南方植棉州也相继响应，纷纷脱离联邦，加入到南卡罗来纳的分裂阵营中来。所以在林肯就职前，南方已有 7 个州脱离了联邦，还有几个州的分裂分子也在蠢蠢欲动，静观事态发展。

南方的国会参、众议员都在向国会告别，各地邮政局长、海关税务员、地方检察官和法官都向华盛顿的行政当局递交辞职书。美国正规陆军的 1108 名军官中，就有 387 人打算辞职，许多人已加入到了南方同盟军队。在新奥尔良的美国造币厂和另两家小造币厂已由同盟诸州接管，邮局和海关也都落入南方同盟的手中。脱离各州的州政府正在调遣军

---

威廉·朗兹·扬西（1814—1863），南方民主党人，曾任亚拉巴马州国会众议员，分离活动的重要头目之一，狂热维护奴隶制。

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1800—1876），南卡罗来纳州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狂热鼓吹州权论，主张南方脱离联邦，建立独立的南方同盟，恢复奴隶贸易。

队，占领合众国的许多堡垒。南北之间的战争已是如箭在弦，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各种报刊也充分显示出其后台的喉舌作用。素以崇尚暴力著称的亚特兰大《同盟报》写道：“要么血染波托马克河，让血肉模糊的尸体堆在宾夕法尼大道上几十英尺高，要么把最后一丝自由从北美大陆上一扫而光——不管后果如何，南方决不会在亚伯拉罕·林肯就职这样奇耻大辱的事情面前屈服的。”

在亚拉巴马州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公然打出了“反抗林肯即是服从上帝”的旗号。有个演说者甚至大言不惭地鼓吹，假如必要的话，他们的军队将踩着“几十英尺厚的血肉模糊的尸体”，一直开到国会大厦的门口。

南卡罗来纳州的州议员投票决定招募并装备一万名志愿兵，佐治亚州决定动用100万美元，路易斯安那州则决定用50万美元来购置枪炮和招募士兵。罗伯特·图姆斯甚至宣称：“大家知道，你们企图使我们人民的40亿美元（指奴隶）财产失去法律保障，难道这不正是引起战争的原因吗？”

叫嚷要脱离联邦的急先锋中，有些正是像图姆斯这样的奴隶主代表。一个来自佐治亚州的种植场主就曾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埋怨说：“我本来可以到非洲去，以每头50美元的价格买进更结实的奴隶，而如今我买进一个奴隶却不得不付出1000美元至2000美元。”

与脱离联邦的各种舆论殊途同归的，是一些鼓吹激进的论调或妥协的言论。

温德尔·菲力普斯在波士顿慷慨激昂地说道：“让南方打起旗帜，吹着喇叭走开得了。对那些执意要走的客人，我们定要尽快地打发他们走。为分离欢呼吧！让各边界州都走吧！我们友好地分手得了。这样，联邦将寿终正寝，南方就再也不会憎恨北方了。”

《纽约先驱报》是美国每天发行7.7万份，每年获利30万美元的颇具影响的大报。这家报纸在一篇社论中公然劝说：“眼下林肯有一个大好机会可以避免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而且使他比跻身总统职位更能名垂史册，假如他在这一关键时刻主动退出冲突舞台，不去就任总统，而把位子让给某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全国性领袖，那他必将在爱国主义方面与华盛顿总统媲美了。”接下去该报杀气腾腾地表示：“假如他坚持目前的立场，他将跌跌撞撞地走进可耻的坟墓，也许假刺客之手将他赶进去。事后他将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一个比卖国贼更可鄙的形象。”

为了对那些阴谋接管美国的野心家作出坚定的回答，林肯在《纽约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则声明，表示不屈服于詹姆斯·贝奈特的《纽约先驱报》的恫吓和叫嚣。林肯的声明说，他不能坐视这个政府遭到毁灭。“我宁死不同意，也决不会劝告我的朋友同意作出任何让步或妥协，因为人们会认为，我们是用让步和妥协来换取执掌这个国家权力的，而

---

罗伯特·图姆斯（1810—1885），原辉格党成员，后加入民主党，系南方奴隶主寡头集团的主要头目之一。

詹姆斯·戈登·贝奈特（1795—1872），民主党人，报刊编辑，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报》，内战时期该报是“铜头蛇”的机关报。

实际上我们的权力是宪法授予的”。

林肯一贯反对杀戮叫嚣，他说道：“让我们时刻记住，全体美国公民都是一个共同国家的兄弟。”

林肯一贯坚持原则，始终不渝地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他在这一问题上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他在给特朗布尔、沃什伯恩和在华盛顿的其他友人的信中一再指示他们定要坚持立场，决不准奴隶制度扩展一步。他给他们写道：“在这一点上要像绷紧的钢链一样坚定不移。一场恶斗行将来临，与其今后某个时期出现，不如现在就来还好一些。”

林肯还通过他的好友贝克告诉参议院说，他将会尊重逃奴法。林肯还私下向朋友透露，被脱离州夺去的堡垒一定要夺回来。至于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公开发表政策性声明，他还要等着瞧一瞧。

那时统帅美军的军事首脑司各脱将军曾向当时尚在任的布坎南总统要求增调部队和补充武器去守卫南方的9座堡垒，以防陷落。布坎南就此写道，答应这一要求将暴露他自己“前后矛盾几乎到了自我嘲弄的境地”。

为了争取陆军的帮助，林肯特派出伊利诺伊州的一名国会议员向司各脱将军致殷勤之意，同时转达了下述意见：“请私下转告他，尽他的一切力量作好准备，在我就职前后，视具体情况或守住堡垒，或予以夺回。那样我将十分感谢他。”

在离就职典礼只有几个星期之际，许多来信都警告林肯，要他在去华盛顿之前谨防暗杀。林肯又派伊利诺伊州副官处处长托马斯·马瑟去华盛顿试探司各脱将军的忠诚与否。司各脱当下表态：“请转告林肯，只要他一到这里，我就对他的安全负全责。必要时，我将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两头架起大炮。谁胆敢把手伸出，哪怕只要敢竖起一个手指头来，我就会将他轰到地狱里去。”

当时的确流言四起，说什么南方军队将夺取华盛顿，林肯将不得不去其他地方宣誓就职。满载南方士兵的22节车厢从利文沃思堡垒经密苏里州开往巴尔的摩。形势是严峻的。但是，宾夕法尼亚的凯麦隆却一语惊人，一座尽倾，他斩钉截铁地说道：“只要林肯还活着，他就一定要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宣誓就职。”斯普林菲尔德的威廉·杰恩博士也给特朗布尔的信中写道：“林肯曾经宣布他宁可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被绞死，也不愿用金钱或乞求去换取一次相安无事的就职典礼。”

北部也在做好备战工作：新组建的一些炮兵连队正在芝加哥集训。1000名黑奴正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查尔斯顿赶筑防御工事。伊利诺伊州州

---

莱曼·特朗布尔(1813—1896)，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原为自由土地党人，后成为共和党激进派和林肯的坚定支持者。

伊莱休·本杰明·沃什伯恩(1816—1887)，原辉格党成员，后加入共和党，曾任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

爱德华·迪金森·贝克(1811—1861)，林肯的密友，曾从事律师业务。1860年被选为俄勒冈州的国会参议员。1861年10月，率一个旅在博耳斯—布拉夫作战时阵亡。

温菲尔德·司各脱(1786—1866)，联邦将领，参加过1812至1814年抗英战争，曾任美国陆军总司令。

西蒙·凯麦隆(1799—1889)，民主党人，后为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领导人之一，曾在林肯政府中当第一任陆军部长，因陆军部在军事合同中的大量营私舞弊行为而被迫辞职，后出任驻俄公使。

长迪克·耶茨通知州议会：“本州公民中有40万人可服兵役。”宾夕法尼亚州的州议员们则宣布，他们州将提供500万美元和10万士兵。

1861年2月4日，南方已脱离联邦的6个州（南卡罗来纳、密西西比、佛罗里达、亚拉巴马、佐治亚、路易斯安那）的代表们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召开大会，宣布组成一个名为“美利坚同盟”的临时政府，选举密西西比州的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文斯为副总统。戴维斯在就职演说中表示，他们的南方同盟正跻身于世界独立国家之列。他还认为这是大势所趋，非某些人的意愿所能决定的。他又威胁说，如果有人拒绝给予他们应有的地位，他们将谋求“刺刀的最后裁决，将断然诉诸武力，并祈求上帝赐福于这一正义事业”。

1861年3月2日，得克萨斯州参加6个蓄奴州同盟。3月11日制定了南方同盟宪法，明文规定对奴隶制度的承认与保护。在内战爆发后不久参加南方同盟的，还有阿肯色、田纳西、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等4个蓄奴州。而马里兰、肯塔基、密苏里和衣阿华等4个边界蓄奴州则仍留在联邦内。由于马里兰州对拱卫首善之区华盛顿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所以这是联邦政府和当地人民反分裂斗争的一大胜利。

这里不妨捎带谈一下尚在职的美国第十五任总统詹姆斯·布坎南对国家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时所持的立场和所作的表演。

詹姆斯·布坎南是在国家处于内战危机时当选的最后一位软弱无能、力求妥协的总统（1857—1861）。他同前任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1853—1857）一样，也是北方的民主党人，但他在南方奴隶主和北方废奴主义者的斗争中比较倾向于南方奴隶主。他由于尽力设法使国会批准堪萨斯作为一个蓄奴州加入联邦，虽然没有成功，却激怒了北方各州，还在民主党内造成了分裂。在他执政的最后几个月中，眼看南方各州纷纷脱离联邦，布坎南对此一筹莫展，只好呼吁修正宪法以取得南北之间的妥协，但也毫无结果。他惟一的办法就是推延战争爆发的时间，以求在他的任期内不爆发战争就行。

针对南方几个州议会通过的决议：如果在1860年大选中那位“皮肤黝黑的共和党人”当选为总统，他们就将联合起来，脱离联邦。针对这一威胁，布坎南也不无公正地表示：“我国公民中的任何一个人被选为总统这件事本身，并不能构成解散联邦的正当理由。”他认为从联邦分离出去是不符合宪法的，但他又坚持认为，联邦政府用武力反对分离也是不符合宪法的。所以他只能无所作为地延宕时间，极少建树，已成为有名无实的政府首脑了。

这时，行将去华盛顿就职的林肯，心情也极不平静。他收到了许许多多的信件，把他说成是给国家带来灾难的猩猩、猿猴、小丑、魔鬼、畸种、白痴，祈求上帝鞭打他，烧烤他，绞死他，折磨他，有的干脆在他的肖像前画上绞刑架和匕首。玛丽·托德·林肯还收到一幅油画，画

---

杰弗逊·戴维斯（1808—1889）民主党人，大种植场奴隶主，任密西西比州国会参议员、皮尔斯政府的陆军部长、南方同盟临时政府总统、里士满南方同盟“永久”政府总统。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文斯（1812—1883），辉格党成员，1854年加入民主党，南方奴隶主寡头集团的重要头目，任佐治亚州国会众议员、南方同盟政府副总统。

此指林肯。



面上的丈夫脖子上套着绞索，脚上锁着铁镣，身上涂着柏油，还粘上了羽毛。

对于这一切，林肯都不屑一顾，他心中念念不忘的是受任于危难之际，就要以大无畏的战斗姿态去迎接各方的挑衅，并战胜它们，拯救国家和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去华盛顿宣誓就职之前，他曾专程到芝加哥会晤新当选的副总统哈姆林，商定内阁名单的任命事宜。由于事前彼此就有信函往来，所以这一工作协调得颇为顺利。林肯只希望在已加入共和党的前辉格党人和前民主党人在内阁中能保持足够的平衡。

在启程去华府的前一个月里，林肯可忙坏了。他整理好了行装，遴选了两位随身秘书——尼古拉和海，还从布卢明顿把拉蒙要来。林肯对他说道：“希尔，看来是要打仗了。我要你跟随我，我没有你不成。”于是，拉蒙便带着他的五弦琴和随身衣物以角斗士般的勇气，随同林肯前去华盛顿就职。

1861年2月6日晚7至12时，林肯夫妇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家中举行家庭告别晚会，邀请了几百名亲朋好友和本州的政要名流以及左邻右舍，大家相聚一堂，依依惜别。林肯率家人站在前门恭候嘉宾。

告别的当天，一位身着土布衣服的老农来到林肯身旁。老人年逾古稀，腰弯背驼，两眼昏花。他是起早摸黑赶了好几英里路才来到这里向新当选的总统话别的。老人靠近林肯，将那双老花眼紧贴在他的脸颊上，端详了好一阵，才边流热泪边动情地喃喃自语道：“真个是他！还是原先的老样子。”林肯脸上的纵横皱纹是风刀霜剑留下的痕迹，老人二三十年前是熟悉的。他握着林肯的手，连连点头说道：“愿上帝保佑你，林肯先生。”

在告别父老乡亲的日子里，林肯还抽空草拟了3月4日他将在华盛顿发表的就职演说，赶在1月份就抢印出20份，并确保了机密不外泄。

2月11日，天气阴冷，细雨迷蒙。林肯一行15人于清晨8点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在大西铁路车站启程。大草原这时笼罩在一片凄清阴冷的寒雾中。一千多位故旧好友和邻里乡亲都赶来车站话别，人们的脸上都挂着庄严肃穆的神情，连在1860年大选中立过汗马功劳的密友戴维·戴维斯法官也显得一反常态，阴沉忧郁的心绪溢于言表。大家都隐隐感到林肯此行任重道远，胜败未卜，危难时期的总统充满着坎坷的前程，彼此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从车站去专车的一段路上，人们给林肯闪让出一条通道。两旁鹄立的人群，向林肯纷纷伸出话别祝福的手。林肯在离别乡亲父老前，本不打算讲话，但当他踏上专车的台阶，转身环顾四周的人群，心里不由格登一沉，取下帽子，在蒙蒙细雨中作了临别讲演，他说道：“朋友们，乡亲们！假如你们不是处于我的境地，是无论如何也体验不到我此时此刻的伤感之情的。我的所有一切，都要归功于故里和父老兄弟的关怀。我在这里生活了1/4个世纪，由一个青年变成一位老者。我的孩子们都

---

约翰·乔治·尼古拉（1832—1901），林肯的私人秘书，1865年任美国驻巴黎领事。1874年与林肯的另一秘书约翰·海合写了一部十卷本的林肯传记。

约翰·米尔顿·海（1838—1905），林肯的私人秘书，曾任美国国务卿，制定了“门户开放政策”。

生于斯长于斯，有一个还埋葬在这里。我现在就要启程了，面临的使命比当年落在华盛顿肩头的还要沉重。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也不知道还能否回来……我向诸位亲切告别。”

发车的铃声响了。火车徐徐启动，载着林肯和千千万万乡亲挚友的祝福，驶向变幻莫测的远方，渐渐消融在苍茫的雨帘中。不少人的脸上还挂着泪花，心里都像是泼翻了的五味瓶，说不清来道不明！

当列车行驶到伊利诺伊州最后一个停靠站——托洛诺车站时，林肯向群集月台的另一批乡亲密友话别：“我离开诸位是去担当国家的重任。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但我们确信，一如某位诗人所说的那样，‘漫天乌云遮不住，阳光依旧透辉煌。’我谨向诸位亲切告别。”接着是一阵雷鸣般的高呼：“亚伯，再见！”

林肯在从斯普林菲尔德到华盛顿的途中，会晤了五个州的州长和一些州议员，接见了政治、金融、运输等行业的领袖，向千百万群众发表了二十几篇演说，同成千上万的人握过手。

专列到达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州长奥利弗·莫顿亲自去车站迎接。林肯对莫顿州长和全州的“同胞们”发表了简短讲话，说自己仅是伟大事业中的“一个纯粹工具，一个被偶然选中的工具”。

2月12日，林肯正当52岁生日的那天，来到了辛辛那提市，市长热情接待了这位新当选总统。林肯对俄亥俄河对岸的肯塔基人说道：“我们愿意尽量像华盛顿、杰斐逊和麦迪逊那样地对待你们……忘掉一切党派，捐弃门户之见，我们又将成为骨肉兄弟。”

当天晚上，林肯在下榻的伯奈特大厦举行招待会。在招待会进行过程中有一段意外插曲，大厦外边来了两千多名德意志工人协会成员。他们在协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奥伯克莱因率领下，伴着乐队的高亢激情的旋律，在露天里开始了临时集会，欢迎新当选的总统。奥伯克莱因向走上阳台的林肯致贺词：

“我们是辛辛那提的德裔自由工人，借此机会向你——我们所选举的总统，表达由衷的真挚敬意。作为争取自由劳动和自由宅地的战士，你赢得了我们的选票。近来那些我们手下的败将竟常常滥用‘工人和工人大会’的词句来蛊惑人心，似乎工人群众赞成在自由劳动与奴隶劳动的利益之间实行妥协。……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遵循投票选你的那些原则。工人们也希望当选总统能忠于自己的竞选政纲。假如你为了这一目的而需要人的话，我们德裔自由工人将同其他人一道，奋起响应你的号召，为争取自由制度对奴隶制度的胜利，我们随时准备献出自己的生命。”

林肯接着向这位德裔人中反奴隶制的激进派人士致答词，他说道：“承蒙你在致词中对我称颂备至，为此，我向你和你所代表的那些人表示谢意。请原谅我暂不深谈当前国家面临的困难问题。待到问题发展到最后关头，那时我将不负重托，对你们期望于我的事不会背信弃义。”林肯继续他那精辟的即席讲话：“主席先生，我同意你那‘工人是一切政府的基础’的话，因为显而易见的理由就是他们的人数众多，而且诚

---

即托马斯·杰斐逊，美国第三任总统（1801—1809）。

即詹姆斯·麦迪逊，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

如你补充说明的那样，在场的诸位先生们的感情不仅表达了工人阶级的心愿，而且也表达了机械工人之外的其他行业公民们的心愿。我欣然赞同你的意见，我也怀有类似的感情，这些感情不但存在于土生土长的本地公民中，而且也存在于德意志人和来自其他国家的外籍人员中。我不准备详谈这一问题，我只想简而言之，我赞成那些能使最大多数人获得最大幸福的措施。至于宅地法嘛，我赞成把荒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让每个穷人都能有个家园。”在即席发言中，林肯还阐述了他对外籍移民的政策，德国人和其他国籍人“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成员。假如奴役的枷锁落在他们中任何人身上的话，其他人最好是去解脱他们身上的枷锁而决不应再在他们身上压担子……由于我国是个幅员辽阔的新国家，而欧洲各国则人烟稠密，因此，假如国外有人希望归化到这片国土之上，那我的内心是不想设置任何障碍去阻止他们前来美国的”。说到这里，林肯向奥伯克莱因和 2000 名德意志自由工人鞠躬致意，说：“主席先生和各位先生，我满怀深情地向你们告别了。”

2月14日，专车抵达匹兹堡市，林肯对乔治·威尔逊市长和市民们的“盛情接待”表示了感谢。

在弗里敦镇，人群中有一位挑煤工人高声叫嚷：“亚伯！大伙儿都说你是美国最高的人，但我相信你不会比我高。”林肯随即答道：“来吧，咱们比比看。”那个身着邋遢劳动服的挑煤工人随即穿过人群走上前来，俩人背靠背地站着，正好一般高。群众登时欢呼起来。两个高个子咧开嘴笑着，相互握手。

2月18日，专列行抵纽约州。林肯在州议会大厅谦恭地表示：“不是我故作谦虚，在所有被推举到总统职位的人中，我的确是出身最贫贱的一个。可我所要完成的任务，却比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要艰巨得多。”

沿赫德森河南下，林肯在特罗伊、赫德森、皮克斯基尔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随后他到达了“美国的前门”纽约，受到纽约市市长弗南多·伍德的迥非一般的接待，有人把它形容为“最细致周到、最矫揉造作、最烦琐奢华，但又是最冷淡无情的接待”。

纽约市迎接林肯的车队由 30 辆马车组成，马车前方开路的是一排骑警，煞是威风！林肯乘坐的那辆敞篷车就是英国皇太子几个月前刚坐过的那辆四轮四座马车。在他下榻的阿斯特大厦，外面有 500 名警察把群众与他隔离开，被阻在警戒线外。在整个旅途中，林肯还是头一次面对一批好奇心重，隐含敌意的群众，他们的喊叫声也同波利斯、哥伦布和布法罗等地群众的欢呼声大不一样。

第二天早晨，林肯来到市政厅里，马上被市参议员和报刊作家包围起来。伍德市长迎上前去，假惺惺地欢迎新总统的光临。林肯首先对给予他的盛情接待表示了感谢，尽管大多数人并不那么喜欢他，随后他毫不含糊地表示：“除非联邦不中用，除非为保住旅客和货物而不得不丢弃联邦这条船，否则联邦决不能弃而不顾。”

其实，伍德与林肯是水火不相容的。伍德作为民主党魁又兼任市长，公开宣称要把纽约建成为一个独立于联邦的自由城市，使它拥有像南方

---

弗南多·伍德（1812—1881），民主党人，纽约市市长，奴隶制的公开拥护者，在整个内战期间反对林肯政府。1863年当选国会众议员，曾投票反对通过第十三条宪法修正案。

各脱离州那样的自主权，从而保持它那北美金融中心和世界巨大海港的独特优势。他伙同他的兄弟本杰明·伍德发行彩券，向南方各州注册立案领取职业赌徒的执照。他们拥有《纽约每日新闻》，作为维护南方同盟权利的喉舌。此外，在纽约的官场上行贿成风，争夺公司经营与城市土地交易等方面的特权比比皆是。伍德市长本人就是头号贪污受贿犯。他利用职权大捞油水，向两名律师分别索取 5000 美元的贿赂，然后让他们获得最高法院法官的提名。由于贪赃枉法，他的私人财产已积累到了 25 万美元。又由于法院的执法者伙同市长狼狈为奸，伍德也就得以免于被判处犯有伪造作假和贪污受贿等诸般罪行。

林肯离开纽约市，而一个暗杀他的阴谋正在积极酝酿中。一个名叫费尔南迪纳的理发匠正是这一阴谋的头子。他在以他为首的一伙武装党徒的秘密集会上发出了歇斯底里的叫嚣。费尔南迪纳一面挥舞着一把寒光闪闪的长刀，一面狂呼大嚷：“这个受人雇用的林肯将永远、永远也当不成总统。我愿以我的这条命来换取他的性命。我决心为维护南方的权利，为消灭废奴主义者而不惜一死。”

这条绝密情报是林肯到达费城之后才得知的。当时他下榻于好友诺曼·贾德的住处，贾德是芝加哥铁路公司律师，1856 年至 1860 年曾任共和党伊利诺伊州中央委员会主席。通过贾德的引荐，林肯接见了“费城—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公司的侦探阿伦·平克顿。这位经验丰富的谍报人员开门见山地说道：“林肯先生，我们侦得一起暗杀你的阴谋，这份情报千真万确。他们企图后天在你经过巴尔的摩的途中下手。我此行是为了协助挫败那暗害阴谋的。”

平克顿接着详尽地叙述了一起狂妄预谋：巴尔的摩警察局长只打算派出一小队警察去车站，一帮流氓将在站里有意挑起斗殴，便于把警察引开，接着费尔南迪纳之流的刺客们便趁火打劫，乘机冲上前去，把当选总统团团围住，给以致命的一枪或一刀。平克顿说：“总统先生，我们建议今晚就把你送到华盛顿去，抢在敌人行动之前，使他们措手不及。”

林肯考虑良久，然后说道：“先生们，我对这一建议深表感激。但我觉得我不能在今晚就去华盛顿。我已允诺明早在独立厅升旗，然后再去哈里斯堡州议会进行访问。我一定要履行这两项承诺，不管代价如何。只有在这之后，我才打算考虑你们可能采取的任何行动计划。”

2 月 22 日，是华盛顿总统的华诞。那天早晨 6 时，林肯在礼炮声和群众的掌声中拉动着绳子，一面国旗徐徐升上了独立厅的上空。他面向独立厅拥挤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接着，林肯在荷枪实弹的士兵簇拥下来到哈里斯堡，接受柯廷州长的欢迎。林肯为州长的欢迎致答词说，在伟大职责的重担下，他怀有一颗正直的心，并将坚定地依靠人民：“如果我自身的力量不足，我就将求助于人民群众，我认为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无往而不胜的。”这时，

---

费城的“独立厅”，是当年大陆会议通过《独立宣言》的所在地。

哈里斯堡是宾夕法尼亚州的首府，许多历史性会议都曾在这里召开。

安德鲁·格雷格·柯廷（1815—1894），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领导人之一，曾两度出任宾夕法尼亚州州长，一贯支持林肯政府。

贾德正跟平克顿等人在做充分准备，以便当晚乘坐只有两节车厢的专列从哈里斯堡悄悄启程，第二天早晨抵达华盛顿。据说当时麦克卢尔曾亲耳听见林肯嘟囔：“堂堂一位国家总统竟像个小偷似的星夜悄悄地溜进首都，全国会怎么想呢？”柯廷州长则坚持这是形势需要，不是一个由林肯决定的问题，大家决定仍按既定方案进行。

傍晚 6 时许，林肯被请离餐桌。他上楼入室，把宴会礼服换成旅行便服，口袋里塞一顶软呢帽，手臂上搭一挂披风。下得楼来，门口已停着一辆马车。拉蒙和林肯一前一后地上了车，直朝车站驶去。随后他们俩改乘专列离开哈里斯堡，空荡荡的两节车厢的专列由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的一辆机车牵引着，高速前进。车上没有一丁点儿灯光，拉蒙随身携带着两枝普通手枪，两枝大口径的短筒小手枪和两把锋利长刀。电话线奉命切断，进出哈里斯堡的一切电报电讯全部中断，一切消息均受到严密封锁。

晚 10 时刚过，列车抵达费城，来站台迎接林肯和拉蒙的，有侦探平克顿和“费城—威尔明顿—巴尔的摩”铁路公司总督肯尼。平克顿和肯尼是乘坐马车赶到宾夕法尼亚火车站的。他们把林肯和拉蒙接下专列，再亲自把俩人送到“费城—威尔明顿—巴尔的摩”火车站，从这里搭乘纽约至华盛顿列车的最后一节普客卧铺车厢。平克顿早就派出手下的一名女侦探在那节车厢里定下了靠尾部的几个铺位，其中有一个是为她那“生病的大哥”预定的卧铺，即是为林肯准备的。林肯快速地爬上了那个铺位，把窗帘也给悄悄地拉上了。

翌日凌晨 3 点半钟，列车抵达巴尔的摩。在车站停留时，一个铁道员工走进车厢，附在平克顿的耳畔低声说道：“一切顺利。”那天夜行途中，林肯除了悄声儿说几句打趣的话外，一直沉默寡言。早上 6 时，这位新当选的总统终于安全地到达了华盛顿，一度神秘消失又在首都露面的林肯也总算结束了这次罕见的夜间旅行。

就在林肯到达首都的那天下午，从哈里斯堡正常开出的专车行抵巴尔的摩火车站时，车站聚集了一万人的欢迎群众。火车一进站，汹涌的人群一下子冲上了月台，响起了一阵阵惊心动魄的嚣叫，淹没了整个车站的一切。人们都以为林肯待在这列专车里，于是高呼口号，为南方同盟叫好，向“英勇的杰弗逊·戴维斯”致敬，对“劈栅栏木条的人”则大喝倒彩。假如林肯真在车里，必然会碰上麻烦的。

后来拉蒙写道，林肯“深信他听从了职业侦探和惊慌失措的朋友们的意见，是犯了一次极其严重的错误”。但情况可能恰恰相反，正是这些向林肯提出忠告的人救了他的一命。拉蒙还说，他相信林肯从那时起一直到在华盛顿执政的那几年里，无时无刻不处在被人暗杀的危险中。

林肯到达华盛顿后，暂时下榻于威拉德旅馆的一个套间。那天早晨，他同 1860 年党内的竞选对手、这次被他提名为国务卿的威廉·亨利·西华德一道共进早餐，商讨有关政府的交接事宜。上午 11 时，林肯与西华德一道走访白宫，同内阁成员们握手寒暄，和詹姆斯·布坎南总统闲聊了一阵。布坎南打趣地对林肯说道：“如果你进入白宫时跟我回到惠特

---

亚历山大·凯利·麦克卢尔（1828—1909），新闻记者，宾夕法尼亚州州议员，共和党宾夕法尼亚州委员会主席，也是共和党创始人之一。

兰老家时一样地感到幸福，那你就真是个幸福的人儿了。”

历史证明，布坎南的晚年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幸福，他一直要为自己造成内战的责任辩解，而林肯接过他那个烂摊子，却经受住了4年零6个星期的严重考验。他所面临的严峻形势，是以往任何一位总统所绝无仅有的。这种不“幸福”，反而把林肯造就成一个历史上伟大的人物。正如他在1864年所说的：

“我其实并未能控制住局势，说句老实话，倒是局势控制了我。三年来的战火不熄，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局面，恐怕不是某个人或某一个政党所能控制、所能预料得到的。这一切惟有归功于上帝意旨。”

不过，尽管如此，林肯这次到达华盛顿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正是充分意识到形势的严峻，并决心挽狂澜于不倒。

当时不仅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而且大家都在向林肯施压，迫使他就范，按照一党一派的私利行事。那时共和党内的一派是反奴隶制的极端分子，如萨姆纳、蔡斯、韦德和史蒂文斯，另一派则是调和派，如西华德和亚当斯。无怪亚当斯的儿子写道：“林肯将会同哪一派联合？这是南、北双方都在关注与探讨的一个问题。”

萨姆纳被视为南方的眼中钉，是南方必欲从联邦中清除的某种势力的代表。他跟林肯虽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有着巨大分歧，但他们合作得很好，因为他们都深信“彼此的心地坦荡”。萨姆纳在其先后5次的竞选演说中都一再支持林肯。他就国家的分裂说道：“幸运的是，亚伯拉罕·林肯具有为带领我们渡过这一难关所必需的那些品质。他冷静、沉着、明智，同时又很勇敢。只要他把自己奉献给人权，联邦就一定能持续下去并变得更为珍贵。”

1861年3月4日，是林肯宣誓就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的一天。这天早晨天气晴朗，后来却变得阴冷起来，寒气袭人。

上午，威拉德旅馆的四周大街上，已是人山人海，道路为之堵塞。通向国会大厦的宾夕法尼亚大道两旁，都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国会大厦两侧的窗口里，也尽是一双双高度警惕的监视眼睛。

布坎南总统由俄勒冈州国会参议员贝克和马里兰州国会参议员皮尔斯陪同，从白宫乘坐一辆敞篷马车欣然来到林肯下榻的威拉德旅馆。布坎南走下车来，进入旅馆。少时，他和林肯手挽着手走出旅馆，重又双双登车。警车为他们开道。一行人在政府各部门官员的陪同下，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向国会径直走去。随后一些人又组成了一个新的队列，簇拥着新当选的总统，把他一直护送到国会的东廊和露天讲台。这时，守候在那里的一万多民众，发出了一阵阵掌声和稀落的欢呼声。

贝克参议员首先宣布：“同胞们，我向你们诸位介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人群立时报以微弱的欢呼声。新总统随后发表

---

查尔斯·萨姆纳（1811—1874），废奴主义者，曾是辉格党和自由土地党成员，后加入共和党，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曾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等。他是最早敦促林肯颁布《解放宣言》的政治家。

本杰明·韦德，俄亥俄州国会参议员，共和党激进派领袖之一。

撒迪厄斯·史蒂文斯（1792—1868），宾夕法尼亚州国会众议员，众议院共和党激进派领袖。与萨姆纳一起倡导成立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坚定地支持林肯政府。

查尔斯·弗兰西斯·亚当斯，国会众议员，驻英公使。

就职演说，从容不迫地宣读他那篇经过反复修改、多次推敲的重大文告。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林肯总统，在内战爆发之前的一个月，发出了庄严的宣告：他决心按照宪法和民族统一的原则，向分裂主义者提出严厉而又诚恳的警告，并发誓要尽力“保持、维护和捍卫”美国的民主传统和民主体制。

这篇政治文件的公开发表，正是在美国南北双方有关奴隶制和经济利益的争端随着边疆开发和资本主义蓬勃发展已日益上升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政治冲突的关键时刻。林肯也正是要通过它的公开发表，来显示自己在这场前进与倒退、统一与分裂的斗争中要不屈不挠地迈向伟大目标——维护联邦完整——的决心、雄心与魄力。

接着，老态龙钟的首席法官坦尼走上前来，为经他一手主持宣誓的第九位总统举行宣誓仪式。他颤巍巍地举起一本翻开着的圣经。于是林肯左手按在圣经上，举起了右手，随着这位首席法官复诵着宪法所规定的誓词：

“我庄严宣誓，我将忠实地履行合众国总统的职责，我将竭尽全力去保持、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

这时，国会山上礼炮齐鸣，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向这位美国第十六任总统致敬。

林肯宣誓就职的隆重仪式至此落下了帷幕。人们开始逐字研究他那就职演说全文，把它作为新共和党首届政府的一个正式文件，作为新总统在长时期沉默之后就政策与观点所作的第一次阐述。这样，就职演说全文就成为一时举国瞩目的中心。在纽约，报社门前排出一大长龙的人群，争相抢购第一批刚印好的墨汁仍未干透的报纸，争睹那份已变成无声文字的演讲稿。这份稿件所拥有的读者范围之广和人们对它逐句斟酌之细，都是以往任何一位美国总统的言论所不可比拟的。林肯本人过去对自己的手稿也从来没有像写这篇演说稿那样精心琢磨、反复修改。他在斯普林菲尔德写好的草稿本就参考了许许多多的资料，后来又经过仔细推敲，词斟句酌。到华盛顿之前，他还将此稿送给西华德和布朗宁参阅，听取了他们的一些意见，作了重大的修改，并加进了此次旅途中的所见所闻。例如林肯原稿末尾有两句话曾写得充满了火药味：“你们能容忍对政府的攻击，我却不能从捍卫它的立场上后退。‘和平还是战争’——这个严肃的问题得由你们而不是由我来回答。”林肯在修改时把这两句话删去了。西华德认为，应该用一些亲切的语言，既要显示个人镇定自若，又要能振奋人心，这样来收尾会收到较好的效果。于是，林肯把西华德提出的一段文字稍加修改，以充当结尾词。经过这样精雕细刻、着意润色的文稿，可以说是理智和感情的结晶，充满着希望与理想、告诫与批判、忧虑与期待、雄心与决心的混合物。这篇就职演说不仅对林肯来说是无比重要的，对美国而言，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它以全部篇幅表明，如果林肯认为战争是有正当理由的和不可避免的，那他就准备不惜一战。

对林肯这篇就职演说，各方反映不一，仁智互见。

---

奥韦尔·希克曼·布朗宁（1806—1881），早年从事律师事务，与林肯共事。在1860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支持林肯为总统候选人。1861—1863年任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反对林肯的解放奴隶的政策。

远在衣阿华州的一个农民写信给林肯，要他勇往直前，毫不退让。他写道：“你今天给他们一个小指头，明天他们就会要整个一只手。”从遥远的田纳西州的诺伦斯维尔也寄来一个叫威·巴恩斯的专函，他告诉当选总统，他那里的人都对合众国国旗无比忠诚，如今他又如愿以偿，读到了这篇广泛传播的就职演说，他正在把它当成宣言书珍惜着呢。

《纽约论坛报》对就职演说发表了评论文章；“对2000万人民来说，它带来的是喜讯抑是噩耗，将视各人的立场而异，它至少表达了一个信息，那就是美国的联邦政府依然存在，它的首脑还是一代伟人。”

《波士顿实录》说，在通篇演说中，没有一句话是“哗众取宠”的。它“所用的语言同人民群众的愿望一致，是通常和‘老乡’、‘邻里’交谈时使用的浅显易懂、朴实无华的语言，是适合于表达他的思想和他所讲的事实。”

《巴尔的摩太阳报》则从就职演说中觉察到“它独揽了暴君的权力，并露骨地表示，不管战争和流血会达到何等程度，它都打算行使这一权力。如果演说中的话真个算数，那它就是联邦的丧钟和挽歌，是希望的破灭。”

《里士满消息报》从演说中所看到的，却是“‘狂人’的冷酷无情，是精心炮制的语言。分裂战争只待一声信号枪响……对于‘弗吉尼亚往何处去’的问题，林肯先生已作了答复：它必须走向战争。”

林肯政府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既有以西华德为代表的保守派，又有以蔡斯为首的激进派。最初，西华德极力反对蔡斯进入这个“混合内阁”。他在3月2日（星期六）通知总统，他本人必须“退出”，以示威胁。林肯在3月4日复信给西华德：“我认为不得不恳求你撤销‘退出’的决定。我想公众的利益要求你必须这样做，同时我个人的感情也深深希望你能这样做。”林肯在将信稿交给秘书约翰·海誉写时，曾经说过：“我不能让西华德一开始就占上风。”3月5日早晨，西华德见威胁不成，便带着一封十分客气礼貌的回信，重又返回了内阁。

3月5日中午，参议院接受并通过了新总统的内阁名单：

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

财政部长——萨蒙·波特兰·蔡斯

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

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

内政部长——凯莱布·史密斯

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

邮电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

有些人对林肯内阁略持异议，认为在平衡上有问题，因为蔡斯、凯麦隆、韦尔斯和布莱尔均属老牌民主党人，而西华德、贝茨、史密斯则属老牌辉格党人，4与3不成比例。林肯则解释说：“我自己可算是个老牌辉格党人了，有我在，两党自然势均力敌。”

其实，林肯对内阁名单的遴选是慎之又慎的。他曾多次和副总统汉

---

凯莱布·布勒德·史密斯（1808—1864），律师，编辑，演说家，印第安纳州辉格党国会众议员，1863年1月辞去内政部长一职返回印第安纳，重操律师旧业。

蒙哥马利·布莱尔（1813—1883），原为民主党人，后加入共和党，在林肯内阁中属共和党保守派。



尼巴尔·哈姆林磋商过。当他们在芝加哥晤面时，林肯说道：“哈姆林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将始终乐于接受你作为副总统向我提出的任何建议。”哈姆林被林肯的一片赤诚所打动，保证做好林肯的亲密伙伴，并将竭尽所能提供参考意见。

哈姆林曾两度以民主党身份被选为国会众议员，任过一届国会参议员。后因反对奴隶制的扩展，愤而辞去国会参议员职务，投身于缅因州共和党的筹建组织工作。他曾被选为缅因州州长，接着辞去州长一职，成为首批进入国会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之一。随后又辞去国会参议员职务，由共和党提名竞选副总统。

被提名为林肯内阁国务卿的威廉·亨利·西华德，过去一直是共和党的领袖。1858年10月曾发表过著名的“不可制止的冲突”的演说。作为一个与控制全国金融商业的财团关系密切的纽约人，他赞成保护关税、轮船补贴和一项修建通太平洋沿岸铁路的法案。他对运河、铁路、贸易差额、关税、商业等新兴资本主义因素，对从欧洲源源不断地涌来的剩余资本和劳工等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作为一个曾与林肯在竞选共和党提名总统候选人中平分秋色的政治领袖，西华德在新内阁中是野心勃勃而又咄咄逼人的。

1861年4月1日，西华德向国家元首送上了一份题为“供总统考虑的几点想法”：

“第一，我们执政已满一个月了，但我们无论是在内政或外交方面都还没有一项明确的政策；第二，接见那些钻营官职的人，已妨碍对更为重大问题的注意；第三，再拖延下去，不仅会招来对本届政府的非议，而且会危及国家；第四，把外事方面或一般的人事安排留待以后伺机处理；第五，在公众面前，必须把奴隶制问题改变为维护联邦或分裂联邦的问题。”

紧接着，国务卿又给林肯送上一份恰恰是“越俎代庖”的建议：

“假如我们得不到西班牙和法国的令人满意的解释，我打算召集国会向它们宣战。但不管我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总得有人来负责实施并不断进行指导，要么总统亲自干，自始至终积极负起责任来，要么就交给内阁中的某个阁员去做……这方面的工作不在我的特定职权范围内，但我既不打算回避责任，也不准备越俎代庖。”

有人把西华德后一份“建议”斥为“荒唐轻率的建议”，并不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等于是正在指责总统把事情弄糟了，只有他这位国务卿才知道如何当总统：只须对西班牙和法国开战，已经脱离的南方各州就会聚集在老星条旗下同心协力地进行战斗，联邦就可以得救了。

林肯对西华德送上来的两份“文件”表现出了一个总统善于驾驭全局的领导艺术和虚怀若谷的宽容谦恭。他除了在批复中表示“我一直在考虑你送来的文件”之外，还着重指出：“关于你后来所提的建议，我要说的是，倘若必须那样做，我一定会那样做的。”他又谆谆告示：“总的政治路线一经确定，就不应该无缘无故地改变它，或把它继续作为无益辩论的话题，当然，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希望并相信我有权听取全体阁员的意见。”

事实上，西华德提出的把“那些钻营官职的人”的安排“留待以后伺机处理”的想法，也的确切中时弊，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按照美国惯例，新党上台执政，对联邦政府的大小官员就要来一次大换血。在新总统就职之前的30年中，除辉格党当政的8年之外，数以千计的联邦政府官职一直都是民主党的专利品。林肯视事后，也碰到了这个令人头痛的问题。他每天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去任命联邦政府官员，对付成千上万个申请职位的人。而这些“钻营求官的人”又都曾为共和党的胜利大肆活动，出钱又出力，立过所谓的“汗马功劳”，而且又几乎都得到过明确的封官许愿的承诺。

在林肯下榻过的威拉德旅馆的正厅走廊上，谋求官职的人像潮水般涌来。有的甚至当街拦截乘出租车经过的林肯，硬要把引荐书塞给他。林肯不由眉头紧蹙，大声说道：“不行，不行！我不能到大街上来开店铺。”说完便乘车走了。

对这么多钻营官职的人，林肯不胜感喟：

“有朝一日，我们的美国社会和联邦政府腐败透顶并彻底垮台，其主要根子必定是这种贪得无厌的官欲，即这种四处钻营以求好逸恶劳的寄生欲望。这些欲望连我自己也不是毫不沾染的。”

林肯内阁中的第一批阁员都各具不同的政治观点，其中萨蒙·波特兰·蔡斯属共和党激进派。后来他在许多问题上因同林肯和西华德有分歧，于1864年6月辞去财政部长一职，12月林肯任命他为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接替病故的老法官罗杰·布鲁克·坦尼。

蔡斯如同西华德，一直雄心勃勃地想当总统，也确实具有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他把毕生的精力都用在废除奴隶制的斗争事业上。早年在辛辛那提时，他曾免费为许多被控为逃奴的黑人担任辩护律师，因而被肯塔基人誉为“逃亡黑人的总检察长”。蔡斯退出民主党后，先领导组织了自由党，后来又筹组自由土地党，最后加入了共和党。他自始至终都在摸索废奴的有效途径。商业股份公司的法律业务向他敞开了大门，大量钱财向他招手，但他却选择了与逃亡黑奴同呼吸、共命运的崎岖小道。

新任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虽然年已62岁，却是拥有钢铁与铁路控制权的宾夕法尼亚州的主要政界领袖，而且是该州工商界和政界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由于国家目前面临的紧急状态，林肯很需要这样一个重要工业州的重要人物的通力支持。

凯麦隆21岁时，便是《多伊尔斯敦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嗣后的10年里，他曾开办银行，修筑铁路和开凿运河，从中发了大财。他善于幕后活动，擅长玩弄政治手腕，赢得了“滨州沙皇”的雅号。由于他的决策高明，才使布坎南两度进入国会参议院。后来他发现布坎南权势日盛，炙手可热，几乎危及他自己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地位。他于是开始组织人民党，并在1856年使自己被选为国会参议员。同年凯麦隆又把辉格党、一无所知党和共和党合并，组成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党。可惜凯麦隆只当了10个月的陆军部长（1861年3月—1862年1月），就因该部的经济丑闻而被迫辞职，同年又被林肯委任为驻俄公使。

和凯麦隆一样也是一位老牌民主党人的新任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他创办的《哈特福德时报》，是最早为杰克逊竞选总统时的喉舌之一。韦尔斯曾因奴隶扩展问题而退出了民主党。林肯对此大加赞赏，认为他为人正派。1855年，韦尔斯曾以共和党人的身份竞选州长失败。1860

年，他担任芝加哥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康涅狄格州代表团团长。

新任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曾当过密苏里州的检察长、州参议员。原是来自边界州的自由土地派辉格党人，后来加入共和党，属共和党温和派。林肯为了缓和南北之间的冲突，任命他担任总检察长。

出任内政部长的凯莱布·史密斯，在印第安纳州康纳斯维尔当过律师、编辑和演说家，后来成了辉格党的国会众议员。在新任内阁成员中，他是最接近于一般职业政客阶层的那种人。

接受提名为邮电部长的蒙哥马利·布莱尔，曾任密苏里州地方检察官、圣路易斯市市长、州民事及刑事法庭法官等职。作为逃奴德雷特·司各脱的辩护律师，他也曾帮助找到一名律师为废奴主义的殉难者约翰·布朗出庭辩护，从而在反对奴隶制的人中赢得了不少的朋友。布莱尔属马里兰州共和党温和派的代表。

## 4 高处不胜寒

1861年3月4日，亚伯拉罕·林肯正式就任美国总统时，美国实际上已陷于四分五裂之中：南方已有6个州脱离了联邦，并于2月4日组成了以杰弗逊·戴维斯为总统，以亚历山大·斯蒂文斯为副总统的南方同盟政府；3月2日得克萨斯州参加同盟，还有阿肯色、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和田纳西等4个蓄奴州也准备这样做；分布在南方的大部分要塞都落入了分离主义者的手中。形势是十分严峻的。在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就任非常大总统也的确不容易，林肯不能不有“高处不胜寒”之感。

当时仍在联邦控管下的南方要塞，只剩下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港的萨姆特堡了。林肯决心坚守住这一要塞，以此来显示他捍卫联邦的决心。

上任第二天（3月5日）的早晨，林肯仔细研究了萨姆特堡司令罗伯特·安德森少校送来的紧急报告。报告说他们的粮食储备最多只够维持40天。南方叛军正在摩拳擦掌，只等他们设在蒙哥马利的临时政府一声令下，就立即炮轰萨姆特堡，扯下它的国旗。

1861年3月9日，林肯召集了他的内阁成员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一个要求阁员深思熟虑后再给予书面答复的问题：“假定眼下仍有可能向萨姆特堡补充给养，这样做是否是明智之举？”

3月16日，七位内阁成员纷纷带着各自的书面答复来赴会了。国务卿认为不行：“现在不是使用武力的时候。”财政部长认为行又不行：“如果这样做意味着和平就行，如果这样会引发内战，增加军队和几百万美元的预算就不行。”陆军部长认为不行，因为那样“对国家不会产生任何实际好处”。海军部长干脆“持怀疑态度”，认为不行。内政部长的意见也是不行，虽说“放弃萨姆特堡会引起‘惊慌与抗议’，”但那是“可以解释清楚并得到谅解的”。总检察长也觉得不可，“宁肯撤离萨姆特堡”。只有邮电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坚决说“行”。他认为布坎南前总统就是因为犹豫不决而失败，而第七任美国总统杰克逊则由于敢作敢为而获胜；认为给予该要塞补充给养将“证明北方大无畏的气概，表现人民及其总统维护政府权威的决心。”这样，七个阁员中有五个反对给安德森少校送去粮食，一个既不赞成也不反对，只有一个坚决赞成。

总统决定召见39岁的海军部副部长福克斯，指示他于3月21日作为林肯的特使和观察员去了一趟萨姆特堡。福克斯回来后向林肯作了汇报，说该堡粮食只能维持到4月15日中午。3月28日，林肯指示福克斯草拟一份简短命令，就有关增援萨姆特堡所需船只、人员和供应品的数

---

南方蓄奴州叛离联邦时，纷纷抢占联邦财产，尤其是军事设施。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命令叛军占领了该州查尔斯顿的兵工厂和港口的两处堡垒。安德森少校率领不到100人的联邦军队退守萨姆特堡。1861年4月，叛军用重炮轰击萨姆特堡，从而点燃了内战的熊熊大火。

罗伯特·安德森（1805—1871），联邦将领，内战爆发时任萨姆特堡少校司令，在叛军猛烈炮轰下坚守3天后撤离。1861年5月，林肯任命他为陆军准将、肯塔基军区司令。

古斯塔夫斯·瓦萨·福克斯（1821—1883），联邦海军军官，1861年3月曾作为林肯总统的特使和观察员去过萨姆特堡。1861—1866年任海军部第一副部长。

量写成一一份备忘录存用。

拉蒙也去了一趟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作为总统的私人特使还拜会了该州州长皮肯斯。拉蒙回来后，给林肯捎来了皮肯斯州长的一条口信：“除了联邦总统默许脱离外，再没有别的任何办法能防止战争……向萨姆特堡增援，你们的总统不妨试一试看，战争的警钟必将响彻南方的每一个山头 and 每一条河谷。”

3月28日，总统又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宣读了司各脱将军的一份备忘录。这位美国陆军总司令不赞成向萨姆特堡增援，并劝说：“放弃萨姆特堡和皮肯斯堡也许是有必要的。”众阁员听了都大为吃惊。过了好一阵，布莱尔才头一个打破沉默，指责这位陆军首脑“充当起政客”，超越了军人的权限。布莱尔还把司各脱将军的提议与西华德国务卿的阴谋诡计联系起来。大伙儿都表示同意，并认为这位陆军首脑的意见绝对不能采纳。总统决定内阁会议第二天继续召开。那天夜里，林肯躺在床上通宵未眠，为应付错综复杂的局势而绞尽脑汁。

第二天中午，内阁开会讨论备战问题。有三名内阁成员主张撤出萨姆特堡，三人反对，会议最终未达成一致。这时，林肯拿出福克斯上校草拟的备忘录，并附上一纸给陆军部的手令：“先生！我要你备好一支由海路出发的支援部队，4月6日前务必作好出航准备。一切按所附备忘录办理。为实现此目标，你必须同海军部长通力合作。”这道命令连同一份签了字的抄送海军部长的副本随即发出。福克斯上校便启程前往纽约着手这支海运队的筹组工作。

这一时期，防守萨姆特堡的罗伯特·安德森少校已成为举国瞩目的大英雄了。该堡位于查尔斯顿港外约3英里处，目前四面受敌，博雷加德将军的5000名士兵已把它围得水泄不通。联邦官兵要去萨姆特堡，必须出示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皮肯斯签发的通行证，还要接受南军哨兵的盘查。

南方同盟政府曾派出三名特使到华盛顿进行活动。西华德国务卿背着总统，跟他们进行了私下谈判，并透露了联邦政府的一些内部机密。所以，这三名特使先是电告南方，说林肯政府将会放弃萨姆特堡。可是到了3月底，萨姆特堡上空依旧飘扬着星条旗，引起了皮肯斯州长的质询。4月2日，同盟特使又电告南方政府：“主战派向林肯总统施压，他正倒向他们那一边。他们通知我们说，可能会采取后发制人的办法，即战斗打响了再宣战。”

这时的安德森少校正是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坚持军人信条的。他孤军据守远离首都的一个孤立堡垒，如今从查尔斯顿市场上又买不到一点蔬菜和肉食，但他却头脑冷静，顶住了无数次的诱惑，巍然挺立在大西洋的葛尔小岛上。安德森少校在肯塔基州土生土长，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坚持他的军人职责就是无条件地服从联邦政府的命令。

1861年4月8日，林肯总统派遣陆军部一个名叫罗伯特·丘的秘书专程去查尔斯顿会晤皮肯斯州长，向他宣读了一份总统便函：

---

皮肯斯堡位于佛罗里达州，忠于联邦的守军曾拒绝向该州奴隶主当局投降。

皮埃尔·古斯塔夫·陶坦特·博雷加德（1818—1893），叛军将领 1960 年任西点军校校长。他加入南方同盟，任查尔斯顿驻军司令。1861 年 4 月 12 日，挑起了内战。7 月率军参加了第一次布尔河会战。

“我奉合众国总统之命谨通知你，只求以粮食接济萨姆特堡；如此举不遭拒绝，或若该堡未受攻击，则除非另有行文，均不拟运送人员、弹药或武器。”

这份便函虽然简短，但却十分有力，至少澄清了联邦政府不惜一战的疑窦。就这样，林肯总统向全国和全世界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思考的突破口。萨姆特堡是一个象征，一个捍卫联邦决心的象征。

南方同盟政府也在紧张地研究林肯给皮肯斯州长的这份便函。尽管南方同盟政府的国务卿罗伯特·图姆斯曾表示：“向萨姆特堡开火，就会揭开内战的序幕。这场内战将比世界上以往任何一场内战的规模都要大得多。我适时地向你提出劝告……你行动鲁莽，在捅一个从高山延伸到海洋的马蜂窝，无数马蜂虽然眼下毫无声息，但很快便会成群飞出螫死我们的”，戴维斯总统仍然坚持进攻萨姆特堡，时间和方法则由博雷加德将军敲定。

4月10日，盛产煤、铁的工业大州——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安德鲁·格·柯廷收到林肯的一封短笺：“我认为严阵以待的必要性有增无减。请密切注视时局的动向。”

4月11日，博雷加德将军特派一只小船到萨姆特堡，给他那西点军校炮兵科的得意门生安德森少校送去一份照会：“我奉同盟政府之命要求你们从萨姆特堡撤离，我们将为你和你部的撤离提供一切必要的方便。”安德森少校当即强硬复照：“我遗憾地通知你，我的荣誉感和我对我的政府的责任感，使我不能对你的要求惟命是从。”当少校把这份复照交付博雷加德的副官时，还加上一句：“先生们，即使你们不用炮火把我们轰成齑粉的话，我们在几天之内也会饿死的。”

博雷加德随后又派了四个人划了一只小船去萨姆特堡。午夜过后，他们交给安德森少校一份照会，声称如果对方确定一个具体的投降时刻，就可避免“无谓的流血”。少校立即召集部下商议对策。会议从午夜1点一直开到3点。凌晨3点15分，安德森作出了回复：“我真心实意地赞同你的避免无谓流血的愿望。我将在备有适当和必要的运输工具的条件下，于本月15日中午撤离萨姆特堡，在此期间，将不向你军开火，除非因对本堡或政府旗帜采取某种敌对行动而被迫开火……如果我在那时以前没有收到本政府制约性指令或新的供应品的话。”

5分钟不到，南方同盟军发出了一份书面照会，由副官切斯纳特送上，照会宣称：将在1小时后对萨姆特堡实施炮击。

果然，南方同盟军在4月12日整个白天和13日整个漆黑的雨夜，各种大小炮向萨姆特堡足足轰了33个小时，接连不断地打了3000多发炮弹。尘雾、硝烟和气浪呛得守备军官兵几乎喘不过气来。最后连仅存的一块饼干也给吃光了，只好用腌肉充饥。

14日是星期天，安德森少校终于放弃了要塞，率领守军列队开出掩蔽所，高举国旗，擂响战鼓，还鸣枪50响，向国旗致敬。他们乘坐一条北方开来的救援船，往纽约港驶去。在战斗中他们仅损失了一名战友，那是在自己的一门大炮偶然爆炸中牺牲的。安德森少校把那面遍布弹痕的烧焦的国旗收藏入箱，作为历史的见证。

1861年4月14日（星期天），国旗刚在萨姆特堡降落下来，林肯便同进出白宫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们磋商。这些国会议员们向总统保证，他

们的人民将做政府的坚强后盾。林肯在同国会民主党领袖、资深参议员斯蒂文·阿尔诺德·道格拉斯在白宫讨论了这个四分五裂国家的困境。后者一反同奴隶主妥协的立场，坚决支持林肯政府。在他于当年6月去世前的一个多月时间内，一直主张坚决镇压南方分裂联邦的叛乱行径。林肯给道格拉斯看了他将在4月15日早晨发表的宣言全文。这份宣言实际上是一纸战争动员令，是内阁开会拟定的。宣言点了南卡罗来纳州、佐治亚州、亚拉巴马州、佛罗里达州、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萨斯州的名，指出它们正在进行政府通过常规办法所“无法制止下去的十分强有力的纠合。”

“因此，我，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现在根据宪法和法律授予我的权力，认为应当征召并特此征召合众国各州民兵，总数7.5万人，以镇压上述纠合，并使法律得到彻底遵行。”

总统号召“全体忠诚的公民”来保卫全国的联邦和人民的政府，“清除那些早已令人发指的罪行”，号召新建的志愿兵应当夺回“从联邦夺走的”资产和一切军事设施。

道格拉斯看了总统的宣言后，表示将全力支持。他还进一步建议应征召20万军队，而不是区区7.5万人。

萨姆特堡的陷落，标志着美国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肇始：舌战结束了，舆论统一了，真枪实弹的较量拉开了序幕。

1861年4月15日，已成为“林肯首次招募军人日”而载入了美国的史册。林肯的《宣言》，成了一块吸引全美群众的巨大磁铁。

人们涌向街头，涌向公共广场，涌进会议大厅，涌进神圣教堂。

数以千计的城镇和农村，像开了锅似的群情沸腾，民众纷纷集合，老兵高唱战歌，妇女组织起来支援打仗，姑娘行动起来送郎参军，各界人士都在为招募士兵和装备军队而进行募捐，筹集资金，照顾军属，教育或惩治不法分子。人们还经常聚集在一起，议论战争，讨论“总统下一步会怎么办？”

在各大城市，外国移民也闻风而动，组成了自己的军团：纽约的爱尔兰人组建了四个团；意大利人成立了加里波利近卫军团；德意志人提供了好几个团的兵力；英籍居民也在招募英国志愿兵。

新闻媒体也改变了腔调，支持联邦政府速战速决。作为强大实业界喉舌的《纽约先驱报》就发表了新见解：“实业界希望战争的时间短一点。越全力进行战争，战争结束得就越快。”

林肯途经纽约时，曾同一些百万富翁会晤或共进早餐。他们连同他们的律师也都主张开战。参议员道格拉斯更是到处游说，反复强调决一死战的必要。他在俄亥俄州的贝莱尔，在芝加哥的“伟格卫姆”大厦，在斯普林菲尔德的伊利诺伊州会上都大声疾呼，通向和平的最短捷径就是大张旗鼓、万众一心地准备打仗。一些废奴主义富翁，更是积极支持对奴隶主开战了。其中最突出的当推格里特·史密斯。他曾把12万英

---

朱则培·加里波利（1807—1882），意大利资产阶级革命家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近卫军包括意大利人和其他多国移民。

格里特·史密斯（1797—1874），纽约州大地主，从1835年起就积极参加废奴运动，与美国反对奴隶制协会关系密切，对约翰·布朗的革命性斗争曾给予巨大资助。

亩的土地无偿地分给 3000 名黑人，他还为堪萨斯内战花掉 1.6 万美元，这次他又慷慨解囊，出钱装备一个黑人团，还把自己的独生儿子格林·史密斯送去参军，还要他坚持不领薪饷。

与华盛顿联邦广场远隔千山万水的衣阿华州，也在积极响应总统的号召。当总统的信使通知该州州长塞缪尔·乔·柯克伍德招募一团人马时，州长开始时还有点犯难。想不到没几天工夫，来报名的人竟然有上百个团的兵力。柯克伍德州长兴高采烈地电告华盛顿，“兵员已齐备，望速运武器！”

与这些喜讯传出的同时，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不容有丝毫的乐观。

1861 年 4 月 17 日，弗吉尼亚州宣布脱离联邦。与此同时，该州的部队便开始行动，对哈帕斯渡口的合众国要塞和军火库实施突袭，因为从这里升起南方同盟政府的星杠旗，最能引人注目，好向北方示威，对振奋南方士气作用极大。此外，两万枝各种枪支被抢夺一空，被送去里士满作为战利品。两天之后，设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尼的合众国海军造船厂也受到威胁。为了不致被叛军虏获。该厂司令官便下令将价值 3000 万美元的船舰、枪支、弹药和各种作战物资付之一炬。

物资的重大损失固然令人痛心，但失去一个被司各脱将军认为“可抵 5 万人的司令官”——罗伯特·爱德华·李，给联邦军后来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他是弗吉尼亚人，辞掉合众国军内的职务，放弃了他在阿林顿山庄那幢能俯瞰华盛顿的富丽堂皇的私邸，而去指挥弗吉尼亚州的部队。在罗伯特·爱·李辞去联邦军职之前，林肯政府邮电部长布莱尔的父亲老布莱尔曾走访过他，并告知他：“总统和陆军部长凯麦隆渴望把联邦军队交由他指挥”，遭到了拒绝。罗伯特·爱·李还致函尚在任的联邦陆军总司令司各脱将军，表示：“除了保卫我的家乡弗吉尼亚州外，我绝对不想再拔出我的宝剑了。”

在接到林肯总统募兵名额的急电时，有些边界州的州长也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当时尚留在联邦内的蓄奴州肯塔基州州长比赖亚·马哥芬就明白无误地宣告：“肯塔基州不会为征服它的南方姊妹州这一罪恶目的提供一兵一卒。”同样，尚留在联邦内的另一蓄奴州密苏里州的州长克累本·杰克逊也恶狠狠地说：“在我看来，你（指林肯总统）的要求是违反宪法，带有非人道的革命目的，穷凶极恶的，所以不能遵命。”

由于通往北方的电报线路被切断，巴尔的摩电报局已经易手，落入脱离派的手中，致使一切消息都被封锁，加上桥梁横遭破坏，铁路陷于瘫痪，邮政业务一度中断，局势混乱到了极点。这种情况不能不反映到总统的内阁里来，有人便发出了不耐烦的怨怼。财政部长蔡斯一马当先，埋怨总统没有明确政策，“只有人云亦云的一般化见解，只有坐待时来运转的密考伯式政策”。

这种说法当然毫无根据。事实上，从 1861 年 4 月 14 日萨姆特堡陷落的那一天起，林肯总统就在宵衣旰食，运筹帷幄，把总统大权独揽在

---

罗伯特·爱德华·李（1807—1870），叛军重要将领，1859 年曾率领海军陆战队镇压约翰·布朗起义。内战爆发前担任第一骑兵团上校，内战爆发后曾担任弗吉尼亚州的叛军总指挥官等。

此指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主人公密考伯，一个始终耽于幻想，期望时来运转的乐天派人物。



手中，迅速采取了各项应变措施：

首先，根据正规军在布坎南执政时期被大批调派到遥远的印第安人居住的边境地区（如得克萨斯、犹他、新墨西哥、俄勒冈和华盛顿准州）去，首都防空空虚的事实，林肯于1861年4月15日发布扩大正规军、征集志愿兵的动员令，即总统《宣言》；

其次，针对南方同盟政府总统杰弗逊·戴维斯在蒙哥马利宣布该政府将授权加入同盟的船只捕捉合众国商船并颁发“捕船特许证”的情况，林肯于4月19日下令海军部增添19艘战舰，封锁南方的所有港口，切断他们的战略物资的供应；

第三，为了恢复邮电的畅通，林肯于4月20日下令北方各州警察局长于下午3时统一行动，查抄所有主要的电报局，把12个月来所有发报的原稿和收报的抄件统统没收；

第四，由于美国国会要休会到7月4日才复会，为了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总统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从合众国国库弄到了几百万美元的战争拨款。此外，林肯还派出私人信使，把总计百万元的政府汇票经由惠林和匹兹堡一线带往纽约；

第五，作好首都的备战工作，增调著名劲旅、精锐第七纽约团，下令罗德艾州州长通过水路向首都运送部队和枪支。乔治敦面粉厂的存货2.5万桶面粉，也作为军需品被接收过来。

国会复会后，迫于形势危急，不但没有抨击总统的违宪行动，反而通过决议宣布，总统就陆海军和民兵发布的一切通告和命令，采取的一切行动，都完全合法有效。

林肯后来也说：“形势迫使我作出抉择，是让政府马上垮台呢，还是坐视等待？在发生叛乱的情况下，我必须运用宪法授予我的广泛权力，努力去拯救它。”

当时，林肯总统的最大心病是首都防备空虚。守卫华盛顿的主力是从哥伦比亚特区招募来的30个连志愿兵，由查尔斯·斯通上校指挥。正规军官兵总数为1.7万名，早就被调往西部边境，在首都还要再集中3000人马得好几个月。后来林肯描写那个星期的局势说道：“大量的枪支不知怎的竟不翼而飞，流入了南方各州，被用来反抗政府……联邦陆海军的军官们大批辞职，其中大部分都拿起了武器反抗政府。”

4月18日，532名宾夕法尼亚州志愿兵平安无事地通过了巴尔的摩。这是响应林肯政府的征召、率先赶到华盛顿的卫戍部队。但第二天第六马萨诸塞团通过巴尔的摩市区换乘火车时，却遭到了一群同情南方的分子袭击。他们用石头、砖块和枪弹打他们，双方对峙的结果，有4名士兵和12名市民被击毙，负伤士兵17人。当天傍晚，该团士兵才到达首都，直接开赴国会大厦防守。国会大厦的大理石走廊上堆的尽是榴弹炮、滑膛枪、粮食等军需品。参议院会议厅里睡着第六马萨诸塞团的年轻战士，众议院里则睡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士兵。国会大厦的各条过道上，都有一道道用沙包、水泥桶、铁板等搭起的10英尺高的防御工事。

4月23日，首都运来了一批邮件和报纸。安德森及其萨姆特堡的守备部队抵达纽约，全市为这些英雄们的到来而欢声雷动。联邦广场举行了5万人的群众集会，为联邦热情欢呼。著名劲旅、精锐部队第七纽约团沿着百老汇大街，穿过两旁欢呼的民众，朝南面的华盛顿挺进。罗德

艾兰州州长也通过水路正向华盛顿运送军队和枪支弹药。

由于交通被破坏，第七精锐纽约团和罗德艾兰州的援兵直到4月24日仍然没有到达。在国会大厦枕戈待旦的仍然是第六马萨诸塞团和宾夕法尼亚的战士们。这时，第六马萨诸塞团在巴尔的摩街头冲突中负伤的官兵来白宫参观，对林肯总统作了短暂访问。林肯对他们的英勇无畏致以谢意，谈着谈着，语调变成了忧伤。他用嘲讽的口气对他们说道：“我不相信有什么北方。第七纽约团也只是个神话！在我们的国土上已不存在什么罗德艾兰州了，只有你们才是惟一的北方实体！”颓丧、怨愤之情溢于言表。

但是，任何天大的困难，在觉悟的人民群众面前都是可以战胜的。4月25日，第七精锐纽约团已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出现。紧接着，1200名罗德艾兰州的钢铁战士和另一批来自马萨诸塞州的1200名劲旅也在首都大街上高唱着战歌齐步行进。短短几天，华盛顿市就调集了1万名守备部队，从而解除了人们的忧患，驱散了心头的乌云，大大增强了守护联邦政府的信心。事后林肯才查明，原来是马萨诸塞州的机车工人抢修了一台停在安纳波利斯的瘫痪了的机车，铺轨工人又自愿抢铺了那一地段的路轨，这才为北方疏通了运送兵员和补给的交通瓶颈。林肯这才感到华盛顿固若金汤了。

1861年5月底，南方同盟政府由于新接纳了阿肯色、北卡罗来纳、田纳西和得克萨斯四个州而阵势大为增强，随即将其首府由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迁往弗吉尼亚州的里士满，以便向北方联邦政府采取先声夺人的战略攻势。

这时的南方同盟政府下辖11个州，拥有民众900万（内含390万奴隶）。北方的林肯政府形式上仍辖有23个州，2200万人。南方喊出的口号是“向华盛顿进军！”北方则针锋相对，宣传“向里士满进军！”南方的防御力量是一支10万人的军队，北方则通过庞大的招兵计划，已把陆军人数增至156861人，海军扩充到了2.5万人，因为1861年5月3日，林肯又发出通告，征召82748名新兵以充实国防力量。

南方同盟政府的总统仍为杰弗逊·戴维斯。他和林肯都诞生于肯塔基州，比林肯年长一岁。林肯幼年时被带往北方的自由区，而戴维斯则在襁褓中被送去了南方，因此带有明显的南方气质。他是密西西比州的棉花种植场主，毕业于西点军校，在“黑鹰战争”中任陆军中尉，后在墨西哥战争中负过伤，曾任国会参议员、皮尔斯政府中的陆军部长。戴维斯的政治野心大，对人冷酷无情，度量狭窄，睚眦必报。他缺乏驭众的能耐，但又自视甚高，不甘为人之下，更不愿像林肯有时表现的那样，让别人相信他们是在支配着他。

南方同盟政府的副总统为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斯蒂文斯。这位前佐治亚州的国会众议员宣扬奴隶制是同盟的“基础”，黑人是人类的劣等种族。他在1861年3月21日在萨凡纳曾公开宣称：“黑白人种不能平等。奴隶从属优等人种是正常状态。我们的新政府就是要建立在这一伟大真理的基础上。我们的新政府乃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在这个物质、哲学和道德的伟大真理之上的政府。”

里士满同盟政府的国务卿还是罗伯特·图姆斯，后来由内阁中的唯一犹太人、总检察长朱达·本杰明接替。本杰明是新奥尔良人，是戴维

斯总统的少数心腹之一。

财政部长是当过律师、商人的克里斯托弗·古斯塔夫斯·梅明格，他是查尔斯顿公立学校制度的创始人。

海军部长是佛罗里达州的斯蒂芬·马洛里，曾任国会参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

1861年5月，经南方同盟国会批准，凡欠联邦各州（除密苏里、衣阿华、马里兰、肯塔基等州及哥伦比亚特区外）债务的人，都应将所欠债款交给同盟国库。当时南方欠北方商人约2.11亿美元，其中欠纽约市的为1.69亿美元。

就在同一月，南方同盟军约500人用几门重炮就占领了距波托马克河下游8英里外的亚历山大里亚镇。林肯在白宫用望远镜都能看到南方同盟的旗帜在该镇上空飘场。

与此同对，到5月9日止，华盛顿已调集了2万军队，其中包括埃尔默·埃尔斯沃思上校和他在10天之内从纽约市消防队员中招募来的消防志愿兵团。

5月24日，从华盛顿派出了骑兵、工兵和步兵，跨过波托马克河上的大桥，向弗吉尼亚州推进。他们开始在数英里内的每个山头挖掘防御战壕，准备保卫被蓄奴州包围的方圆10英里的哥伦比亚特区。

埃尔斯沃思上校奉命率领消防志愿兵从水路去进攻只有1万人的亚历山大里亚镇，一艘单桅战舰则在他之前已到达该镇，并给镇上守军送去了最后通牒，限他们在一小时内撤离。那500名同盟军见后路已被另一密执安团切断，不得不同意撤退，因为腹背受敌，有招致全军覆没的危险。他们在乱放了几排枪后，便悄悄地撤走了。

埃尔斯沃思上校随后收复了亚历山大里亚镇。为了切断同南方的一切电讯联系，上校又率领一班士卒直扑电报局。当他们赶到马歇尔大楼门口，见房顶旗杆上仍残留着一杆脱离派的旗帜时，上校不由心头火起，猛力撞开大门，冲上三楼，又用梯子爬上了屋顶，硬是把那面旗子给扯了下来。可惜在他转身下楼时，却遭到了一名潜伏枪手的狙击，一颗大号铅弹穿透了上校的心脏，他当场即为联邦捐躯。

埃尔斯沃思的不幸牺牲，使林肯悲痛万分，甚至难过得哭了起来。当天下午，林肯夫人亲临上校遗体停放的海军造船厂敬献了花圈。稍后，遗体涂抹了防腐剂，她又偕同总统一道来祭奠。林肯呜呜咽咽地说道：“我的孩子！我的孩子！难道非得这样牺牲不可吗？”林肯要求志愿兵们把遗体抬到白宫去举行追悼仪式。这样一来，埃尔斯沃思便成了一名爱国英雄，他的先进事迹也广为传播，成了鼓舞年轻人踊跃参战、为联邦政府英勇献身的光辉典范。

1861年6月3日上午，斯蒂文·阿尔诺德·道格拉斯在芝加哥的“伟格卫姆”大厦向一大批群众发表演说，号召“每个美国公民在上帝面前都有责任集合在自己祖国国旗的周围”。回家后不久便病危去世。当天下午，他妻子还握着他的手，要他给孩子们留言，他只断断续续地说了句：“叫他们服从法律，拥护美国宪法。”在弥留之际，他特地留下最后一句遗言：“给总统拍电报，让军队勇往直前。”北方民主党人沉痛哀悼他们的党失去了一位领袖，共和党人也在这场危机中失去了一位肝胆相照、赤诚合作的好朋友。

道格拉斯经历了无数次的党派纷争和戏剧性事件。这个矮小粗壮的人之所以难能可贵，就在于他那48年的短暂生涯中，始终追求真理，并在他面对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敢于挺身而出，坚决支持他当年的政敌，共同携手合作，为稳定联邦政权而战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其实，当南北双方就奴隶制问题由舌战转入兵戎相见的热战时，对每一个美利坚男女都是一次重大的考验：是拥护联邦，还是为南方同盟而战？人人都不能不在现实面前作出抉择。林肯总统一家也不能例外，尤其是林肯夫人的娘家，情况就更为复杂。

玛丽·托德·林肯的老家在肯塔基州的列克星敦。她有一个庞大的家系：大哥利瓦伊和异母妹妹格丽特·凯洛格拥护联邦，而她的弟弟乔治和另外三个异母兄弟纓尔、戴维和亚历山大都参加了南方同盟军。她还有三个异母妹夫还是同盟军的军官。例如玛丽·托德的小妹埃米莉的丈夫本·哈丁·赫尔姆就是一个典型，他是前肯塔基州州长的儿子，民主党人，曾在西点军校毕业。当时，他在北方的许多西点老同学都纷纷辞职，正准备离开首都去南方参军。赫尔姆接受林肯的邀请，来到白宫。林肯亲切地接见了这位连襟。在赫尔姆离开白宫时，林肯交给了他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联邦军少校委任状，说道：“赫尔姆，我有个东西给你。你仔细想想，再把你的个人打算告诉我。”过了不多久，赫尔姆给林肯作出了答复：他要追随他的一些西点老同学的后尘，去南方参加同盟军。

固守萨姆特堡的英雄少校罗伯特·安德森也是肯塔基州人。他曾经表示，如果南北发生战争，如果他的故乡肯塔基州也脱离联邦，他就要到欧洲去。肯塔基州后来宣布保持中立，但留在联邦内，慢慢地也就疏远了它南边的那些蓄奴州姊妹。后来罗伯特·安德森接受了林肯总统的准将委任，在辛辛那提设立了司令部，并竭力不让肯塔基州脱离联邦。尽管该州经常遭到南方蓄奴州的辱骂，被斥为“犹豫不决，胆小怕事”。当林肯宣布国会将于7月4日召开时，肯塔基州于6月选举国会议员，十个选区中有九个选出了反对脱离联邦的候选人，该州联邦派从而获得了5.47万张多数票。这样一来，肯塔基州就被联邦争取过来了。

作为南北军事通道的另一个蓄奴州——马里兰州，也在经历了一系列较量之后，才得以留在联邦之内。

原来，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有一个力主脱离联邦的小集团，为首的是该市警察局长乔治·凯恩，成员是四名公认的脱离派警官和一个名叫约翰·梅里曼的人。由于这一小集团的兴风作浪，巴尔的摩市在1861年4月24日的选举中，候选人都是清一色的破坏国家完整统一的脱离派。而有选举权的3万名市民中，只有9244人参加了投票，选出的人士都是马里兰州议会中的脱离派议员。两天之后，就召开了州议会。但议会开会的地点不是在脱离派占上风的巴尔的摩市，而是在拥护林肯政府的联邦小镇弗雷德里克，州长希克斯是倾向于联邦派的。

马里兰州议会组成了一个委员会去白宫会晤总统。他们在1861年5月6日的汇报中承认，这些议员在华盛顿受到了总统彬彬有礼的接待，他们双方对一些具体事件的看法虽然存在着分歧，但在某些重大原则问题上则观点一致。总统一方认为：“只要马里兰州不对联邦政府采取敌对态度，就没有必要对其交通要道实施全面的军事占领，也没有理由没

收其公民财

这一期间，联邦在马里兰州首府安纳波利斯的驻军日益加强。5月期间，先后有30个团的兵力终于通过马里兰州进抵华盛顿。在安纳波利斯还建立了新的军区，军区司令为陆军准将本杰明·富·巴特勒。

5月13日，巴特勒率领1000名士兵开进巴尔的摩，在该市区周围的山头上建立了火力点，同时发布安民告示：“本军进驻本市，是为了使联邦的法律受到尊重和服从。”北方为巴特勒的这一壮举大声喝彩。

后来巴特勒被调离马里兰州，担任弗吉尼亚州门罗要塞的少将司令官。最初他并不理解总统委以重任的好心，还以为是工作中的差错，因而表示抗议。经过总统恳切的开导，巴特勒终于欣然上任了。

在门罗要塞，有数以百计的逃奴涌进巴特勒的兵营。巴特勒全部收容了这些价值6万美元的黑人男女，还发给了他们衣服和口粮，安排部分身强力壮的黑人干活。他将这些黑人擅自处理，不让还给他们原先的主子，当作“禁运品”来对待。这就为解决逃奴法带来了曙光，从而为全国处理逃奴开创了先例。

对马里兰州脱离派打击最大的，是驻扎在巴尔的摩附近麦克亨利要塞的司令官乔治·卡德瓦拉德将军的镇压行动。5月25日凌晨，他无视“人身保护法”，也不顾家在巴尔的摩的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罗杰·布鲁克·坦尼的偏袒性斡旋，派兵把分裂主义分子约翰·梅里曼从家里的床上拖起来并抓走，带到麦克亨利要塞加以关押看守。不仅如此，6月27日拂晓，乔治·卡德瓦拉德将军又派兵把巴尔的摩市警察局长乔治·凯恩关进麦克亨利要塞。警察局长手下的四名得力干将便聚众鼓噪捣乱，把市区的警务人员全部解散，以此对驻军施加压力。7月1日，卡德瓦拉德将军干脆把这四名公认的脱离派警官也全给抓了起来，拘押在麦克亨利要塞中。这样一来，马里兰州那股脱离运动的浊流直到6月末才被明显地阻遏住。直到这时，新的火车运行时刻表才得以公布，铁路交通吃紧的状况才有所缓解。直到这时，马里兰州有六个选区的联邦主义者被选进了国会，而希克斯州长才顺利地招募到四个团的兵力，其中一部分人马留驻马里兰州境内，部分派去保卫首都。

首席法官坦尼为了偏袒“犯有叛国罪”，叫嚷“他的目的在于武装反抗政府”的约翰·梅里曼，竟然发出传票，命令卡德瓦拉德将军出庭，还要他把正在蹲大牢的“约翰·梅里曼也一并带来”。

卡德瓦拉德将军鄙夷地蔑视坦尼的传票令，派了一位参谋向坦尼宣读了将军的声明，指出梅里曼在一个用联邦武器装备的连队中任陆军中尉，而且毫不讳言他对联邦政府的敌意。李上校还传言：“将军还不得不进一步奉告你，是合众国总统正式授权他在这类情况下为了公共利益和安全而暂停‘人身保护法’的贯彻执行的。”经过反复交涉和多次起诉，梅里曼都没有被保释出庭，卡德瓦拉德也没有遵照坦尼的命令行事。首席法官于是大动肝火，向林肯总统告状，提醒总统不要知法犯法。

这一事件发生在五六月份。一时闹得沸反盈天，尽人皆知。

7月4日，林肯在致国会的咨文中，向全国公开了他对首席法官坦尼

---

本杰明·富·巴特勒（1818—1893），联邦将领，属共和党激进派。内战开始，他率领马萨诸塞州志愿兵响应林肯号召，是最先到达华盛顿的部队之一。

的答复，澄清了是非的迷雾：

“首次征兵之后不久，我认为有责任授权指挥官便宜行事，在适当情况下他们可根据其本人的判断，暂停执行‘人身保护法’所定权利；易言之，他们不必拘泥于正常的法律程序与形式，对那些被认为危及公共安全的人可以及时逮捕并拘留。我认为这样做并未破坏法律，因为这宗案子属叛乱案。当前有人坚持这项判决的权力只属于国会，不属于总统。但宪法本身却并无明文规定，哪种机构或哪一个人可以行使这项权力。”

总统在致国会的咨文中还回顾了萨姆特堡受到无端炮击，“甚至没等给养送到”就陷落的经过，咨文着重强调：“在所有共和国中，难道会有这种先天性的致命弱点吗？难道一个政府要么须得强大到限制自己人民的权利，要么须得弱小到不能维持一己生存吗？”林肯在咨文中还敦促国会“提供法律手段”，力争使这场内战“速战速决”，要求国会批准征兵40万，拨款4亿美元，以使“政府能全力作战”。林肯的话激起了国会大厅里阵阵雷鸣般的掌声。

7月4日国会开会时，人们普遍认为只是打一场短期内战。服役3个月的期限已经到了，于是第四宾夕法尼亚志愿团和第八纽约炮兵团便开始提出了退役的申请。

国会参议院批准了总统的各项任命，还通过了一项新的陆军法案，授予总统以处理军事问题的更大权力：可以征召3年期的50万志愿兵。参众两院还提出了一项联合决议案，承认总统在4月宣战以来的紧急状态下所采取的超法律的一切专政措施合法有效。

1861年7月6日，陆军部长凯麦隆向林肯报告，应征的志愿兵已有64个团，共5.76万人，加上正规军1200人，正在华盛顿的周围集结待命。报告人还指出，北方各地招募的兵员合计22.5万人。作为这支庞大军队最高统帅的林肯总统也豪情满怀地说道：“当前政府手中有一支如此庞大的军队，这是前所未有的。这支军队里的士兵，没有哪一个不是自觉自愿地站到自己岗位上来的。”

当时联邦军队中共有1108名军官，其中的387人都纷纷辞职，跑到南方同盟军去了。这些辞职不干的南方人中288人曾在西点军校受过训练，有些还是具有实战经验的将才。无怪乎林肯在致国会的咨文中不胜感慨地说道：“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政府困难的时刻，虽说陆海军中那些受到信任和提拔的军官们大批辞职，对提携他们的人背信弃义，但却没听说过有一个普通陆军士兵或一个普通水兵叛逃。伟大的荣誉属于那些保持忠诚的军官们。然而在这一切之中，最大的荣誉和最重要的事实是全体普通陆军士兵和水兵的坚定一致性。就我所知，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成功地抵制了其司令官的叛国阴谋。这应该说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爱国本能。”

林肯在这里讴歌了普通一兵对祖国的忠诚。其实军官中也不乏赤胆忠心之士。威廉·薛尔曼便是其中的一个。他去白宫接受总统的委任，却拒绝接受准将衔，宁肯以上校衔奔赴前线，说什么从上校干起要好一

---

威廉·提坎塞·薛尔曼（1820—1891），联邦将领，1864年3月继格兰特任西线最高指挥官。1869年继格兰特出任美国陆军总司令。

些。开始时林肯很不理解，甚至感到十分惊讶，继而纵声大笑起来。

在国难深重的艰苦时刻，林肯及其内阁的日常公务浩繁，还要面对像潮水般涌来的各式各样的建议和错综复杂的部队调动。当时美国存在着五种兵役制，即正规军、服役3个月的志愿兵、州民兵，役期3年的志愿兵和边界州仍然保持中立的独立部队。当时，陆军总司令斯科脱将军尚未退休，但已年过古稀（75岁），垂垂老朽，迟钝、浮肿和眩晕成了这位老将的苦恼包袱。所以，在众多的情况下，林肯和陆军部长凯麦隆便常常出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考虑而不得不直接发号施令，不限于跟斯科脱将军商量而后行了。

林肯总统在瞬息万变的国际与国内局势中，至少抵制了两项似是而非的“建议”。

其一是，国务卿威廉·西华德仍然不断地向总统进言，似乎同英国宣战便可团结南方各脱离州，使之回到联邦的旧国旗之下。尽管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于1861年5月13日发表了一则声明，宣布“女王政府决定在美国敌对双方的战争中严守中立”。事实上，当时的英国首相帕麦斯顿及其内阁为了削弱和分裂美国，使之重新沦为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正在千方百计地寻找向美利坚合众国开战的借口。仅仅慑于英国的“民意”，帕麦斯顿才不敢公然承认南方同盟，也不敢把英国舰队借给它。因此，林肯理所当然地否定了西华德的老调重弹，即用某种威胁的语调对英国政府讲话而不会有任何损害的谰言。

其二是，捕捉合众国商船的南方“杰弗逊·戴维斯号”船长和全体船员被北方舰队虏获，并在费城被判犯有海盗罪。按法律应处以绞刑，特提请林肯作最后裁决。这时南方同盟政府中的陆军部长宣称，假如林肯真个把该船船长和全体船员处以绞刑，他们也将严厉报复：用抽签法挑出关押在南方监狱中的同等数量的联邦军官，把他们送上绞刑架。南方政府的总统杰弗逊·戴维斯甚至点出了中签的13名联邦军官的姓名，作为以牙还牙的牺牲品。因此，林肯也当机立断，没有签发绞死船长和全体船员的决定。

对南方搞起的行动是应该称之为“脱离”还是应当斥之为“叛乱”，林肯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严正指出，那些煽动这一行动的阴谋家是懂得“脱离”与“叛乱”两者之间的区别的。林肯说道：“他们心里明白，假如他们公然对抗人民强烈的高尚感情，便会寸步难行。所以他们一开始就心怀叵测地大肆欺骗，杜撰了巧妙的诡辩：说什么联邦的任何一个州都可以按照国家宪法的规定，合法地、和平地退出联邦，无须征得联邦或其他任何一个州的同意。他们还说什么，行使这一脱离权仅是为了伸张正义的事业，至于事业的正义与否，则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判定。这种脆弱的诡辩也未免太高明了，简直不值一驳。三十多年来，他们就一直这样把叛乱裹上了糖衣，拿来毒害那一地区的人心；结果是，他们在某一天纠集了一伙人上演了一出使本州脱离联邦的荒唐闹剧之后，才诱使许多善良之辈也愿意拿起武器反抗政府了。而在这一天之前，这些善良之辈本是不会跟着胡来的。而当他们看出这样做乃是勾销债务或达到其他自利等非法途径的最简易办法时，那么照其惯性原理，他们也定会闹内讧搞分裂的。”

## 5 《解放黑奴宣言》

从 1861 年 4 月 14 日萨姆特堡陷落、内战爆发时起，经过七大战役，南北双方在军事上互有得失，其中北方失利较大。为了进一步地广泛动员群众，加速战争的胜利，林肯总统从 1862 年起即开始考虑采取重大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发表《解放黑奴宣言》。

1862 年夏，林肯总统在听取反奴隶制的牧师蒙丘尔·丹尼尔·康韦有关全国各地情况的汇报之后，曾经严肃地说道：“当解决奴隶制的时机到来时，我确信我一定会尽我的职责，哪怕付出我的生命也在所不惜。先生们，一定会有牺牲的。”

几个月之后，“解放奴隶制的时机到来”了。1863 年 1 月 1 日被敲定为发布第二个《最后解放黑奴宣言》的日子。英国的一些报刊预言，宣言发表后，必将引起黑人奴隶的暴动，南方人民将惨遭屠杀，面临可怕命运。

不少人都怀疑总统是否会如期发表这个文告，有的甚至认为林肯在 1 月 1 日只会撤销而不会发表它。街谈巷议的传说和连篇累牍的文章都表示要对林肯施加影响，予以鼓励和支持。

1862 年 1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里，林肯老是在办公室里踱步，眉峰紧蹙。他对来访的国会众议员约翰·科沃德说道：

“这件事（按指发表《宣言》）我已酝酿成熟。我已经下定决心，这事非做不可。我是迫不得已才这么做的。此外，别无他法能摆脱我们的困境。我的职责很明确，但在某些方面却又是挺伤脑筋的。我相信人民会理解，我这样做并非出于一时的冲动，而是希望争取更大的利益。”

1862 年 12 月 30 日，林肯将宣言抄本分发给每一个内阁成员。次日上午 10 时，内阁举行会议。西华德国务卿和韦尔斯海军部长建议作一些小的修改。蔡斯财政部长则力主宣布所有各州的奴隶一律获得自由，不该规定某些地区可以例外。蔡斯还带来了一份他本人草拟的宣言初稿，他还向林肯推荐采用这样的结尾：

“我真诚地相信这是一项正义的措施，它符合宪法的规定，是国家现状所必需的恪尽职责的措施。我祈求人类对之详加审鉴，上帝为之赐福。”

林肯认为这两句话很适当，便决定采纳。他只删掉了一个短语，加上了：“出于军事上的需要”而决定采取这一行动。

宣言规定下述地区将不宣布解放奴隶：田纳西州、密苏里州、肯塔基州、马里兰州和特拉华州 4 个未脱离联邦的边界蓄奴州；路易斯安那州的 13 个县级教区和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周围的一些县。

内阁会议开完，林肯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重新抄写了宣言的全文，然后再交给国务院正式誊清。

1863 年 1 月 1 日上午，总统主持了元旦例行招待会，同政府和陆军中的高级文武官员以及各国外交使团的成员一一握手，持续了 3 个小时。

元旦下午，西华德和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带着林肯亲自起草的《解放黑奴宣言》文本来到白宫。作为一份完整的文件，总统必须要在上面签字。在签字之前，林肯不胜感慨地说道：



“在我的一生中，我还从来没有像在这个文件上签名这样更加确信自己做得对。但我从上午 9 时起就一直在接见客人，同他们握手，弄得我手臂僵硬麻木。现在这个签字将被人们仔细察看，如果他们察出我的手有点颤抖，他们就会说：‘他有点后悔了’，但无论如何，这个字总是要签的。”

说罢，林肯便小心翼翼地在《解放黑奴宣言》下边签上了“亚伯拉罕·林肯”的字样。结果大出他本人和围观者的意外，这只当天被几千人使劲握过的手写下的字，竟然工力遒劲，笔画清晰，接着国务卿西华德也签了名，盖上了玉玺。随后文件便存进了国务院的档案库中。《解放黑奴宣言》作为一份质朴审慎的历史性文件在发表之后，立即成为有巨大轰动效应的新闻，在当天和那个月里，通过各种媒体和书信传遍了全世界，成为亿万人的关注焦点。

以下是《解放黑奴宣言》的全文：

#### 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宣言

合众国总统曾在公元 1862 年 9 月 22 日发表了一项宣言，其部分内容如下：

从 1863 年 1 月 1 日起，凡居住在当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内或一州指明地区内作为奴隶被占有的人，均须在那时及其后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行政部门，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护这些人的自由，当这些人或他们中的任何人可能为自己的实际自由作出相关努力时，不采取任何压制他们的行动。

行政首脑将于上述的 1 月 1 日，以公告指明哪些州或哪些州的哪些地区的居民那时尚在反叛合众国（如果有的话）；在那一天，任何一个州或该州居民在合众国国会中有由大多数合法选民参加的选举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忠实地代表他们，这种事实如无强有力的反证，则将被视为该州及其居民没有反叛合众国的确凿证据。

因此，我——合众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今依宪法赋予的权力，在现今武装反叛政府时期担任合众国政府陆海军总司令，作为戡乱而采取的必要和适当的军事措施，特于今天——1863 年 1 月 1 日，即上述《初步解放黑奴宣言》颁布 100 天之后，在符合本人意愿的情况下，指明那些今日正在反叛合众国的州和州内的部分地区如下：

阿肯色、得克萨斯、路易斯安那（除圣伯纳德、普莱克明斯、杰菲逊、圣约翰、圣查尔斯、圣詹姆斯、阿森松、阿森姆松、特雷本、拉福什、圣玛丽、圣马丁与奥尔良诸城镇教区以及新奥尔良市外）、密西西比、阿拉巴马、佛罗里达、佐治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弗吉尼亚（除定名为西弗吉尼亚的 48 个县和伯克利、安康马克、北安普顿、伊丽莎白市、约克、安妮公主市、诺福克等县，以及朴次茅斯和诺福克两市外）。

对上述各地以外的区域，目前仍严格维持本宣言颁布之前的原有状况。

为了上述目的，我依据职权，正式命令并宣布：凡在上述各州及区域内所有被视作奴隶的人，从现在起永远获得自由；合众国政府包括陆海军当局将承认并维护他们的自由。

我同时责成这些被宣布获得自由的人，除非出于必要的自卫，不得有任何暴力行为；我劝告他们，在一切允许的情况下，他们应当忠实地为合理的工资而劳动。

我特此宣布并声明，凡条件适合者将被吸收加入合众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守卫堡垒、据点、兵站和其他地方，以及在上述武装部队的各种舰只上服役。

我真诚地相信这是一项正义的措施，它符合宪法的规定，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我祈求人类对之详加审鉴，上帝为之赐福。

亚伯拉罕·林肯

宣言登报之后，立即受到国内外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和全力支持。

匹兹堡、布法罗和波士顿都鸣放礼炮 100 响以示庆贺。在北方的一些城市里，人们通宵达旦地举行集会，尽情歌唱，欢笑，祈祷，黑人群众都在兴高采烈地迎接新的曙光。

朗弗罗在 1863 年《宣言》发表的同一天写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总统解放叛乱州奴隶的宣言生效了。这个充满了灿烂阳光的美好日子，在月光如水的宁静之夜中结束。愿它成为一个象征祥和的吉日。”

美驻英公使查·弗·亚当斯的儿子兼秘书亨利·亚当斯在伦敦写道：“《解放黑奴宣言》在这里为我们所起的作用，比我们先前所取得的全部胜利和我们全部外交活动所起的作用都要大。它正在英国各地引起了有利于我们的几乎是震撼性的强烈反响。”

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城市的工人组织曾致函林肯总统，向他表达了全力支持的承诺，向他伸出了友谊之手。作为回报，林肯也写了《致伦敦工人》和《致曼彻斯特工人》的两封公开信。信中写道：“我知道曼彻斯特和整个欧洲工人在这场危机中不得不忍受痛苦，为此我深感悲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禁认为你们在这个问题上所表现的坚决态度，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不曾有过的最崇高的基督英雄主义的一个例证。”

在新闻媒体同声喝彩声中，也夹杂着一些不协调门甚至是歇斯底里的叫嚣。伦敦《泰晤士报》和美国国内反联邦政府的报刊一般都赞同《纽约先驱报》的话：“在他的法令能达到的地方，宣言对奴隶制度毫无触动；而在他的法令达不到的地方，他却宣布解放奴隶。人权拥护者对这种差异感到费解。”

《里士满观察家报》作为南方同盟的喉舌，把宣言说成是“在美国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罪行和最愚不可及的政治错误”，声称其目的在于激起“奴隶暴动”，使“南方人民如今只能在胜利与死亡之间作出选择了”。南方奴隶主们充分意识到，宣言不仅动摇了他们的统治基础，而且将以武力从他们手中无偿地夺走总数约 390 余万黑人奴隶，约合 30 亿美元的财产。因为奴隶在奴隶主和种植场主的眼里，一直是列入牛、马、骡之类的牲畜来估算其价值的。

尽管《解放黑奴宣言》给了南方同盟以沉重的打击和极大的震撼，使内战形势从此向有利于北方转化，但因为它没有明确宣布废除奴隶制度，也没有规定给予黑人以土地，所以，一些废奴主义者和反奴隶制的极端分子仍不满足。有的说宣言太温和了，应当更彻底、更坚决一些；有的则走得更远，如众议院共和党激进派领袖、与萨姆纳一起倡导成立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的撒迪厄斯·史蒂文斯就是一个性格执拗、浑身带刺的人。他主张把南方的统治者斩尽杀绝，或永远驱逐出境，给每个黑

---

亨利·沃兹沃思·朗弗罗（1807—1882），著名美国诗人，毕生反对奴隶制。

人分配 40 英亩土地和一头骡子。他宣称：“战争一爆发，我就主张武装黑人，武装叛乱分子的奴隶，作为消灭这些叛乱分子的惟一措施，此外，任何途径都是行不通的。”史蒂文斯还预言，国会的议员先生们不出两年，就会接受他的观点，“他们会发现，他们必须把现在脱离联邦的各州当作被征服的省份来对待，把新移民迁去定居，而把目前这些叛乱分子作为被流放者驱逐出境，他们都是一些死心塌地、能量很大、善于伪装的家伙，除了采用彻底消灭、流放或饿死的手段外，没有别的办法能迫使他们向联邦政府投降。”

随着联邦军队的逐步向南推进，密苏里州、弗吉尼亚州、田纳西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一些地区又出现了联邦的旗帜，涌现出新的统治人物。安德鲁·约翰逊辞去了国会参议员和战争指导委员会委员职务，被任命为田纳西州的军管州长，并打算招募一支黑人军队。林肯对此深表赞同，高兴地对他说道：“只要密西西比河畔一出现 5 万名武装起来并经过训练的黑人士兵，这场叛乱便会立即平息下去。”

安德鲁·约翰逊是为数不多的来自南方的联邦主义者，他那效忠林肯政府的慷慨激昂的演说一度风靡田纳西州。林肯希望能在南方各州中找到 10% 的人宣誓效忠联邦，以便为今后的重建工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于是，“林肯的 10% 计划”便由此响震全美国。

林肯在排除极端的主和派和激进的废奴派的干扰的同时，也促使征召黑人从军的反对声浪日趋消退。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是黑人以其英勇善战赢得了各方的赞誉。1863 年 5 月 27 日，路易斯安那州的两个黑人团队首次参战，进攻维克斯堡南面的赫德森港。原先进攻该港的密执安、纽约、马萨诸塞等州的白人团队都被同盟军的猛烈炮火击退。当换上黑人团队后，尽管黑人士兵也伤亡了 2/3，但他们仍不怕牺牲，继续顽强地坚持战斗。经过连续多次的冲锋，终于攻入了敌军阵地。同年 6 月 9 日，《纽约每日论坛报》对这次黑人的初战告捷大加赞扬：“在这次意味着光荣胜利的血战中，战场上对黑人部队的态度起了根本性变化。”后来那次战斗由于没有得到及时增援，黑人团队又奉命撤出。撤退时他们的司令官潘因将军在敌军的工事前中弹倒下。部队撤出战斗区才半英里远，发现司令官不在，有人号召志愿者冲回去把将军救回来。这时黑人团中的 16 名战士立即挺身而出，他们分成四个小组，返身冲向敌阵。最后他们终于把将军的尸体抢了回来，尽管付出了 14 名战士的生命代价，幸存的两名黑人士兵毕竟载誉归返。

二是招募黑人军队这项决策从一个侧面沉重地打击了南方同盟。1863 年上半年，数以千计的黑人应征入伍。南方墨西哥湾军区的班克斯陆军少将下令组建 18 个黑人团，每团 500 人，号称“非洲军”。1863 年 5 月，陆军部正式成立一个新的黑人征兵局，因为那年的 3 月，陆军部副官署署长洛伦佐·托马斯自密西西比河下游区发回了一个报告，说南方同盟政府已经把一切可以利用的战斗人员都投入了战场。他们留在后方的都是一些奴隶，专事生产军需品。托马斯在报告中还提到他对两个师的联邦官兵发表的演说：“政府已经决定征召黑人参军，夺走敌人的黑奴，从而迫使他们从战场上遣返白人士兵去耕作抛荒的土地。他们不这样做，前方军队就会挨饿。”托马斯最后报告说，人们现在对武装黑人的信心增强了。1863 年 8 月底，格兰特也致函林肯总统，说武

装黑人的这一举措从根本上削弱了敌人，使我军实力得到了相应增强。因此，这位民主党主战派、西线军事指挥官最后表示：“我最坚决地赞成推行这一政策。”

三是到了1862年夏季，美国国内“形势每况愈下”，“按照原先采取的方针，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简直无路可走了”，因而“不得不改变策略，否则就要满盘皆输了”。

林肯所说的“改变策略”，就是发布《解放黑奴宣言》。他在1862年9月22日发出警告说，如果叛乱诸州在1863年元旦之前不重新回到联邦来，他就要发布命令，解放全部奴隶。限期到了，而南北战争仍然不止。他于是发布了《解放黑奴宣言》，并进而征召黑人参军。美国著名诗人，奴隶制反对者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在他1863年5月28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他那波士顿之行和亲眼目睹的个人观感。他写道：“我看到了第一个黑人团队走过比肯大街。真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场面，像梦境似的有几分浪漫，又有几分神奇。北方终于同意让黑人为自由而战了。”

在为自由而战中，涌现出了一些卓越的黑人领袖。他们具有远见卓识和坚忍不拔的特点，而且还掌握了必要的斗争艺术。逃亡奴隶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个混血儿，出生于马里兰州，母亲是个黑奴，父亲则是白人。他从小就在种植场当奴隶，寒冬腊月连鞋袜也穿不上。长大成人后，他的体格特别强健，在造船厂当过接缝工，还学会了读书识字。一天，他带上一张自由黑人借给他的身份证，化装成一个身着红衬衣的海员，乘上火车溜出了巴尔的摩。道格拉斯在同废奴主义者接上头后，由后者出资把他送到了新贝德福，在那里又干起了他的老行当——造船接缝工。

奴隶制的反对者发现他很有口才，于是就派他去各个城市发表演说，控诉他当奴隶的苦难经历。道格拉斯把马里兰州的一个自由女黑人请来北方，后来他们便在纽约州的罗彻斯特结成了连理。他们家的地下室里一度收容过11名逃亡黑奴。原先道格拉斯属于葛利逊派，后因该派反对使用武力，也反对采取政治行动，而且主张南北两方分离，他就跟葛利逊分道扬镳了。道格拉斯当年曾和约翰·布朗合计在南方山区建立以白人核心的一支小型奴隶武装，逐步扩大奴隶起义的规模，直到最后赢得自由。当林肯总统授权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阿尔比恩·安德鲁组建两个黑人团时，道格拉斯便积极活动，筹组了第五十四和第五十五马萨诸塞黑人团，而且把自己的两个儿子也送去参加了第五十四团。该团在1863年7月18日进攻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的瓦格纳堡垒时，有几百名黑人士兵和他们的白人上校指挥官一起牺牲了。据南卡罗来纳

---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1817—1895)，黑人废奴运动的著名领袖之一，又是演说家和作家，当过奴隶，1838年由马里兰州逃到北方当造船接缝工。内战时期积极活动，主张解放和武装黑人、反对奴隶主叛乱、争取黑人平等权利。

威廉·劳埃德·葛利逊(1805—1879)，废奴运动中的温和派领袖，废奴主义周刊《解放者报》创办人兼主编，美国反奴隶制协会的创始人，曾任该协会主席。

此指罗伯特·古尔德·肖(1837—1863)，北部自由州组成的第一个黑人团——第五十四马萨诸塞团的

州传出的消息说，这个白人上校尸体的四周“围着一层又一层的黑鬼尸体”。

---

上校团长，波士顿人，在攻打查尔斯顿港口摩里斯岛上的据点时中弹倒下，还高呼：“冲啊！”

## 6 诚实的亚伯

1863年6月的一天，参议员波默罗伊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带进了林肯在白宫的办公室，把他介绍给了总统。道格拉斯后来回忆说：“林肯先生一听到我的名字，脸上立即绽露出了笑容。他伸过手来，向我表示欢迎。”道格拉斯开始作自我介绍，并说明了来意。林肯忙打断他的话茬，说道：“我知道你是谁，道格拉斯先生。西华德先生已经把你的情况全都告诉我了。见到你我很高兴，请坐吧！”

道格拉斯——林肯会谈主要涉及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关于把黑人移植到国外的问题。道格拉斯坦率地指出，这种移植政策是绝对错误的。“除非黑人在美国受到尊重，否则他们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决不可能受到尊重”。林肯耐心地听着，不答一句腔，神情显得异常肃穆，甚至有点焦虑不安。

二是黑人和白人士兵应领取同等薪饷的问题。总统的意见大致是：黑人参军的本身即系斗争的一大胜利；人们还怀疑黑人参军此举是否明智，因为招收黑人当兵是对公众成见的极大触犯；黑人自愿服兵役应当是无条件的，因为黑人比白人更应该当兵；目前黑人士兵的薪饷不如白人士兵，这是事实，但看来却是一种必要的让步，好为他们的入伍扫清道路，不过最终他们定会得到同白人一样的薪饷的。

三是黑人俘虏与白人俘虏应予同等对待的问题。道格拉斯提出黑人与白人俘虏应享有同等保护，随时按同等条件交换。在谈到一旦发生枪毙或绞死黑人俘虏的事件，就要予以报复时，总统的答复是：这是个较为复杂的难题；报复是一种可怕的手段，一旦诉诸报复，便会冤冤相报，无止无休；如果抓到杀害黑人士兵的敌军刽子手，那事情倒是好办；但因一些人犯罪而去绞死另一些无辜者，这种想法同他的思想感情的确格格不入。道格拉斯事后表示：“我从他的这些话里所听到的，与其说是一个具有钢铁意志的战士和美国陆海军最高统帅，毋宁说是一个软心肠的善良长者。虽说我并不同意他的见解，但我却不得不对他的高尚情怀肃然起敬。”

四是正确对待战功卓著的黑人士兵问题。道格拉斯又提出对黑人士兵和白人士兵应一视同仁，作战有功都应享受同等的奖励和提升时，总统觉得这一点并不那么难办。不过，他却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承诺，只表示如果陆军部长把对黑人士兵任何一级军官的委任状交给他，他将统统予以签署。道格拉斯后来也说：“虽然我并不那么完全满意他的说法，但我对总统的为人和对这次具有启发教育意义的接触感到极为满意，因此我决心继续从事招兵工作。”

林肯同道格拉斯的会谈临近尾声时，他们还讨论了关于鼓动叛乱州的奴隶到联邦防线这边来的具体方法。因为北方日益增长的反战情绪，尤其是反对把这场内战曲解为废奴之战，使林肯深感忧虑。他担心有人会和平强行加到他的头上，从而使大批尚未跑到联邦防线这边来的人仍然处于奴隶制的重压之下。如果真的出现了那种强加的和平，他希望在此之前能充分发挥《解放黑奴宣言》的作用。总统无限深情地说道：“奴隶们没有像我原先期待的那样迅速、成批地跑到我们这边。”道格拉斯说是奴隶主在从中作梗，千方百计地封锁消息，不让奴隶们知道《解

放黑奴宣言》。林肯听了，便要他想方设法使他们了解《解放黑奴宣言》，并把他们带到联邦军这边来。

道格拉斯事后总结了这次会谈成果，说道：“他的这些话表达了他从道义上反对奴隶制的坚定信念，这比我见到的他在以往所有讲演或文章中所表达的信念都要深刻。我怀着极大的兴趣和极为满意的心情听了他所说的话。在他的建议之下，我同意着手建立一支由黑人组成的敌后工作队。他们的任务是参照过去约翰·布朗原定的计划，越过我军防线，深入到叛乱州去宣传有关《解放黑奴宣言》的内容，并鼓动奴隶们逃到我们这边来。”

道格拉斯还忆起他们谈话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林肯曾不经意地问了一句：“那个一直在猛烈抨击我的菲利浦斯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不等道格拉斯回答，便随即补上一句：“没啥，告诉他继续这样做得了。让他促使人们心甘情愿地去为解放奴隶而奋斗吧，我一定会跟这些人并肩前进的。”

1863年12月，美国反奴隶制协会在费城举行年会。会上通过了一些决议，请求国会“修改宪法，以使奴隶制在合众国境内永远被禁止”。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也出席了那次年会，并应全场听众的请求发表了即席讲话。他首先强调这次大会不仅要总结过去奴隶解放的斗争，还要提高黑人的社会地位，向那些公然拒绝给予黑人选举权的人发出挑战。他举出黑人在费城不能平安无事地乘坐公共车辆为例，说明“用一只手砸碎这些奴隶的枷锁，又用另一只手剥夺他们的选举权，把它拱手送给他们的那些参加叛乱的主人”，只能是对奴隶的嘲弄。他接着便单刀直入：“我不愿听那些诬蔑黑人卑贱和无知的奇谈怪论。假如一个黑人因懂得的知识太多而被绞死，那他必然懂得民主；假如一个黑人能识别诚实人和盗贼，那他必然比我们的一些白人选民还要高明；假如一个黑人懂得拿起武器去保卫这个政府，挺起胸膛去抵挡叛军的猛烈炮火，那他就必然懂得投票。”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结合前几年他还不能安全进入马里兰州和华盛顿一事，畅谈了他晋见林肯总统的内心感受。他说道：

“现在我能够到那里去了，我已经在那里见到总统了。你们当时不在场，也许你们会乐于了解合众国总统是怎样在白宫接见一个黑人的。”

“我愿意告诉你们他是怎样接见我的，就像你们见过的一位有身份的人会晤另一位有身份的人那样。〔热烈鼓掌〕我告诉你们，我感到自己在那里简直太神气了！”〔全场大笑〕

“现在你们想要知道他留给我的的是些什么印象吗？这正是我要告诉你们的。他留给我的印象正如你们每个人习惯称呼他的那样，是一个诚实人。〔热烈掌声〕他的真挚，他对祖国的忠诚，以及他为把祖国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的决心，在刚见面时就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掌声不息〕

“我认为他所给予我的荣誉超过了我应该得到的——他告诉我，他看到了在报上转载的我在纽约发表的一篇简短的演说。我在那篇演说中谈到，假如要我就当前政治、军事形势中最令人悲伤和失望的东西发表意见，我就会说，那不是陆海军在战场上所受的种种灾难和挫败，而是合众国总统执行的迟缓、犹豫和动摇的政策。总统对我说：‘道格拉斯

先生，人们常常指责我迟缓，但要知道，一旦我采取了某一立场，就永远不会从这一立场上后退的。’”〔又是一片掌声〕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会见中他所谈到的最重要的一点。我告诉他，他在宣布黑人士兵和俘虏应该同白人士兵和俘虏得到同样保护的问题上有点迟缓。他说，需要大声疾呼使全国都同意这一点。当他感到全国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时，他在这个问题上犹豫的。”

“他说，需要做些准备工作，现在，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他接着说道：‘道格拉斯先生，记住这一点；记住米利肯湾、赫德森港和瓦格纳堡垒都是最近发生的事件；记住这些事件都是十分必要的，它们为我宣布你所说的这个问题铺平了道路。’”

“我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我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尽管亚伯拉罕·林肯是集伟大、明智和雄辩于一身，他还是不会以伟大的亚伯拉罕、明智的亚伯拉罕和雄辩的亚伯拉罕这类称号名垂青史的，如果这个国家得救的话，他将以诚实的亚伯拉罕名垂青史。〔热烈掌声〕他将以这个称号流传下去，将和华盛顿的名字并列地写在我们这个辽阔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而不至于贬损后者。”〔掌声骤起〕

“但是，在当前这一时刻能拯救我们的不是船长，而是全体船员；不是亚伯拉罕·林肯，而是总统宝座后面的力量，这个力量比总统宝座本身更伟大。你们和我，我们大家都已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了。”

在全国形势的利导下，林肯总统终于采取了以牙还牙的政策，发布了一道命令：“南方同盟如违反战争法杀害一名联邦士兵，联邦政府将同样处死一名叛国士兵作为报复。”这道命令是针对同盟国会5月通过的一项决议所作出的回答。该决议宣称，凡指挥黑人士兵反对同盟军的每个白人军官均视为鼓动奴隶起义，“被俘后一律处决或交由法庭惩处”。

黑人解放犹如冲决堤坝的洪水，其势锐不可当，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林肯在广受信任和感戴的同时，也遭到蓄奴派和“铜头蛇”之流的恶毒攻击，尤其是他于1863年元旦发布《解放黑奴宣言》之后。

一些反对林肯政府的文人墨客和报刊编辑们抗议林肯一再对黑人称呼升级：1859年林肯称他们是“黑人”，1860年称之为“有色人种”，1861年称为“智慧型禁运品”，而1862年则称为“非洲血统的自由美国人”。

1863年3月份，《芝加哥时报》一马当先，散布了“弹劾”总统的舆论：“下次国会开会时将总统进行弹劾”；“总统所犯的罪行罄竹难书，人们有足够的理由对他进行弹劾”；“每个真正的爱国者在获悉总统将受惩办时，定会欢欣鼓舞”。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无独有偶，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的《危机报》周报也在其社论中发表了长篇反战言论。该报主编兼老板萨姆·梅达里一贯认定林肯的言行从头到脚一错到底。他写道：“假如亚伯拉罕·林肯及其一伙官贼们就是政府的话，那就请这么一个政府尽快滚蛋。这不失为是一爱国举动，难

---

此指1863年6月6日1000名黑人士兵防守密西西比河米利肯湾的第二次参战，第一次参战是指同年5月27日两个黑人团队进攻维克斯堡南面的赫德森港的战斗。



道不是这样吗？”

的确，在1863年元旦前后，华盛顿潜流着一股弹劾林肯的秘密活动。民主、共和两党中都有人与总统为敌，还有一些反动分子妄图通过对总统的弹劾制造混乱，然后浑水摸鱼，乱中夺权，使战争进行不下去，并恢复人身保护法。当这个酝酿中的阴谋流产后很久，原林肯政府中的首任陆军部长西蒙·凯麦隆对采访的《纽约时报》记者霍尔德·卡罗尔谈到了这一事实。他说道：“毫无疑问，在1862年底和1863年初的确存在着一个想把林肯总统撵出白宫的秘密活动……一些最显赫的人物曾邀我去华盛顿共商国是……我一到首都，就发现他们的意图所在是设法弹劾总统，把他赶出白宫……他们征求我的意见，我对他们说，干预政府无疑是发疯。”

此外，当时还有种种传言，说什么白宫中暗藏着一名南方女间谍。言外之意是指责林肯总统的夫人玛丽·托德·林肯不忠于联邦。谣言鼎沸，甚嚣尘上。一天上午，国会战争指导委员会中的参议员们特地举行了一次秘密性集会，专门审议有关林肯夫人背叛联邦的检举揭发报告。会议刚刚开始，亚伯拉罕·林肯突然闯进了会议室，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参议员们的面前，与会者再也没有比这更使他们感到惶恐不安的了。与会者之一描述现场的情景时说道：“在会议桌子的另一头，一个身材高大的人孤零零地站着，手里拎着一顶帽子，他正是亚伯拉罕·林肯。他的眼神像死人般的凄惨，明显地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完全孤立之感。这时，没有一个人说话，因为谁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我们事先并没有邀请总统出席这次会议，谁也没料到他会知道我们将审议有关检举揭发的材料。要是这些材料属实，那白宫的总统一家便难逃叛国罪了。”

少时，这位不速之客控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用一种凄凄切切的声调徐徐说道：“我，亚伯拉罕·林肯，合众国总统，完全自愿地到参议院本委员会面前声明：就我所知，关于我家庭成员有叛国通敌行为的消息是不真实的。”林肯在说完这一证词后，便像来时那样悄然离去。那位与会者继续写道：“我们大家面面相觑。过了好一阵儿，大伙儿都心照不宣，一句话也没说便同意不再讨论有关总统夫人出卖联邦的谣传了。我们都深受感动，决定立即休会。”

那一时期，林肯默默地忍受着一种枯燥、倦怠的痛苦，不少人还误以为他缺乏感情呢。一次，《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曾去白宫拜会总统。当时林肯曾张开双手欢迎她，说道：“哟，你就是撰写那本引起这次大战一书的女作家！”

在那次会晤中，林肯谈到了战争，不由愀然动容，说道：“不管战争怎样了结，我觉得战后我是活不了多久的。”两年不到，他的话就不幸被言中！

总统在日理万机的繁忙间隙，总忘不了与劳动人民的联系，这已成了他的日常习惯。一次，林肯搭乘“日光号”轮船，正好碰上下雨。他

---

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1811—1896），美国反奴隶制的女作家，她的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揭露了美国黑人在奴隶主的残暴统治下的非人生活。该书于1852年3月出版后曾风靡一时，对美国反奴隶制运动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感伤情调。

站在甲板上让雨淋得透湿。几个船员拿来一块防水帆布给他遮雨，他却坚持不要。在大雨滂沱中总统同所有的船员一一握手，最后是一个满身油污、手脸尽是煤烟灰的加煤工人。总统向这个工人伸出了手，谁知对方却说道：“先生，我的手太脏，不便跟你握手，但我却是船上最敬重你的人。”总统大声说道：“把你的手伸过来吧！你的手是为联邦加煤弄黑的。”又一次，总统搭乘“巴尔的摩—俄亥俄”火车，一个列车员满怀兴致地问林肯：“你为什么老爱跟火车司机和加煤工人握手？他们的手尽是油污，又沾满了煤灰。”总统含笑答道：“这些脏物是可以洗掉的，凡在我面前开道的人，我总爱同他们认识，加深彼此的了解。”

1863年2月通过了全国银行法，为联邦筹集了作战资金，它是财政部长蔡斯倡导，又是在总统大力赞助下的一种取得货币以支付战争费用的手段。它要求银行家、公债持有者和拥有现金和物资的商业集团通力合作，以保持货币的稳定。根据全国银行法，凡五人以上的群体，又拥有五万美元以上的资本，就可以合股开设一家银行。而当时的银行资本家是有利可图的。伊利诺伊州有一位林肯的老朋友，他在老家也根据全国银行法开办了一家银行。他写信给林肯表示愿意送一些股票给他，林肯回信婉谢，说他觉得拥有一家可靠的银行股票的确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作为一国至尊的总统，他不应该从他的政府所通过的法律中去捞取好处。那位银行家不由肃然起敬，说道：“看来他是想要两袖清风，不与任何垢病沾边。”

林肯待己严，对工作一丝不苟，更憎恶繁文缛节和废话连篇的公文。一次，国会调查委员会研拟了一份关于新式大炮的报告送呈林肯总统审阅。总统看后，不得要领，不由喟然长叹：“我得再活一辈子才看得完这份报告。调查委员会为什么不能写得简明扼要一些。让人一目了然呢？倘若我派人去买马，我想要他告知我的是马的牙齿有多少，而并不要他告诉我马的尾巴上有多少根毛啊！”

## 7 1863 年的国情咨文

1863 年 12 月 8 日，总统向国会发表他的年度国情咨文。咨文首先回顾一年来合众国在经济和外交方面的成就：农业上的“五谷丰登”；全国银行法的实施已带来了显著效益、军队能按时领到薪饷了，这是对林肯政府信用的一种有力的支持；根据与沙皇俄国签订的协定，从俄国直达太平洋海岸的电报线路正在铺设中；国会将拨款修建横跨大西洋的国际电报线路，还要铺设从华盛顿到沿海各堡垒和到墨西哥湾的电报线路；南方同盟政府妄图挑动外国进行军事干涉的努力全属徒劳；美英两国之间关于禁止奴隶买卖的协定初见成效。总之，为了欢呼经济战线和外交领域的巨大胜利，林肯在咨文中表达了对人民的敬礼：“我国人民是无与伦比的，他们心甘情愿地承受着一场伟大战争所带来的沉重负担。”

咨文用了很大的篇幅历数军事上的重大进展：陆军部队在查塔努加周围继续扩大战果，攻克了卢考特山顶和查塔努加山谷里所有的散兵壕和整个传教士岭，敌军已全线崩溃，这是同盟军在大规模战斗中首次被击溃，并在仓皇逃窜中；薛尔曼于是可以腾出手来率领部队向诺克斯维尔进军，救援被朗斯特里特围困的伯恩赛德部；目前格兰特和薛尔曼正在拟订进一步向南方的亚特兰大推进的计划，以便更深地打进一个楔子，把分布在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同盟军切成两半，使它们首尾不能兼顾，联邦军就能予以各个击破；联邦海军部队正在加紧对敌人的封锁，业已俘获各种船只 1000 余艘，总价值约 1300 万美元，目前急待修建新的海军船坞；1861 年在册海军人数还只有 7500 人，到 1863 年已有 3.4 万人了；整个军事形势对联邦事业极其有利，因为同盟地区的边界在军事压力下进一步向后退缩，密西西比河已被打通，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已摆脱了叛乱分子的控制，连奴隶主“现在也公开声明赞成解放奴隶”；此外，10 万名前奴隶现在联邦军队中服役，半数以上的人还直接持枪作战，而且“根据迄今为止所受的考验，很难说他们会比任何优秀的战士逊色。”

总统在咨文中还总结了新的《宅地法》实施的成果，这就是联邦政府已处理了 1456 514 英亩的土地。总统表示了对内政部长修订《宅地法》建议的认可，目的是有利于在联邦陆海军中服役的士兵。总结还希望结束与印第安人部落之间频频发生的流血冲突，今后能够永远和睦共处。

总统利用咨文发表的机会平息了关于可能撤销《解放黑奴宣言》的多种传说。他庄严宣告：“只要我仍然担任我目前的职务，我决不收回或修改宣言，我也决不使那些根据这一宣言的条款或根据国会的任一法令而获得自由的任何人重新沦为奴隶。”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联邦报》驻华盛顿记者诺亚·布鲁克斯事后作了全面报道，他说在总统讲这句话之前，大厅里“极为平静”，鸦雀无声，而当他讲完这一句话时，

---

安·埃·伯恩赛德（1824—1881），联邦将领，曾任上校团长、俄亥俄军区少将司令等。

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联邦著名将领，常胜将军，历任上校团长、田纳西军区少将司令（1862 年 7 月起）、西线最高指挥官（1863 年 10 月起）、陆军中将总司令（1864 年 3 月起），1868 年任美国第十八任总统。

整个会议的大厅和楼厅霎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在 1863 年度国情咨文中，林肯总统已提出了《大赦和重建的宣言》的框架性构思，宣言的一份抄本且已送交国会。《宣言》规定，重建是使离去的兄弟们重返联邦，它将从大赦开始。林肯引证了宪法赋予总统的赦免权，对许多由于参加叛乱而犯有叛国罪的人，总统有权在他认为适宜的情况下予以赦免；凡获得完全赦免的，财产将予归还，但奴隶及涉及第三者权利的财产不在此列。不过，凡是想获得完全赦免的人必须作如下宣誓：

“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誓，今后，我愿忠诚地支持、维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以及根据宪法所建立的联邦，同时，我将以同样的态度遵守和忠实地支持国会的一切法令……遵守和忠实地支持总统在叛乱期间所发布的有关奴隶问题的一切宣言……谨此宣誓，惟上帝鉴察。”

总统的咨文为大赦宣言辩解说：“宣誓的方式是提出来了，但决不强加于人，只有自愿宣誓的人，才能得到赦免。”《大赦和重建的宣言》旨在为重建联邦的权威和忠于联邦的州政府提供一种方式。对于密苏里、肯塔基、马里兰、特拉华等始终忠于联邦的州，《宣言》丝毫未予涉及。至于从各重建州选到国会的议员是否能取得席位的问题，则将由参议院或众议院裁决。

## 第四章 节再创辉煌

### 1 格兰特——陆军总司令

作为民主党主战派之一的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在1862年2月攻克唐纳尔逊堡垒和1863年7月攻占维克斯堡之后声誉鹊起，甚至在1863年底至1864年初的整个冬季都有人为格兰特竞选总统而摇旗呐喊。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长期充当一个庞杂的利益集团喉舌的《纽约先驱报》大声助威：“格兰特，人民的候选人！”其他许多报纸也都随声附和。

林肯与格兰特从未谋面，他只是根据在阅读和谈话中的一鳞半爪来了解他这位最优秀的将领。其实，这位最优秀的将军也是一位谦逊随和的无敌统帅。他对自己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的声浪一时涌起不以为然。1864年1月，格兰特给了全国人民的第一个信息便是：“我只渴望得到一个行政职务。待这场战争结束后，我打算竞选加利纳市的市长。假如当选，我准备在我的住所到车站之间修筑一条人行道。”

1863年冬季，国会通过的第一批法令之一就是授予格兰特一枚勋章，以表彰他的卓越战功。1864年2月26日参众两院通过了在合众国军队中恢复中将军衔的法案。2月29日，总统签署了这项法案，并提出授予格兰特以新设的中将军衔，这项任命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

格兰特对自己荣膺军界高职兴奋不已，但出于谦逊随和的气质，他从纳什维尔写信给爱将薛尔曼说，他的一切成就应归功于他的部属的顽强、勇敢和机智，以及他们的战略战术，首先归功于薛尔曼和麦克弗森。薛尔曼对格兰特可能转入政界、参加总统竞选的前景感到深深不安。他知道，华盛顿的政治势力能够使最优秀的司令官“残废”。他给格兰特写信：“看在上帝面上，为了你的国家，千万要离开华盛顿……回到西线来亲自指挥整个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战斗。”

就民主党人将提名格兰特为总统候选人一事，《莱斯利周刊》曾刊登了一则新闻：没有任何其他事情会妨碍总统的再度当选，除非民主党人提名格兰特将军为总统候选人，特别是当他攻下里士满之后。因此，不少朋友都为此感到忧虑，曾多次建议总统提防这位堪与他匹敌的常胜将军。林肯的私人秘书约翰·海曾转达了总统的答复：“如果格兰特能拿下里士满，那就让他当总统好啦。”总统还表示：“假如格兰特将军当总统能更有利于镇压叛乱，我赞成他来当。他保证完全忠于我们解放黑奴和使用黑人士兵的政策；如果这项政策得到贯彻，谁当总统都一样。”格兰特为林肯总统的豁达大度、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深深打动，他决定去华盛顿一趟，一方面去接受最高军衔，另一方面也可以会晤久仰英名的林肯总统。

---

此指伊利诺伊州的加利纳市，格兰特的家乡。

内战前美国只有两人获得中将军衔，其一是战争时期的总司令华盛顿，其二是1841—1861年的陆军总司令斯科脱。

詹姆斯·伯·麦克弗森，格兰特手下的得力大将之一，在维克斯堡战役中任第十七军军长，1864年接替薛尔曼任田纳西军团司令，随薛尔曼进军佐治亚州，7月22日在亚特兰大战役中牺牲。

1864年3月初，格兰特带着他那14岁的男孩弗雷德，在他的参谋长约翰·罗林斯的陪同下启程去华盛顿，沿途受到无数群众的热烈欢迎。3月8日晚，火车徐徐开进了首都，格兰特一行下榻威拉德旅馆。

几天后，参议员凯麦隆陪同格兰特进入白宫，向总统汇报军情。他身着一套洁净的褪色军装，肩章上闪耀着少将军衔的两颗小星。陆军部副部长查尔斯·安德森·达纳写下了对这位传奇式人物的初次印象：“他毫无架子，不盛气凌人，不讲究仪表，蓄着两挂浅褐色的粗硬连鬓须，外表并不那么吸引人。”

那天晚上，总统恰好举行每周一次的例行招待会。宽敞的白宫东厅人声鼎沸，都在议论格兰特将军即将到来的消息。待格兰特大步流星地进入大厅时，人们顿时鸦雀无声。大家纷纷退向两侧，闪出了一条通道。林肯闻讯迎上前去，伸出一双大手牢牢地握着格兰特的手，说道：“将军，我见到你很高兴。”格兰特立即彬彬有礼地致谢，俩人手握着手站了好一会儿。接着，林肯把格兰特介绍给西华德，西华德陪着他走向林肯夫人。这时，人们把这个身材矮小的将军团团围住，向他尽情欢呼，男女老少都争着和他握手。这个在唐纳尔逊、夏伊洛、维克斯堡、查塔努加诸战役中所向无敌的常胜将军竟然汗流满面，腼腆得像个大姑娘似的。人们余兴未尽，一个劲儿地高声大嚷：“站高一点，让我们大家都瞧个清楚！”为了满足大伙儿的心愿，这个窘得不知所措的战斗英雄便一跃跳到一张沙发椅子上。等大家都看了个够，格兰特才走下地来，挽着林肯夫人的手臂绕大厅走了一圈。林肯则挽起另一位女士的胳膊尾随其后，他那皱纹纵横的脸上绽露出了舒心的微笑。

待人群逐渐散去，格兰特应邀走进一间小客厅，里面有林肯、斯坦顿陆军部长和尼古拉秘书。在接见中，林肯向格兰特交待了第二天政府将授予他新的军衔委任状的相关事宜。总统还要求授予者和受任人都少讲一点话。第二天下午一时整，举行了隆重的授衔仪式。莅会的有全体内阁成员、哈勒克、罗林斯、拉夫焦伊、尼古拉等军政首脑和国会议员们。林肯在授衔时只讲了四句话：

“格兰特将军！在当前这场伟大的斗争中，国家特嘉奖你所建树的功勋并坚信你能完成今后的使命，现授予你合众国陆军中将军衔。在给予你的这一崇高荣誉的同时，也就意味着把相应的重担托付给了你。国家既然信任你，就必定会支持你。我以国家名义在这里所说的话，与我个人的心意全然吻合，无须多加说明。”

格兰特将军在接受这一军衔时，也欣然致了三句答词：

“总统先生！我接受这项任命，衷心感谢授予我这么崇高的荣誉。我军为祖国南征北战，在这样一支卓越军队的支持下，我将竭尽全力，决不辜负你的期望。我深深感到现在托付给我的责任的重大，同时我也

---

约翰·亚伦·罗林斯（1831—1869），联邦将领，民主党主战派。1861年任格兰特的副官处处长，1864年任格兰特的参谋长。1865年4月接替亨利·韦哲·哈勒克任美国陆军参谋长。

亨利·韦哲·哈勒克（1815—1872），联邦将领。历任密苏里军区司令、俄亥俄军区和堪萨斯军区司令。1862年7月任陆军总司令，1864年3月改任陆军参谋长。

欧文·拉夫焦伊（1811—1864），激进共和党人，废奴主义者，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其胞兄伊莱贾·帕拉夫焦伊曾为废奴运动殉难，其本人与林肯过从甚密。

懂得，只有依靠我们卓越的军队，特别是依赖指引各国和人类前进的上帝的保佑，我才能顺利完成赋予我的一切重任。”

林肯和格兰特的初次会晤，以及他俩的简要讲话，立即通过电讯传遍全世界，并成为各家报刊普遍报道的特大新闻和人们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格兰特在华盛顿待了4天，便禀告总统将去西线9天，然后再回东线司令部直接指挥作战。1864年3月，他已被正式任命为陆军总司令，哈勒克同时被解除了这一职务，转任陆军参谋长。格兰特在履新的当晚，即动身上前线去了。这样，林肯经过屡次选拔后，直到1864年初，才总算找到了一个恰当的帅才人选。

在动身上前线之前，格兰特根据战局的总体态势，调整了部队高级将领的任免：任命薛尔曼为西线最高指挥官，免去他田纳西军团司令一职；任命麦克弗森接替薛尔曼任田纳西军团司令，免去其第十七军军长一职；任命洛根指挥麦克弗森的那个军。

格兰特到达西线后，乘马去纳什维尔，和统率西线全部军队的薛尔曼研拟出一项庞大的作战计划，其核心是格兰特专攻罗伯特·李部，薛尔曼则进击约瑟夫·埃格尔斯顿·约翰斯顿，双方形成钳形攻势，发动一连串持续不断的攻击，来最终结束战争。

重新部署了得力将才，又确定了主攻方向。这时的格兰特已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下一步便是调兵遣将，去协同波托马克军团作战了。从哪里抽调兵马呢？他想到了长期留守首都周围的大批精锐卫戍部队的充分使用问题。

格兰特在返回华盛顿的长途旅行中，几乎没有睡觉，所到之处，都受到人们发自内心的最热烈的欢迎。他一到华盛顿，便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下令抽调大批卫戍部队加强波托马克军团，然后向斯坦顿汇报说：“我已把部队派往前线去了。”斯坦顿对首都周围“兵力空虚”十分担忧，认为这样做有违他的军事部署，主张把部队调回。俩人争执不下，便一同去请求总统仲裁。在总统办公室里，这位陆军部长面朝端坐着的总统对格兰特说道：“将军，现在请你说说你的理由吧。”格兰特随即答道：“我没啥好说的，我对现在的部署深感满意。”斯坦顿于是向总统陈述了他个人的意见，认为格兰特越权抽调卫戍部队，有使华盛顿处于真空的危险，敌人乘虚而入，那就不堪设想了。林肯默默地听了这位陆军部长的陈述后，就说道：“部长先生，你知道我们努力指挥这支部队已将近三年，但我们却不曾取得多大的战果。因此我们才从万水千山之外把格兰特先生调来协助我们指挥这支军队，所以我想我们最好还是让格兰特先生照他自己的意见办吧。”一场争执也就这样仲裁完毕，三人的自尊心都得以保持，又突出了各人的性格特点：总统尊重人才，放手使用人才，不妄加掣肘，真正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陆军

---

约翰·亚历山大·洛根（1826—1886），联邦将领，民主党主战派，内战开始时是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曾组建第三十一伊利诺伊步兵团，参加过多次战役，如布尔河会战等。

约瑟夫·埃格尔斯顿·约翰斯顿（1807—1891），同盟军将领。1861年辞去联邦陆军军需总局局长一职，转而参加叛军，历任南方临时政府的北弗吉尼亚军团司令、西部军区司令和田纳西军区司令，参加过多次战役。1865年4月18日向薛尔曼投降。

部长墨守成规，谨小慎微，缺乏创新精神；新任陆军总司令敢于摆脱前人的窠臼，独辟蹊径，不求惊世骇俗，专鹜出奇制胜。这起仲裁事件一经新闻媒体渲染，立即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并迅速传播开去。

1864年4月初，谢里登将军奉召来华盛顿接受新任务。陆军参谋长哈勒克把他带进白宫，他受命统率波托马克军团的联合骑兵部队。林肯闻讯，立即向这位年仅33岁、为人沉着冷静的陌生将领伸出了双手，说他希望谢里登将不负重托，必将把波托马克军团的骑兵部队带成一支无坚不摧的铁骑，充分发挥闪电突袭的作用。

而在此之前的3月底，格兰特已选定库尔佩珀县为他们的陆军总司令部，同波托马克军团紧靠一起。这样，在从大西洋到格兰德河一段长1200多英里的战线上分布着联邦21个军和18个军区，总兵力号称80万人，实际在册人数为53.3万人。格兰特和他的参谋长约翰·亚伦·罗林斯制订了一个全线出击的作战计划：军团司令巴特勒少将溯詹姆斯河而上；陆军总司令格兰特中将和波托马克军团司令米德将军将渡过拉皮丹河；西弗吉尼亚军区司令西格尔将军将溯谢南多亚河而上；艾夫里尔将开辟西弗吉尼亚战场；西线最高指挥官薛尔曼和坎伯兰军团司令托马斯将从查塔努加向前推进；新奥尔良地区军事长官班克斯则将溯雷德河而上。向得克萨斯州进军。

这六支部队全线出击，独立行动。每支部队都像一挺挺吐着火舌的机枪，连续不断地向敌军射出炽烈、仇恨的怒火；每支部队都在猛烈地攻击同盟政府的后勤线路，破坏其铁路和军需供应部。与此同时，两支主力部队——东线的格兰特和米德，西线的薛尔曼和托马斯——将形成一把大铁钳，待他们最终会师时，必将把南方同盟夹个粉碎。这就是格兰特向林肯勾勒出来的伟大战略轮廓。格兰特说道：“即使不用其他什么良策，仅靠一场消耗战，也能把敌人的人力、物力消耗殆尽。”格兰特告诉总统，“他的意图是使全线都发挥积极作用”，“使那些没有直接作战的部队也能在整个战斗中出一把力。”总统听了正中下怀，煞是高兴，认为这与他原来的设想不谋而合，还补上一句：“让那些没有参加剥敌人皮的部队也能争着拖住一条腿吧。”

约翰·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格兰特将军目前的行动和计划实际上就是总统当年的总体军事战略构思。其实质就是立即向敌人全线出击，把我方占绝对优势的兵力全部投入战斗。他曾将这一战略建议向布埃尔和胡克等人多次提出过，可惜都遭到忽视，未予置理。”

格兰特在勾勒总体战略的同时，还提出了阶段性的战役计划，这就是：格兰特准备在弗吉尼亚州狠揍罗伯特·李部，使他腾不出手去增援

---

菲利普·亨利·谢里登（1831—1888），联邦将领，1862年先后被任命为密执安第二骑兵团上校团长和俄亥俄军团少将师长，曾参加奇卡莫加等战役。1884年继薛尔曼任美国陆军总司令。

乔治·戈登·米德（1815—1872），联邦将领。参加过多次战役，1863年6月起任波克马克军团司令。

乔治·亨利·托马斯（1816—1870），联邦著名将领，屡立战功，后提升为坎伯兰军团少将司令官。

纳撒尼尔·普伦蒂斯·班克斯（1816—1894），联邦将领，曾任国会众议院议长（1856—1857）、马萨诸塞州州长（1858—1861），1861年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后任新奥尔良地区军事长官。

唐·卡洛斯·布埃尔（1818—1898），联邦将领，1861年任俄亥俄军团准将司令官，立过战功。

约瑟夫·胡克（1814—1879），联邦将领，参加过多次战役，在1863年1月—5月任波托马克军团司令。



在佐治亚州挨揍的约翰斯顿，至少也能打掉他的犄角之势；薛尔曼则将在佐治亚州猛击约翰斯顿部，也使他无暇顾及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李部。格兰特通过在华盛顿的哈勒克向分布在各地的指挥官们下达了作战命令，只有伯恩赛德直接受命于格兰特，绕过这个纸上谈兵的参谋长哈勒克。

1864年初，林肯在首都举行了一次阅兵典礼。参加典礼的部队由俄亥俄军区司令伯恩赛德负责组织。他在安纳波利斯动员了那些参加过罗厄诺克、半岛地区、安提塔姆、弗雷德里克斯堡、钱瑟勒斯维尔和诺克斯维尔诸战役的老战士们，再补充了一些新兵，包括其中的几个黑人团，组成了一支参检部队。

在检阅的那一天，参检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通过威拉德旅馆的检阅阳台，接受林肯总统的检阅。这天，突然下起雨来，官兵统统淋湿了。总统侍从催促他进屋去避一下雨，林肯执意不从，还说：“既然士兵们受得了，我想我也受得了的。”黑人参检团队通过检阅台时，对陆海军最高统帅、合众国总统和签署《解放黑奴宣言》的大救星发出了一阵阵雷鸣般的欢呼致敬声，有的把帽子抛向空中，与在空中猎猎舒卷、饱受枪弹、战火洗礼的军旗相映成趣，显示出一幅瑰丽多彩的雄姿。

1864年5月4日的午夜，格兰特率领12万大军渡过拉皮丹河，进驻斯波特西尔法尼亚的维尔尼斯，开始执行他那强攻罗伯特·李军的战役决策。这时，格兰特的兵力虽然是罗伯特·李部的两倍，但一个是攻，另一个是守；攻方在明处，急待搜索敌人以展开攻势；守方在暗处，可随意挑选有利地形和优越战机迎击来犯之敌。这就决定了这次战斗的惨烈。格兰特打的是消耗战，想一举拼光叛军的老本，这种战术不可谓不厉害。怎奈罗伯特·李也是个精通兵法的军事行家，识破了格兰特谋略所在，所以在可能的情况下往往避免打正面消耗战，而是审时度势，掌握战机，避敌锐气，击其不备。这样，两军的消耗就不成比例了。

从5月4日至6日，林肯都焦急地守在电报室里等候前方发来电报，他这两天一直没有得到格兰特的一丁点儿消息。7日凌晨二时，林肯接见了一个从30英里外用专车接来的前方记者亨利·温，向他了解格兰特的行踪。温告诉林肯说，格兰特将军已下令对敌军发动一次拂晓攻势，临行前格兰特对温说道：“假如你能见到总统，请他单独接见你，告诉他，格兰特将军决不回头。”

其实这时的格兰特正坐镇前线，他的部队经过48小时鏖战，已损失1.4万人。救护车川流不息地向北急驶，道路为之阻塞。格兰特还是一个劲地下令部队向前冲锋，使罗伯特·李军的伤亡人数也远远超过了其所能忍受的限度。6日午夜之后，格兰特决定挥师向里士满挺进，从左方直插斯波特西尔法尼亚—科特豪斯，不料冤家路窄，李军正好也布防在斯波特西尔法尼亚，又一次阻挡着格兰特的进路。两军对阵，又展开了一场激战，战斗一直打到5月13日黎明。十天期间，波托马克军团在连续行军和战斗中，伤亡人数达26815人，失踪4183人。同盟军方面伤亡的人数不详，但根据战俘透露的情况来看，李军兵力已大大削减，且无法补缺。

---

维尔尼斯系指弗吉尼亚北部的荒野、丛林地区，位于拉皮丹河以南，弗雷德里克斯堡以西。

前方不断传来战报，林肯也时而忧心忡忡，时而喜形于色。当他得知联邦军在短短几天中的战斗减员已上升到两万多人的创记录后，也不由跌足惊呼：“天啊！我的天哪！”而当他在5月13日接获前方发回的战报时，又不禁喜形于色，因为战报上赫然登载有：“敌人已从斯波特西尔法尼亚的阵地上全线溃退，我方正在追击中。”

在这次为期30天的拉皮丹河南岸的战斗中，菲利普·亨利·谢里登脱颖而出，战果辉煌。他所率领的骑兵神速地绕过罗伯特·李军的侧翼，拆掉了10英里长的铁路，解救了400名联邦俘虏，袭击了李军的军需供应库，销毁了5.04万份的配给面包和9.04万份的配给肉，5月中旬在距南方同盟首都里士满6英里处的一次战斗中击毙了剽悍无敌的李部骑兵司令詹姆斯·尤·布·斯图尔特。这位号称“李军眼珠”的悍将当时才31岁，是罗伯特·李的又一员爱将。不过，格兰特也痛失了一员将才约翰·塞奇威克，他是格兰特引为自豪的一名陆军少将，在5月的一天被敌军狙击手打中头部牺牲了。

格兰特再次从左翼向科尔德哈伯推进，里士满城内的教堂塔尖几乎一览无遗。眼看敌军首都已经在望，他下令发起正面强攻，不到半小时就损失了3000兵员。6月3日晚，联邦军伤亡已达7000人，同盟军却仅损失了1400人。两军的损耗又不成比例。对于这次轻率强攻科尔德哈伯，格兰特后来“一直感到后悔”。自从他渡过拉皮丹河迫使李军接战以来，已经历了三十多天。同盟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从来没有被联邦军的波托马克军团打得这样狼狈不堪，从一个据点退缩到另一个据点，天天被迫打消耗战，眼看格兰特部步步进逼，了无终止的迹象，即便遭受二比一或三比一的伤亡数字也在所不惜。

正当罗伯特·李摆好架式，准备进一步迎击格兰特的穷追猛打时，联邦军却在一夜之间悄悄地转移，科尔德哈伯那漫长的战壕里已空无一人。原来格兰特部经过长途行军，渡过了宽阔的詹姆斯河，到达了距里士满约37千米的交通枢纽站彼得斯堡。联邦军在这里又猛攻了4天，付出了1万人的伤亡代价，同盟军仅损失了5000人。6月19日，格兰特下令停止进攻，决心让部队休整一下，并随即电告华盛顿。这是因为，从维尔尼斯到科尔德哈伯，联邦军已损失了5.4万人，约合罗伯特·李的全部兵力。好在后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致使格兰特部队又逐渐恢复到5月初夜渡拉皮丹河时的员额。

格兰特指挥的另外几支部队的胜负情况各不相同；西弗吉尼亚军区司令西格尔将军在谢南多亚河谷遇挫；詹姆斯河军团司令巴特勒少将进攻北卡罗来纳州费希尔堡垒失败；波托马克军团骑兵司令谢里登胜利完成了任务；西线最高指挥官薛尔曼于1864年5月6日从查塔努加出发，穿越佐治亚州“向海洋进军”，沿途扫荡顺利，正在稳步逼近亚特兰大。

1864年6月15日，林肯致电格兰特将军表示嘉勉：“刚才得悉你昨天下午一时来电。我开始明白了，你定会马到成功。上帝保佑你部全体官兵。”这封慰问电表达了陆海军最高统帅对格兰特伟大战略部署的深深赞许。薛尔曼与格兰特两支主力部队一旦突破同盟军防线胜利会师，

---

这里“份”，即为同盟军每个士兵一天的定额口粮。

科尔德哈伯位于里士满东北约15公里处。

那就意味着内战的结束。林肯总统对此“开始明白了”。

为保证前方源源不断的兵员供给，林肯在后方卓有成效地工作着。他在一次费城保健义卖会上说道：“假如我发现把大量兵员和物资一送到前方，就能使格兰特将军所向披靡，一往无前，那你们愿意给我提供这些兵员和物资吗？（台下齐声高呼“愿意”）那就请作好准备，我正等候着这么一个机会。”

前方战士英勇杀敌，不怕牺牲，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深深地感动着大后方的人民。为了慰问这些大无畏的人，进一步鼓舞士气，林肯决定去前方慰问。1864年6月20日，总统带着幼子塔德乘坐一艘白色江轮顺波托马克河而下，再转入詹姆斯河。6月21日，林肯离船登岸，在格兰特的司令部谈了片刻，便骑马去看望巴特勒和米德两位司令。当他风尘仆仆地到达部队驻地时，黑色衣裤已变成灰不溜丢的，样子显得滑稽可笑。而当“亚伯大叔”来部队视察的消息传遍各个部队时，四面八方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和亲切的致敬声。

稍后，格兰特建议再去视察黑人部队。林肯听了，不由喜出望外，忙说道：“哦，对了，我还正想看看这些小伙子哩！当我看到达纳先生谈到他们骁勇善战的电报时，我真是无比高兴。达纳说，那天所缴获的16门大炮中，6门是由黑人部队抢夺来的。我当初赞成组建黑人团队时，几乎遭到普遍反对。然而黑人士兵却显示出他们的能力不凡，还使我高兴的是，他们在最近的几次进攻中已跟白人部队不相上下了。”

在第十八军营地，黑人士兵像潮水般地涌上前来，把林肯团团围住，欢呼声、笑声、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他们簇拥着林肯，吻他的手，抚摸着他的坐骑和鞍鞴。陆海军统帅和众多士兵都热泪盈眶，哽咽不能言语。

第二天一早，林肯在炮舰护送下乘船巡视上游。他接见了巴特勒将军和塞缪尔·李，视察了筑垒阵地的胸墙，参观了不久前才攻占和加固的阵地。随后，林肯在高级陆海军将领的陪同下，乘船返回了华盛顿。

战争，特别是这次全线出击，给北方的每一个家庭都带来了严重的创伤。几乎家家都成了烈军属，几乎家家都有伤残人员。

美国反奴隶制的著名诗人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大儿子就是战争的受害者之一。朗费罗给一位好友的信中写道：“我的长子才不到20岁，在上次拉皮丹河会战中双肩给步枪子弹打穿，现待在家里养伤。他每天都到我的书房里来，仰靠在一张大椅子上。这个孩子多么勇敢！尽管子弹在他身上穿透一英尺多，他却毫无怨言，也不呻吟，装出一点也不痛的样子。”

另据《纽约论坛报》报道，有个音乐家被从弗吉尼亚战地送回家乡的医院，医生决定把他的双手捆绑起来，以施行锯掉一条腿的手术。伤员不同意，只要来一把小提琴。他摆好架式，调好琴弦，便爽朗一笑道：“医生，动手术吧！”在医生为他锯腿的40分钟里，这位壮士不停地拉着小提琴旋律悦耳，使医护人员大受感动。

---

塞缪尔·菲·李，1862—1864年任封锁北大西洋海岸的分舰队司令，曾参加强攻新奥尔良和维克斯堡战役；1864至1865年任密西西比分舰队司令。

据此，爱默生 在自己的日记中以崇敬的心情写道：“当前成千上万人的牺牲和千百万儿女的决心，已充分显示出他们发自内心的爱国主义精神。”

## 2 光明与阴暗同在

在内战期间，联邦政府每天耗在战争上的费用是二百万美元。林肯为了筹集现款使战争得以继续进行下去，对蔡斯提出的有关人员任命、工作安排和财务措施等诸多微妙问题全都快速审批，满足要求。

最初，战争筹款主要是通过银行家和工商业巨头的慷慨解囊。但随着战争的深入进行和全线出击，战争费用也扶摇直上，原来的那点钱已远远不敷使用了。纽约有个银行家代表团专程面谒总统，表达了他们对他指导这场战争方针的不满。正因为他们在支付着战争费用，所以他们也认为有必要对他的政策做某些调整。国会众议员凯洛格实际上概括了林肯政府的低效经济政策，他反驳那个银行家代表团说道：“我们征召青年参军，他们应征了。我们更应该征集战争经费，如果通过自愿的方式征集不到经费，为了不使这个合众国垮台或失去国旗的一颗星，那就应从各州的财库中，从资本家的保险柜和私人的腰包里掏来每一分钱，供政府使用。”

财政部长蔡斯曾在 1855 年至 1859 年担任过俄亥俄州州长，对管理财政经济很有一套办法。他领导的公债推销运动大见成效，使林肯十分满意。而实际做推销公债工作的则是杰伊·库克，他在财政部大楼对面的办公楼上挂起了杰伊·库克公司的招牌。1864 年 1 月，这家公司销售了价值 5.13 亿美元的合众国公债，认购数超过了计划发行量。国会也不得不采取行动，通过了一项法案，认可这超额的一千多万美元。杰伊·库克再从已推销的巨额公债中抽取 2.5% 的佣金，作为一支庞大的推销队伍的日常经费开支和在几百家报纸上刊登广告的费用。蔡斯见他经营有方，打算提拔他当财政部副部长，遭到对方的再三拒绝。库克宁愿当合众国公债推销公司的经理。

杰伊·库克对战争筹款有他的独到见解。这位理财专家和经济干才曾通过自己的胞弟亨利·库克向蔡斯转达了一条中肯意见，即“对那些喜欢在政府贷款等方面搞点名堂的资本家不必介意，即或他们有时也确能捞到一笔不小的利润，那只不过是他们此时应得到的一点甜头。这些人对政府的好处可大着哩。在情况进一步好转以前，对“这些资本家不必介意，要放手让他们干去”。

杰伊·库克对筹措战争经费的办法就是越过各家银行直接同各个小投资者，即同那些能购买 100 美元以上公债的广大群众打交道，他们是向这些银行提供存款的一支大军。这支大军不向银行存款，改向合众国领导下的杰伊·库克公司购买公债。这种公债券年息 6 厘，20 年内还清，对广大群众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一项伟大的创举。杰伊·库克还在报纸上发起了一个美国前所未有的最广泛深入、最精心组织的宣传运动。当时北方约有 1800 家日报和周刊，它们都一度收取费用，刊登推销公债广告，造成一个声势浩大的家喻户晓的热门效应。一些反对派的报纸虽然讨厌林肯政府及其所开展的一切活动，但这些报纸的老板和编辑们却不可能同样讨厌杰伊·库克送来的花花绿绿的现钞，以至不登载库克手下的一个庞大而干练的写作班子所送来的抢手新闻。

由于宣传工作所产生的巨大效果，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公债券。于是，金币和钞票便像滚滚的江水，流进了杰伊·库克的手中，再从他那

里流进林肯政府的金库，用以支付庞大数额的军饷，购买大宗枪炮、骡马、干粮和多种食物，使战争得以顺利地进行下去。林肯对此无比欢欣，因此便放手让库克干下去，好几个月里只接见过他两三次。

杰伊·库克自有他过人之处，而他也有其独到的理论。这就是：这场战争只是美国经济发展大潮中的一个小小浪花，美国的未来是缤纷多彩、有声有色的。铁路、航运、工业、农业和石油开采业等的投资必将迅猛增加。1863年，远洋巨轮给美国运来了182 808名欧洲籍劳工和垦殖人员。这一年，加利福尼亚等州开采出价值1亿美元的金银。在抢购苏必利尔湖一带钢铁矿区土地的热潮中，光是1864年2月一个月登记购买的土地就达2.6万英亩。

但是，在战争车轮飞速旋转，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同时，美国的经济世界也孕育着不少的阴暗面，形形色色的人物鱼龙混杂，在美国进行着各自的表演。

北方和边界州涌现出了成千上万个小康之家；不少人为逃避兵役而提供替身发了一大笔横财，也有人通过向残废军人出售木制或金属假肢成了暴发户；数以百计的银行巨额存款，靠的是偷越封锁线做违法生意，买卖短缺的军需用品及原材料、药品和酒类等。

一些棉花投机商挖空心思偷运大宗棉花卖给纺织厂，从中牟取暴利；不少这类案件涉及到营私舞弊的军需官和承包商，被斯坦顿和达纳组建的缉私惩贪秘密警察机构查获法办。薛尔曼将军大骂那些只顾赚钱不惜同敌人做生意的辛辛那提商人；格兰特总司令则痛斥做马草生意渔利的林肯的好友斯威特，还扬言如不停止就枪毙他；但就是这位廉洁慎行甚至有点愚钝的陆军总司令，想不到自己的姻亲也在棉花生意中大发战争财，要不是他的参谋长罗林斯揭发，他可能还一直蒙在鼓里呢。

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这场内战所造成的伤风败俗现象，在生活的各个领域真可谓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滥用职权和拼命捞取不义钱财的事例也已司空见惯，不再令人震惊了。”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伤天害理的奸商已不满足于猎取合法利润，正如与陆军部副部长达纳接近的詹姆斯·格·威尔逊将军所指出的，他们“做帐篷时以次充优或把尺码改小几寸，做马套用的是有裂纹的牛皮，马鞍粗制滥造，鞋垫用的是纸，衣服劣质，马料则是糠秕和廉价谷物混合拌成”。无独有偶，1864年7月的《哈泼斯月刊》也揭露了一桩骇人听闻的前线怪事。该期月刊写道，士兵们在头一天行军或遇上第一场暴风雨时，往往发现他们上衣、裤子、大衣和毯子的质量太差，风一吹便散成条条，雨一淋就烂成片片，变成稀泥。难怪英国的《布莱克伍德杂志》也有感于此，发表评论说：“一场大战中滋生出来的恶棍总要比杀死的恶棍来得多！”

一些人大发国难横财，挥霍无度；另一些人则缺吃少穿，生活艰辛。纽约的旅馆和戏院全都顾客盈门，珠宝零售店和妇女服装店的营业额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买卖双方都成了报刊追踪探究的热门话题，没完没了地向读者传播。而社会的另一畸形现象，则是平头百姓的艰苦生活，令人惨不忍睹：一个在奇卡莫加阵亡的烈属由于没有吃的，竟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贫民窟的一间茅屋里活活饿死。《马霍宁哨兵报》针对这种不正常的现象猛烈抨击说：“在这个寄生虫与爱国者混杂的国家，

豪门富室穷奢极侈，正直贫民则忍饥挨冻。戴着假宝石招摇过市的‘冒牌货’，活像一些腐烂的鲭花鱼。看到他们那庸俗的华丽外表，真是光怪陆离，令人痛心疾首。”

内战时期的美国同时存在着光明面和阴暗层，这一面一层时而交替出现，时而杂然纷呈。

保健委员会收到了 500 万美元的私人筹款，从而为军营里、战场上和医院中的士兵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此外，人民捐献的价值一千五百多万美元的被褥、衣服、日用品和食物等，后来都被寄到了前方他们的亲人手里。

林肯在华盛顿的一次保健义卖会闭幕时即席讲了话。他盛赞了那些为正义事业而出生入死的士兵们所建立的最高功勋，表扬了美国妇女在为减轻士兵及其家属的痛苦而组织的义卖活动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总统说道：“我从来没有研究过赞美女性的艺术，但我要说的是，假如把古往今来的一切演说家和诗人赞美女性的话都用到美国妇女身上，还远远不足以说明她们在这场战争中所起的卓越作用。”

有光明，也会有阴暗。《斯普林菲尔德共和党人报》揭露出了华盛顿所发生的一系列丑闻，指出一些政府的高级官员恣意玩弄颇具姿色的贫家妇女，恰恰是利用人家生活上的困窘。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专栏披露过这些曾轰动一时的与女工有关的窃玉偷香者。这些丑闻在众议院五六月份的报告中都得到了证实。诸如：“财政部的一个局成了诱奸的卖淫窟；国会议员们竟把他们的姘头雇用为办公室职员；一位道貌岸然的参议员在大街上遭到毒打，对方是一个被他奸污过的妇女；酗酒现象随处可见；政府在签订合同时上当受骗。本报派驻华盛顿的一名记者经过深入观察写了篇报道，认为‘华盛顿从来都没有像今天这样荒淫无耻。’”

衣服和食品的价格飞涨，但工资却原封不动，或是提得十分缓慢。资本家和投机商靠的正是压榨工人血汗，压低他们工资才发财致富的。工人阶级出于自卫本能，开始使用所谓的“罢工”武器。1864 年发生的罢工次数比美国历史上的哪一年都要多。1864 年 3 月，“芝加哥—加里纳”联合铁路公司的工人们指责公司头儿们没有履行一天付 3 美元工资的一月协议，通往芝加哥的各条铁路的火车司机于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罢工。只是后来由于部分司机复工，加上从纽约和东部其他城市调来了一些司机，这次罢工只进行了两天便横遭破坏，不幸夭折。1864 年 5 月，除一条铁路外，通往芝加哥的各条铁路线统统瘫痪。这次罢工已不是火车司机，而是一般铁路员工。他们因为到手的工资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便联合起来罢工，要求把每日工资 1.5 美元增加到 1.75 美元。此外，纽约和芝加哥等城市的排字工人组织了印刷工会，面包工、皮鞋匠、铁匠、海员、裁缝和箍桶匠等也都组织了各自的工会、共济会和自保协会。工人们通过各自的斗争，特别是罢工施压，迫使那些压榨他们的资本家让步，使自己的生活多多少少得到了一些改善。

对于风起云涌的罢工浪潮，林肯极少干预，他以总统的身份只介入过两次。一次是 1863 年底造船厂工人举行大罢工，延误了船舶的交工期。当时联邦第十军军长兼南方军区司令昆·亚·吉尔摩将军建议满足罢工

---

冒牌货本是纺织业中的一句行话，此指大发战争横财又挥霍无度的奸商。

工人的要求，只是南大西洋封锁特遣队司令约·阿·伯·达尔格伦不同意，问题于是搁浅在那儿。林肯总统在当年 12 月 21 日给陆军部长爱·麦·斯坦顿的信中曾部分谈到了这次罢工。他写道：“我信守诺言，给海军部长（按：指吉迪恩·韦尔斯）发了信。后来他来见我，谈到造船厂的罢工大大拖延了船舶的竣工期，因此他认为吉尔摩将军的建议是完全适当的。他只希望（我也希望）吉尔摩将军能跟达尔格伦海军少将友好磋商并向他作些解释”。林肯在这封信中实际上是命令他手下的两名将领坐到一起，协商解决好这次罢工，而林肯本人和海军部长全都同意吉尔摩将军的建议，看来达尔格伦海军少将是硬撑不下去的。

另一次是圣路易斯的报社排字工人举行罢工，罗斯克兰斯将军派兵去替代他们。印刷工会就此事给林肯写了个报告，陈述他们所属的工人罢工的缘由。总统回信说，联邦政府人员不得干涉工人们的合法要求，于是那些奉命派去破坏罢工活动的士兵就被抽调回营。林肯总统的有效介入，在工人运动中一时传为佳话。

内战时期的美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初级发展阶段，加上国难当头，经济上的问题层出不穷，社会生活动荡不安，贫富差别悬殊，各色各样的人物都纷纷登台表演亮相。但是杰伊·库克所发起的公债推销运动却成效显著，让巨额金钱像尼亚加拉瀑布似的流进合众国的国库，不到 11 个月就超过了 5 亿美元。在欧洲头脑冷静的观察家看来，美国北方的这一巨大财政成就表明北方的目标明确一致，说明美国的财富也许已超过了英国。

---

威廉·斯塔克·罗斯克兰斯(1819—1898)，联邦将领。历任俄亥俄军区司令和西弗吉尼亚军区司令(1861)、密西西比军团司令和坎伯兰军团司令(1862)、密苏里军区司令(1864)。

此指美国纽约州西部与加拿大交界处的世界最大的瀑布。



### 3 皮洛堡垒事件

在位于密西西比河畔孟菲斯以北 40 英里处，有一个联邦军队驻守的皮洛堡垒。1864 年 4 月，同盟军 6000 人将 600 名联邦守军从外围工事赶进了堡垒，最后将堡垒占领，进行了一场种族大屠杀。领导这次皮洛堡垒事件的是同盟军福雷斯特少将。福雷斯特是田纳西州人，他既没有进过西点军校，也不曾读过一本有关军事学的书籍。他在孟菲斯当过房地产经纪人和奴隶贩子，发了一笔大财，购买了棉花种植场，在内战开始时他每年的收入约 3 万美元。他招募了好几个团，率领 4000 人从密西西比州开进了田纳西州，偷袭薛尔曼的一些给养站来给自己的部队补充马匹、装备和粮食，从而扩大和加强了军队。

作为一名奴隶贩子，福雷斯特始终坚持其维护奴隶制的立场。当有人扬言这场战争是为了南方的独立而不是为了奴隶制时，福雷斯特断然反驳道：“如果我们不是为奴隶制而战，那我倒想知道我们到底是为啥而战？”

在进攻密西西比河畔孟菲斯以北的皮洛堡垒时，福雷斯特率领 6000 人将 600 名联邦守军团团围住。他以十倍于守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先把堡垒外围工事中的联邦军赶进了堡垒，扫清了各个据点的残余人员。紧接着，福雷斯特一面下令打出白旗，一面通告他将实施强攻。联邦司令官则认为，福雷斯特违反了文明战争法：一面打出停战旗号，要求进行谈判；一面又调兵遣将，攻占有利阵地。正因为福雷斯特虚虚实实，诡计多端，致使守军疏于防范。等福雷斯特下令几个团发起冲锋时，便一举攻占了堡垒。福雷斯特一旦得手，便借口该堡垒守军未按文明战争法降旗以示投降，悍然采取屠城手法，将一半以上的守军全部处死，其中 262 名黑人士兵无一幸免：有的被打死，有的在逃跑时被打伤，有的则惨遭活埋。

事后，福雷斯特给里士满的戴维斯政府拍发了一个表功电报，谎报军情，说他们把敌军赶进了皮洛堡垒后，要求投降被拒绝，于是“我就向堡垒发动了猛攻，经过 30 分钟的交锋，俘获了全部守军，杀死 500 人，俘虏 100 人。我方仅 20 人阵亡，60 人负伤。”

暴行传来，北方反奴隶制的报业、宗教界和政坛人士全都义愤填膺，共同声讨这一惨绝人寰的罪恶行径，纷纷要求报复。国会参议院派出了本杰明·富兰克林·韦德，众议院派出了丹尼尔·古奇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去调查事实真相。他们调查后提出了一个报告，声称“在叛军占领了这个堡垒而我方士兵放下武器停止抵抗之后，至少有 300 人惨遭杀害……男男女女甚至小孩都被枪杀、毒打或被乱刀砍死；不满 10 岁的儿童也被迫面对刽子手站着，听令他们枪杀；病号和伤员都一一惨死在无情的屠刀之下。”

其实，就在这次屠杀发生的前几周，福雷斯特就曾在帕杜卡和哥伦布市表示，如果他攻下堡垒，就“饶不了”黑人士兵。几周之后，他又给联邦的一个将军写信说：“我对待俘获的黑人就像缴获的其他财物一

---

内森·贝德福德·福雷斯特（1821—1877），同盟军骑兵将领，当过奴隶贩子。1864 年 4 月率领叛军攻占皮洛堡垒时，曾下令对全部黑人守军 260 余人进行骇人听闻的大屠杀，引起北方的强烈抗议。

样。我并不把他们视为俘虏。”在攻进堡垒后，一个同盟军的军官狂叫道：“杀死该死的黑鬼！”“杀死所有的黑鬼！”福雷斯特也骑着马在受伤的黑人之间大喊大叫，说他认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还说什么“他们都在我的孟菲斯黑人圈中关押过”。

那些目睹这次灭绝人性的种族大屠杀的人，无不为之震惊，连福雷斯特手下的人也深感恐惧，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已是被人为扭曲的战争，亦即出于种族仇恨的大屠杀。他们试图刹住疯狂杀戮的车轮，但因屠杀已演变成了一股旋风，想刹也刹不住了。据合众国第六炮兵团的一个黑人士兵说，当一名同盟军的军官对其部属喊道：“弟兄们，假如你们不住手杀他们，我就要把你们抓起来”时，另一名同盟军的军官却厉声答道：“莫管闲事，随他们杀去罢。我们的法令是不生俘黑人的，要通通杀死。”

皮洛堡垒的陷落，是否是因攻方用停战旗号欺骗了守方，始终是一个谜。也许双方都真假莫辨，难以说个水落石出。但历史学家却能由此得出结论：福雷斯特在这次战役中至少践踏了文明战争法，没有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而是出于疯狂的种族复仇心理，肆无忌惮地展开了一场原始野人般的疯狂大屠杀，这是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铁的事实。

在皮洛堡垒大屠杀发生6天之后，林肯在一次保健义卖会上谈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已经听到叛军在皮洛堡垒对300名黑人士兵和白人军官进行大屠杀的令人痛恨的传闻，我想这恐怕是真的。我们目前正在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调查，真相如何，最后总会搞清的。假如那里屠杀了300人，或者哪怕只杀了30个人，情况终将得到证实。一旦情况属实，那无疑将予以报复。我们会认真严肃地考虑报复的方式方法；只要情况一查实，肯定是要报复的。

在这次保健义卖会上，林肯总统还以黑奴解放者的独到见解，阐述了他对“自由”一词的精辟论点。他说道：

“我们都声称拥护自由，但在使用这一词语时，指的并非同一件事。对某些人来说，自由这个词可能意味着人人都有权随心所欲地支配自己和自己的劳动成果；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同一个词可能意味着某些人可以任意支配他人和他人的劳动成果。”

为了使自己的观点更加形象具体，能为广大人民所理解，林肯又进一步提出了“狼”论，他说道：“牧羊人把狼赶跑，从狼爪子下救出了羊，羊因此感谢牧羊人，称他为解放者；狼则因此责备牧羊人，说他扼杀了自由，尤其是因为这只羊是一只黑羊。羊和狼对自由这个词所下的定义各不相同；在我们人类当中，虽然也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分歧，甚至北方也是如此，虽说大家都标榜自己是热爱自由的”。

格兰特和薛尔曼即将对罗伯特·李和约瑟夫·埃·约翰斯顿进行一场决定性的歼灭战，在这场猛烈恐怖的决战中，皮洛堡垒事件已逐渐退居到不那么显要的位置，在人们的记忆深处也慢慢地淡忘下来。

## 4 人民只要老亚伯

1863年11月，沃什伯恩致函林肯，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下届总统竞选。这位担任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国会众议员长达16年之久的资深政治家所得到的答复是：“再当一届总统既是一种莫大的光荣，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如果两者都给我，我也许是不会谢绝的。”

但在1864年初，《底特律自由新闻报》驻华盛顿记者发表了一篇评论：“在国会中找不出一个参议员赞成再次提名林肯为总统候选人。”一些想让林肯连任总统的参议员都不公开表态，连共和党的机关报对此也都保持沉默。

众议院里也只有一位众议员表示过支持林肯为总统候选人，他叫艾萨克·纽·何诺德。1864年初和同年3月，阿诺德发表了当时参众两院中惟一支持林肯再度竞选总统的演说。他旗帜鲜明地说道：“我要求那些热情而急躁的自由事业的朋友们对亚伯拉罕·林肯给以绝对的信任。如果你们认为他行动迟缓或犯过一些错误，那就请你们回顾一下，时间是怎样一再证明了他的超人智慧……你们有这样的一位政府首脑……他机敏而坚定，正直又诚实。尽管他有些粗鲁，但在这粗鲁的外观下却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英雄……回顾过去的5年，我们不难发现，林肯先生在影响人民情绪和形成公众舆论方面比哪一个人所起的作用都要大。”

1864年初，几乎所有的政治预言家都发现总统在北方深得人心。《纽约时报》等报刊也都同意《芝加哥论坛报》的看法：“根据目前的情况可以断定，在大选到来时，民意一般是要选举林肯先生的。”而一些反对林肯的报纸，诸如《纽约先驱报》、《纽约世界报》和《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等却把这一切说成是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

一贯反对奴隶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约翰·阿尔比恩·安德鲁曾经忠实地为总统招募过军队，筹集过资金，是北方反奴隶制运动中最活跃的中坚人士。但他对林肯在废奴问题上态度迟疑，意见颇大。直到他发表《解放黑奴宣言》之后，他才改变态度，说道：“那是一个拙劣的文件，但却是个有力的行动，尽管晚来了一步，拖到元月才发表，又不够坚决，但毕竟还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1864年冬，废奴运动中的杰出人物温德尔·菲利浦斯也倒向了总统一边。他一改过去老是没完没了地批评林肯的态度，意味深长地说道：“就我而言，我并不反对亚伯拉罕·林肯再当4年或8年总统。我对总统本人说过，对为实现《解放黑奴宣言》大业而踏踏实实地努力工作的人，在他的实践遭遇困难之际，我国人民是不会让他离开的。谁着手解放黑奴的伟大实践，谁就该为政府掌舵，直到实验圆满成功为止。”一些反对党的报纸在刊登他的这个讲话时，曾经冠以“废奴主义演说家拥护林肯”的大字标题。菲利浦斯在他的多次演说中显示出他那直率、自信的性格，他说道：“林肯先生是一位天天在成长的人。他为什么会成长呢？那是因为我们用水滋润了他。”

决定1864年11月总统大选命运的，归根结底是那些在战场上历经血与火考验的好儿郎。虽说部队中常有逃跑、装病和掉队的士卒，但大多数人是拥护老亚伯的，数以千计的士兵家书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当谈到士兵们是否希望林肯重新当选时，一位在芝加哥休假的老战士不假思

索地说道：“毫无疑问，我们当然希望林肯再度当选。我们都是重新入伍的老战士，为的是要看到这场战争有个胜利的结局，老亚伯也得重新入伍。他把我们招进军队，如果他不能在现有岗位上一直待到把我们都送出军队为止，那我们就决不答应。我们要一直打到每个叛乱分子都承认林肯是符合宪法的总统，不然誓不罢休。”

1864年3月，《芝加哥论坛报》刊登了一则短文，描绘了一位老农民对林肯的淳朴感情。文章写道：“昨天从衣阿华州奥斯卡卢萨来了个筋骨健壮、身板结实的农民，来找我们谈点生意。临走时，我们问他林肯先生在衣阿华州是否站得住脚。这位老农听了两眼炯然闪光，高扬起一双钵大的拳头，说：‘你说的是站住脚吗？老亚伯在衣阿华州比起美国任何人站起来都要高！’”

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激进共和党人欧文·拉夫焦伊是林肯在国会里的最好朋友。这位身材魁伟的老议员对总统始终友好忠实。他在弥留时刻曾说道：“我可以告诉你，林肯先生在内心深处是和那些反奴隶制的激进人士息息相通的，但他不能不试探着走路……他下起决心来比较迟缓，但一当行动起来，就一往无前。你永远见不着他会从他采取的立场上后退。妄想通过讲演或集会去反对他，那纯属徒劳。他肯定会再次当选。”

反奴隶制女作家、著名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哈里特·伊丽莎白·比彻·斯托曾为波士顿《看守人与反映者》月刊1864年第1期写了一篇文章，概述了她对林肯的印象。这位女作家写道：

“全世界都看到了当代最伟大的令人惊叹的奇迹，这就是人民中的一位平凡劳动者，尽管他的文化水平、所受训练或教育比起其他劳动者来说不见得多，却被召唤去引导一个伟大民族度过那关系到世界命运的危机。

“林肯的力量不同一般，与其说它咄咄逼人，倒不如说它坚忍不拔。而就威重坚忍而言，这力量与其说像石壁，倒不如说像钢缆，能一张一弛地适应各种势力，能左右伸屈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然而这力量却在为实现伟大目标而百折不挠、坚定不移。也许没有任何别的什么力量能安全地引导我国这艘航船在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驶过如此远的航程。

“林肯处在各种各样相互冲突的要求和主张的包围之中，处于叛徒、三心二意的胆小鬼、边界州人和自由州人以及激进的废奴派和保守派等各种人物的重重包围之中。他听取各方意见，权衡各方议论，一面等待，一面观察，有时对这方让步，有时对那方退避，但他基本上把握住一个坚定、正确的目标，引导国家这艘航船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1864年2月《辛辛那提新闻报》记者采访了英国自由派领袖约翰·布莱特。林肯在大洋彼岸的这位朋友说，林肯的再次当选，将是这一年北方对南方的最沉重打击。有关林肯行动迟缓的说法并没有使布莱特感到担忧，他只认为应当改组内阁。布莱特用形象化的语言打了个比方：“林肯先生就像大餐厅的服务员，听到各种铃声一齐响起，他不可能同时照

---

约翰·布莱特，英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英国自由党左翼领袖，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各部大臣，在美国内战时支持林肯政府。

顾到所有的顾客，因而有人发点牢骚什么的也不足为奇。”

哈里特·比彻·斯托的文章和英国人约翰·布莱特的比喻都极为形象地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林肯是一个处变不惊、善于权衡利弊、适时而动的杰出领袖。他把握住了一个坚定正确的目标，就是为反奴隶制而奋斗终生。正如他1864年4月4日写给肯塔基州的霍奇思的一封信中说的那样：“我生来就是反对奴隶制的。倘若奴隶制都不算错，那天底下就无错可言了。在我的记忆里，我没有一天不是这样想、这样感觉的。我不认为是我控制了形势的发展，应当坦率承认是形势的发展控制了我。”

伊利诺伊州州长迪克·耶茨公开支持林肯的观点，他在芝加哥的布赖恩大厅说道：“正如我今天从一个朋友处听来的那样，政客们奢望由他们来安排一切，那纯属徒劳。人民只要老亚伯，不要别的什么人（热烈鼓掌）！我要承认的是，我自始至终支持他，什么时候都支持他（掌声再起）。大敌当前，不是改变阵容的时候。”耶茨在这里头一个喊出了“人民只要老亚伯”那气壮山河的呼声，这代表了千千万万个有良知者的心声。那么，他在这里所说的“政客们”究竟是些什么人呢？

共和党中就存5名党员想竞选总统。《纽约世界报》曾“根据他们个人的意愿和当选机会的大小”作过下列排定：亚伯拉罕·林肯、萨蒙·波特兰·蔡斯、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纳撒尼尔·普伦蒂斯·班克斯、本杰明·富兰克林·巴特勒。该报还断言，提名蔡斯，就足以挫败林肯，“只有拥护蔡斯的人才力量阻止林肯当选”。

作为共和党激进派和废奴主义者的萨蒙·波特兰·蔡斯，的确有过人之处。他先后参加了民主党、自由党、自由土地党和共和党，1855年至1859年当过俄亥俄州州长，1861年起出任林肯政府的财政部长。他克勤克俭，奉公守法，兢兢业业，洁身自好，在用人和理财上都有独到之处。

一次，杰伊·库克把一笔替蔡斯从铁路股票交易中赚来的4200美元交给这位财政部的首席官员，结果竟遭退回。事后蔡斯向库克作了解释：他必须“避开会使人产生疑窦的任何事情”。他还严肃地补上几句：“为了能最有效地为国家服务，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不仅外表上要正大光明，心灵也要正大光明。”这种表里如一、光明磊落的人格，的确难能可贵。

曾经是共和党机关报《纽约论坛报》（即《纽约每日论坛报》）创始人的霍勒斯·格里利在一次反奴隶制的集会上发表演说，表达了他对蔡斯无限敬仰之情。按照格里利的看法，本届政府中的最伟大人物当数蔡斯，他认为蔡斯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一贯兢兢业业，战斗在政府中最难以掌握的部门，并作出了杰出的奉献，每一次战役都取得了胜利。财政部共有1万多人，在蔡斯的领导下工作得很出色，像一架机器似的协调一致地运转着。对于财政部内部的人事安排，除极少数外，总统完全听任蔡斯自行处理，不妄加干预。

不过，蔡斯是一个雄心勃勃、不愿甘居人下的政治家，而且作为共和党激进派，在许多问题上同总统林肯和国务卿西华德存在分歧。因此两年来，他在写给政界人士、报社编辑和宗教界牧师的几十封信中，一直在竭力散布这样一种印象，似乎在林肯政府中除他之外全都是一些庸碌之辈。要是把总统权力授予他，他才是惟一知道该如何干的人。他在

1864年1月24日写给反奴隶制的美国记者乔·莱维特牧师的一封信中说道：“要是这里有一个名副其实的政府，有一个善于同阁员们磋商并采纳他们一致看法的总统，那我们可以向全世界挑战。”

1863年12月，《奥尔巴尼晚报》的创办人、1860年西华德竞选总统的经纪人瑟洛·威德专门拜访了林肯。几天后，威德从奥尔巴尼给美国驻巴黎领事约翰·比奇洛写信说：“蔡斯先生作起报告来非常出色。他那庞大的银行机器使他拥有雄厚的实力。可不幸的是他的双眼老是盯住总统的宝座，而不去注意国家的利益！林肯先生说，他要‘设法使蔡斯不致想入非非’，但他未能办到。”

1864年3月以后，蔡斯仍在写他从前一直写的那类信件，指责政府挥霍浪费而又一事无成，总统缺乏坚定的意志和铁腕来领导国家。他写道：“金钱花得似哗哗直淌的流水……亚伯大叔那水桶上的出水口做得比进水口大出一倍。”

当蔡斯积极进行竞选活动，诋毁林肯的同时，亨利·雷蒙特来见林肯。他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林肯的《纽约时报》的主编和老板，经常用报纸这个武器来猛烈抨击“铜头蛇”机关报《纽约先驱报》的编辑和老板詹姆斯·戈登·贝奈特和“铜头蛇”重要头目、纽约市市长费南多·伍德。当雷蒙特谈到蔡斯想当下届总统候选人时，林肯给他讲了个小故事。林肯说道：“雷蒙特，你不是在乡下长大的吗？那你准晓得马蝇了。有一次，我和弟弟在肯塔基老家的农场犁玉米地，我赶马，他扶犁。这匹马可懒了，但有一阵工夫它却在地里跑得挺欢，连我这双长腿都险些儿跟不上。到了地头，我才发现有只大马蝇叮在它身上，我随即把马蝇打落。我老弟问我干吗要打掉它，我回答说‘不忍心老马挨咬。老弟说：‘唷！正是这家伙才迫使马跑起来的呀！’”林肯接着又说道：“假如现今有一只叫‘总统欲’的马蝇正叮住蔡斯先生，那只要它能使蔡斯那个部不停地运转，我就不想去打落它。”林肯的这个故事一时不胫而走，广为流传。

到1864年3月初，北方支持蔡斯竞选总统的热潮逐渐消退。这时，纽约州布鲁克林的牧师、《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的作者哈里特·比彻·斯托之弟亨利·沃德·比彻，作为一名反奴隶制的共和党人兼著名的演说家，曾在费城的一次演说中，用热情的颂词对林肯表示公开的支持，说林肯为人诚实，坚持原则，不随风转舵，不逢迎取巧，永远值得人们信赖。

同年6月，蔡斯借口与林肯、西华德在政策上的分歧而辞去财政部长一职。12月，林肯任命他为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法官。这样，在共和党内，林肯竞选下届总统的呼声便愈来愈高了。

民主党内则抬出了乔治·布林顿·麦克累伦将军来与林肯对抗，

---

约翰·比奇洛（1817—1911），《纽约晚邮报》的编辑和老板之一，曾任美国驻巴黎领事、美国驻法公使。

亨利·贾维斯·雷蒙特（1820—1869），1851年创办《纽约时报》，该报后来成为共和党机关报，曾任该报主编。参加过共和党建党会议，并起草该党纲领。

乔治·布林顿·麦克累伦（1826—1885），联邦将领，民主党中的右翼人士。历任联邦俄亥俄军区司令、波托马克军团司令和联邦陆军总司令。作战屡遇挫，安提塔姆战役后被解职。

他在美国金融、工业和运输业利益集团中普遍看好。

1864年初，一贯为美国金融、工业和运输业利益集团服务的《纽约世界报》把麦克累伦将军抬得很高，吹捧他为可尊敬的高尚爱国者，说他值得民主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以压倒林肯。

1864年6月7日，全国联邦党在巴尔的摩举行了代表大会。这个新党之所以取名为“全国联邦”，是为对那些战斗在联邦军队里的民主党人和始终不渝地支持林肯政府的人作出尊崇的姿态。这天中午，国会参议员、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摩根宣布大会开幕。接着，摩根将大会移交给联邦党全国委员会新当选的临时主席、肯塔基州的牧师罗伯特·布雷金里季博士主持，后者在一片欢呼声中登上了讲台。

首先，这位白发苍髯、被誉为“肯塔基老战马”的牧师向大会提出了一个简明的问题：“对于亚伯拉罕·林肯将成为总统候选人，谁还有疑问？”话声未落，大厅里便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第二天，总统在获悉他再次被提名的消息时，高兴地说道：“我掩饰不住心头的喜悦，也抑制不住我的感激之情。”

1864年11月8日，总统选举日终于来临。

这天，天空阴沉沉的，接着又下起雨来。随后更是狂风暴雨，道路泥泞，电报线路受阻。林肯独自一人待在白宫，冷冷清清，心绪不宁。晌午时分，加利福尼亚州《萨克拉门托联邦报》驻首都记者诺亚·布鲁克斯来访林肯，见白宫几乎看不到一个人影，惟独总统茕然孑立，好不惊讶，“人人都像是约定好了似的，回避去白宫”。林肯对好友来访自然大喜过望，忙袒露了自己的心思：“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我对巴尔的摩代表大会的结果倒是无多大疑义，只是对这次选举毫无把握，要是把握就好了。”

晚上7时，林肯和秘书约翰·海冒雨去陆军部电报室，收到福尼从费城发来的电报，说林肯在那里已比对方多得了1万张选票。林肯吩咐把这份最先收到的电报转给林肯夫人，说“她比我还要焦急一些”。随后，林肯在斯坦顿办公室碰上了海军部第一副部长吉·瓦·福克斯，他为那两名可憎对手被林肯击败而满心欢喜，林肯不以为然地说：“你的私仇心理比我还要凶一些，也许我对此反应过于迟钝，但我从来不认为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一个人确实无暇去计较个人恩怨。我对那些不再攻击我的人，是决不记恨的。”

狂风暴雨影响到电报线路的畅通，晚10时许，电报停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时，林肯为了松弛一下绷紧的心弦，活跃周围的气氛，便朗诵起了随身带来的洛克作品，引起陆军部长斯坦顿的严重不快，认为在这个关系到合众国安危的关键时刻，竟有兴致念这些劳什子，实在可恶又可恨。这位陆军部长显然难以理解，这正是林肯的性格特点，他那健全思维和清醒理智正是靠适度戏谑来平衡的。

临近午夜，办公室里的人所剩无几。根据获悉的选举结果，林肯无疑已再度当选，大家纷纷向他道贺。林肯反倒显得十分平静、毫无骄矜之气，只是说：“他感到十分高兴，他对人民裁决得这么完美、清楚和明确无误，以致无可争议，又感到深深的谢意。”

凌晨 2 时，林肯起身离开陆军部，在门口巧逢一队铜管乐歌手。这时，狂风暴雨业已停息，人民向他欢呼雀跃，要求他发表讲话。总统即兴说道：

“我真诚地相信，即使这次选举结果还算不上真正拯救了国家，对国家也会有长远好处的……我不会去责怪人家反对我的动机。对我来说，战胜任何人都不是什么痛快事儿。不过，选举结果倒是证明了一点，即人民决心站在自由政府与人权这一边。”

大选结果已见分晓：约 400 万选民在数以千计的投票站投了票；在选举团的投票中，除肯塔基、特拉华和新泽西三个州外，北方其他各州都支持林肯——总统获得 212 张票，麦克累伦仅得了 21 张票；在选民投票中，林肯只比对手多得 40 多万张票，支持林肯的共计 2,203,831 人，占总投票人数的 55.09%，麦克累伦所得票数共计 1,797,019，占总票数的 44.91%；除因行军或作战未能在战场上行使投票权的军人外，参加投票的官兵共计 150,635 人，其中投票赞成林肯的 116,887 人，投反对票的有 33,748 人；在南方同盟政府首都里士满的利比监狱的污秽牢房里，也有 276 人投票支持林肯，另有 95 人投票支持麦克累伦。

在大选的 11 月 8 日，麦克累伦辞去了正规军少将职务，林肯随即任命菲利普·亨利·谢里登将军出任这一空缺。麦克累伦开始了他计划中的欧洲之行。

格兰特将军从西蒂波因特向林肯发来了贺电：“对国家来说，这次胜利比战场上的胜利更有价值。”

11 月 10 日晚，林肯在白宫接待了一支贺喜的游行队伍，并致了答谢词：

“这次选举是必要的。不进行选举我们就不可能有自由政府。如果这场叛乱能迫使我们提前或推迟全国大选的话，可以断言，它已经征服和打垮我们了……黄金诚然可贵，但生气蓬勃的勇敢爱国者却比黄金更加可贵。”林肯在讲话结束时，提议向英勇的陆海军士兵和他们那富有经验的勇敢指挥官们欢呼致敬。群众中随即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美国西部各州、纽约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都一致称颂林肯“这个怀有崇高目标和具有极其顽强精神的精悍农民表达了他们的决心。尽管他遭到品头论足的指责，攻击他好压制，有时他的确也遭到了失败；尽管他粗鲁笨拙，有时缺乏当机立断的才能，但他仍不失为这个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进行斗争的国家的最好代言人。”

国外被称为自由主义者的政治派别，对林肯的重新当选也赞扬备至。法国《辩论日报》写道：“这是第一次让拥有普选权的人民对赞成或反对继续进行这场痛苦的战争所作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直接表态。”伦敦的《旁观者》也于 11 月 26 日刊登了一篇报道：“虽然北方的土地上遍布医院，城里挤满破产者，虽说千家万户都在为痛失爱子而哭泣不休，物质文明的进程倒退了好几个世纪，但北方宁愿以大无畏的气概继续战斗下去，而不肯承认自由只是一种空想……假如北方退缩动摇，假如它拒绝作出必要的牺牲，或者接受罪恶的妥协，那自由事业便会受到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创伤。”该杂志认为当前需要的是坚持，坚持就能胜利，“而坚持正是林肯丝毫也不缺少的品质。”



11月22日，美国驻巴黎领事比奇洛写道，林肯再次当选的“意义甚至比在美国所认识到的更为重大……在人们眼里，这比美国革命以来所发生的任何事件都更值得全国人民铭刻在心”。

继林肯再次当选，1864年12月15日，美国史上第一个反奴隶制的最高法院首席法官蔡斯宣誓就职。

党内反奴隶制的激进派一直向总统施加压力，要他任命蔡斯担任此职。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垂涎这一官位，也有不少优秀司法界人士堪当此大任，他们是纽约的杰出律师威廉·马·埃瓦茨，还有斯韦恩法官和现任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戴维斯。总检察长爱德华·贝茨也觊觎这一位置，他在日记中写道，假如任命他，将会使他一生的事业有个良好的结果。前伊利诺伊州国会参议员布朗宁凭借与林肯的私交和一贯得宠，也极想染指，但他当着总统的面却推荐陆军部长斯坦顿以探听虚实。林肯王顾左右而言他，不直接回答他的要求，“只承认斯坦顿先生有工作能力，很有资格出任此职”。有人给总统展示了蔡斯攻击、非难他的话，总统答道：“如果蔡斯先生说了一些使我难堪的话，反过来我也说了一些使他难堪的话，我看这就两抵

马萨诸塞地区联邦检察官理查德·亨利·达纳和法官埃·罗·霍尔俩人一起拜会了林肯，探询总统对蔡斯的看法，林肯开诚布公地答道：“蔡斯先生非常能干，是一个颇有雄心的人，我认为他想当总统都想得快疯了。有些人曾对我说：‘现在是把他搞垮的时候了。’哟，我可不赞成搞垮一个人！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他能做事，又能把事情做得很好，我看就该让他去做。应当给他个机会嘛！”

林肯出于本身政治上的需要，为了保持权力的平衡，最后在量才录用的借口下，于1864年12月6日提名蔡斯为首席法官。事前他既没有让众人了解他的意图，事后又亲自起草任命书。参议院也在未经讨论和未成立资格审核委员会的破例情况下，立即一致通过了此项任命。总统这样做，并非玩弄权术或情有独钟。他惟一的希望是通过对蔡斯的提名，能促进全党的团结，并使他的南方重建计划赢得全党一致的支持。蔡斯为此曾写信给总统致谢：“我必须感谢你对我的信任，尤其要感谢你促成此次任命的方式。”林肯用心良苦，总算争取到了蔡斯的积极回应。

## 5 再度入主白宫

1865年3月4日中午时分，在国会大厦前举行了林肯总统第二次就职典礼。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大街刮起了阵阵寒风。随后细雨停止，人群涌入国会大厦的门廊。

在汹涌的人海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雷鸣般欢呼声中，总统同应邀出席的各界知名人士一道登上了讲台。接着亚伯拉罕·林肯走到前列，宣读第二次总统就职演说，全场顿时鸦雀无声，人人凝神倾听在这一庄严时刻所发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说：

“4年前我就任总统时，人人忧心忡忡，内战迫在眉睫……一方宁愿开战也不肯让国家生存下去，另一方则宁可应战也不愿听任国家毁灭。战争于是爆发。

“我国人口的1/8是黑奴，他们并非遍布整个联邦，而是集中于南方。这些奴隶形成了特殊的重大利益。大家知道，这种利益可以说是这场战争的导因。反叛分子的目的是要加强、永保和扩大这一利益，他们为此不惜以战争来割裂联邦，而政府则只要求有权制止他们地盘的扩大……如果上帝的旨意是要让战争继续下去，直到把250年来奴隶无偿劳动所积聚的财富化为乌有，直到用鞭子抽出来的每一滴血都要用利刃砍出来的另一滴血来偿还，那么3000年前人们说过的一句话，我们就必须重复一遍：‘上帝的裁判总是公道正确的’。

“我们对任何人都不怀恶意，对一切人都持宽容态度；坚持正义，因为上帝使我们懂得正义。让我们继续努力完成我们目前正在进行的事业，包扎好国家的伤口，关怀肩负战争重担的人和他们的孤儿寡母，努力实现并维护我们相互之间、我国与各国之间的公正、持久的和平。”

当林肯念到最后一段时，许多人眼里噙着泪水，望着林肯把他的右手放在摊开的《圣经》一页上，跟着首席法官蔡斯复诵就职誓词。

林肯在非常时期所作的连任总统就职演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既是复仇的怒吼，又是福音的祈祷；既是继续战斗的号角，又是娓娓动听的说教——仁智互见，各取所好。

在行使总统任免权的四年零一个月里，林肯肩负着极其浩繁的工作：为了建立一个绝对忠诚于联邦政府的领导班子，他撤换了1457人，约占其官员总额1639人的88.9%；接受两名内阁成员的辞职，多方物色适当人选，最后任命休·麦卡洛克接替费森登的遗缺，提名衣阿华州国会参议员詹姆斯·哈伦接替约翰·帕尔默·厄谢尔出任内政部长；此外，林肯还批准了数百份求职申请。

林肯在处理惟一幸存的长子参军和比尔案件时表现了一位伟人的公正无私。

林肯及其夫人玛丽·托德共生育四子，其中次子、三子和幼子均先后夭折，只剩下长子罗伯特·托德·林肯。这位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志存高远，浑厚天成，聪慧旷达，深得总统夫妇的喜爱。

早在1863年11月，罗伯特就矢志参军，林肯夫人对此感到惊惶不安。她对总统忧心忡忡地说道：“林肯先生，我当然明白罗伯特要求参

---

休·麦卡洛克（1808—1895），缅因州人，1865年3月接替费森登出任林肯政府的第三任财政部长。

军是一种勇敢高尚的举动，我也愿意他去。唉！我可是害怕极了，担心他也许永远回不到我们身边了！”林肯当即劝慰自己的妻子，说道：“玛丽，多少可怜的母亲都忍痛作出了这种牺牲，送走了她们的每一个儿子，而且永远地失去了他们。”

在与夫人取得一致看法之后，林肯于1865年1月19日致函格兰特说：“请你别把我当成总统而只视为朋友来阅读本函并赐复。我的孩子今年22岁，毕业于哈佛大学，他希望在战事结束之前增长自己的军事知识。我并不希望他正式当兵，也不希望他做军官，那些在部队服役长久的军人比他更有权利，也更有资格获得军官的职衔。”格兰特函复表示欢迎罗伯特“按照你建议的方式加入到我军的大家庭中来”。总统回信说，他同意这样做，只提了个条件，即他的儿子应该当一名不领军饷或津贴的志愿随从副官。格兰特对此不以为然，认为按照规定任命这个年轻人当军官，使他与其他人享受同等待遇，是他应得的权利。

最后，罗伯特·托德·林肯被任命为上尉副官处处副官，并于2月23日被派赴陆军总司令的参谋部工作。他始终乐于苦练成才，对分配给他的任何艰苦工作从不挑剔，也从不因为自己是总统的儿子而自命不凡，傲视同僚或搞特殊化。

在任职期间，林肯总统克己为公，自奉菲薄。总统年薪2.5万美元，由财政部扣除年所得税1279.13美元后，按月开支票支付。这是林肯的一笔固定收入，他用这笔钱买了价值7.5多美元的公债，其中5万多美元是“年息6厘，到期以硬通货偿付的记名公债”。

1865年2月24日，同盟军上尉约翰·耶·比尔被判处绞刑。

林肯当着西华德等阁员的面，对伊利诺伊州国会众议员布罗姆韦尔道出了他内心的苦恼。他说道：“四年来，我处理过的人命案件，比所有前任所处理的此类案件的总和还要多。谁都不了解我内心的苦恼。大湖区的比尔案件就是一例。他们用尽一切方法来祈求我，跟我纠缠不已，而我则必须表现坚定不移。当他的姐姐来找我求情饶他不死时，我不得不把她赶走。我没有改变原来的决定，他也就被处决了。我至今都摆脱不了我内心的烦恼。”

比尔犯了间谍罪和海盗罪，他曾带领一帮盗匪在大湖区抢夺财物和船只，凿沉了一艘汽艇，他还打算放走约翰逊岛上的南方同盟战俘，只是未能得逞。不少头面人士奔走呼号，甚至动员了一批总统的私交来为这个海盗兼特务说情，要求总统把他的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他们为此不惜大肆贿赂，到处活动。林肯认为铁证如山，不容更改。东部军区司令约翰·亚·迪克斯少将也铁面无私，不为众多的说客所动摇，他斩钉截铁地说：“要我为他减刑，没门儿！”林肯向蜂拥而来的说情者宣布：“迪克斯将军可以根据他个人意见作主处理这一案件，我决不插手干预！”

正是由于以林肯为首的联邦军政要人执法如山，不徇私情，才粉碎了南方同盟的破坏活动，稳定了后方秩序。这对保证前方的胜利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林肯夫妇急国家之急，送子参军的义举，不仅表现了总统率先垂范，而且显示了他高瞻远瞩的懿行。15年后，罗伯特·托德·林肯出任美国第二十一任总统亚瑟内阁中的陆军部长，绝非偶然。这跟总统早年良好

的家教和培养是分不开的。

## 6 联邦万岁

南北战争的代价确实高昂，人民忍受的痛苦也无比沉重。但是，正如林肯在 1864 年国情咨文中所陈述的：“信心是力量的源泉。”总统下决心打这场仗，也有信心赢得最后胜利。在林肯入主白宫的第四个除夕，他同显要人物握手长达两小时之久，累得精疲力竭，手掌儿几乎捏不拢了。但当他看到成群结队进来的黑人时，精神突然一振。他由衷地欢迎这些身穿各色服装的人们，黑人们见到这位“解放的救星”，也是欣喜若狂。他们如醉如痴，又哭又笑，挥泪地高呼：“愿上帝保佑你！”“惟愿上帝保佑我们的亚伯拉罕·林肯！”

是的，说到底，这场内战正是为解放黑奴而进行的一场圣战。在上帝的保佑下，在人民的支持下，林肯不屈不挠地坚持着，眼看就要挺过来了——南北铁骑即将合围，南方同盟的首都里士满也指日可克。

早在 1864 年 5 月 6 日，遵照林肯和格兰特的战略指导思想，薛尔曼将军统率着坎伯兰、田纳西和俄亥俄三个军团共 9.9 万人的大军，开始深入南方同盟的腹地，从查塔努加出发，穿越佐治亚州“向海洋进军”，一路横扫过去，9 月 2 日攻占亚特兰大，12 月 21 日拿下滨海城市萨凡纳。1865 年 2 月薛尔曼挥戈北上，3 月 21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与格兰特军队会师，实现了南北铁骑合围。同年 4 月 3 日，格兰特挥师直捣里士满，4 月 9 日在阿波马托克斯接受叛军总司令罗伯特·李的投降。同年 4 月 18 日，薛尔曼又在北卡罗来纳州接受叛军田纳西军团司令约翰斯顿的投降。至此，一场南方同盟和北方联邦的内战，终以林肯为首的北方联邦政府获胜而告终，而南方同盟政府首脑杰弗逊·戴维斯，那个誓言“定将获得独立”的人也于 1865 年 4 月 3 日仓皇逃离里士满，5 月 10 日在佐治亚州伊尔文维尔被捕入狱。

这就是战争的结局，这就是联邦军南北铁骑合围的结果。当然，胜利是来之不易的，且听细细道来。

在查塔努加和亚特兰大之间，同盟军陈兵 4.1 万人，后来又很快增兵至 6.2 万人。由当时年已 57 岁、西点军校毕业的约瑟夫·埃格尔斯顿·约翰斯顿将军负责指挥。约翰斯顿是个从不蓄奴的弗吉尼亚人，曾在佛罗里达州同印第安人作战，负过伤。这位将军熟悉佐治亚州的地势，平时为人谨慎，善于用兵，因而他是同盟军中最适于阻遏薛尔曼南进的一位将领。他不断诱敌深入，且战且退，窥测时机，从多尔顿一直退到肯纳肖山，迫使薛尔曼打了一场正面攻坚战。1864 年 6 月 27 日，约翰斯顿在肯纳肖山摆开决战架式，诱使薛尔曼上钩。薛尔曼随即咬住战机，出动大批军队冲击敌军筑垒阵地，指望一举突破防线，乘胜攻占亚特兰大。战斗结果，薛尔曼损失了 3 000 人，同盟军仅死伤 800 官兵。连坎伯兰军团司令乔治·亨利·托马斯少将也不由惊呼：“再来一两次这样的蛮攻，肯定会把这支军队消耗光的。”

约翰斯顿不仅能守善攻，而且满腹韬略。他指望用诱敌深入、适时打阻击战的策略来拖延时日，使薛尔曼在 11 月北方大选之前劳师无功。可惜他的战略思想不为急功近利的戴维斯所理解，戴维斯的军事顾问布拉克斯顿·布莱格也误以为他是采取消极战略。7 月 17 日，里士满政府

下令解除约翰斯顿的田纳西军团司令一职，而由约翰·贝尔·胡德将军继任。结果 11 天内，胡德三战三败，损失 10 841 人，薛尔曼仅损失 9 719 人。薛尔曼终于长驱直入，到达了亚特兰大地区。7 月底，林肯致电薛尔曼表示慰问：“我向你和你的全军将士在这场战役中的卓越表现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1864 年 9 月 3 日，薛尔曼电告林肯，说 9 月 2 日联邦军已攻下亚特兰大。同时通知陆军部，大军自 5 月 5 日起迭经战斗，急需休整。在国外和南部，成千上万的人推断：如果联邦军能派出一支劲旅横扫整个南方，北方定能赢得这场战争。因此，他不仅孤军深入，而且在夺取亚特兰大后，立即兵分两路，一路由托马斯统率的 6 万人专门对付胡德的 4.1 万人。他本人则率领 5.5 万精兵继续向南挺进，目标为滨海的萨凡纳市，在那里稍事休整，再回师北上，最后在弗吉尼亚州与格兰特会合。薛尔曼将自己的战略设想向格兰特作了汇报，同时用诙谐的笔调写道：“如果你能打败罗伯特·李，我能扫荡到大西洋岸边的话，亚伯大叔定会赏给我们 20 天假去探望儿女们的。”

格兰特电告林肯：“薛尔曼的建议可取。”格兰特还坚信，足智多谋的薛尔曼指挥的这支劲旅不可能陷入绝境，更不可能被敌人轻易吃掉。林肯对格兰特和薛尔曼这两名爱将是充分信任的，所以他在接获格兰特来电的 3 小时内，立即指示陆军部长斯坦顿电复支持，完全批准他的建议。紧接着，格兰特又电告总统不要急于在佐治亚州开始重建工作，“应让薛尔曼自行处理一切问题，总统可保留批准或不批准他的行动的权力。”林肯也听从了他的这一建议。

薛尔曼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便采取了坚壁清野的战略，在撤离亚特兰大市之前，彻底破坏了它的工业设施，拆毁了市周围的全部铁路，炸毁了军火库，放火烧了 1800 多幢建筑物，把该市 1/3 的闹市区和工业区夷为平地。

11 月 16 日，薛尔曼率领着由 218 个团组成的健儿，驷马并驾分别拉着 65 门大炮，以及 3000 多辆辎重车队、粮秣车队和救护车队，浩浩荡荡地杀奔萨凡纳市。这支 5.5 万人的大军分成四路纵队前进，横扫 20 至 40 多英里宽的地带，对这个南方粮仓的佐治亚州进行有计划的扫荡战。粮食带不走的，通通予以烧毁。沿途还破坏了 265 英里长的铁路线，缴获了各农场和种植场的粮食和马草。在薛尔曼看来，这是南方自作自受，“还应该受到更多的惩罚”。薛尔曼在进军途中的一切补给，全由各旅部收缴五六英里以内的奴隶主财物来维持，并美其名曰：“自给自足。”兵员的缺额，也由一路上踊跃参军的身强力壮的青年黑人来补充。据估计，薛尔曼先后吸收了 2.5 万名黑人壮丁加入部队。在乌尔科沃哈奇河渡口的一个种植场里，薛尔曼亲口对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黑人说道：“你是我见到过的好人中的一个，但你不能随军前进。我们希望奴隶们都待在原地不动，否则他们会吃掉我们的军粮，千万不要加重我军的负担。我们打赢了，你们就将迎来为自己工作的自由，而不必再为奴隶主效劳了。”

---

约翰·贝尔·胡德（1831—1879），同盟军将领，1862 年任得克萨斯旅旅长，1864 年 7 月接替约翰斯顿任田纳西军团司令，企图阻挡同盟军名将薛尔曼南下佐治亚州，未能得逞。

薛尔曼的这支大军浩浩荡荡，马不停蹄地前进，在整个 32 天的急行军中一天也没有休息过。他们享用缴自奴隶主的美味佳肴，吃得比联邦军中哪一支部队都要好。但也有不幸的事发生：当全军从向东转而向南直取萨凡纳时，一支纵队不幸触上了敌人埋设的地雷，有几个士兵被炸得飞上了天。为了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薛尔曼下令同盟战俘在前面开路，让他们查明并排除一批批地雷。

薛尔曼佯攻奥古斯塔和梅肯市，让防守该两地的同盟军好不紧张，严阵以待。谁知联邦军却神不知鬼不觉地绕道而过，虚虚实实，兵不厌诈。大军所过之处，通通采取“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所有的枕木、桥梁、油罐、木棚和车站建筑物统统一把火烧个精光；每一只可能在沼泽地区和深山老林中追逐逃奴的猎犬统统用枪射杀个精光；粮仓中的每一粒粮食和种植场主的每一匹骡马和家禽家畜统统派人去掠夺精光。沿大道两侧各 30 英里宽的广大地带，只剩下孤高的烟囱，烧塌的涵洞和毁坏的桥梁，地面上没有一根铁轨、一节车皮或一辆机车，也找不到一丁点儿煤炭。这种“焦土”措施，至少确保了后无追兵，可以放心大胆地向前挺进了。

对北方和世界来说，薛尔曼这支“向海洋进军”的劲旅成了“失踪的军队”，有 32 天之久外界“不见其行踪”。人们于是猜测纷纷。伦敦《泰晤士报》被这一神秘的情节吸引住了，该报评论说：“薛尔曼将军的远征在军事史上是确无前例的亘古奇闻，这是一次沿着一条陌生路线，对隐蔽之敌展开攻势的神秘远征。”《英国陆海军新闻》也发表了专家的述评：“要是薛尔曼真能让他的部队在既无友军掩护、又缺乏基地支援的情况下，从佐治亚州一直挺进到南卡罗来纳州，那他要么是完成了一位统帅所作的最为英勇卓绝的壮举，要么是做了一件最为愚蠢的荒唐事。”《伦敦先驱报》更是独具慧眼，认为薛尔曼不是因其“惊人的成功、大胆的行动”而荣获勋章，就是因“使部队遭受空前惨重的灾难”而身败名裂。

里士满的新闻媒体没有报道薛尔曼的行踪，那里的军政要员们对薛尔曼的主攻方向说不准来弄不清。林肯对此也深感焦虑，他对来访者只好敷衍地说：“格兰特说他们有这样一位将军指挥，是万无一失的。”1864 年 12 月 6 日，林肯在其国情咨文中也说得闪烁其词：“今年军事行动的最显著特点，是薛尔曼将军试图行军 300 英里，直捣叛乱地区。相形之下，这就意味着我们兵力的大大增强，我方陆军总司令也感到我军已能对抗全部敌军主力，不仅能阻遏他们，而且还可派遣一支装备精良的劲旅进行如此规模的远征。后果如何，尚待分晓，随意揣测是毫无必要的。”

与此同时，陆军总司令格兰特致函薛尔曼将军：“我向他（指总统林肯）保证，有你那样的一支军队，又有你来指挥，是不会有有什么危险的。”格兰特还对一个来访的代表团宣称：“薛尔曼正在遵命而行，我一直在等待着他。只要一有消息，知道 he 已抵达滨海某一指定的地点，我就将攻占里士满。如果薛尔曼的情况不明，我却贸然采取行动，必定会迫使罗伯特·李撤走，将其所部拉向南边，猛扑薛尔曼。那样我就得跟踪追击了。”

为了寻找薛尔曼的部队，格兰特于 1864 年 12 月初派出上校参谋马

克兰带着官兵邮件南下。行前，总司令吩咐马克兰先去白宫，听候总统的指示。马克兰见到林肯时，适逢他正在开会。但当总统一看到这个总是给他“带来好消息”的人时，不由满心喜悦，当即拨冗接见了，并满怀激情地对他说：“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见到薛尔曼将军，即请转告他：‘但愿上帝保佑他和他的部队’。我要说的话就这么些，千言万语，难以详尽。”林肯边说边热泪盈眶，紧握着马克兰的手，目不转睛地盯住他，双唇哆嗦，声音打颤。马克兰跟总统道别后，刚转身离去，林肯又喊住他，郑重其事地嘱咐：“请记住我的话，愿上帝保佑薛尔曼和他的部队。”

薛尔曼经过 32 天“不见行踪”的南进行军后，终于传来了消息。其右翼部队在霍华德将军率领下于 12 月 10 日进抵萨凡纳远郊 10 英里处。霍华德立即致电总统：“直到目前，我们已取得圆满成功，部队士气高昂，薛尔曼将军也在近旁。”消息迅速传遍北方各地，到处是一片欢呼声：“薛尔曼已兵临萨凡纳城下！”浩瀚的大海业已在望。

12 月 13 日傍晚，海面出现了联邦海军舰只前来接应。薛尔曼的旧部夏伊洛师在威廉·巴·黑曾将军的指挥下，一举攻占了扼守一条通海河流的麦卡利斯特堡垒，从而打通了薛尔曼部与军舰之间运送补给品的必经通道。当天的夜里，薛尔曼乘一艘快艇在朦胧月色中沿河顺流而下，登上了来接应的联邦“蒲公英号”军舰，然后迅速草拟致华盛顿的电文。

当薛尔曼返回陆上部队驻地时，意外地见到了来送邮件的马克兰上校，官兵们久违家信，这时终于看到千里传书，皆大欢喜。马克兰上校向薛尔曼将军转达了林肯的话，这位战场上的钢铁硬汉双眼也禁不住闪现出一串串激动的泪花。

1865 年 1 月 15 日，位于北卡罗来纳州东南端的费希尔堡垒在遭受三天的猛烈炮击后，终于在夜间被联邦军攻陷。这样，同盟方面最后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维尔明顿完全被封杀掉，补给品运不进来，市里的棉花也运不出去。南方同盟因此遭到了进一步的窒息。

1865 年 2 月 1 日，薛尔曼从萨凡纳出发。他的作战计划严格保密，只电告了斯坦顿和林肯，说明他的行军路线指向内地。他知道此次行军的艰巨性，也深深了解其意义的重大。

薛尔曼的 6 万大军浩浩荡荡地杀向北方。他以骑兵为前锋，分成两路纵队挺进。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反叛从这里开始，也将在这里结束”。这是因为南卡罗来纳州是带头脱离联邦的一个州，所以联邦军官兵便把满腔愤怒都向由韦德·汉普顿将军指挥的 1.5 万名同盟军发泄，攻势凌厉，锐不可当。薛尔曼过去在佐治亚州攻夺亚特兰大等地时，总爱约束部属滥用暴力。但这一次他却没有重申这一命令，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便是：“我当时的目的是要严惩叛军，压倒他们的嚣张气焰，穷追猛打，揍得他们走投无路，闻风丧胆。”

为了防止罗伯特·李抽出兵力拦截北上的薛尔曼，格兰特及时采取北南呼应战略，于 2 月 5 日至 7 日展开了一系列攻势，狠狠打击了罗伯特·李部，使他无暇南顾。

薛尔曼挥师北进，到达北卡罗来纳州的费耶特维尔，行将直捣戈尔兹博罗。这样，从佐治亚州萨凡纳市出发以来，薛部已完成 425 英里的行军历程。正如林肯在白宫总结格兰特和薛尔曼俩人的主要战略时所指



出的：“格兰特揪住了老熊的后腿，薛尔曼则在一块块地撕剥熊皮。”

谢南多亚河谷的同盟军朱巴尔·安·厄尔利所部于1865年的3月被该地区的联邦军司令菲利普·亨·谢里登击败，叛军几乎全军覆没。谢里登在上报的材料中说，谢军已烧毁敌方仓库780座，缴获小麦42万蒲式耳、子弹70万发、马2557匹、菜牛7152头。

1865年4月1日战斗在弗吉尼亚州彼得斯堡西南约18公里处的五岔口打响。谢里登将军在第五军军长格·克·沃伦部的配合下大败皮克特指挥的同盟军。这个胜利使随后发起总攻的格兰特部得以在4月3日突破罗伯特·李军在彼得斯堡的防线，为同日占领里士满奠定基础。五岔口一仗结果是谢里登率领的骑兵和第五军俘获了同盟军的三个步兵旅，抓到了数千名俘虏。

1865年4月2日，格兰特电告总统说：“自从我军开展攻势以来，共俘虏敌军1.2万人，缴获大炮50门。”林肯当即电复慰问：“请允许我向你和你的部属表达全国人民的衷心感谢……”

联邦军在迫使罗伯特·李军撤出彼得斯堡及其他据点之后，以较小的伤亡代价切断了李军与里士满之间的联系。4月2日夜间，李军重整残部，准备破网西窜。杰弗逊·戴维斯在罗伯特·李的一再电催下，已于4月2日晚上11时逃离里士满，次日下午即安抵弗吉尼亚州南部的丹维尔。在逃离首都的同时，戴维斯下令炸毁桥梁，焚烧军火库和仓库的工作也彻夜不停。到处烈焰冲天，浓烟滚滚。

1865年4月3日上午，戈弗雷·韦策尔将军在市政厅接受了里士满叛军的投降。下午，他的部队平息了抢粮骚乱。韦策尔将军致电陆军部说：“我军于今天上午8时15分占领了里士满。”消息很快在华盛顿和北方传播开，报纸发出特大号外，人们的情绪更加昂扬。几千名载歌载舞的群众聚集到陆军部的大楼外面，陆军部长斯坦顿代表林肯政府讲了话，感谢全能的上帝对合众国的伟大拯救。从国会到白宫和政府办公大楼，整条宾夕法尼亚大道上旌旗招展，一派节日盛况。800响礼炮炮声隆隆，响彻云霄。人们在大街上高歌前进，相互拥抱，饮酒

罗伯特·李部在西窜途中，与追击他的格兰特部经常进行短暂交锋，李军伤亡惨重，加上从3月底至4月初的近10天战斗中又被俘1.9万人，因而战斗力大减。当李军残部西窜至阿米利亚考特豪斯时，停留了一天以筹措粮秣，又一无所获，李军士兵被迫靠极少量的炒玉米来勉强支撑着。在塞勒斯河，数量众多的联邦军追上了李军，迫使后者仓促应战。战斗结果，李军又损失近半数。这时，李军中不但粮秣匮乏，连炮弹也所剩无几，情况岌岌可危。4月8日晚，波托马克军团正在进逼李军的后卫，紧紧咬住不放。与此同时，4月9日，菲利普·谢里登的骑兵在阿波马托克斯切断了李军的去路。在谢里登的骑兵后面是一片茂密的森林，那里埋伏着联邦第五军军长查尔斯·格里芬和另一位军长爱德华·奥德的两支强大步兵部队。他们于4月8日昼夜兼程，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

蒲式耳，英文 bushel 的音译，英美用于计算于散颗粒的容量单位，1 英蒲式耳=36.37 升，1 美蒲式耳=35.24 升。

戈弗雷·韦策尔（1835—1884），联邦将领，占领里士满的联邦军指挥官。1865年4月3日在同盟市政厅接受里士满的投降。

30 英里急行军后，4 月 9 日黎明时分赶到阿波马托克斯村，援助谢里登的骑兵部队，准备一举全歼罗伯特·李军的。在西窜李军的左翼，还部署了联邦军的其他部队。

正是在这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困境中，罗伯特·李在作过几次函件试探之后，终于再次致函请求投降。这与格兰特“在不再死一个人的情况下解决种种难题”的愿望不谋而合。格兰特将军当即函复，并把会晤地点通知了罗伯特·李。

1864 年 4 月 9 日，在弗吉尼亚州阿波马托克斯村的威尔默·麦克莱恩私宅的客厅里，举行了两军总司令的历史性会晤，罗伯特·李就在这间房子里向尤塞利斯·辛普森·格兰特签字投降。罗伯特·李向格兰特正式交出了他的军队。

这是个不平凡的日子：兵不血刃，即经过宣誓后释放了 28 231 名战俘，从而避免了一场腥风血雨般的最后鏖战。

4 月 9 日下午 4 点半钟 格兰特从阿波马托克斯村电告陆军部长斯坦顿：“罗伯特·李将军于今日下午按照我所提出的条件交出了他的北弗吉尼亚军团。”

在罗伯特·李直接统率的北弗吉尼亚军团投降之后，其他地方的同盟军也相继投降：约翰斯顿的部队于 4 月 18 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向薛尔曼投降；柯尔比·史密斯指挥的最后一支叛军于 5 月 26 日在路易斯安那州向爱德华·坎比 投降。同盟军投降官兵总数达 17.5 万人。

战争走到了尽头，美利坚合众国经受了一次最严峻的战斗洗礼。4 月 10 日黎明时分，隆隆的礼炮声响彻了华盛顿上空。街上人似海、歌如潮，欢呼声阵阵，久久地在空中回荡。政府各部门破例放假一天。白宫前的草坪上人山人海，倾听总统发表的简短贺词和宣布的庆祝活动。同一天，整个北方人民都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情绪十分高涨。主战派和主和派携起手来，一道欢庆伟大的胜利。

联邦万岁！

林肯万岁！

从 1861 年 4 月中旬到 1865 年 4 月中旬，南、北双方征召兵员的总额为 300 万人，阵亡将士和伤病死者约 62 万人，其中南方 26 万人，北方 36 万人。如今战争结束，人们有理由去尽情欢呼，去讴歌他们的领路人。

---

爱德华·理查德·斯普里格·坎比（1817—1873），联邦将领。曾任纽约驻军指挥官、密西西比河以西军区和路易斯安那州驻军司令。1865 年 5 月接受最后一支叛军投降。

## 第五章 合众国之父

### 1 不祥之兆

早在 1860 年 11 月 6 日美国大选揭晓之日，林肯以 1865 593 张普选票和 180 张选举团票当选为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任总统。林肯在当选总统之后，视觉曾产生过一次奇特的幻象，他向私人秘书约翰·海描述当时的情景，说道：

“当选之后……我都累得精疲力尽，回到家里就想休息。我随即躺在卧室的睡椅上。我躺下的地方对过是一张办公桌，桌上有一面可以转动的镜子，我往镜子里一瞥，几乎现出了我的全身像来。不过，我却看见镜子里清晰地露出两张不同的脸，一张脸的鼻尖距离另一张脸的鼻尖约 3 英寸。我站起身来，望着镜子，这个幻影便消失不见了，再躺下身去，我又看到了，比头一次似乎还要清晰一些。接着，我发现一张脸比另一张脸显得苍白。我站起身来，眼前又什么也没有了。后来我走出卧室。由于当时委实太兴奋，也就把一切都忘了，不过应该说是几乎忘了，而不是全给忘了。因为那个镜子幻影还不时地浮现脑际，使我很不好受，好像发生了一件不祥的事似的。我回到家后，把这一切告诉了我的妻子。她挺担心的。几天之后我又试过了一次，果然又现出了那种幻影。在这之后，为了让我妻子能看到这个恐怖现象，我费了好大的劲儿去试，可那个幻影却怎么也现不出来了。她说这是还要连任总统的‘征兆’；脸色苍白也是个兆头，意味着我在第二任期间将撒手尘寰了。”

### 2 巨星陨落

兆头终究是兆头，但在美国内战那风雨如晦、险象环生的年代，各种势力都在作殊死拼搏，林肯的身边每天都有死神的阴影伴随。他成了众矢之的，成为凶手、刺客和一切庸人蠢夫的活靶子。坏蛋曾对他两次暗杀未遂，枪弹两次击落了总统的帽子，他却侥幸大难不死。

陆军部长斯坦顿和哥伦比亚特区警察局长沃德·希尔·拉蒙等人经常告诫总统要注意自身的安全。林肯对他们的劝告一笑置之。林肯在一个大信封上注明“暗杀”字样，里面全是收集所接获的恐吓信。截至 1865 年 3 月底，装在这个信封里的恐吓信就有 80 封之多。林肯对国务卿西华德说道：“我知道我处在危险之中，但我不想把这种恐怖放在心上。”

1865 年 4 月 14 日，耶稣殉难日到了。在从 4 月 10 日（星期一）起的这一周里，人们从未见过林肯的脸上焕发出如此慈祥的容光和热情的笑靥。他骨瘦如柴，皱纹纵横，眼睛深陷，体重下降了 30 磅，身心疲惫，却神态安逸，内心深处激荡着和平降临大地和给人以良好祝愿的福音。

就在耶稣殉难日的这一天，林肯的日程表一如平常日子，给安排得满满的：

8 时前办公，然后进早餐，11 时内阁开会前接见来访者；

午餐，会客；

傍晚陪同夫人玛丽·托德乘马车兜风，同老乡旧友作非正式晤谈；

整天去陆军部一两次，再次会客；

稍晚，同玛丽·托德及几名随从去剧院。

这天上午，总统召集内阁成员开会，从前线返回华盛顿的格兰特也应邀参加了。在这次会上，林肯谈到了他对在南方重建法律、秩序和新的州政府的看法。总统兴致勃勃地说道：

“我感到幸运的是这场大叛乱恰逢国会休会时被粉碎了，这就使国会中的捣乱分子无法妨碍、干扰我们。假如我们明智而又审慎，我们就能推动各州重新行动起来，使各个州政府卓有成效地开展起工作，从而在国会12月复会前得以恢复社会秩序和重建联邦。”

紧接着，林肯就筹建新的州政府的细节问题作了概要性发言：

“我们无法承担管理南方各个州政府的任务。他们的人民必须挑起这副重担，我预料他们中的一些人初期会干得挺不错的。”

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因下颚摔伤仍卧床不起，未能出席内阁会议，只得委托他的儿子弗雷德里克·西华德代表他莅会。4月14日内阁会议就此收场，预定4月18日再次开会，继续讨论如何医治全国战争创伤的问题。

白宫之外的大街小巷，整个华盛顿继续沉浸在欢天喜地的氛围里。彩旗在街道上迎风招展，横幅以醒目的字样和标题宣告着北方人民的历史性胜利。这一天，合众国的国旗又在引爆这场内战的萨姆特堡上空猎猎作响，为南方同盟的狼烟扫尽、江山快意，谱写出一曲曲新的颂歌。

通常时日，总有一些平头百姓来求见总统。遇上这类情况，林肯往往扔下手头的工作，热情接待来访者。这天，有个名叫南希·布什罗德的黑人妇女忍着饥饿，步行5英里来到白宫大门口。卫兵问她：“你有事找总统吗？”黑人妇女正色答道：“当着上帝的面，我真的有事。”卫兵把她放了过去。妇人来到第二道门岗，卫兵又拦住了她：“请止步，夫人，这里禁止通过。”妇人也不答话，瞅个空儿，从卫兵手臂下冲了过去。她走到第三道门岗时，对阻拦她的卫兵恳求说道：“看在上帝的分上，请让我去见一见林肯先生吧！”卫兵和气地答道：“夫人，总统很忙，他不能接见你。”

谁知这时总统办公室的门却遽然开启，一个为黑人妇女所熟悉的面孔竟出现在门口，一面含笑深情地望着她，一面和蔼地对卫兵说道：“我有时间同一切需要我帮助的人交谈。就让这位善良的女士进来吧！”

接着，林肯在办公室里耐心地倾听南希·布什罗德的情况反映。原来她和丈夫托姆早先都是里士满附近老哈伍德种植场的奴隶，直到《解放黑奴宣言》发表之后，他们才双双来到华盛顿。托姆撇下妻子、一对孪生子和一个女婴，参加了波托马克军团的一个团队，全家靠他那点军饷过着艰难的日子。起先他军饷还能按月送发，后来不知怎的就停发了。她不能按时从政府那里领到军饷，只好四出奔波，寻找工作。但黑人要在首都找到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黑人帮工早已到了饱和状态。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她只好求见总统帮助解决军饷的发放问题。

总统在听完她的陈述后，一字一句地说道：“你有权得到你丈夫的那份军饷。明天这个时候请再来一趟，我会把签好的条子交给你的。”据南希后来回忆说：“我当时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我本想对他说的是，我会一辈子忘不了他的这句话。我也无法看清他，因为我热泪盈眶，泪水模糊了双眼。”待南希·布什罗德正准备走时，林肯又把她喊了回来，

十分动情地对她说道：“我善良的夫人，你也许还会遇到许许多多艰苦的日子，家里的食物也许只有那么一块面包，即使那样，你也要分给每个孩子一片，还要把他们送去上学。”总统把话说完，又对黑人妇女深鞠一躬，这才放她离去。南希后来逢人便说：“总统好像把我当成贵妇人似的。”

下午林肯偕同夫人乘马车外出兜风。玛丽·托德问总统是否邀请一些朋友同行，林肯作了否定的答复，只表示“只咱俩逛一逛”。途中，总统给夫人谈起了今后四年连任华盛顿首脑的规划。他希望将来能出国旅游一次，然后回到伊利诺伊州的老家斯普林菲尔德市定居，也许会重操律师旧业，在散加芒河畔的草原上再经营一座农场。

当天傍晚，林肯步行至陆军部，这是每天的例行公事。不过，这次惟一反常的事是，林肯竟然笑着对警卫员克鲁克说：“克鲁克，我相信有人想要谋杀我，你知道吗？”稍停片刻，他又自顾自地嘟嘟囔囔：“我毫不怀疑，他们会这么干的。”而在平时，每当别人提醒总统可能有人要加害于他时，他总是一笑置之，或答应要慎加防范而已。

林肯在斯坦顿办公室谈了一会儿就出来了。这时，总统的神情显得平和，还高高兴兴地同警卫员克鲁克唠起嗑来。当谈到计划晚上去看戏的事时，林肯语出无奈地应道：“我们去那里的事既然都登出了广告，我不能让人失望。要不然我是不去的。我不愿意去。”

晚餐后，总统情绪异常兴奋，谈笑风生，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充满着希望和信心。陆军部长斯坦顿宣布，经“与陆军中将（按指格兰特）磋商后”，已决定停止一切征兵和募兵事宜。这天晚上，总统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本无心去看戏，他边走边说道：“我本不想去看这场戏的。”在众人的簇拥下，林肯向马车缓步走去，同时说道：“格兰特认为，我们每天至少能削减陆军军费 50 万美元，再加上海军费用的削减，那样，我们的国债过不多久就将降到适当的比例了，还可以使国家的纸币提高到黄金的等价水平或接近于等价水平。至少他们是这样设想的。”

正当林肯要一脚跨进马车时，一位善良的老者艾萨克·纽·阿诺德从芝加哥赶来，向总统陈述来意。林肯听罢，答道：“请原谅，我现在要去剧院。请明天上午来见我好了。”

随同总统和总统夫人乘马车前往华盛顿 E 街和 F 街之间第十街上的福特剧院看戏的，有陆军部和斯坦顿特意派来的志愿兵少校亨利·里德·拉思伯恩和他的未婚妻，还有一位从首都警察部队选派来白宫担任总统保卫工作的四名军官之一，他是约翰·帕克，他的任务是寸步不离总统，严密监视可能加害总统的任何一个嫌疑犯。结果，问题就出在这个保卫军官身上。此人不仅没有在整个演出过程中恪尽职守，保卫着总统的安全，而且擅自下楼到街上和几个相好的同伙喝酒去了。这样，就给那个潜伏的刺客提供了作案良机。事后查明，正是这个保卫军官约翰·帕克有些可疑的经历。

林肯一行在 1865 年 4 月 14 日晚上 9 时进入福特剧院，随即被带进包厢。池座和楼座的近千名观众看见或听说总统到来，便齐声鼓掌欢迎。不少人还起立欢呼，总统也停步驻足，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当天晚上，剧院演出的是英国剧作家托姆·泰勒 14 年前的剧本《我们的美国亲戚》。

总统看戏的包厢有前后两扇门，前门紧锁，后门则是进入包厢的惟一入口，离林肯所坐的扶手摇椅只有几英尺远。坐在包厢内，他只能看到包厢内同坐在在一起的几个人、舞台上的演员和从左边走下舞台的人。当天下午，刺客就在后门上钻了个小孔，看戏的人都忽略了 this 重大隐患，给刺客在门外窥视包厢内部情况提供了方便。后门出来，有一条狭窄的甬道，甬道的另一头又有一扇通往戏院楼座的小门。

这扇小门和通包厢的后门是进入总统包厢的必经之路。刺客有鉴于此，所以先就在小门上做了手脚，即在小门旁的砖墙上挖了两英寸深的洞眼，好插上木棍顶住门，不让人闯入甬道，以防外人干扰他从后门的小孔中窥视包厢的动静。而本来警卫小门和后门的约翰·帕克是能阻止罪犯作案的，不巧他又擅离职守，跑得不见踪影了。这就潜伏着一场可怕的杀机。

正当托姆·泰勒的《我们的美国亲戚》还在继续公演之际，一名刺客右手握一枝单发大口径铜制手枪，左手持一把锋利匕首，正在偷偷摸摸地窜进小门，又迅速掩上门，把一根结实的细木棍插入砖墙上事先挖好的两英寸深的洞眼，把门顶个结实严紧。接着，这名凶犯又蹑手蹑脚地穿过狭窄的甬道，有恃无恐地扑到后门，从事先用手钻钻出的小孔中窥视那个端坐在扶手摇椅上的人。看准了目标后，这个不法之徒轻轻拉开后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瞄准那个正在看戏、毫无防备、距离 5 英尺的老者的脑袋，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只听得“呼”的一声，一颗直径不足半英寸的铅弹头射向受害者的左侧头颅，从距左耳 3 英寸的齐耳高处穿入后脑壳。“小小的子弹斜着穿过大脑射向右眼，最后嵌入右眼眶之后几英寸的致命处”。

拉思伯恩少校募听枪响，说时迟，那时快，本能地从椅子上弹跃惊起。他见一名歹徒手持匕首，气势汹汹地朝他猛扑过来。少校定睛细看，只见面前的凶手没戴帽子，露出乌黑的浓发，脸上杀气腾腾，双眼喷射凶光，身穿一套玄色便服，一副刺客打扮。对方也不答话，恶狠狠地对准拉思伯恩的心窝猛刺一刀。少校机械性地用右臂一挡，臂上当即挨了深深的一刀，他随即向后一仰，身子不由一阵晃荡。那个恶棍乘机跃上包厢的围栏。这时拉思伯恩已清醒过来，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一把逮住了凶手的后衣，想把他从围栏上强行拽下。刺客返身又朝少校猛刺一刀，随后便慌不择路，纵身从包厢的围栏上往下跳。由于装饰包厢的一面锦旗缠住了他那马靴上的马刺，使他全身失去了平衡，从 10 英尺高处一下跌倒在舞台上。他猛然左脚落地，小腿胫骨“啪”的一响，显然是骨折的声音。凶手也顾不得腿痛，站起身来便一瘸一拐地向前疾跑。后面传来一声声大喊：“抓住他！”“抓住凶手！”观众见一个人从前排池座跳上舞台，又紧跟着追赶一个在前面狂奔的人。这个在后面穷追不舍的人便是拉思伯恩少校。

刺客以惊人的速度从两个演员之间冲过舞台，箭也似的射向一个入口处，又狂奔了 40 英尺，扑到一扇小门边。出小门后是一条窄小胡同，那里有个人牵着一匹栗色骏马守候着。刺客一脚把那个人踹开，翻身上马。接着便响起一阵“得得得”的马蹄声，一会儿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从凶手用袖珍手枪射出一颗子弹到逃离胡同，前后不过分把钟光景。其速度之快，路途之熟，都令人叹为观止，而其计划之周密，手段之狠毒，

更是令人瞠目结舌。

这当儿，林肯夫人的惊叫声震惊了整个大厅：“总统遇刺！快来救人！”200名士兵赶来封锁现场，拉思伯恩少校追赶凶手不着，便不顾受伤处鲜血直流、疼痛难忍，返身回来叫喊着找医生。他先拔下门闩——那根结实的小木棍，打开小门。推开了一大群观众，只带进了一个年纪轻轻、满脸络腮胡子的合众国志愿兵助理外科医生查尔斯·利尔。

23岁的利尔大夫在众人的协助下，把林肯从椅子上抬起，再平放到地板上。利尔大夫熟练地翻开林肯的眼皮，诊断为脑损伤。他迅速扒开血块凝结的头发，才发现了一处枪弹伤口，于是轻轻地剥除凝血块，以减轻对大脑的压力，林肯这才发出了一丝微弱的呼吸，脉搏隐隐起伏。接着，利尔大夫又对总统作了人工呼吸，清除了他喉头潴留的分泌物。随后在闻讯赶来的陆军外科医生查尔斯·萨宾·塔夫脱和另一名内科医生艾伯特·金的协助下，进行了一番促进心脏跳动的抢救工作。这使伤者的脉搏和不均匀的呼吸都有了好转。

经过这一连串的紧急抢救后，总统虽然恢复了脉搏，可以自己呼吸了，但毕竟伤势严重，并带有致命性，康复是不可能的，最多也只能保证不会立即死亡而已。医生们当场决定将伤者抬到就近的一家住宅里安放。约莫10时45分，即距开枪还不到半时光景，几个人七手八脚地把受伤总统抬到戏院对面最近的第十街453号彼得森先生的住宅门口，那里有人手持一支点燃的蜡烛正在招呼他们进去。

于是，众人便把这位受致命伤的“人类之友”抬进威廉·彼得森先生家的房客威廉·克拉克租用的房间，安放在一张简易的木床上。在伤员稍事休息之后，大夫们给病人脱下衣服，从头到脚检查了一遍，未发现另外有伤口，只是下肢逐渐冰凉。利尔大夫采取了一些医疗措施，无奈总统的呼吸逐渐困难，左眼瞳孔异常收缩，右眼瞳孔不断扩大，两眼对光反射完全消失，完全失去知觉，偶尔喘一下粗气，显示呼吸不畅。

林肯的家庭医生罗伯特·斯通大夫闻讯赶到了病榻旁，接着军医总署署长约瑟夫·巴恩斯及其助手查尔斯·克兰也跟着来了。利尔大夫向他的顶头上司汇报了治疗经过。凌晨两点，巴恩斯大夫曾试图找出那颗子弹，但过了一会之后，他知道再找下去也没有意义了。

内阁成员除国务卿西华德和新任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之外，都先后探视了总统。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先前就来过一次了。他获悉总统遭人暗杀后，就立即来到奄奄一息的伤者卧榻旁，痛苦地守护了一夜。马萨诸塞州国会参议员、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萨姆纳也闻讯赶到，坐在总统病榻右边靠近头部的地方，握住总统的右手，像个妇人似的抽泣着，他的脑袋几乎耷拉到了总统卧榻的枕头边。当时，病房里的人几乎都在默默垂泪。林肯夫人玛丽·托德则被安置在隔壁房间里，由几名妇女陪伴着。有几次她被通知去见伤势垂危的总统。其中的一次，她朝着气若游丝的丈夫哭哭啼啼地呼喊着：“活下去！你必须活下去啊！”

病房外边，也聚集着成堆的人群，其中许多人就站着守夜，整整一个通宵没有睡。人人的脸上都笼罩着悲哀、忧戚、不安、惶惑的复杂愁容。在场的黑人比白人多，黑人“完全给悲痛氛围所淹没”。

1865年4月15日清晨六七点钟，“人类之友”的体温逐步变凉，死神正在朝他步步进逼。海军部长吉迪恩·韦尔斯后来写道：“林肯夫人

被喊来见最后一面。长子罗伯特和其他几个人站在床边，罗伯特极力控制着自己，但有两次实在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放声大哭起来，一头倒在参议员萨姆纳的肩上。”

林肯最后一次呼吸是在 1865 年 4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7 时 21 分 55 秒，最后一次心脏跳动在 7 点 22 分 10 秒。巨星陨落了，在晴朗澄碧的天空中划下了一条美丽的长虹。亚伯拉罕·林肯，这位“人类之友”，这位为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的斗士和传奇式人物，终于与世长辞了。陆军部长痛失自己的首脑和战友，喟然长叹道：“他现在是属于一切时代的人物了。”的确如此，亚伯拉罕·林肯成了美国历史上的不朽总统，斯坦顿的这句话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名言。

1865 年 4 月 15 日，林肯总统遇刺身亡的噩耗传开了，华盛顿响起了可怕的丧钟。北方各地——纽约、波士顿、芝加哥、斯普林菲尔德、皮奥里亚等城市和村镇，丧钟都在撕心裂肺地久久哀鸣着。人们收卷起各色彩旗，换上并挂起了玄纱黑布，下半旗志哀。的场所。然后，他返回首都进行最后犯罪活动的策划。

南方同盟的最后崩溃，使得布思迫不及待，急于实施他那穷凶极恶的暗杀计划。果然，这个顽固不化的奴隶制度的殉道士终于找到了一个下手的良机。

布思作案后潜逃，陆军部到处张贴了他的照片和姓名，悬赏 5 万美元缉拿归案，生死不论。

4 月 26 日上午，正义之剑终于降临到了约翰·威尔克斯·布思的头上。他像一头野兽似的受到追捕，又像一只老鼠那样走投无路。这天，这个奴隶制的死心塌地的卫道士终于在弗吉尼亚州夏洛林县的博林格林被联邦军警追赶上，在一个从外面放火烧着了的仓库里，一颗正义的子弹射穿了这个凶顽匪徒的颈骨，“从衣领这边射进去又从那边穿出来”。布思遭枪击后不久即一命呜呼。

随后，与布思一道作案的四名罪犯也都先后落网，被处绞刑。

在林肯遇刺后，诗人沃尔特·惠特曼以真挚的激情撰写了一首最能抒发广大人民内心哀痛的挽歌，他以奇异的幻景、巧妙的联想表达出了世人最深沉的爱。诗人想象着一艘航船历经大海中的惊涛骇浪和痛苦磨难，最终正准备朝着码头上欢呼的人群和欢迎的钟声平稳地驶进港口。可是，甲板上却鲜血流淌，船长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他已闭上了双眼，浑身业已冰凉。于是，无数急剧跳动的心灵，共同迸发出一曲万人尽肃的悲歌：

船长啊我的船长！  
起来吧，  
起来细听这钟声！  
旌旗为你招展，  
号角为你齐鸣，  
人们为你献上束束花环，  
人群为你挤满了海滩，  
这汹涌的人流在为你呐喊，  
多少张笑脸在殷切地期待。  
船长，我亲爱的父亲，



在这里，你的头枕上我的胳膊！  
甲板上的一切，恍如梦境——  
你闭上了双眼，浑身业已冰冷。

我的船长没有答应，  
他苍白的双唇永远紧闭。  
我的父亲感觉不到我的胳膊，  
他已停止脉搏，毫无知觉。  
我们的航船安然停靠，  
它的航程到此终了。  
这英雄的船儿，  
胜利归来，征服了惊涛骇浪。  
啊，欢呼吧，汹涌的海滩，  
齐鸣吧，响亮的钟声！  
可我轻轻挪动悲悲切切的脚，  
徘徊在甲板上，那里躺着我的船长  
他闭上了双眼，浑身业已冰冷。

美国和世界的评论家一致赞颂这位已故的总统，认为他体现了两大成果——解放黑奴和维护联邦，正是他所领导的这两大事业，才确保南北战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其结果是，黑人被当作财产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鼓吹脱离联邦的州权论也被视为大逆不道。

在举国哀痛声中，《纽约先驱报》于1865年4月17日发表了一篇题为《亚伯拉罕·林肯在历史上的地位》的文章，把他评价为“一代新人物”，说人类大家庭中的各民族都把他“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国家元首之楷模”来分析研究，认为这位名垂世界英雄史册的奇人是民主的化身，在历史中的地位高于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克伦威尔和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军事家拿破仑。

俄国的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说，林肯由于具有“独特的精神力量和伟大的人格”，已经成为世界人民心目中的传奇人物。这位世界级大文豪高度评价林肯，认为“他的地位相当于乐坛上的贝多芬，诗歌中的但丁，绘画中的拉斐尔和人生哲学中的基督。”

美国散文作家兼诗人爱默生认为林肯总是随着时代的步伐而前进，根据社会的需要而成长。在内战时期，林肯是一个“没有假日的总统，没有天晴的水手”。爱默生还进一步分析说，林肯的历史，“就是他那个时代美国人民的真实史。他一步步地走在他们的前头，他们慢他也慢，他们加快步伐他也加快步伐。他是这个大陆的真正代表，是全副身心献给社会活动的人，堪称合众国之父。”

### 参考书目

1. 《林肯传》〔美〕卡尔·桑德堡著，云京译，东方出版社出版
2. 《美国总统列传》
3. 《美国 200 年大事记》
4. 《美国的历史文献》
5. 《美国西部开发纪实》
6. 《美国国会史》
7. 《美国人》（上、下集）

